《東方玉小說專輯7》



神劍金釵　二冊

東方玉　著

合成書局　總經銷

第二十六章　絶處逢生

「無恥老偷兒！你膽敢向老夫行詐？今日讓你逃出九道彎，我就不叫㟏㠊先生！」

㟏㠊先生怒吼之聲，好像近在眼前。

其實，他人最少也在一兩里外，「千里傳音」，能像這樣凝而不散，㟏㠊先生的內功火候，端也不可輕視。

「啊！呵！不好！追贓的來啦！」

鑽天飛鼠兩肩一聳，慌張得叫出聲來。

一雙鼠目，骨碌碌亂轉。

方才掏出來的二三十個大小藥瓶，還攤在大石塊上，這時雙手齊抓，往懷中一陣亂塞，活像一個小偷！

口中還急叫着：「年輕人，快！快！快！你快抱着她們走，找個隱僻地方服藥去！喂！要找一個隱僻得讓人找不到的地方，快！快去。」

梅三公子見他這付焦急神氣，不覺暗暗好笑。

一個人千萬別做偷兒！像他這等功力，當了偷兒的老祖宗，還改不掉「賊膽心虛」，如此怕法！

但他既然不斷的催促，而且百毒散在手，崔慧上官燕兩人，確也急須給她們灌藥。

這就依言返身，走到崔慧上官燕兩人身邊。

剛要俯身下去，只聽鑽天飛鼠又在身後放低聲音，急叫着道：「喂！喂！公子爺！喂！年輕人，你快過來，我還有話說！」

梅三公子見他着急的叫着自己，不知還有什麼話說。

只好依言回到鑽天飛鼠身邊，問道：「老前輩，還有什麼吩咐？」

鑽天飛鼠向四外望了一望，輕聲問道：「你蠱毒中的不輕，怎會到現在還一點事都沒有？」

梅三公子見他一本正經的叫自己回來，原來只是爲了問這句無關緊要的話。

碰上這末一位纏夾不清的老鼠爺爺，一會兒焦急萬狀，一會兒又好整以暇，眞使人有啼笑皆非之感。

當下隨口答道：「小生先前確也感覺惡蠱蠢動得非常厲害，後來經過幾次運功逼住，現在倒似乎覺得好了一些。」

鑽天飛鼠臉上似乎現出一陣訝異，口中低低的叫兩聲「怪事！」

隨着又頻頻點頭，說道：「這也好，我方才忘了告訴你，你給兩個小妞兒服藥，這『百毒散』，最靈不過，一服就瀉。那個教主爺，你不是看到了嗎？所以，年輕人，這裏可不是善地，你能忍一下最好。如非萬不得已，最好能熬過六個時辰，等兩個小妞兒完全恢復，你再服藥。這樣就不致爲人所乘，好啦！你現在可以走了！」

「哦！哦！還有！和你們一起來的那位教主爺……」

他話還沒說完，突然鼠頭一歪，側耳細聽，自言自語的道：「唔！來人還不止一個，沒事啦！沒事啦！你快走罷！記住！找個隱僻地方！」

他連連揮手，催梅三公子快走！

梅三公子摸了摸揣在懷中的「百毒散」，返身一手一個，挾起崔慧上官燕兩人，立卽大踏步跟着溫如風奔去方向，向右邊一片松林中走去。

趕到松林之前，只覺松濤盈耳，林內黑壓壓的，不透天日。

梅三公子挾着兩人，毫不思索的向林內就走，他內功精深，目能暗視，就一直往裏走。

松林之中並沒路徑，只是忽左忽右，忽高忽低的轉了一程，根本不見聞香教主溫如風的影子。

心想鑽天飛鼠一再囑咐自己，要找一個隱僻所在，方能給兩人服藥。

而且這服藥下去之後，六個時辰以內，藥性未退，人如癱瘓，要自己小心守護。

那末能找個避風山洞，最爲理想。

心念一動，立卽加緊腳步，向前奔去。

又走了一陣，前面林隙，已露出稀微陽光，敢情已到了松林盡頭。

正欲飛出身去，驀聽左後樹下數丈之外，「刷」的一聲輕響。

梅三公子耳目何等靈敏，已看到了一條人影，用手向自己打了個手勢，一晃而沒。

敢情是溫兄？他先入林來，找到了避風岩洞？

也許發現林外來了敵人，是以沒有出聲，要自己跟他快走？

心念一動，就轉身向黑影閃沒之處，飛掠過去。

腳尖落地，目光已向四外掃轉，那有溫如風的蹤影？

梅三公子心中奇怪，溫兄把自己引來，他又跑到那裏去了？

就在這微一遲疑的工夫，只聽前面五六丈外，有人輕輕的「噓」了一聲。

這暗號，當然是叫自己不要出聲。

難道松林之外，當眞來了强敵？他這裏方在一楞。

黑影又在前面樹叢之間，現出身來。

連打手勢，意思似乎要自己跟他快走！

這會，梅三公子已看出前面那條黑影，身材小巧，根本就不是聞香教主溫如風！

那末此人又是誰呢？

敵友未分，自己雖然不怕，但身邊還有兩個身中惡蠱，急待灌藥的人。

萬一是敵人故意引誘，讓自己入伏，這可不能上他們的當！

唉！自己行藏，既被人家覷破，躲也躲不過，不如就跟他去看個究竟。

心意既決，立卽跟蹤下去！

眨眼工夫，已走出老遠。

他本來已是卽將穿林而出，這一向左後方追蹤，重又進入松林的另一方向。

前面那個小巧的黑影，左轉右轉，時隱時現，一直往深林中穿去！

黑森森的松林，前面又隱隱約約的透進陽光來了。

那黑影身形突然加快，像輕烟似的一閃身，便竄出林去。

梅三公子不敢怠慢，猛吸一口眞氣，施出「般若神功」，護住全身，雙足輕點，身如電射，也跟着向林外蹤去！

這一下，他是怕敵人暗中襲擊，才鼓足內勁，像浮矢掠空，奇快無比，飛出去三四丈遠。

身在半空，便已瞧清林外原來是一個峻險深邃的幽谷。

當卽停住身形，輕飄飄的往岩石上落下。

脚才着地，只聽身後「噗赫」一聲輕笑：「瞧你，飛得這麼快法，好像人家要偷襲你似的，幹嗎？」

乳鶯般聲音，又嬌又嫩，好聽已極！

梅三公子聞聲旋身，只見自己面前，站着的竟是一個十七八歲頭挽雙髻的玄衣女郎。

粉面微酡，一雙脈脈含情的眼睛，正似笑還羞的盯着自己。

她！不是六紹三嬌的三小姐于文嫺！

引自己來此，又是爲了什麼？

「于文姑娘，招呼小生來此……」

于文嫺不待他說完，小蠻靴一跺，輕喊：「快跟我來，這裏不是談話之所。」

說罷，霍地蹤身前進，當先領路！

這幽壑奇峯揷天，危岩撲地，山形犬牙相錯，天然的在峯腿岩脚之下，露出逶迤曲折的一條小徑。

走上這條小徑，幾個磐旋，便進壑底。

四面層巒環抱，形若甕底，似乎已走入絕地，無路可通。

梅三公子以爲她在使狡獪，但瞧她一面行路，一面又不時的回頭張望。

走得甚是慌張，心中益發大惑不解。

不大工夫，已走到盡頭，于文嫺脚步一停，霍地從背上抽出長劍。

把身前岩壁下一大磐枯藤，用劍尖挑開，接着又一連挑了好幾磐枯藤。

赫然露出一人來高的一個岩洞，向梅三公子回頭笑道：「這九道彎四面全是絕嶺，除了土爛狹谷，一個出口，又滿佈毒瘴，只有中午可以通行，捨此之外，就別無通路。後來峇峇先生在無意之中，發現

這幽谷盡頭，有一條天然隧道，可以繞過土爛，一直通到外邊，這條秘徑，他從不告訴外人。還是今天我和金伯伯，公孫先生同來，由二師姐帶路，才從這裏進來。這次，師傅讓二師姐向你們暗中放蠱，原是想脅逼你們，加盟本教。後來據報你們已向九道彎方向奔來，敢情是到岧峇先生這裏求醫。要知岧峇先生，乃是二師姐義父。這才由二師姐，傳達師傅意旨，要他拖延時間，先給你們一些培養蠱毒的藥末，等過了午時，你們勢必被困在這裏。一面又指派金伯伯和公孫先生一起趕來，把你們生擒回去。我聽說你中了惡蠱，心裏一急……」

她說到這裏，突然聲音一低，臉上更紅得厲害！

梅三公子見她話沒說完，忽然停了下來，心中正感不解，只聽她繼續說道：「當時我吵着要來，這就和他們一起來了。這條秘徑，中間雖有許多轉折，但只要沿着直線，不走岐洞，就可直達土爛狹谷之外。方才我來的時候，留心細瞧，中間還有許多岔洞，可以暫時容身，你們進去找個石洞先歇一歇，他們這時不會再來。等我設法問二師姐要些『百毒散』，再替你們送來。」

至此，梅三公子已確信于文嫻果然並無惡意，連忙接着說道：「萍水相逢，承蒙姑娘如此關照，小生萬分感激，至於『百毒散』，方才已由一位奇人在路上相贈，足可無礙。何況姑娘如向令師姐去要，反有不便，姑娘這份情誼，小生當永銘肺腑……」

以下的話，還沒出口，一時囁嚅的倒不知如何說才好。

于文嫻聽說他居然弄到了「百毒散」，不由臉現喜色的道：「啊！你們已經有了解藥？那太好了！不過……聽說『百毒散』一經服下，就有六個時辰，全身不能稍動。你們……你們只要在洞中不出聲音，就是有人路過，也不會被發覺出來。唉，梅三公子，時間不短啦！我是藉故出來的，不能多躭擱了，你快進去罷，我還得替你們把洞口蓋起來呢！」

梅三公子知她所說非假，連忙道謝了一聲，挾着兩人向石洞中鑽了進去。

他剛從光亮之處進來，迎面一片黑漆，連什麼都瞧不清楚。

差幸身後山洞，還有些微光亮透入，照到近身之處。

那知身剛入內，于文嫻已把身後幾盤山藤，一重重放下，光線全被擋住，登時伸手不見五指。

梅三公子內功精湛，目能夜視，略為定了定神。

睜目四顧，只見這條秘道，約有一丈來寬，地下極為平坦。

走了約摸一箭多路，洞徑逐漸曲折，在兩旁果然還不時的發現岐徑。

這樣又走了一陣，三彎兩拐，入洞漸深。

梅三公子急於要替兩位妹子服藥，心中却想起于文嫻的話來，玄女教賊黨，這次既然全為自己而來。

如果在四面找不到蹤跡，也許會向這條隧道中找來，自己雖然不怕。

但兩個妹子，服藥之後，六個時辰，功力盡失。

自己一人萬一照顧不到，難免不為敵人所乘。

不如先找個石洞，較為穩妥。

心念一動，便向右首一條岐徑上走去。

岐徑當然比垂直的隧道略為逼仄，一連又是幾個轉折，甬道越來越窄。

漸漸的只有一人來寬，自己手上抱着兩人，已必須側身而入。

梅三公子凝目一瞧，差不多已走到了盡頭，前面擋着一座石壁。

側身進去，發現裏面果然是一間四方形的石室。

約有兩丈來寬，地下也極爲乾燥，石壁盡頭，似乎還有複室。

不禁心中大喜，當下立即把手上兩人，放到地上。

崔慧和上官燕，大概因爲蠱毒發作，又經過這一陣折騰。

已是雙目緊閉，張着口兒，在一口一口地向外喘氣，發出極微的呻吟！

梅三公子瞧着她們這付模樣，感到十分憐惜，忙從懷中掏出「百毒散」來。

打開藥包，禁不住心中一陣爲難。

她們兩人，這時除了輕微的呻吟之外，神志昏迷，不能自已吞服。

這雖是小小一包藥末，但隧道之中，那來茶水，連想替她們灌下去都不可能！

梅三公子沒奈何，只得將「百毒散」傾入自已咀中！用津和勻。

然後坐下去，伸手從崔慧背下穿過，攬着她纖腰，倚在自己懷中。

正想……

她軟玉溫香的一個身子，眞個是坐不穩，倚不住，粉臉微抬，嬌喘吁吁。

梅三公子只覺胸膛小鹿直撞，撲通！撲通！跳得好猛！

崔慧身上那股非蘭非麝，帶着微有甜息的花香氣息，隱隱透出，這可比醇醪還要醉人！

幸好「百毒散」的一陣辛辣味兒，直衝咽喉。

梅三公子悚然一驚，他顧不得許多，趕緊低下頭去，口對口，哺住慧妹妹櫻唇，用舌尖撥開牙牀，把藥末送了過去。

又一連度了幾口眞氣，才輕輕的將她睡下。

然後如法泡製，抱起上官燕，剛把藥末哺好。

還沒把身子放下，只聽崔慧腹中咕咕輕響，接着連珠似地一串響聲，裂帛而出！

立覺一股腥穢之氣，直衝鼻孔。

同時「嚶」了一聲，崔慧業已醒轉，剛喊出聲：「梅哥……啊！啊！」

她「啊」兩聲，突然身下又是「嘩啦」一聲響。

梅三公子慌忙把上官燕身軀放下。

那知崔慧那邊響聲剛停，這邊上官燕腹中又是一陣雷鳴，「嘩啦啦」的響了起來。

梅三公子這才醒悟，想起適才鑽天飛鼠之言：「這百毒散最靈不過，它是瀉藥，一服下去，就得拉上十遍八遍，中的蠱毒越重，拉的遍次越多，在服藥後六個時辰以內，人就像癱瘓似的，渾身乏力……」

想到這裏，這可更是作了難了。

兩位妹子，這會明明是服藥之後，打下來的毒蠱。

但她們是女孩兒家，這忙，自已如何幫得？

他正在爲難，却聽崔慧上官燕兩人的肚子裏，「咕碌碌」地一陣響後，隨即又是「嘩喇喇」直響。

這會響聲更大，腥臭之氣也更濃。

兩人似乎在咬牙强忍，但那裏還忍得住？

半響之後，響聲方住。

崔慧和上官燕兩人，被這一陣猛瀉，早已越發顯得虛弱無力，連嬌喘也輕微了，簡直一點都動得不得！

但兩人却都已清醒，痛苦也似乎減少了許多，只是兩張粉臉兒，已羞得緋紅欲滴！

梅三公子連忙問道：「兩位妹子，妳們覺得怎啦？」

上官燕小姑娘，早羞得閉着眼睛，不敢作聲。

崔慧脹紅了臉，有聲無力的道：「嗯！梅哥……哥，你快出去，這……這……」

她那裏說得出口？

梅三公子忙道：「不！慧妹，這是甚麼時候，難道還顧忌得嗎？妳們能不能自己脫下來，我去扔了？」

崔慧明知所言是實，她微喘着，試想將上身坐起。

但她們所中蠱毒，本已非輕，再加上猛瀉之後，更是虛弱，那裏想動得分毫？

掙扎了好半響，竟然連手臂也抬不起來。

這情形，梅三公子瞧入眼中，心頭更是憐惜。

一陣遲疑，說不得，只好走近一步，俯下身去，低聲說道：「鼠老前輩在給藥之時說過，妳們服了『百毒散』，須有六個時辰，動彈不得。慧妹，這時只好從權，還是讓我替妳來罷！」

說罷，就伸過手去，替她寬衣解帶。

只把個崔慧，羞得只有將眼睛緊緊閉住，任由他去。

一會工夫，她中衣是解下了，但裏面稀裏糊塗一大堆排洩出來的毒蠱，腥臭衝鼻，又髒又穢，怎麼揩拭呢？

既到了如此地步，還有何說。

索性把崔慧嬌軀，側過身去，褪下褻衣，擦拭乾淨。

因隧道之中，無水可替她洗滌，只得算了。當下仍把對外衣給她穿好。

再轉過身去，替上官燕把褻衣褪下，拭抹乾淨。

然後將兩條汚穢衣服，捲成一包，扔到石室角落邊上。

脫下自己的外衣，替兩人蓋好。

崔慧和上官燕兩人，自從在歌樂山莊木偶陣中，赤身露體的由梅三公子救下之後，女孩兒家的清白身體，已被他摟摩殆遍。

此生除了梅哥哥之外，豈能再事他人。

第二十七章　狹路仇蹤

兩顆芳心，早已暗暗打定主意，是以這一會，就一任梅哥哥擺佈。

但事實也只好如此。

兩人心裏，自然又是羞澀，又是感激。

還有點說不出的感覺，那是溫馨和安慰。

她們經過一陣猛瀉，體內的毒蟲，業已全部瀉出，痛苦既除，心頭極感輕鬆。

除了四肢無力，全身軟綿綿的，使不上勁之外，已和好人一樣了。

梅三公子瞧着兩人，問道：「妳們覺得好些了嗎？」

崔慧這時可不能不睜開眼了，她微微的點了點頭，可是還不敢看他。

只是把眼皮霎了兩霎，眼角上晶瑩瑩地流出淚來。輕聲說道：「梅哥哥，你……你這樣不嫌污穢，我……我怎生報答你呢？」

她話才說完，只聽上官燕也低低的叫道：「梅哥哥，你太好了！」

梅三公子忙笑道：「兩位妹子，快別如此說法，我們行道江湖，即使陌生之人，尚且要救困扶難，何況……」

說到這裏，不知下面如何說好，不由微微一頓，道：「如果換了我，妳們又豈會袖手不顧嗎？」

這句話把崔慧提醒了，她眼珠一轉，突然問道：「咦！對了，梅哥哥，你不是也中了蠱毒嗎？怎麼

好得恁地快法？」

梅三公子因她們蠱毒初清，不願把鑽天飛鼠一再叮囑要自已忍耐過六個時辰，等她們復原之後。再服「百毒散」的話，實言相告。

聞言笑道：「我適才已服過解藥，此時早已好了，慧妹，妳蠱毒初清，但神形已傷，快休息一會才是！」

崔慧和上官燕兩人，深知梅哥哥內功較自己深厚得多，此話自然相信。

而且自己確也十分疲乏，需要休息，當下果然依言闔上眼睛，不再說話。

梅三公子半天來奔波忙碌，迄未稍停，原把身上蠱毒，忘記乾淨。

此時剛停下身來，又經崔慧這末一問，突然感到石室中瀰漫着的一股腥穢之氣，直襲心頭。

一個噁心，被自已用「般若神功」强行逼住的毒蟲，竟然又暴動起來，痛癢齊作。

他既不敢哼出聲來，趕緊默運神功，仍擬把毒蟲逼住熬過六個時辰，等她們痊癒之後。好替自己守衞，然後再服解藥。

那知這一會迴非先前可比，石室角落，一陣陣的腥穢氣味，向鼻孔中直鑽，越來越濃。

腹中毒蟲，受了外來蠱毒氣味的影響，蠢動得更是厲害。

任你運用內功，封閉臟腑，也無法壓制得住牠們。

這一驚，眞是非同小可，照此情形，自己如何熬得過漫長的六個時辰？

他一手緊按心腹，强自忍受。

但最感難耐的，還是那股腥穢之氣，觸鼻而來，只覺五臟六腑之間，萬頭攢動，痛癢交加。

渾身如火焚，四肢漸漸冰冷，一個個的寒噤，接連而起。

不由心中一動，自己腹內毒蠱蠢動得如此厲害，莫非是受這穢腥之氣所引發？

正想把兩人換下來的污衣，扔出洞去，忽然想起自己所練「大乘伏魔法藏」中的「旃檀禪功」不正是掃除一切穢跡的無上法門嗎？自已又何必外求？

想到這裏，立卽在石室門口，盤膝坐下，冥目運起佛門絕學「旃檀禪功」。

片刻工夫，早已神氣凝聚，六合歸一，萬慮俱寂，不着諸相。

只覺一盞心燈，漸漸由靈台燃起，光明朗澈，普照大千。

一股旃檀異香，遍及全體。

莫說腥穢頓解，連萬頭攢動的「金線桃花」惡蠱，也早被心頭佛火，燒成灰燼，由全身毛孔中逼了出去。

但覺已入其身安輕，其心虛靈，其氣和清，其神圓明的佛家至高境界。

這一來，直若老僧入定，不知經過了多少時間。

突然聽到似乎有極其輕微的脚步之聲，由隧道直徑中隱隱傳來！

要知內功已有造詣之人，無論睡得如何沉熟，只要有一點響動，就會立時驚醒。

何況梅三公子正在坐禪之際，靈台空明，萬念俱靜，自然聽得更遠。

連忙從地上站起，蠱毒既除，心無顧慮，區區來人，那會放在他眼裏。

回頭一瞧，只見崔慧和上官燕睡得甚香，心想眼下兩位妹子，功力未復，只要他們不闖進來，也就算了！

正想依舊坐下，却聽到那輕微的脚步聲，敢情不止一人，此時已越走越近。

還似乎躱躱閃閃，防人發覺一般，聽聲音，該已走到隧道直徑和自己這條岐洞的交叉路上。

「咦！」他們怎的倐然停止了？梅三公子心中起疑，暗忖：照這情形推測，來人決非玄女教一路。

他們由前洞進入，一路遮遮掩掩地往裏趟來。

敢情這兩人是跟在玄女教一行人後面，進洞來的，因路徑不熟，走了不少寃枉路，才摸到此處。

光憑他們這份輕功，也決非庸手。

哦！他們在細聲說話了，自己何不過去，瞧瞧！

心念一動，立卽輕悄悄的轉出石洞，向兩人說話之處，掩了過去。

洞內一片漆黑，他不怕被人發現，走到岐徑盡頭，果然聽到有兩個人正在低聲說話。

雖然他們說得極輕，幾乎只是耳語，但在梅三公子聽來，還是十分清晰。

「大師傅，我們會不會上了人家的當？他們故意把我們引到這轉轉彎彎的山洞裏來。」

這是一個青年人的聲音，敢情走得有些不耐煩起來。

「哈哈！祝少俠，一路上他們既沒發現我們跟蹤下來，那會故弄狡獪，給我們上當？依貧僧的看法，這山腹內的隧道，定是一條秘徑，通到另外一處出口，不過我們路徑不熟，多走了幾條岐路而已。這會貧衲倒體驗出來了，這又直又寬的是條正路，我們照此下去，準不會錯！」

這第二個發話之人，聲音好生耳熟！

不錯！就是她，那是貪念甚熾，俗不可耐的燈心和尚！

怎麼，他居然也摸來了？

「大師傅，我任二哥被人害死，這消息不會錯？」

「嘿！祝少俠，你當眞我和尙飯桶！任大俠和貧衲也算得方外至交，生死與共的朋友。那天晚上，任大俠暗器失利，先走一步，貧衲和追風劍客，范老三三人，還在聯合作戰。第二天，貧衲就在離雪峯

山腳下，發現任大俠屍體，已被仇家所害，那是劍傷，由前胸透過後心，慘死地上。」

燈心和尚說的，不是十二金錢任龍嗎？

唔！這青年口音的人，叫任龍做「任二哥」，敢情也是什麼泰山磐石堡的人？

梅三公子聽到這裏，只聽那青年人「唉」！了一聲，又道：「大師傅，你說任二哥是死在什麼天台派的梅三公子劍下，這話可當眞？」

梅三公子聽他口氣，分明燈心和尚早在此人面前挑撥。要他找自己尋仇。

「嘿嘿！這還錯得了？當時貧衲也不知兇手是誰，那知就在任大俠屍體邊的一棵大樹上，削去一塊樹皮，蘸着血水，寫了『殺十二金錢任龍者？天台梅三公子』一行大字……」

梅三公子心頭猛的一震，不由聯想到那天清晨，自己也曾親眼目睹追風劍客被人殺害，松樹上也有同樣的「殺追風劍客者？天台梅三公子」等字樣。

看來倒並非燈心和尚造的謠。想到這裏，只聽燈心和尚續道：「其實那天遇害的，還不止任大俠一人，連追風道友也遇了害，聽說也同樣的留下血字。」

「大師傅，那天台姓梅的和咱們無怨無仇，怎會驟下毒手，而且果然是他所爲，又何必題上姓名，廣結仇家？我想這中間尚有疑問，許是那姓梅的仇家所爲，來個借刀殺人，移禍江東，也說不一定。」

梅三公子聽得暗暗點頭，此人通達事理，倒不失爲正派門下！又聽燈心和尚低哼着道：「祝少俠，你知道梅三公子殺害任大俠和追風劍客，其故何在？」

「大師傅一定洞悉其中原委，還請明示才好。」

「當然！這事情貧衲親身經歷，知之甚諗，因爲那始梅的小子，無意之中，得了兩件武林稀世異寶，他怕被人洩漏出去，引起武林同道群起刼奪，才遽下毒手，來個趕盡殺絕。不想他自己也因此中了蠱毒，還自投羅網，看來此時早已落入了玄女教手中。」

他頓了一頓，又道：「不過聽說那呰呰先生，乃是昔年威震南疆的苗疆毒婦的後夫，武功之高，已非等閑。又加上了五陰手金老二，陰世秀才公孫慶，和六紹三嬌中的飄渺仙子聶玉嬌，三小姐于文嫻。可說沒一個是好惹的，咱們此去，相機行事，還得特別小心！尤其是那兩件寶物。」

他說到寶物，突然聲音放得更低！

「祝少俠，那兩件寶物，咱們正好各得其一。」

「嘻嘻！那末我呢？」

燈心和尚彷彿聽到耳朵邊上有人說話，心中一驚，立卽沿聲喝道：「是誰？」

這一喝倒把梅三公子給嚇了一跳，還以爲自己不留神，給對方聽到了呼吸聲音。

暗想：這賊禿倒眞還厲害！

只聽那青年口音的問道：「大師傅，你在問誰？」

燈心和尚楞然的道：「你可曾聽到什麼聲音？」

「沒有。」

「哦！那也許我聽錯了，祝少俠咱們還是快走！」

燈心和尚是何許人？江湖經驗何等老到，方才明明有人在他身邊說話，那會聽錯。

聽口氣，對方也是有爲而來，光憑這一點，此人武功，就高出自己多多。

他心頭暗驚，却又不好說明，這才拉着姓祝的青年，往隧道前進。

黑越越的隧道中，腳步聲逐漸遠去。

梅三公子還不知燈心和尚因何離去得恁般快法，只知他此來目的，還是爲了兩件什麼武林異寶。

才一直掇着自己，心中不由暗暗好笑。

回轉石室，崔慧和上官燕依然睡得甚香，一時不敢驚動，就傍着她們坐下。

過不一會，突然又聽到一陣脚步聲，隱隱傳來。

聲音還是很遠，但因隧道是在山腹之中，四面全是岩石，不易散發。

是以只要一點聲音，就空洞洞地，可以傳出老遠。

梅三公子側耳一聽，這陣脚步聲，似乎是從左邊隧道入口之處傳來。

敢情燈心和尚和那姓祝的青年，又覺回來了？

但又不像，他們兩人方才是躡手躡脚的，遮遮掩掩的，似乎怕人發覺。

這陣脚步聲雜沓零亂，似在兩人以上？

唔！他們一路上還在說話。難道是峇砦先生一行。

山谷中找不到自己，又找到隧道裏面來了？

溫兄不知去了那裏？他服藥迄今，還只有一兩個時辰，萬一被他們發現，豈不糟羔？

還有鼠爺爺老偸兒……想到這裏，不禁又站起身來，向室外奔去！

剛走到岔道盡頭，驀聽遠遠的傳來幾聲吆喝，似乎有人動上了手？

但因隧道極爲彎曲，傳來的聲音，帶着隆隆回音，聽不眞切。

再一細聽，那聲音又漸趨沉寂，這倒底是怎麼一回事？

梅三公子藝高膽大，目能夜視。

再加這條秘道，轉折甚多，不懼被人發現，這就向方才來路上循聲尋去。

不多一回，前面轉彎之處，隱隱有火光射出。

那是火摺子，被一座石壁擋住，從拐角上漏過光來。

梅三公子把身形往石壁上一貼，側耳聽去，那幾個人聲音雖細，却聽得十分清晰。

「公孫老弟，你既然在雪峯山遇上了十二金錢，這小子準是泰山磐石堡的人，不過，他決不會單身一人，撞了進來，看來這秘道之中，定有他的同黨。還有那老偸兒和姓梅的小子一行，也一個不見，難不成他們會飛上天去？咱們還是趕快搜查！不知峇砦老哥以爲如何？」

這人語氣托大，口音極熟，只是一時想不起是誰來。

聽他口氣，鼠老前輩和溫兄並沒給他們發現，反而那個姓祝的青年，却被他們擒住了。

「嘿嘿！金二哥奉命而來，老朽自然也在調遣之例，金二哥只管發令就是」。

這是峇砦先生的口音，他所稱的金二哥，敢情就是在歌樂山莊，被自己用「般若神功」震飛出去的五陰手金老二。

難怪口音好像在那裏聽到過。

「好說好說！兄弟對這條秘道，還不十分清楚，峇砦老哥身爲此地主人，情形較熟，自然另有高見。」

金老二顯然因峇砦先生適才語氣謙恭，也客氣起來。

「這條秘道，全長約有三里路光景，老朽因其十分隱密，平日不易被人發現，是以未加人工設施。而且中間岔道極多，老朽發現之初，曾逐一勘察，除了出入兩處洞口之外，其餘岔道，全是死徑。目下只要先把前山出口堵住，就無異甕中捉鱉。」

說到這裏，他突然湊過頭去，向金老二低低的說了幾句。

這聲音極爲細小，不知他說些什麼？

只聽金老二一陣磔磔怪笑道：「既然如此，那末就偏勞老哥了。」

峇砦先生得意的笑了一聲，即大踏步向自己這邊走來。

說他是走，還不如說飛來得妥切。

好快的身法！聲音入耳，他人也差不多已快到拐彎之處。

梅三公子心頭一驚，暗想此人果然名下無虛，自己要想後退，已是不及。

只好猛吸一口眞氣，身形倏起，很快的用背脊緊貼住洞頂石壁。

只見峇砦先生一條骨瘦如柴的人影，業已從身下閃過，向隧道中奔去。

他手上並沒拿什麼火摺子，敢情還練過「天眼通」一類工夫？

此人內功之深，端也不可忽視！

峇砦先生一去，五陰手金老二隨着說：「事不宜遲，這隧道岔口極多，搜索費時，依老夫之見，咱們四人正好分成兩頭。二小姐和老夫做一路，三小姐和公孫老弟做一路，咱們分頭進行，就較爲迅速，你們認爲怎樣？」

他雖然有些徵詢口吻，其實老氣橫秋的已作了決定。

「金二哥吩咐，那會錯得？咱們就這樣決定。」

陰世秀才剛一開口。

「不！金叔叔，這樣不妥當。」

這是三小姐于文嫺的聲音。

梅三公子不知怎的，聽得心頭猛然一震。

「哦！三小姐有何高見？」

金老二語氣還是那麼托大，但微帶笑意。

「我說金叔叔，方才發現敵踪，雖然已擒住了一個，難保沒有九大門派中人，潛伏僻處。何況老偷兒，和梅公子一行，出口有峇砦先生守着，不怕他們逃上天去。咱們人手分散，易爲敵人所乘，這三兩里路一條隧道，岔路最多，也耗不了多少時間，還是集中力量，較爲穩妥。」

陰世秀才對梅三公子的武功，曾經親眼目睹，金老二更是受過重傷，心有餘悸。

這次如果不是對方身中惡蠱，又經峇砦先生給他們吃了助長毒蠱之藥，此時算來早已奄奄一息。

否則憑自己四人，那是人家敵手？

公孫慶經三小姐這麼一說，想想也確有道理，但他方才是首先贊同金老二主張的人。

此時不好開口，只用目光瞧着金老二。

金老二微微點頭，沉吟着道：「唔！三小姐顧慮極是，咱們四人做一起也好。」

「好啦！乾爸已經走了多時，我們也該開始啦！」

這是另一個嬌滴滴的聲音，稱峇砦先生做乾爸，她敢情就是替自己暗下惡蠱的六紹二嬌飄渺仙子聶玉嬌。

「那末這人又怎麼辦呢？」

于文嫺問聲方落。

「嘿嘿！」

陰世秀才冷笑了兩聲，陰惻惻的道：「他還走得了？」

火光隨着步履之聲，逐漸移動，他們已向右邊一條岔路上走去。

梅三公子心中一動，三小姐臨行時所問的人，大概就是泰山磐石堡那個姓祝的青年？

不好！聽陰世秀才口氣，人還留在當地，並沒帶走，莫非已遭了毒手？

自己既然遇上了，焉能見死不救？

金老二一行四人，業已漸漸去遠，他毫不猶豫，轉出石壁，向隧道前面望去。

果然瞧到地上直挺挺的仰面躺着一個人影，連動都不動。

梅三公子一個箭步，落到他身邊，仔細一瞧。

此人不過二十四五歲，此時雙目緊閉，臉上現出十分痛苦的表情，鼻息微弱。

用手一探，心臟倒在跳動，連忙用手拍了他幾處大穴！

不料這一拍，那青年全身突然起了痙攣，肌肉發出輕微的顫動，這是什麼手法？自己不但沒有解開穴道，似乎有些弄巧成拙。

心下一陣驚疑。

暗想：從此處到自己那邊的石室，少許也有里許路程，其中彎彎曲曲的歧徑岔道，不下一二十條。

金老二等四人，挨次搜索，輪到自已石室，還有好一會工夫，不如先把他帶回石室，再作道理。

如果他們四人尋到岔道中來，憑自己的功夫，也足可保護三人。

心念一轉，立即把青年抄起，一個旋身，如飛的向石室中奔去。

這間小小石室，這時倒眞成了傷患臨時治療所。

梅三公子把青年放到另外一頭，蹲下身子，在他全身上下仔細檢查了一遍，依然連絲毫跡象都瞧不出來。

而且青年經過這一陣折騰，早已牙關緊咬，氣若遊絲，分明人已昏厥過去。

梅三公子心中一陣爲難，自己除了「大乘伏魔法藏」，其他武學，全然不知。

何況點穴一道，各門各派，全有獨門手法，這又如何施救？

他望着躺在地上，行將嚥氣的泰山磐石堡門人，心中一陣歉疚。

第二十八章　截脈療傷

尋思如果不是十二金錢任龍被人殺死，留下自己的名字，他決不會輕易隨着燈心和尚，跟踪自己，也決不會被玄女教的人暗下毒手。

十二金錢雖然不是自己所殺，但他却是爲自己而死！

突然，他腦筋中閃起雪峯山脈，破廟中的一幕，那華山派弟子申福通，不是死在陰世秀才公孫慶「五陰手」下？

「五陰手」！對！他中的就是五陰手！

難怪方才于文嫻臨行時還問「此人怎麼辦」？

公孫慶只輕描淡寫的說了句「他還走得了？」

這分明說他即使被人救走，也難以活命。

自己前幾天還聽慧妹妹說起過這五陰截脈，乃是刑中之刑，一經點中，連一張軟紙拂在身上，都猶如萬刀碎割，痛澈心肺，人却絲毫不能動彈。

如果幾個時辰之內，不得解救，就會五臟齊裂，口噴黑血而死。

這就難怪自己方才抱着他一路走來，他就會痛得全身痙攣，昏厥過去。

唉！不想五陰手，竟如此歹毒？

他一陣沉思，忽發奇想，五陰手既然號稱「截脈」，無非把他全身經脈截住罷了，自己雖不知其然

但如果以本身眞氣，打通他十二經絡，和奇經八脈，脈更何截之有？

想到這裏，只覺精神一振，立刻把他身體扶起，背倚石壁坐定。

自己也在他對面地上，盤膝坐下，左掌當胸直豎，右臂外圍，默默運起「般若神功」，右掌逐漸前伸，迅速按上對方三焦俞穴，掌心中一股滾滾熱流，立時衝入，循着手三陰經脈，直攻內臟。

五陰截脈雖然厲害，但那能和佛門「般若神功」相抗，熱流過處，第一條手太陰經，即告打通。

梅三公子出手即生奇效，精神大振，一股眞氣，源源不絕的續向手三陰經攻去。

何消片刻，手足三陰三陽十二經路，業已打通了一半。

姓祝的青年，臉色也逐漸好轉，這一會工夫。

梅三公子已覺自己鬢間髮角，隱隱現出涔涔汗意，但他此時正在聚精會神的替青年療傷，那有時間拭擦。

正當此際，忽然通到石室來的岔道上，遠遠傳來一陣輕微而急促的脚步聲，在這脚步聲後面，另有一個輕微的脚步聲，似在他身後掩來。

前面一個，當然並非庸手，發覺有人跟蹤。

立卽向石壁上一閃，旋過身來，反手就是一招「倒打金鐘」向身後劈出。

後面那人，不防前面的人，會突起襲擊，而且洞中又十分黑暗，相距較遠，瞧不清對方舉動，等到掌風拂面，發覺來勢十分勁急，一股暗勁，已直擊過來。

心頭不禁大驚，但他乃是久經不敵之人，應變反應，極是迅速。

不待身子站穩，雙掌護胸，急起迎拒，終究遲了一步，掌風相接，當場就被震得後退了三四步。

前面一個，一招得手，豈肯錯過機會，辨得風聲，雙掌如輪，緊接着疾拍而出。

這一出手，更是迅疾無比，但後面那人，第一招上吃了暗虧，忿怒已極，此時不退反進。

嘿然冷笑，「激浪撞礁」，雙掌驟然前推。

這下，兩下裏都用上了全力，兩股強猛掌風，接個正着。

只聽蓬然一聲大震，後面那人銀固然被震得踉蹌後退，前面一個，却好背靠石壁，雖然沒有震退，但聽得他發出的悶哼，似乎也並不好受。

兩人在黑暗之中，接了兩掌之後，各人心頭都着實凜異，對方的內功掌力，和自己並無多讓。

一時又沉默了下來，敵情全震得氣血浮動，正在調息。

梅三公子替姓祝的青年，療傷正在緊要關頭，「般若神功」，緩緩的逼攻奇經八脈，雖然聽來十分清晰，但這還在隧道和岔道分歧之處，距離石室，還有一大段路。

聽發出的掌聲，功力也似在伯仲之間，兩個對上了手，一時之間，就不可能分出勝敗，也決不會再闖進來。

這一短時間的沉寂，正是兩人凝聚全神，蓄勢運功，誰都心頭緊張！

「嘿嘿！好雄渾的掌力！想來不是無名之輩，偷偷的鑽到九道彎秘洞中來！當眞想不要命了嗎？」

後面那人，聲音冷漠，已在發話。

「阿彌陀佛，你來得，難道貧衲就來不得？」

前面一個，竟然宣稱佛號，還是出家人？

「哈哈哈！這是老夫的大門，怎能算是偸來？」

「你是峇砦先生！」

「不錯！你呢？」

「幸會！幸會！貧衲五台山燈心和尚。」

燈心和尚聽對方果然是峇砦先生，不由口氣軟了下來。

峇砦先生輕輕一哼，道：「哦！到九道彎來，有何貴幹？」

燈心和尚道：「實不相瞞，貧衲乃是追蹤一個姓梅的小子來此，誤入貴地，並非有心相犯。」

「姓梅的小子，早已中了金線桃花神蟲……」

峇砦先生說到一半，突然問道：「什麼？你說姓梅的小子，也躲到隧道中來了？這敵情好。」

嘿嘿！甕中捉鱉。

「唔，大和尚，你追蹤遠來，又是爲了何事？」

「這個恕難奉告。」

燈心和尚話剛出口。

峇砦先生突然臉色一沉，怒道：「你不肯據實相告，難道還活着出去？」

「怎麼，你在隧道之中做了手脚？」

峇砦先生突然仰臉一陣呵呵大笑，道：「這隧道之中，老夫已遍灑劇毒，無論人畜，沾上一點，就得毒發身死。」

他這話雖不盡然，却也有幾分屬實，因爲剛才洞中發現了姓祝的青年之後。

五陰手金老二，瞧到這青年武功並無出奇，斷不會一人前來，可能還有餘黨潛伏，主張立即搜索全洞。

峇砦先生深知這條隧道，全長三里有奇，如果逐一搜查過去，潛伏的人，早已偸跑，因此他自告奮

勇，迅速趕到前山入口之處，用大石堵住。

然後又在石上塗上劇毒，如果有人妄想逃走，必須搬開大石，就得中毒身死。

他說隧道中遍灑劇毒，只不過恐嚇之詞罷了。

不過此話出之於峇砦先生之口，燈心和尚自然深信不疑，對方乃是苗疆毒婦的後夫，對各種毒物，豢養施放，由苗疆毒婦死後，已不作第二人想。

是以聞言之後，不禁心頭一震。

但燈心和尚乃是個狡猾之人，儘管心頭吃驚，形式上可是絲毫沒有表露，黑道之中，只聽他輕輕的說道了聲：「可惜呀可惜！」

峇砦先生冷笑道：「這樣說來，你大和尚對擾攘紅塵，竟還捨不得離開？」

燈心和尚却口宣佛號道：「阿彌陀佛，出家人衲衣芒鞋，往生極樂，何惜之有？貧衲是可惜兩件武林異寶，千百年來出土未久，從此又要湮沒無聞了。」

他說的不徐不疾，並無惱怒之意。

「你說什麼？」

「洞中之洞，天外浮雲！」

這兩句話發生了奇大效果，峇砦先生呆了一呆，道：「什麼？青蓮經上所載的寶物，已爲你所得？」

燈心和尚微微一笑，低聲說道：「也差不多，貧衲已知其下落！」

「此話當眞？」

峇砦先生簡直不知是驚是喜，又重復的問了一句。

「出家人不打誑語。」

燈心和尚一見對方已墮入自己計中，心頭暗喜。

只聽峇砦先生又道：「那末現在何處，大師傅倘肯實言相告，老夫當爲你解去所中劇毒。」

「這倒不必忙在一時。」

燈心和尚欲擒故縱，慢吞吞的說道：「這兩件至寶，當然你我兩人，見者有份，各得其一。不過，先須把那姓梅的小子找到，他殺了貧衲兩位至友，須得交由貧衲處理……」

「這個容易，他既在洞中，還怕他逃上天去？」

峇砦先生一聽可分得壹件至寶，答應極乾脆。

「還有……」

燈心和尚拖長語氣，湊過頭去，低聲的道：「今日隧道中，恐怕還不止你我兩人，可是寶物只有兩件。」

「這……」

這會峇砦先生作難了，他微微沉吟，然後說道：「不錯，這隧道之中，還有五陰手金老二，陰世秀才公孫慶，和六紹二嬌。」

燈心和尚微笑道：「貧衲早已知道，不過我是想問問，老施主如何打算？」

峇砦先生突然好似下了決心，毅然說道：「這個由老夫負責。」

「一言爲定！」

「一言爲定」，峇砦先生話才說完，右手小指，急的向前輕輕一彈。

燈心和尚驟覺鼻孔中，聞到一縷異味，方要訊問。

只聽峇砦先生突然「咦」了一聲，用鼻孔向四處亂嗅。

只覺一陣陣濃厚的腥穢之氣，從岔道中傳來。

他不愧為治蠱聖手，這陣由崔慧上官燕腹中瀉下來的毒蠱，如何瞞得過他？

忽然冷笑着道：「可惡！老偷兒果然給他們服下了『百毒散』嘿嘿！六個時辰之內，逃得走嗎？」

燈心和尙問道：「你在說些什麼？」

峇砦先生忙道：「那姓梅的小子，就在裏面，你快跟我來！」

燈心和尙疑信參半，一側身，讓峇砦先生走在自己前面，口中問道：「你說姓梅的小子，就在裏面？」

峇砦先生點頭道：「唔！他已由老偷兒給他服了解藥，此時腹中蠱毒業已瀉清。」

他說到這裏，頓了一頓又道：「不過他服下解藥，就得有六個時辰，功力盡失，這人就算交給你了。」

燈心和尙方才聽峇砦先生說梅三公子業已由老偷兒給他灌下解藥，腹中蠱毒已清，不由嗒然若喪。

因為他深知梅三公子的武功，此人只要蠱毒一清，憑自己兩人，決難制得住人家，及聽到服藥之後，還有六個時辰功力盡失。

不由喜得五臟倒翻，眞是得來全不費工夫！

兩人在利益之下，互相合作。

一前一後，便向岐徑上走去。

一連幾個轉折，兩邊石壁漸漸狹窄，那腥穢之氣，也越來越濃。

正走之間，峇砦先生陡覺有一縷指風，向身後「鳳眼」穴上點來，這下如被點中，自己不死也得重

傷。

他經驗老到，立即身子前側，閃避開這一偸襲。

心頭大怒，一個旋身，方要張口喝罵。

又是一陣急風拂面，一包奇臭無比，冷冰冰濕漉漉的東西，驟然飛來，鬧得滿臉滿咀，腥穢觸鼻！

趕緊用手一抹，竟是稀裏糊塗的一堆。

他當然知道這是何物，禁不住一陣噁心。

但這時怒惱得使他顧不得許多，順手一抹之後，就朝燈心和尙臉上扔去！

燈心和尙正在興高采烈之際，緊跟着峇砦先生身後向前走去。

忽覺身前微風颯然，峇砦先生一掌向自己「心坎」穴按來！

幸虧他早有準備，舉臂一格，便把來勢化開，不由冷笑着道：「老施主，怎地無端端偸襲起貧衲來了？」

話沒說完，一堆軟綿綿的東西，業已塞了一咀。

耳邊猛聽峇砦先生暴喝一聲，飛身撲來！

這條岐徑，此處甚為狹窄，只有一人來寬，燈心和尙身軀肥胖，轉個身都有困難，遑論躲閃。

而且他口中又被塞滿了奇腥奇穢的東西，連吐都來不及。

急忙仰身後躍！

但一條右臂，已被峇砦先生一把擒住。

燈心和尙，出身五台，五台被江湖上列為九大門派，自非庸手。

右臂剛被人抓住，右腕一圈，不退反進，也一把擒住了峇砦先生右腕脈門！

兩個人滿咀腥穢，又滑又黏，噁心直冒。

你擒我的左臂，我抓你的左腕，扭作一團，呃呃呸呸的那裏說得出半句話來。

尤其是峇砦先生口中嘗到異味，他最是清楚不過，這正是金線桃花蠱被百毒散打下來的穢物！

噁心得反了胃，連腸肚內的東西，一古腦兒直衝喉嚨，全嘔了出來。

對準燈心和尚，沒頭沒臉吐去！

燈心和尚滿臉腥臭，被對方一嘔，也引起噁心，再也控制不住，你吐我也吐，嘔聲大作，臭氣薰天。

但四隻手腕，還是互相糾纏，抵死不放。

論功力，自然峇砦先生略勝一籌，他經過一陣嘔吐，雖然滿臉滿咀，還是又黏又臭。

但在生命關頭，也顧不得許多，兩隻手腕，逐漸加勁。

燈心和尚於方才兩人互說「一言爲定」之時，早已被峇砦先生暗下蠱毒。

這時又硬生生嚥下了兩口人家排出來的穢物，不但又臭又腥，而且腹中蠱毒經過這一引發，一陣嘔吐之後，陡覺胸腹之間，似癢似痛，十分難耐。

自已右手本來緊抓着峇砦先生的左腕，但經對方運勁一翻，反而又被人家扣緊，有若兩道鐵箍，逐漸加勁。

登時感到兩腕劇痛，漸漸失去抵抗之力，滿頭汗水，也滾滾而下！

峇砦先生目佈紅絲，獰笑着道：「兩件寶物，現在何處，要命的快說出來！」

燈心和尚有力難使，拚命苦忍，口中却冷冷的道：「咱們早已言明，兩件寶物，各得其一，但必須互相合作。你這般中途毀約，暗施偷襲，難道想獨吞不成？」

峇砦先生嘿然笑道：「若非你先向我背後偸襲，老夫還把你引爲知己。現在居然反賴老夫偸襲你起來，此話不知如何講法？」

燈心和尚猛的心中一動，急急問道：「你說貧衲偸襲於你？」

峇砦先生應道：「明明是你偸襲老夫身後『鳳眼』穴，那還會錯？」

燈心和尚心中更加明白，忙又問道：「方才按到貧衲『心坎』穴上那一掌，難道並不是你？」

峇砦先生怒道：「你偸襲不成，就把人家排出來的穢物，嘔得老夫滿頭滿臉。老夫出手，就抓住你左臂，幾時偸襲過你來？」

燈心和尚忽然低低的道：「阿彌陀佛，老施主，你走在貧衲前面，叫我到那裏去弄人家排出來的穢物？還不快快放手？咱們可全被人家戲弄啦！」

峇砦先生聽得心中一呆，回想實際情形，確實也有可疑。

燈心和尚已被自已暗中下了毒蠱，不怕他飛上天去，而且找尋寶物，又非他不可。想到這裏，連忙雙手一鬆，故作訝異的道：「大師傅如此說來，我們倒是一場誤會，那末戲弄我們的，又是誰呢？」

燈心和尚從懷中掏出千里火筒，隨手幌亮，四下一照。

彎曲而逼仄的岔道中，黑沉沉的，那裏看得見人？

不由低哼了一聲，左手執火，右手掄着一串念珠，回頭說了聲：「咱們進去瞧瞧！」

說着一閃身，就向一座石壁後面轉入！

峇砦先生不肯後人，也連忙跟了過去。

石室之中，梅三公子額前汗水涔涔。

「般若神功」一股熱流，正好打通了姓祝青年奇經八脈中的陰蹻陽蹻，陰維陽維四脈。

還賸下四經，尚未打通，療傷可以說到了功虧一簣的緊要關頭。

火光一閃，岩砦先生和燈心和尚突然現身。

梅三公子不愧對佛門絕學，下過十年苦功。

在這緊要關頭，居然禪心鎮定，依然一手緊抵着姓祝青年的前胸，視若無覩。

燈心和尚已瞧清梅三公子對面之人，正是自己同伴泰山盤石堡，雙龍一鷹的雲裏飛祝鷹揚。

他不知梅三公子如何把人救來，又以本身眞氣，在替他療傷。

要知一般內功療傷，不管施術之人，身手如何高强。

但這時却不能有人驚擾，否則只要人家舉手之勞，就可把他置之死地。

是以遇上這種情形，旁邊一定須另有高手護法。

燈心和尚自然深知利弊，心中暗想此時自己只須出上一個指頭，姓梅的有十條命，也無可倖免。

但那祝鷹揚乃泰山盤石堡的人，自己可惹不起！

時不我與，若等他療傷完畢，自己那是姓梅的對手，那豈非坐失良機？

爲了兩件寶物，說不得，先下手爲强。

在這同時岩砦先生也瞧清楚了，這石室之中，除了兩個坐着的之外，還有兩個少女，躺在地上。

似乎睡得極沉，那正是服了「百毒散」的現象。

方才求藥的四人，只不見了聞香教主溫如風。

他奇怪梅三公子何以好得如此快法？按說六個時辰，功力盡失，難道他沒吃解藥？

如果不服下「百毒散」，此時那能以內功替別人療傷？

「嘿嘿！小子你們原來躱在這裏！」

岩砦先生話音方落。

燈心和尚早已身形如飛，駢指如戟，對準梅三公子戳去。

梅三公子依然瞑目趺坐，默運神功，他好像對兩人的突然進襲，毫不理睬。

崔慧和上官燕兩人，被岩砦先生大聲一喝，驀然驚醒。

一眼瞧到燈心和尚的指風，已快要點上梅三公子的「臂儒」穴了。

梅哥哥呢？却是一動不動，還在全心全意的替一個陌生青年療傷。

這情形，夠她們發急，崔慧掙扎了一下，綿軟的身子，半點氣力也沒有。

手脚難擧，形同癱瘓。

眼看他，就得傷在賊禿手下，不由驚駭得叫出聲來！

第二十九章 勾魂律令

這段情形，說來話長，其實，差不多只是電光石火，十分快速之事。

崔慧驚叫方起，燈心和尚的雙指，已經點到。

那知就在這間不容髮之際，只見梅三公子當胸直豎的左掌，業已緩緩推出。

「砰！」燈心和尚一個肥胖身軀，宛若斷線風箏，依着撲入的原路，直向石室門外摔去！

肥胖的身軀，重重地撞上石壁，又是一聲砰然巨震。

五台高僧，那裏禁得起這一拂一撞，連哼都哼不出來，人就閉氣昏了過去！

咎呰先生，見機得快，閃身一躲，才堪堪避過。

但覺掃過身前的暗勁，風聲颯颯，凌厲已極。

再一細瞧，梅三公子依然左掌直豎，右手前伸，在替人療傷，好似根本沒有發生過適才之事。

這可把咎呰先生驚駭得半晌說不出話來。

按照常情，在以內功替人療傷的過程中，如果有人稍微的碰他一下，內聚金丹，受了影響，眞氣岔散，不是走火入魔，也得身受重傷。

這姓梅的分明運功正在緊要關頭，怎地還能出手傷人？眞是聞所未聞的怪事！

他那知一般的道家坐功，和佛家坐禪，做的都是「却魔」功夫，以抵制心魔爲主。

如內魔未却，又來外敵，那自然只有束手待斃。

「般若神功」，乃是佛門至高至上的絕學「大乘伏魔法藏」中所載。

它不是却魔的功夫，而是伏魔的神功，左掌當胸，正是尅制外魔之用。

是以雖在運功療傷之際，仍能却敵制頑。

咎呰先生驚愕之下，親見梅三公子在療傷之際，仍能把燈心和尚震飛，自己上去，也是白饒。

而且兩件異寶，只有燈心和尚知道下落，自己只要把此人制服，慢慢逼問，寶物不難到手。

其他的事，都與自己無涉，不如趁金老二一行，尚未尋來，自己一走了之。

心念轉動，立即一手挾起燈心和尚，迅速後退。

梅三公子一掌却敵，依然收回左掌，當胸豎立，閉目運功。

但顯然這一掌耗去他不少功力，頭上汗水，業已滾滾而下。

咎呰先生一走，石室中沒有千里火筒照耀，立時又伸手不見五指。

崔慧和上官燕兩人，身子不能動彈，張着眼，黑越越的又瞧不見東西。

想問問梅哥哥呢？他正在替人療傷，又怕分了他的心。

是以只好乾耗着，默不作聲。

一會工夫，梅三公子已把祝鷹揚奇經八脈，完全打通，他輕輕的吁了口氣，收回右掌。

祝鷹揚突然睜開眼來，「噫」了一聲道：「晚輩身中暗算，多蒙賜救，想來定係前輩高人。晚輩因洞中黑暗，無法得瞻尊顏，還請賜示名諱，以免失禮。」

梅三公子見他果然醒轉，心中大喜。

連忙攔着說道：「兄台適才所中，乃是極其歹毒的『五陰截脈』，全身經絡，雖經小生打通。但元氣大傷，此時不宜多說，趕快運氣調息，詳情過一會再說不遲。」

祝鷹揚一聽自己所中，竟是武林中最歹毒的「五陰截脈」，也不禁心驚肉跳。

自己這條性命，撿了回來，實是大幸。

對方既然如此囑咐，那敢大意，當下應了聲：「晚輩遵命。」

就依言運起功來。

崔慧聽到梅三公子和祝鷹揚的對話，知道療傷完畢，忍不住問道：「梅哥哥，他是誰呀？」

「快別出聲，外面有人來了。」

梅三公子攔住崔慧話頭，接着自言自語的道：「唔！聲音還遠，這准是金老二他們。」

崔慧聽了好一陣，一點聲音也沒有，心中好奇，不禁又問道：「梅哥哥，金老二又是誰呀？」

「哼！他們果然往這裏來的。慧妹！妳們不要出聲，安心養息，我得出去擋上一陣。」

他不待崔慧回答，早已一飄身閃出洞去。

「嘿嘿！老夫眞不相信他們會飛上天去！」

金老二敢情在隧道的許多岔路上，找不到梅三公子一行蹤影，有點不耐煩起來。

「金叔叔，看來那個什麼梅三公子，根本就沒有到這裏面來，試想這條秘道，從無人知，他們怎會進來？我說呀！準是還躲在九道彎的隱僻之處。」

三小姐于文嫻乘機插口，她一顆芳心，一直忐忑不安，不知爲了什麼？她老是替梅三公子躭心。

算來算去，服下「百毒散」到現在，還沒有六個時辰啊！

「反正九道彎只有一條出路，在沒有到明日中午之前，就是天大本領，也飛不過去。咱們把這條隧道搜索了，也還不遲！」

陰世秀才慢吞吞的接着口。

「金叔叔，方才峇峇先生不是說他僅有的一瓶『百毒散』，已被老偷兒摸走？如今連老偷兒也一個不見，萬一他把解藥送給姓梅的，這時快過了四、五個時辰，等這條隧道找完，人家早已復了原啦！」

三小姐原是硬找理由，她希望大家別再往隧道中找下去。

金老二點頭道：「唔！妳說的也不無理由。但九道彎方才不是已經分頭搜索過了嗎？峇峇先生在此住了幾十年，地形熟悉。他方才說，隧道入口處的枯藤，似乎有人動過，可能姓梅的小子一行，已偷偷的進了隧道，當不致於錯。妳跑累了，就息憩一會罷！」

「誰說我累了？」

于文嫻剛說出口。

只聽飄渺仙子聶玉嬌，隨着問道：「金叔叔，我義父呢？他到那裏去了。」

金老二乾笑着道：「他就會回來。」

一行人邊說邊走，已經到了岔路中間，兩邊石壁，逐漸逼窄，只有一人好通行了。

五陰手金老二左手擎着火摺子，右手蓄勢含勁，走在前面。

陰世秀才公孫慶也一手執着火摺子殿後。

他們已快走近峇峇先生和燈心和尙方才相互扭打之處了。

崔慧和上官燕排洩出來的蠱毒，經兩人你扔來，我扔去，濺得兩邊石壁，滿是污穢。

臭腥味兒，早已迷漫開來，十分刺鼻。

五陰手金老二江湖經驗老到，像這等深山荒洞，難免不有蛇蟒之類等毒物潛藏，遇火就撲。

是以一聞到腥味，就突然把手上的火摺子熄滅！人也同時停下步來。

「啊！金叔叔，別進去啦！好腥！」

三小姐于文嫻掩住鼻子，身往後退。

「三妹，別大驚小怪！這腥穢之氣，乃是被百毒散打下來的蠱毒。哼！他們果然躲在這裏，金叔叔，我們快進去瞧瞧！」

飄渺仙子聶玉嬌聞到蠱毒氣味，連忙接口。

三小姐被二師姐這一排斥，尤其聽到腥穢之氣，竟是百毒散打下來的蠱毒。那，他們準在裏邊，不由心頭大急。

金老二禁不住老臉微微一紅，重新晃亮火摺子，嘿然冷哼，脚步加快。

「啊！」

一聲驚呼，三小姐于文嫻，嬌軀搖晃，突然向後倒去！

金老二不明就理，連忙回過身來，舉火一照。

只見她雙目緊閉，臉容慘白，渾身還有點打顫。

二小姐聶玉嬌一把扶住她身軀，恨恨的道：「這小妮子，眞是嬌生慣養，無端端的竟會昏倒起來。」

說着拍了她幾處大穴。

梅三公子隱身壁後，他們一路對話，聽得十分清楚。

三小姐于文嫻這一舉動，分明是在拖延時間，好讓自己幾人，挨過六個時辰，心頭一陣感激。

只聽金老二的口音又道：「二小姐，妳陪三小姐在這裏先息一憩，老夫和公孫老弟進去瞧瞧！」

「瞧」字方落，驀地不知從何處送來一聲極其輕微的陰森冷笑！

五陰手金老二，耳目何等敏銳，和陰世秀才打過手勢，兩人火摺子突然熄滅。

梅三公子也心頭感到十分怪異，這聲冷笑，不但來處無從捉摸，好像遠極，又好像近在身邊。

而且聲音似乎是從石壁中發出，幽森無比！

難怪兩個黑道高手，剛要往裏面走來，也居然聞聲停步。

怪就怪在這聲音，只此一聲，就闃然無聞，不再有什麼聲響。

陰世秀才公孫慶，突然氣聚丹田，發出一聲長笑，然後陰惻惻的說道：「光棍眼裏，不揉沙子，那一位道上朋友，何必裝神作鬼，請出來讓公孫慶見識見識！」

過了半晌，依然寂無回音。

要知越是如此，越感覺到氣氛神秘。

五陰手金老二嘿的冷笑了聲道：「公孫老弟，這種見不得人的玩意，別理他，咱們辦正經事兒要緊！」

他話聲未完，又是一聲陰森冷笑。

這會好像就在自己身邊！金老二驀然一驚。

雙掌護胸，全神戒備，凝運目光向四處掃射。

雖然洞中黝黑無比，但以他的內功火候，一二丈以內，還是無所遁形。

一陣打量，除了自己四人，那有半點可疑之物。

心知遇上了高手，但從這聲音聽來，決非在歌樂山莊遇到過的梅三公子。

何況這腥穢之氣，據二小姐說，乃是由百毒散打下來的穢物。

由此推測，姓梅的一行，服下百毒散，尚未超過六個時辰，蠱毒雖清，功力全失。

那麼此人準是老偷兒鑽天飛鼠，在暗中搗鬼。

哼！南乞北偷，雖然號稱雙奇，但憑自己身手，也不致輸到那裏，何況還有陰世秀才和六絽雙嬌。

心念一轉，膽氣驟粗，怒聲喝道：「你到底是人是鬼？有種！就亮亮萬兒！」

「閻——王——註——定——三——更——死——，誰……」

一個極其陰森的聲音，似乎從四面石壁之中，透將出來。

一個字，一個字，說得極慢極長！

金老二臉色驟變，渾身一個寒噤，沒等對方說完，就一迭催大家速退。

別看陰世秀才平日裏陰惻惻，緩吞吞。

這會也嘴唇發白，一手挾起三小姐于文嫻，不則一聲，旋身後退。

這可把二小姐飄渺仙子聶玉嬌弄得一頭霧水，不由十分懷疑的問道：「金叔叔，怎麼啦？我們不是要把姓梅的擒回去嗎？」

金老二急得直跺腳，口中輕聲說道：「快走！遲則來不及了，我回頭再告訴妳！」

他不由分說，一把握住二小姐玉臂，緊跟着陰世秀才公孫慶身後，向外奔去。

聽聲音，似乎十分慌張，不但退出岔道，簡直沒命的向隧道出口飛奔。

梅三公子隱身壁後，心中更是驚奇。

金老二他們明明發現了蠱毒穢氣，向岔道裏面找來，雖然自己攔在石室入口，不怕他們闖入，但一場激戰，也在所難免。

那知人家只陰森森的冷笑了一聲，和說句什麼「閻王註定三更死，誰能留得到五更？」

就會使得兩個黑道高手，喪魂落魄，急急後退。

難道這兩句極其普通的俗語，竟有如此威力？

唔！敢情這發話之人，是一個足以使武林中聞聲喪膽的厲害人物。

金老二他們，想已聽出此人來歷，才不敢稍停，可惜自己對江湖上的情形，全都懵然不詳。

否則，這種人物，自己倒眞要見識見識。

心中沉思，人却因爲金老二等人業已退去，自己毋須再守在石室外面，這就轉身退回石室。

那知才一回入石室，陡覺情形不對。

他目能夜視，瞧得十分清楚，這兩丈見方的一間石室之中，空洞洞地不見了崔慧、上官燕，和那姓祝的青年。

噫！這眞是奇事，自己守在石室門口，雖然背裏面外，但石室內動靜，怎會一點聲息都沒有聽到？

唔！敢情慧妹和上官妹子，過了六個時辰，功力已復。

他們聽到岔道上的人聲之後，避到石室後面去了？

他想到石壁後面，頓時想起初來時自己曾發現這間石室盡頭，似乎還有複室。

當時因忙於替兩人灌藥，沒有詳細察看。

不會錯！她們準是躲在複室裏，運功去了。

想到這裏，不由心頭一寬，就舉足向裏面走去。

果然這石壁盡頭，有着一條斜縫，可容一人側身而入。

裏面雖然稍寬，但兩邊石壁東凸西凹，左曲右轉，有若一條狹長夾弄。

地下也忽高忽低，崎嶇難行。

梅三公子縱目所及，那有三人的影子。

這條夾縫，充其量，也不過四五丈深，如果盡頭別無轉彎，那麼三人到那裏去了呢？

他隨着高低不平的地勢，走到石室盡頭，果然別無通路。

但發現緊依着石壁的地下，却露出一個水桶大小的洞穴，斜向地底而下。

梅三公子伏下身去，低頭往裏一望，這洞黑越越的深不見底。

不由心中起疑，暗想：這洞蜿蜒而下，人如果要想進去，必須頭下腳上，匐伏爬行。

他們三人，又不發傻，怎會無端端的往地穴中爬去？

想到這裏，不禁心頭一凜，深山大澤，實藏龍蛇，何況像這等蠻荒古洞？

他們三人之中，兩個身不能動，一個重傷初癒。

莫非當眞被什麼巨蟒之類的毒物，啣下洞去？

一念及此，心頭大急，即使果是巨蟒巢穴，自己也得冒險一探。

當下立即氣沉丹田，把「般若神功」運貫全體，護住身子，仗着自己目能暗視，就伏身而入。

這個斜向地底伸延的洞穴，頂上山石甚低，除了匐伏蛇行，根本無法直起身來。

一個人就是武功最好，但這等爬法，也感吃力。

梅三公子一面爬行，一面打量着山洞形勢。

只覺這洞又低又仄，十分潮濕，決非人住的地方，自己深入了幾十丈，仍然見不到底，心中不由漸起焦急。

傾斜伸延的石道，坡度漸陡，細砂碎石，隨着自己滾滾而下，使人有滑不留手之感。

這樣又爬行了十來丈遠近，忽覺腳下一滑，石道中斷。

自己一個身子懸空而下，落勢極速！

趕緊一提眞氣，把急降之勢緩了一下。

這垂直而下，差不多也有十丈光景，腳才堪堪落地，身未站穩。

驀覺一陣寒風，夾雜着一聲磔磔尖笑，突向自己左臂抓來。

梅三公子下落之時，早已左掌當胸，氣貫全身。

這時發現有人襲來，左掌本能的向左迎去！

掌勢才出，似乎和一隻冰冷的枯爪相接。

砰然一聲，潛力奇大，自己幾乎被震得站不住樁。

「般若神功」乃是佛門降魔絕學，雖說只是隨手揮洒，從容却敵，即頑强如轎前四煞，和五陰手金老二，一等一的高手，也只被自己輕輕一揮，便震出老遠。

此時自己雖說只是倉猝應敵，但對方潛力之强，自己還是第一次遇上。

忽聽身前不遠，突然「噫」了一聲，響起一個尖銳的聲音說道：「能抵得住我玄冰爪的，天下之大，爲數無幾，年輕人，好俊的功夫！」

聲音淒厲，聽得人毛髮悚然！

梅三公子依聲望去，只見離自己一丈開外，站着一個身形奇矮僵屍般的怪人。

此人髮長數尺，全身只是一副黑皮包着的骨架。

尤其是一顆骷髏頭上，除了一口白森森的利牙之外，只有一隻左眼閃爍出冷峻的光芒，緊盯着自己直瞧。

梅三公子藝高膽大，微感驚震之後，立時恢復了鎭靜。

細一打量，只覺這個垂直而下的地穴之底，離頂竟有八九丈高下，四壁嶙峋，十分寬曠。

石室中間，除了一塊長形的石塌之外，就別無一物。

長髮怪人，隻眼燐燐，擋在石塌之前。

第三十章　苗疆毒婦

青石塌上，依稀似乎橫放着三個人影，因相隔較遠，又有怪人擋住視線，瞧不眞切！

但可斷定，這三人準是崔慧、上官燕、和泰山一鷹祝鷹揚無疑。

梅三公子瞧到三人影子，心中反到大定。

暗想看情形，他們敢情全被點了穴道，尙無性命之憂。

那長髮怪人，武功雖然極爲厲害，但自問還足可對付。

他這一陣沉思，長髮怪人似是已瞧出梅三公子心意，突然臉露獰笑，後退了三尺，厲聲喝道：「年輕人，你想在我老婆子手裏，把人救出，這是作夢！如再妄動一步，看我先震死他們。」

說着揚起枯瘦右爪，對準三人，作勢待擊。

梅三公子見她退時身法，快得出奇，說話又滿臉獰惡。

此類怪人，性情兇殘，說得出，自然做得到。

心頭一急，驀地目射奇光，大喝一聲：「住手！他們三人，身負重創，功力全失，妳刼持來此，意欲何爲？」

他凜若天神，大聲一喝，這股聲勢，居然把長髮怪人楞得一楞。

右爪緩慢的收了回去，忽然輕輕嘆息一聲，柔聲說道：「年輕人，別急！我老婆子，因適才瞧出兩個女娃兒，似乎是中了金線桃花蠱毒，剛服下『百毒散』，功力盡失，另一個也內創初癒，元氣未復，

這才把他們一齊抱來，意在施救。」

梅三公子方才下洞之初，卽被對方驟起襲擊，出手歹毒，目覩她這付獰惡醜怪之狀。

把三人抱來，說是爲了施救治療，如何肯信？

不由劍眉一軒，微哂着道：「如此說來，妳倒是一番好意，不過，我兩個妹子，確實中了金線桃花蠱毒，但服下『百毒散』已有四五個時辰，目前功力雖失，再有一兩個時辰，卽可復原。至於這位祝兄弟，剛才身受五陰截脈，也經小生打過他全身經絡，傷勢已癒，只要靜心調元，也不難康復，那麼這三個人，就交小生帶出去罷！」

長髮怪人睜着一隻獨眼，聽到後來，突然獰笑一聲，忿忿的道：「難道是我老婆子騙了你不成？」

枯瘦雙爪，舉胸作勢，似欲突起發難。

尤其目光之中，隱隱充滿了怨毒之色！

梅三公子因對方喜怒無常，早已心存戒備。

左手當胸直豎，右臂外圈，把「般若神功」暗暗運起。

此時眼看對方發難在卽，仍舊淵停嶽峙，夷然而立。

長髮怪人瞧了梅三公子一眼，忽然又是幽幽一歎，雙爪逐漸下垂，輕聲說道：「年輕人這也難怪，別說我老婆子這付兇殘醜惡面目，你不肯信我之言，卽在十年之前，只要你知道我的來歷，恐怕更難相信。其實，我所說的，却是眞話。不錯！我老婆子救助他們，出發點原是爲了自己，但這是因爲我老婆子，一生從不受人之惠啊！」

她似乎是勾起了凄涼往事，黯然長歎，又恨毒切齒！

一聲比鬼哭還要難聽的長笑之後，突然問道：「十年了，年輕人，這時間算不算短？我老婆子蟄伏地穴不見天日，我是如何指望我能夠幫助了這個人，然後人家也能夠幫助我出困而去……」

梅三公子心中暗暗奇怪，尋思根據方才自己曾接她一招而言，此人功力之高，斷斷不在紅燈夫人之下，而且也許尚有怪異手法，沒有使出。

按理，別說區區地穴，那裏困得住她？

但偏偏被困了十年，聽他口氣，似乎出困又非有外人協助不可，這倒眞使自己大惑不解。

想到這裏，只聽長髮怪人續道：「這兩個女娃兒，你說得不錯，她們中了金線桃花蠱，已經服下『百毒散』，蠱毒業已瀉淸。六個時辰之內，服藥之人，手足疲軟，身如癱瘓，須俟六個時辰之後，藥性稍解，身子才能恢復過來。但其實六個時辰之後，身子恢復，不過是指手足身子能動而已，一個普通不會武功的人，身子手足，不是也會動嗎？是以六個時辰之後，可以說手足身子恢復了行動，但不是練武之人的恢復功力。『百毒散』配製之初，是爲了專瀉百種劇毒，其中一味主藥，瀉毒雖具神效。但因賦性太猛，服下之後，對臟腑英精，尤其是內家眞氣，消損過鉅，是以六個時辰之內，身如癱瘓，要恢復功力，非百日之後莫辦。如果不使用這味主藥，則藥效又差得太遠。我老婆子爲了這一味藥，曾化了二十年心血，謀求補救，又配製了一種大補眞元的『補天髓』。在服下『百毒散』六個時辰之後，再服此藥，再有六個時辰，不僅盡復功力，而且更能勝過以前。練功之人，服上一丸，少說也抵得上一兩年功力。不過此藥配製，比『百毒散』更爲困難，而且當年老婆子極少使用『百毒散』。就是使用，也只是普通之人，用不到『補天髓』，是以連老鬼也只知其一，不知其二。」

梅三公子聽得心頭一動，急着問道：「妳……妳就是苗疆……」

他覺得「毒婦」這兩個字，不好意思說出口來。

「苗疆毒婦！」

長髮怪人接着他口氣，說了出來。

突然一陣嘿嘿怪笑，聲音冷峻得使人刺耳，異常難聽，似乎她有着無比的痛苦和無限的憤怒。

但大笑之後，口氣又和緩了下來，道：「我老婆子就是苗疆毒婦，十年了，苗疆毒婦與世相遺，已經十年。年輕人，你還知道這個名稱？唉！你是那一派高人門下？」

梅三公子覺得此人忽喜忽怒的性格，也許是受了某種重大的刺激。

不由心生憫憐，聞言含笑答道：「小生梅君璧乃是天台門下。」

「天台！」

苗疆毒婦似乎微露不信，因爲她從沒聽過這個門派，但她點着頭道：「年輕人，你這身武學，着實驚人，能接得住我老婆子玄冰爪五成力道，當今武林，也屈指可數。如此看來，我老婆子今日當眞能夠脫困而出了？」說到這裏，奇醜無比的臉上，黑皺鷄皮，居然綻出喜容。

梅三公子忍不住問道：「憑老前輩的身手，目前武林，足可抗手無人，這十年歲月，潛隱在陰暗潮濕的地穴之中，難道眞是被人加害囚禁的嗎？如果確有用得着小生效力之處，自當略盡棉薄。」

苗疆毒婦聞言之後，似乎極爲感動，全身一陣痙攣，突然冷哼了一聲，道：「我老婆子雖然幽伏十年，渡過暗無天日的日子，但我老婆子生平不受人惠。年輕人，你就是有意相助，我也無法接受。」

梅三公子微微一怔，暗想這倒好，方才明明是妳口吻之中，暗有求助之意。

怎地待自己說出口來，反而又被妳斷然拒絕，看來此人當眞怪癖得太以不通人情。

心頭雖然嘀咕，口中却道：「人類本有互助的天責，小生如能效勞，也算不得受惠，老前輩何用掛齒。」

長髮怪人意似不耐，冷笑道：「我老婆子從不知道什麼叫做互助，要我受人之惠，必須對方先受我

之惠。我老婆子把他們三人抱來，正是此意。因爲那兩個女娃兒內臟眞元，消耗過多，要恢復功力，必須在百日之後。在此期間，就和不會武功的人一樣。而那個年輕人呢，也因身受重創，雖然被你打通經絡，保住性命，要想立卽復原，確非我『補天髓』不可！是以我先替他們服下丹藥，恢復武功，然後替我去辦一件事，那就不算我白受恩惠了。」

梅三公子忽然想到石榻上三人，還被苗疆毒婦點着穴道，沒有解開，連忙說道：「老前輩既有用他們之處，還請先把穴道解了再說。」

苗疆毒婦冷冷的道：「你可是要我解開他們穴道，是麼？老實說，他們早已服下我的『補天髓』，又經我點了睡穴。此時藥力正在發開，只要一覺醒來，功力卽可全復了。」

她說到這裏，低頭沉思了一會，突然獨眼中一道冷電般目光，又緩緩地盯着梅三公子臉上，咧嘴笑道：「我老婆子十年黑暗光陰，也忍了過去，怎地今天却一刻也耐不住起來？年輕人，我想你們也許另有要事，不能爲我躭擱得太久，何況對頭武功，也極爲高强。本來我老婆子預備等他們三人醒來，再化上幾天時間，傳他們幾手尅制對方的武功，再替我前去辦事。但經我仔細考慮，以你的身手，就不須多有躭擱，準能手到成功。是以想在他們未醒之前，請你代勞，等他們醒轉，你也正好替我辦完事情，就好一同上路。不過我前面說過，老婆子生平從未央求[illegible]人，誓不受人恩惠，是以遲疑不決。」

梅三公子不由暗暗好笑，方才自己說了，她又不厭意，這會她却自動提了出來。

對了！她自知功力並不能勝過自己，敢情要把三人留爲人質，待自己替她辦完了事，才肯放人。

那麼這件事，定然十分棘手，不然，以她的武功，怎會幽居十年，還等待別人去替她辦呢！

「老前輩只管吩咐，除了喪天害理之事，小生無不遵命。至於從不受人恩惠，那麼妳替他們服下『補天髓』恢復功力，就是先賜了恩。小生就算是替他們代辦的好了。」

梅三公子話剛出口，只聽苗疆毒婦重重地吐了一個「不」字，道：「你是你，他們是他們，怎能混為一談？你替我老婆子辦事，就得先受我的惠。這樣罷！我老婆子在這裏十年幽居，無意之中，竟然發現了武林數百年來，夢寐難求的四句偈語……」

她十分珍惜地把話頭倏然停頓，但又歎了口氣，自言自語的道：「這該說和我老婆子無緣罷！否則又何必等到十年之後呢？說實在，這十年來，我老婆子已受惠良多了。」

苗疆毒婦這段話，似乎是心口相商之詞。

梅三公子聽得十分糊塗，但又不好追問。

只聽她突然堅決的道：「年輕人，你曾聽說過『洞中之洞，天外浮雲』這兩句話罷？」

梅三公子見她無緣無故問起這兩句偈語，不知用意何在？連忙問道：「老前輩所說，敢情就是指兩件武林異寶？」

苗疆毒婦點頭說道：「年輕人，你年齡不大，江湖上的事情，可知道了不少！」

天曉得，她說自己對江湖上的掌故，知道得不少。

其實自己知道的，也就是這麼一點！

梅三公子心念才轉，苗疆毒婦却不容他開口，接着又道：「年輕人，你知道我老婆子的名號，當然也知道我的出身來歷。」

我苗疆一系，曩以飼蠱喂毒，和培植各種毒草名聞遐邇。

不想咨些老鬼覬覦我秘本「毒經」，不念夫妻情份，在茶飯之中，暗下了一種雲貴深山中罕有的毒草「黑生草」。

說起「黑生草」劇毒無比，服後使人皮膚立成漆黑，不能見到絲毫陽光，否則皮膚寸裂，七孔流血而死。

他雖然把我鎖入密室，但知我武功仍在，只在隔室訊問，要我交出「毒經」。

那知我老婆子當天晚上，便逃出密室，原想在山上找到幾種專解「黑生草」毒的藥草，再覓地配製。

不料這老鬼發覺我逃出之後，既驚又懼，隨後緊緊追來，這樣我們就在山谷中打了一兩個更次，還分不出勝負，眼看見東方却將發白。

如果我再不能取勝，一經陽光照射，便是死亡。

當下在情急拚命之下，老鬼竟中了我一招玄冰爪，負傷遁去，我也因時間迫急，無暇採藥，匆忙奔走。

在無意之中，發現了這個枯藤古洞，就隱身入內。

那知附近山頭，根本就沒有那幾味主藥，而原先產藥的山頭，也經老鬼連根挖去，一株無存，致我每夜跑遍山野，依然空手而返。

老鬼知我隱身在附近岩洞，心生戒懼，這就四出找尋，但始終沒有發現我蹤跡，以為我早已棄屍荒山。

其實我老婆子自從發現了此處地穴，依稀覺得這洞在若干年前，似乎也有人住過，不然這方石榻，何以十分光滑？

這就用心探究，果然在東首壁上，發現了四行字跡，每行四字，那是有人用金剛指寫的。

老婆子用手一摸，居然入石尋寸，此人功力之深，不禁使人咋舌！

尤其那四句中的最後兩句，竟是江湖上傳言兩件武林異寶之謎的兩句偈語。

而且同時石榻上也發現有手指寫的字跡，略謂：

「入此洞者，當爲有緣，得傳枯禪之法，渡一切苦厄。」

接着下面就是詳述枯禪坐法。

原來枯禪功夫，一經坐起，即可不飢不渴，當年達摩祖師，面壁十八年，即是參的枯禪功夫。

我老婆子也就仗着這枯禪之功。才能十年不死。

她說到這裏，突然問道：「年輕人，你知道那四句偈語，是寫些什麼？」

梅三公子搖頭道：「小生不知。」

苗疆毒婦笑道：「那字跡還在東首石壁上，年輕人，這就是我老婆子先給你的惠賜，有緣無緣，就瞧你的造化。好！你這就先去瞧瞧，回頭就好替我老婆子辦事啦！」

梅三公子前些日子，聽到江湖上人，爲了兩件什麼異寶，爭得天翻地覆。

後來神偷鑽天飛鼠，在外揚言，說寶物已爲自己所得，又引起燈心和尚一干人的騷擾。

但到底是兩件什麼東西？自己根本一無所知。

如今又聽苗疆毒婦說起這兩件異寶的四句偈語，居然題在這個地穴壁上，要自己先去瞧瞧，作爲自己替她辦事的交換條件。

自古至寶，唯有德者居也，自己原無求寶之念。

但到底這四句偈語，寫些什麼？兩件武林爭傳的異寶，又是什麼？

自己難得有此機會，倒也要見識見識。

一時好奇之心，促使他依言過去，往東壁上一瞧。

果然這面石壁上，題着拳頭大小四字一句，十六個大字：

「一瓊一文，在樹之筋，洞中之洞，天外浮雲。」

每字鐵筆銀鉤，當眞是用指頭寫成。

苗疆毒婦說前人用金剛指所寫，諒來不錯！

苗疆毒婦眼看梅三公子站在離壁一丈遠近，凝目而視，並沒用手去摸。

不由極感驚奇的問道：「年輕人，你瞧清楚了嗎？」

梅三公子點頭答道：「小生業已看清。」

苗疆毒婦不由讚道：「老婆子十年枯禪，才能在尋丈之外，看清壁上字跡。年輕人看來功力之深，竟然不在老婆子之下，長江後浪推前浪，我們年老的，當眞這輩子完了。」

「好！你既然看清楚了，那麼我就沒有平白受惠，你這就趕快替我辦事去罷！」

梅三公子見她如此性急，就催自己動身。

但要辦什麼事兒，依然沒有說清。

連忙問道：「不知老前輩要小生辦點什麼？還沒見告呢！」

苗疆毒婦想起自己果然還沒說出原委，就催人快走，不覺也笑了起來，口氣十分和婉的道：「老身眞是急昏了頭，說起來這却並非難事。

只因老婆子身中「黑生草」之毒，自己又無法配製解藥，那岔砦老鬼，雖然沒有得到秘本「毒經」。

但昔年老婆子親手練製的各種解毒丹丸，已悉數落入老鬼手中，其中有一種叫做「白靈丹」的。

就是專解「黑生草」毒的藥物，此丹裝在白磁小瓶之中，外有標籤，極易辨認，年輕人能爲我取到三粒，即可使我老婆子重見光明了。」

梅三公子聽她說出所辦之事，只不過要自己去替她取來三粒「白靈丹」，這事果然並非難題。

而且她十年幽居，不能一獲陽光，自然十分痛苦，即使沒有條件，自己遇上了，也是義不容辭之事。

當下點頭說道：「取藥之事，小生準給老前輩辦到就是！」

說完，微一提氣，人就飄然直上，向洞頂竄起。

這回可比來時快得多了，片刻工夫，便已爬上地穴，走入夾弄似的複室。

外面突然傳來一陣「呼盧，呼盧」的聲音，直貫耳鼓！

鼾聲！又是他！

梅三公子對這聲音，可說已是耳熟能詳。

心頭不禁暗暗好笑，還說他是偷兒的老祖宗？憑這像雷一樣的鼾聲，要是眞去做小偷，保證十次就得有九次被人抓到。

心中想着，腳步並未走慢，一個側身，剛要從石縫中閃出身去。

驀覺微風拂面，自己臉上，好像被冷冰冰的東西，拂了一下。

心頭一驚，趕緊揮腕封去，却空無所有。

室外鼾聲，依然呼盧呼盧的合着節拍，聲聲傳來！

咦！自己懷中，怎麼沉甸甸的，好似有物。

伸手一探，不由更是怪異，怎麼懷中多了一塊比拳頭還大的石塊？

敢情是方才在地穴中爬出來的時候，無意滾入的，正要隨手丢下。

猛覺脚下又有東西絆了一下，差點上身往前衝出。

連忙站停身子，用脚一踩，又是空空的，那有什麼東西絆過脚來？

梅三公子心中一凜，知道有人暗中戲侮。

可是運目四顧，這東凸西凹的石壁兩面，根本沒有半個人影。

再一細聽，鼾聲依然呼呼直響，足見戲弄自己的，又並不是老偷兒！

此人是誰？他陡的左掌直豎，外圈右臂，正待揮出！

第三十一章　天外浮雲

「公子爺！別生氣，是我！老偷兒，鼠爺爺！嘻嘻！」

果然是鑽天飛鼠，他賊禿嘻嘻的聲音，在身前響起。

「是鼠老前輩！」

梅三公子趕緊收回卽將揮出的右腕，一邊問着，閃出石壁。

只見鑽天飛鼠蹲着身子，埋怨的道：「唉！公子爺，我老偷兒好不容易把他們一群人嚇跑，那知轉眼工夫，你們幾個，也沒了蹤影，害得我到處亂找。其實我算準你們決沒有出去，一賭氣，就在這裏打起盹來。當眞你們幾個人躲到那個鳥洞裏去了？」

他一見面，就嘮嘮叨叨的說個不停。

梅三公子心中暗想，別看他這付賊禿嘻嘻，滑稽模樣，其實，倒不失是個古道熱腸，遊戲風塵的奇人。

「喂！公子爺，你怎的不說話呀？」

鑽天飛鼠見梅三公子沉思不語，老人家忽然不樂起來。

「哦！哦，老前輩，小生……」

梅三公子錯愕地應了一聲，他想起地穴中三人，還被苗疆毒婦善意的留爲人質，自己得趕緊去找岩砦先生。

想到這裏，忙道：「老前輩，小生還得去找岩砦先生。」

鑽天飛鼠一雙鼠目，陡的暴射奇光，問道：「什麼？那百毒散又是假的？」

梅三公子搖頭道：「不是，小生找他，另有要事。」

鑽天飛鼠腦袋一縮，嘻的笑道：「岩砦老兒，早已走了。年輕人，你有什麼要事？說出來讓老偷兒聽聽！」

「他可是囘九道彎去的？」

「嘻嘻！他們是給我『勾魂律令』嚇跑的，那敢再囘老巢去？」

「勾魂律令？」

梅三公子突然想起那陰森森的冷笑，和「閻王註定三更死，誰能留得到五更」兩句話來。

難道「勾魂律令」就是這兩句話？

不由問道：「老前輩，你說『勾魂律令』，可是『閻王註定三更死，誰能……』。」

鑽天飛鼠猛的雙手亂搖，臉色驟變，急急攔住他話頭，道：「啊！啊！年輕人，你……你……，這個話說不得，說不得！」

梅三公子被他這麼一攔，心下更是糊塗。

噫！方才你自己說了，何以我就說不得？

難道兩句話，還會作怪不成？他楞楞地瞧着鑽天飛鼠。

「咳！年輕人，你眞不知天高地厚？告訴你，玉皇大帝，都可以隨便說說，惟獨這兩句話，今後却千萬說不得！我老偷兒，方才因你們全中了蠱毒，服下百毒散，還沒有到六個時辰。金老二、岩砦老兒，却全闖進洞來，我一個人雙掌難敵四手，實在無可奈何，只好拿這『勾魂律令』試試，果然把他們全

嚇跑了，嘻嘻！」

梅三公子忍不住問道：「老前輩，這兩句話，難道竟有這大的力量？」

鑽天飛鼠瞪了他一眼，道：「嗨！武林中數十年來，誰個兒不聞聲而逃，能逃得走，已是上上大吉。唉！咱們別談這個。我說年輕人，你找峇峇老兒，究竟爲了什麼？」

梅三公子知道再問下去，他也不肯再說，只好作罷。

一面就把自己找尋崔慧等三人，在地穴中遇到苗疆毒婦，要自己去找峇峇先生要那白靈丹之事，詳細說了一遍。

鑽天飛鼠聽得鼠目圓睜，驚異的道：「苗疆毒婦，這女魔頭還在人世？什麼？年輕人，你答應替她去要白靈丹？這何異打開鐵檻，放出餓虎來，這……這……」

他頓了一頓，歎口氣道：「唉！那兩個女娃兒，還落在她手上？」

梅三公子答道：「老前輩，小生已經答應了她，不管如何，總得把峇峇先生找到才好，小生這就告辭。」

說着就待轉身。

不料鑽天飛鼠使勁的一把扯住他衣袖，猴急的道：「年輕人，你別急好不？我問你，你到那裏去找峇峇老兒？」

梅三公子給他問得一楞，峇峇先生既然給「勾魂律令」嚇跑了，不敢再回九道彎老巢。

那麼茫茫人海，當眞又到何處去找？

鑽天飛鼠呲牙一笑：「嘻嘻，我的公子爺，你眞糊塗得可以，峇峇老兒那些珍貴丹藥，不是被我鼠爺爺一古腦兒全收過來了嗎？喏喏！你找找，說不定『白靈丹』就在這裏。」

梅三公子聽他一說，驀然想起鑽天飛鼠說過，峇峇先生的一家一當，全給他摸了過來，自己怎的一時想不起來？

再看鑽天飛鼠，只見他早已蹲在地上，從懷中摸出一個個磁瓶，正在聚精會神的仔細打量。

「有了，有了，這不是『白靈丹』？」

鑽天飛鼠手上掂着拇指大小一個白色磁瓶，緊皺着雙眉道：「喏！年輕人，你拿去！放出這個魔頭，江湖上更不知要掀起多少事兒。唉！事到如今，也只好以後再說。哦！她說百毒散雖然善治百毒，但練武之人，服了大傷元氣，百日之內，無法恢復功力，必須和她秘製的『補天髓』同服。想她身邊，必定留有此藥，可別忘了向她要上三粒，我老偷兒還有用呢！」

說着把白磁小瓶遞了過來。

梅三公子接到手上，向瓶身上一瞧，果然貼着「白靈丹」三個小字的標籤，連忙納入懷中。

鑽天飛鼠收拾起藥瓶，伸了一個懶腰，道：「好啦！我老偷兒爲了找你們，已經躭了半天，其實我還有點事兒要辦。年輕人，別忘了向苗疆毒婦再要三粒『補天髓』。」

他說到這最後一句，人已經向石室外邊閃去。

梅三公子還想問問溫如風的下落，那知他竟走得如此快法。

而且地穴中留着的三人，安危未卜，苗疆毒婦，喜怒無常。

自己「白靈丹」既已到手，還是早些回去，免得她們醒來之後，遭到意外麻煩！

心念轉動，立即回身轉入複室，很快的爬入地穴，腳剛落地。

苗疆毒婦早已站在身邊，綠森森的獨眼，覷定自己，陰笑着問道：「年輕人，你回來得恁地快法？白靈丹呢？」

她似乎不信自己這麼快就能辦好事情，是以左掌攤着向自己要藥。

一隻右爪，却顫巍巍的蓄勢待發。

梅三公子微微一哂，道：「老前輩既然托我辦事，怎的如此信不過小生？」

苗疆毒婦厲聲喝道：「老婆子計算你來去路程，連這隧道口都沒有走到，那有如此快法？何況老鬼也不是好惹的人，年輕人，你要在我老婆子面前搗鬼。嘿！可沒這麼容易。」

梅三公子從懷中取出白磁小瓶，憤然說道：「不信，妳拿去瞧瞧，難道『白靈丹』還假得了？」

苗疆毒婦微微一怔，很快的攫過磁瓶。

旋開瓶塞，傾出幾粒純白的藥丸，向鼻尖上聞了一聞。

陡然喜道：「果然是『白靈丹』！年輕人，我老婆子錯怪你了。」

她了字才出口，手掌一送，已將三四粒白靈丹傾入口中，吞了下去。

突然，她仰天發出一陣尖銳刺耳的喋喋怪笑，直震得地穴之中，石屑紛紛下落。

厲笑甫畢，獨眼中兇光暴射，手中拿着磁瓶，一步步向自己逼近過來。

梅三公子瞧着她這付神色，心頭暗暗一凜，也連忙凝神戒備。

苗疆毒婦遞過磁瓶，恨恨的問道：「年輕人，那峇砦老鬼，是不是也在這隧道之中？」

梅三公子點頭道：「他去得還沒好遠。」

苗疆毒婦滿臉獰惡，把牙齒咬得格格直響：「好！看你今天能逃出老娘手去！」

她說到這裏，回頭瞥了梅三公子一眼。

枯手向東首石壁頂上，斜斜的指了一指，又道：「年輕人，記住，那是一線天，去試試你的福緣罷。這三個娃兒，別動他們，到時自會醒來。」

她說着，陡的雙臂往上一伸，只聽她全身骨節，一陣暴響！

「喋」「喋」「喋」「喋」！厲笑復起。

一條人影，比電還快，倏然往頭頂洞穴上飛去！

梅三公子驀地想起鑽天飛鼠再三叮囑，要自己向她討三粒「補天髓」的事，趕緊叫了聲：「老前輩，請留步！」

尖銳厲笑，搖曳遠去，苗疆毒婦早已走得連影子都沒有了。

這也難怪，十年幽囚，一旦能夠脫困而出，誰不心急如箭？

可是鼠老前輩要自己問她討取的三粒「補天髓」，如今苗疆毒婦已經走了，這個差，自己又如何交待呢？

梅三公子手上拿着苗疆毒婦塞還給自己的白磁小瓶，怔怔的出了一會神，才把「白靈丹」揣入懷中。

走近石榻，仔細一瞧，果然崔慧等三人，臉色紅潤，氣息均勻，料知苗疆毒婦所說不假。

她們服下「補天髓」，此時藥力行開，還要一兩個時辰，才能醒轉。

這樣楞楞的等着，有多無聊？

他突然想起剛才苗疆毒婦臨走之前，枯爪斜指着東首石壁頂上，說什麼：「年輕人，記住，那就是『一線天』，去試試你的福緣罷！」

一線天？要自己去試試福緣？她這是什麼意思？

心中想着，脚下不由信步的往東首石壁下走去，抬頭一望。

原來這堵石壁頂上，斜斜的裂開一條細縫，兩邊好像用刀削過似的石壁，寬不盈尺。

望上去隱綽綽的，怕不有一二千丈？

一絲天光，就由壁縫中透進，不！天光那裏透得進來？

只不過在你運目望去時，有這麼一線白影而已！

唔！一線天，這倒眞是名符其實的一線天！

梅三公子仰望了一陣，驀地聯想起苗疆毒婦，要自己替她辦事之前，說什麼先須受她恩惠。

叫自己到這壁下，先瞧瞧四句偈語，作爲交換條件。

難道四句偈語，和這一線天有關？

想到這裏，目光不期而然，重又朝着石壁上投去。

「一瓊一文，在樹之筋，洞中之洞，天外浮雲。」

一字一句，覆誦了一遍，越覺得所料不錯！

梅三公子，人本聰明，胸中又博通文學，而且這四句偈語，又並非深奧難解之詞。

江湖上數百年來，無人能解，只因不是身歷斯境，茫茫宇宙，自然有若大海撈針，無從揣摸。

玄女教費了二十年苦心，搜盡名山大川，發現的洞中之洞歌樂山莊。

不僅轟動江湖，而且更葬送了無數武林中覬覦異物的人的生命，依然找不到「天外浮雲」。

這是因爲目前江湖上，大家只知道「洞中之洞，天外浮雲」這下邊兩句。

至於上面的兩句，根本已無人能道，才有此誤。

其實就是四句偈語，全讓大家知道，光憑智力推測，沒有身臨斯境，也斷難找尋得到。

不是嗎？這四句偈語，第一句「一瓊一文」，敢情這兩件武林異物，中間有一件是玉石之類，另一件却是記載文字的東西。

這個不看到寶物，是無從揣測的，反正這句是說兩件寶物，則斷不會錯。

第二句「在樹之筋」，難道就是指這隧道入口，有許多枯藤覆蓋而言？這一句較爲費解。

第三句「洞中之洞」，却已極爲明顯，就是這位前輩神僧更在此靜參枯禪的地穴了。

那麼於第四句「天外浮雲」，難道是指這石壁頂上的一線天？

不會錯！苗疆毒婦，不是要自己去試試福緣？

她在這裏困居十年，靜參枯禪，對這四句偈語，當然早已參透玄機。

哈哈！武林之中，對這兩件寶物，夢寐以求，不惜犧牲流血，互相殘殺。

苗疆毒婦，既然知道寶藏秘密，她又不是什麼正派人物，豈能獨自超然物外，無動於衷？

難道她已把寶物取走，故意要自己上當？

但那又不像，瞧她諄諄相囑，該是不假！

哦！哦！是了，她身中「黑生草」毒，不能見到一絲陽光，是以她參透玄機，依然不敢冒險探求。

可見千古異寶，雖然大家不惜以命相搏，但一旦到了失去自由，出困無望之際。

雖有異寶在前，取之又有何用？還遠不如恢復自由的重要了。

梅三公子想到這裏，對這兩件所謂武林異寶的求取之心，更是淡薄。

他只輕描淡寫的瞥了一線天一眼，仍然走回石榻前來。

石榻上，左邊橫置着崔慧上官燕兩人，另一頭却是泰山派的祝鷹揚。

中間還空着一大塊地方，敢情是苗疆毒婦留着自己坐的。

梅三公子慢慢的靠榻坐下，他心中思潮起伏。

想起自己在岳陽樓和崔慧崔敏，初次相逢，接着力創轎前四煞，鐵背蒼虬武公望失蹤，自己追上歌

樂山莊，以迄於今。

短短一月之中，竟然發生了如許事故。

不但武公望沒有追回，連易釵而弁的崔敏，也一去之後，杳如黃鶴，難不成她在路上也發生了意外？

還有三小姐于文嫻，冒着大不韙，引自己到隧道裏來。

她那脈脈含情，楚楚動人的模樣，敢情對自己有了情意？

慧妹妹、上官妹子，和自己日夕相處。

自己雖然並無絲毫兒女之情，但她們却在有意無意之間，流露出情愫來。

這……他回頭瞧了兩人一眼，只見他們紅馥馥的粉臉上，笑靨微露，香息細細，有若牡丹春睡，嬌艷欲滴！

想起歌樂山莊中，木偶艷舞那一幕情形，不由心中一陣狂跳，臉上有點熱烘烘起來。

連忙別轉頭去，黑越越的地穴之中，陰暗潮濕。

這樣百無聊賴的等着他們醒來，這時光可眞有點難挨！

他禁不住又想起那四句偈語，到底這「一瓊一文」是什麼稀世之寶？

會引起武林中人，如瘋如狂的群起相爭，自己雖無求寶之心，但既然遇上了，何不瞧個究竟？

强烈的好奇之心，又促使他躍躍欲試。

站起身子，不期而然又向東首石壁下走去。

再次抬頭，一陣細細打量，只見那條斜裂細縫，離地少說也有八九丈高下。

除了隱綽綽的一絲白線之外，什麼也瞧不到。

只有輕微的水珠，由壁縫中滴落下來，發出滴滴之聲，敢情這上面還甚是滑濕！

梅三公子算算距離三人醒轉，爲時尚早，自己何不上去瞧瞧？

心念一動，立即氣納丹田，足尖輕輕一點，人已凌空拔起九丈來高。

竄進洞口，用手一探，果然裂縫石壁上，觸手如冰，又冷又滑，滿生青苔！

裂縫雖有十來丈長的一條，但寬度却不到二尺。

身子鑽入其中，後背和前胸，差不多已與兩面的削壁相距無幾。

頭臉還須歪着，鼻尖才不會碰到石上。

而且一雙脚更懸空蕩着，無處立脚，因爲腿部根本無法彎曲。

尤其是這條裂縫，由頂端垂直而下。

兩邊石壁，有若利斧削過，極爲平整光滑，滑不留手！

尋常會武之人，就是輕功再高，也難飛昇得上。

梅三公子凝神行功，提了一口眞氣，雙掌輕按。

身子又提升了五六丈高，脚尖緊貼着石壁。

換了口氣，雙掌再按，人就再次上昇。

這樣手足挨次遞昇，到了百丈左右，只覺撲面霏霏，盡是沾衣欲濕的白氣。

似霧似霰，一片迷濛！裂縫也似乎稍覺寬敞。

梅三公子停住身形，仰頭一瞧，任你目力最佳，也只能瞧到兩三丈光景。

再上去，依然是白茫茫一片雲層，不知究有多高？

但覺這條裂縫，兩面矗立而上的石壁，敢情越往上面，越是寬敞。

這一會工夫，自己已是衣履盡濕。

山風徐來，漸生涼意。

既然到了此處，自然只有繼續往上，決無退下之理。

不由鼓着勇氣，驀吸一口眞氣，雙手虛空一按，足尖輕點。

人就像脫弦弩箭，穿雲直上。

這會因石壁已經從陡峭，變爲微有坡度，而且身形也不似先前那樣夾在中間，施展不開。

雖然石壁上還是滿佈青苔，十分滑溜，但總算好了一些。

梅三公子毫不怠慢，足尖不停的在削壁上輕點，身子也一直凌空直上。

約摸又過了一盞茶的光景，頭上雲層，已逐漸稀薄。

一連又是幾個起落。

驀覺眼前一亮，自己身子，已站在一座峯頂之上，晴天萬里，陽光照眼。

自己在隧道地穴之中，不知時間，原來不但天色已亮了多時，而且已是巳牌時候！

縱目四顧，但見群山羅列，丘壑起伏。

白雲舒卷，淸風徐來，不由精神爲之一振。

再回頭一瞧，自己來處，原來竟是十來丈寬的一個山澗。

足底白茫茫的，盡被如絮浮雲，塡蓋滿了。

這正不知是幾千百年以前，裂開來的一個缺口？

再一打量自己立足的這座山峯，四面居然全是千仞立壁。

滿生着苔蘚，異常光滑，是個無人能登的絕地。

峯頂廣達一二十丈，到處都是凹凸不平的岩石，也滿生着青綠石蘚。

峯頂中央，是一棵藤蔓低垂，虬根盤結的大樹。

這樹樹身不高，但覆蓋極廣，遠望過去，猶若撐着一柄雨傘。

第三十二章　阿耨神劍

梅三公子這時恍悟偈語中那句「天外浮雲」，原來指的竟是一線天之外，浮雲之上。

哦！哦！是了！「在樹之筋」，當時自己還認爲就是指隧道入口覆蓋的許多盤枯藤而言。

這樣看來，「在樹之筋」，該是和這棵大樹有關了。

不是嗎？四句偈語，明明是說：「那一瓊一文，兩件異寶，是在一棵大樹之筋，你該進入洞中的地穴，然後再由一線天出浮雲之外。」

現在只是要找到「大樹之筋」就得了。

他這一豁然貫通，就立刻向大樹底下走去！

這棵大樹，藤蔓交結，枝葉茂密，濃蔭覆蓋，怕不有四五丈方圓？

地上比手臂還要粗的樹根，虬筋盤結，榾杌遍地。

「在樹之筋」？可能就在這虬筋盤結之處。

梅三公子心中尋思，這四句偈語，據江湖上的傳說，已經流傳了數百年。

那麼這「在樹之筋」，當在幾百年前的在樹之筋，而非幾百年之後，自己所能看到的在樹之筋了。

卽以這棵大樹而言，最少也有四五百年了。

目前固然樹身大得要幾人合抱，但在幾百年之前，也只是一株普通小樹罷了，決不會有交錯虬筋，遍地藤根。

那麼……這一瓊一文，在樹之筋，當時的樹筋，又是什麼呢？

莫非那位神僧當時把寶物埋藏在樹根之下？

唉！如果眞在樹根之下，那就非斫倒大樹，再挖掘根盤不可。

算了！自己又並非志在必得，何必化這大的氣力，把好好的一棵大樹斫倒？

而且這棵幾人合抱的大樹，要斫倒它，又談何容易？

想到這裏，正待回身，瞥見樹身之上，依稀還有字跡！

不由跨上前去，仔細一瞧，字跡和地穴石壁上情形相同，是用金剛指寫成的。

不過樹身和石壁不同，幾百年來，它在不停的長大。

字跡也就逐漸消失，目前已經淡到不可辨認。

梅三公子細心觀察，一面用手指按着原來的筆劃，順勢揣摩。

這樣推究了大半天，才依稀認出好像是：「紹興十七年，智果手植」。

等幾個字樣，「紹興」是南宋高宗的年號，距今已有五百年了！

至於智果？敢情就是那位發現寶物，留題偈語的神僧。

不過當年他手植此樹，又何用在樹身上留下字跡？

他驀地觸動靈機，眼光依着這行字跡，向下瞧去。

樹身下面，還不是和其他地方一樣，盤着粗如臂膀的虬根，那有絲毫異樣？

梅三公子瞧了半晌，不由啞然失笑。

自己光是從樹根上搜索，那會瞧得出端倪來？

要知五百年前，智果神僧，植樹之初，這還是一株小樹啊！

當年他留下這行字跡，準是埋藏寶物的記號，自己何不一試？

想到這裏，立即從腰間抽出昆吾劍，先把樹身下面露出地面的虬根切斷，然後慢慢地向下挖去。

昆吾劍削鐵如泥，何等鋒利！

他連挑帶挖，何消片刻，就挖了三四尺深一個窟窿。

但這棵古樹根部，粗粗細細的虬根，竟然藤鬚糾結，越挖越多。

梅三公子雙手並用，順着一條較粗的樹根，削去四邊分支細節，往下挖去。

一陣工夫，已經挖成了一個深坑。

而那條樹根，還是盤盤曲曲的深不見底。

劍尖有了感觸，虬根盤曲之間，忽然露出一角青石。

不由心中一動，這樹根深處，雖是岩層。

但顯然這青石顏色，和原來的石層不同，敢情就在這裏了？

心念急轉，劍尖一揮，便把虬根切斷，一面小心翼翼的撥開砂土。

青石逐漸露出，那好像是長方形的一個石函！

梅三公子陡覺精神一振，知道自己所料不錯，緊接着把青石上下四週的樹根砂石，悉數撥開。

然後還劍入鞘，雙手捧住青石一端，往外拉出。

石函共有三尺來長，上面還隱約有字。

梅三公子這時無暇多看，挾起石函，縱身躍上深坑。

拂去身上砂土，放下石函。

細細一瞧，原來石函正面，果然還有一行小字，龍飛鳳舞，指痕宛然！

當然也是那位智果神僧，用金剛指寫就：「瓊爲蜂精，功勝玄眞，文曰阿耨，劍中之神，五百年後，貽有緣人。」

梅三公子看完之後，心頭驀地一驚，這六句似詩非詩的偈句，前面四句，似乎是解釋那留在石壁上四句偈語的第一句「一瓊一文」而言。

雖然這解釋，還是不太清楚，但已可知道，石函所藏的是一塊玉石英精，和一柄神劍無疑。

可是後面兩句，「五百年後，貽有緣人。」

難道智果神僧，當日藏寶之初，就算定要待五百年之後，才有有緣之人前來取寶？

這有緣之人，難道就是自己？

梅三公子這會不再思索，看好石函合縫之處，兩手輕輕一揭。

這石函好似渾然一體，那裏動得分毫。

唔！許是年代久了，不易開啟。

當下手上不期而然又加了幾分勁道，那知依然一動也不動。

要是再加上幾分眞力，石函勢非破損不可。

但這是神僧留下來的遺跡，萬一破損了，豈非褻瀆？

心念一轉，反手撤出長劍，依着石函原縫，小心翼翼的用劍尖向四週輕輕劃了一轉。

然後用手一揭，石函果然應手而啟！

只見石函中間，平放着一柄兩尺來長黑黝黝的短劍，和一塊鵝卵大小四面凹凸不平的黃色琥珀。

這就是數百年來，武林爭傳的兩件異寶？

梅三公子瞧着這兩件東西，心中未免稍有疑慮。

當下伸手取出短劍，一手輕按卡簧，緩緩一抽。

那知竟然分文不動，敢情年代久遠，短劍生了銹？

那還成什麼寶物？

梅三公子心念轉動，手上漸漸運勁，三成、四成、五成！

怪！自己用上了五成眞力，卽使是鐵，也該拉長了。

這短劍和劍匣，不知是何物所鑄？依然動也不動！

低頭一瞧，這黑黝黝沉甸甸的短劍，形式奇古，劍柄上除了刻着「降魔護法阿耨神劍」八個篆字之外，一點裝飾也沒有。

劍匣雖然還雕刻着一些模糊不清的圖案，但青銅剝蝕，更是瞧不清楚。

梅三公子暗暗尋思，武林中人爲了兩件寶物，不惜犧牲生命，聞風爭奪。以及智果神僧，費了如許週折，藏之深山，足見斷不會是件廢鐵，許是自己參詳不透其中玄機罷了。

唔！鼠老前輩見多識廣，自然知道這阿耨神劍來歷，不如帶去給他瞧瞧再說。

想着就把短劍佩好，然後再取出鴨卵形的黃色琥珀，略一打量。

那只不過是一塊未經雕琢的原形琥珀罷了，有什稀罕？

「瓊爲蜂精，功勝玄眞！」

這兩句話，當然是指琥珀而言！

梅三公子不期而然的舉手向陽光中一照。

啊！這回他發現了琥珀中間，果然有物！

那是有拇指大小的一個黃蜂，頭上生着一對金色眼睛，蠹鬚如針，栩栩欲活！

咦！當眞是活的，梅三公子還當自己眼花。

定睛細瞧，這透明的琥珀中間，那隻黃蜂，果然扇着翅膀，還在不停的爬動。

天生萬物，固然無奇不有，但這類奇物，倒還眞是罕見！

當下也就順手納入懷中，一面把石函合好，依舊放入原來樹根之下，然後將深坑塡平。

等一切就緒，直起腰來，猛一抬頭，只見太陽已是過了正午。

原來，這一陣工夫，竟然躭擱了一個時辰！

地穴中三人，諒來已可醒轉，不由心中一急，連忙順着來時石壁，往下躍去。

這回駕輕就熟，附壁下降，比來時自然要快得多。

何消片刻，便已翩翩然落到地穴之中。

一瞧三人，却尙未醒轉，只得回到石榻坐下。

一邊解下阿耨神劍，反覆端詳，只覺劍匣上雕刻的花紋，似是人形。

但因年代久遠，剝蝕得十分模糊，難以辨認。

他細心探究，從劍柄到劍匣，差不多摩娑迨遍，依然無法抽出劍鞘，也無法參得透其中奧秘。

這樣又過了一會，突聽崔慧叫了一聲「梅哥哥」，揉着眼睛，坐起身來。

梅三公子忙道：「慧妹，我在這裏。」

崔慧摸索着走下石榻，口中「噫」了一聲道：「梅哥哥，我好像睡得很久了呢，怎麼天還沒亮？」

梅三公子笑道：「這時已經快未時啦！因爲在地穴之中，瞧不得陽光罷了！」

崔慧驚奇的道：「什麼？過了未時啦！唉！那我們今天又走不成了。」

她認爲自己一行，還要從土爛死谷中走出去，是以一聽過了未時，心中不由焦急起來。

這一叫，却把上官燕驚醒，睜眼一瞧，黑越越的，伸手不見五指。

「咦！這屋子怎麼黑得有點出奇！慧姐姐，妳說什麼，今天我們又走不成了？」

梅三公子笑道：「小妹子妳別急，妳們兩人和這位祝兄，昨晚服下苗疆毒婦的『補天髓』，酣睡了六個時辰，此時功力盡復，只要等祝兄醒來，我們就可以出洞了。」

「老前輩，晚輩已經醒過來了。」

祝鷹揚其實和上官燕同時醒轉。

他記得昨晚中了玄女教「五陰截脈」，由一位前輩高人，打通自己全身經脈。

之後，自己又一陣迷糊，就昏睡迄今。

他想到這裏，趕緊略一運氣，只覺精力充沛，眞氣極旺，較之未受傷前，似乎功力反而精進了不少。

心下正在大感驚訝，及聽梅三公子一說，才知自己昏睡之中，又服下了一種補充功力的藥物，心中益發感激，連忙說了出來。

梅三公子見他還是老前輩，晚輩的叫着，不由笑道：「祝兄，千萬別這樣稱呼，小生和你年齡，差不多相仿，如不見外，正好平輩論交呢。」

祝鷹揚聽得心中更是驚奇，因爲自己曾聽師父說過五陰截脈，手法最爲陰毒，擊中人身，無法救治。

除非幾位有數的高手，才能用本身眞元之氣，打通脈絡，方始有望。

以自己師父那樣的本領，尚無把握可以救治，是以猜想對方，可能就是幾位有數的前輩高人。

這時聽對方說出和自己差不多年齡，竟有如此功力！倒眞不可失之交臂，想到這裏，連忙答道：「既然兄台吩咐，小弟敢不如命，不知兄台大號如何稱呼？」

「小生天台梅君璧。」

「天台！你……你是梅三公子？」

「不錯！祝兄也許認爲令師兄十二金錢任龍，就是小生所殺？這中間情形複雜，一言難盡，我們且到洞外再詳談罷！」

祝鷹揚在江湖上走動，時間雖然不多，但梅三公子言外之意，自然聽得出來，聞言連忙應是。

這時崔慧已從身邊掏出火摺子，隨手晃亮。

她四處一照，驚奇的問道：「梅哥哥，我們已經不是在原來的石室中嗎？這往那裏走啊？」

梅三公子手指了指頂上一個斜斜的洞穴道：「我們就得由此出去！」

「啊！」上官燕和祝鷹揚同時叫出聲來。

這洞頂離地差不多有十丈來高，慢說上官燕祝鷹揚兩人，無法上去，就是崔慧，也面露難色！

梅三公子微微一笑，道：「這洞穴是斜坡，上去之後，就比較好走，還是由我把你們送上去罷！」

武功一道，絲毫勉强不得，三人心中自然清楚，當下由梅三公子挨次把三人送上洞穴，自己走在最後。

一會工夫，魚貫爬出地穴，到了先前療傷的石室之中。

崔慧再也忍耐不住，瞧着梅三公子問道：「梅哥哥，你昨晚說是鼠老前輩給你解藥，你幾時又碰上鼠爺爺的呀？」

梅三公子笑道：「時間不早了，我們邊走邊說罷！」

說畢，就引着三人出了石室，走完岔道，再向右拐彎，前面已經是隧道的直路。

他邊走邊說，就把在九道彎出口，崔慧上官燕蠱毒發作，昏迷不省人事說起，自己如何碰上鑽天飛鼠，得到「百毒散」解藥。

以及如何追蹤溫如風，在林中遇見三小姐于文嫻，引來隧道入口，並在石室，替兩人服藥，後來自己也因蠱毒發作，運功療毒。

之後，燈心和尚和祝鷹揚入洞不久，金老二一行也就入洞搜索，自己如何把祝鷹揚救來，以及峇呰先生受燈心和尚慫恿，找尋自己，鑽天飛鼠又如何把衆人嚇跑。

自己不見三人，找入地穴，巧遇苗疆毒婦，爲三人服下「補天髓」。

又要自己參詳壁上偈語，代取白靈丹，尋上一線天，獲得兩件寶物，原原本本說了一遍。

這一段曲折離奇的故事，直聽得三人連連稱奇。

上官燕卻高興得直跳起來，急急問道：「梅哥哥，那兩件寶物，你當眞得到了，快給我瞧瞧！」

梅三公子不由笑道：「小妹子，妳眞性急！這裏黑黝黝的，那裏看得清楚？我們出了隧道，再看不遲，可是這兩件東西，我眞還瞧不出所以然呢！」

崔慧忙着接口道：「梅哥哥，那我們快走！」

梅三公子接着又向祝鷹揚說出自己一行，在雪峯山破廟中遇到十二金錢任龍等人之事，詳細敍述了一遍。

並說次日自己曾親眼瞧到追風劍客被人殺害，在樹身上留着血書的「殺追風劍客者天台梅三公子」等字樣。

後來才知任大俠也同時被害，而且也同樣留着：「殺十二金錢任龍者天台梅三公子」的血字。

只不知這賈禍自己的人，是何居心？

祝鷹揚點頭嘆息了一聲道：「小弟也確實懷疑梅兄和敝師兄無怨無仇，怎會驟下毒手？既然殺了，又何用題上自己名字？而且如果題上名字。譬如說，小弟現在知道梅兄的大名叫做梅君璧，那就應該寫『殺十二金錢任龍者，天台梅君璧』，決不會不寫自己的名字而寫梅三公子的。所以小弟猜想，此人敢情是梅兄的仇家，而且又不知梅兄的大號。因爲江湖上，自從梅兄力創轎前四煞，獨鬪紅燈夫人，大破歌樂山莊，並且得到幾年來只有傳言的兩件武林至寶，『天台梅三公子』這幾個字，已是無人不知，到處轟傳。他所以要用上借刀殺人，不但借刀殺人，而且是一石兩鳥之計，讓華山、泰山兩派的人，好找梅兄尋仇。因爲此人深知梅兄武功，華山、泰山兩派，如能就此把梅兄除去，固然是件快事。萬一依然敗在梅兄手上，甚或傷亡多人，也可趁此削弱兩派勢力。此人用心，可謂十分毒辣！」

梅三公子聽得悚然一驚，暗暗點頭。

崔慧却披着櫻唇說道：「什麼仇家？反正此人逃不出是那天雪峯山破廟中在場之人，除了祝兄的令師兄十二金錢任龍和追風劍客兩人之外。那就是金透銀彈范老三，燈心和尚，和陰世秀才公孫慶三人。他們因爲聽說兩件武林異寶，落到梅哥哥手上，才不惜借刀殺人，一石三鳥，讓你們殺得天翻地覆，鷸蚌相爭讓，好他漁人得利，坐享其成。」

梅三公子想了一想，搖頭說道：「慧妹所說，確也有理不過，妳仍然只知其一，不知其二。」

崔慧自認理由十分充足，聽梅哥哥這麼一說。

不由睜大着一雙妙目，反問道：「梅哥哥，那麼你說其二是什麼？」

梅三公子微微沉吟道：「慧妹，祝兄的令師兄十二金錢任龍和追風劍客兩人的武功，比之金透范老

三，陰世秀才公孫慶，燈心和尚三人，孰高孰低？」

崔慧笑道：「這幾個人的武功，自成家數，各有所長，在江湖上都算得一流以上的高手。要眞正說到誰高誰低？極難分得出來。」

梅三公子不由笑道：「這就是了，以十二金錢任大俠和追風劍客的武功造詣，和其餘三人，全在伯仲之間，相去不多，如要殺害一人，決非數百招之內，就分得出勝負。這個人能在不多時間之內，趕殺兩個高手，留下血字，從容俐落，則此人功力之高就得高出他們數籌之上，才能辦到。是以殺任大俠和追風劍客的兇手，金透范老三、公孫慶和燈心和尚，於理甚明。」

上官燕小姑娘邊走邊聽，始終沒有插口，這時忍不住問道：「梅哥哥，那麼你說是誰殺的。」

梅三公子搖頭道：「這時還無法判斷，不過我想遲早總有水落石出的一天。」

大家這一陣談話，不知不覺已走近隧道出口。前面業已隱約透進陽光。

第三十三章　九幽門人

梅三公子、祝鷹揚、崔慧、上官燕四人，剛一走近隧道出口，瞥見洞口地上，陽光照到之處，好像有人寫了許多字跡。

再一細瞧，歪歪倒倒的果然是字！

「堵洞巨石，呰呰老兒塗有劇毒粉劑，出洞之時，不可沾及，我先走了，嘻嘻！」

雖然沒有署名，顯然這是老偷兒鑽天飛鼠鼠爺爺的口氣。

梅三公子不由恍然大悟半夜之前，呰呰先生和金老兒說了幾句耳語，一個人匆匆趕來，就是爲了在堵洞巨石上洒毒。

如果洞內之人，妄圖退出，不知就理，用手搬移，就得沾染劇毒。

看這口氣，鼠老前輩業已先走。

唉！幸虧他先走了，否則叮囑自己向苗疆毒婦要的三粒「補天髓」，自己沒有辦到，如何向他交待？

心中沉思，眼光却往洞口打量，果然有一塊堵洞巨石，已經被移開了三尺光景，正好夠一個人側身而出。

連忙回頭通知大家，別碰上那塊巨石。

魚貫出洞之後，發覺前面還有許多參差石筍，和矮小藤樹，擋住洞口，即便到了近前，也決難發現

。

轉出石筍，原來此處是一個亂石荒涼，草長過人的山嶼。

不過許多荒草，業已被人踐踏得東倒西歪，有跡可循。

敢情呰呰先生燈心和尚，以及金老二陰世秀才等人，在洞中被鼠爺爺一字一頓，說出的「勾魂律令」。

嚇破了膽，才慌慌張張的逃出洞來。

「勾魂律令」那兩句「閻王註定三更死，誰能留得到五更」的古怪話兒。

到底有什麼力量？會使這批一流高手，聞風喪膽。

梅三公子循看假草路跡，一邊走，一邊問道：「祝兄、慧妹，你們在江湖上可曾聞到有人說過『勾魂律令』的來歷嗎？」

「勾魂律令？」

祝鷹揚、崔慧、上官燕三人，異口同聲的問了一句，語氣似乎十分新鮮。

「不知道。」

祝鷹揚搖着頭，話剛出口。

崔慧也跟着嚷道：「我從沒聽爺爺說過啊！」

一陣靜默，只聽四個人衣帶飄風，和腳踩在落葉衰草上的輕微聲響。

一陣工夫，便出了山嶼，前面有着一條山徑，向左就是通往土爛狹谷方向去的。

趕到土爛谷口，只見琴劍兩小，精神萎頓的坐在石上，一眼瞧到主人，早已歡呼着迎了上來。

梅三公子四面一瞧，却不見溫如風的書僮藍兒。

不由問道：「咦！藍兒呢？」

琴兒忙道：「小的三人，自公子爺走後一會，便覺胸腹痛癢難禁，大家縮做一團，漸漸的昏迷過去。不知過了多久，只覺腹中一陣急痛，拉了幾次，人就清醒過來，發覺小的三人，全都躺在草地上了。面前却蹲着一個尖腮尖腦的老頭，生相滑稽，嘻着嘴，瞧着我們。小的因這人敵友未分，正想翻身坐起，那知全身軟綿綿的，一動也不能動，小的心知中了人家暗算。」

正待痛罵他幾句，那老頭却雙手亂搖，說道：「小娃兒，你們三人，服藥之後，蠱毒初清，這時還動彈不得，好好的躺上一會，過了六個時辰，身子才能恢復。你們公子爺不久就會回來，你們安心等候着好了，我老人家還有事情，要先走了。」

「小的不知他所說是眞是假，因爲全身一絲氣力也沒有，只好乾耗着瞧他走去……」

梅三公子微微點頭道：「唔！是鼠老前輩，他已經給你們服下了百毒散！咳！我問你藍兒呢？」

「是！是！」

琴兒一連應了兩聲是，接着又道：「小的三人，就這樣一直挨到今天中午，果然身子手脚，都能動了，才勉強換過衣衫，只見溫公子面色憔悴的一個人由谷中奔來。」

「啊！溫兄已經好了？」

梅三公子十分驚奇，溫如風服了「百毒散」，怎會功力恢復得如此快法？

「是是！小的瞧到溫公子只有一個人回來，心中甚是驚奇，問起公子爺，他說在九道彎失散，後來找了大半夜，並沒找到。」

他心中一怒，就把呰呰先生的房子，放了一把火，還把小僮也殺了。

然後一直等到午時，才從爛狹谷出來。

照着溫公子的意思，他找不到公子爺，要小的兩人，暫時跟他出山，慢慢再找公子爺下落。小的因那個老頭說過，公子爺就會回去，要小的繼續在這裏等候。溫公子聽小的說起那老頭來，他就點着頭道：「既然老偷兒這麼說，你們就等着罷，梅兄出來，你就說我有要事，要先走一步了。」溫公子這就帶着藍兒走了。

梅三公子點了點頭，就吩咐琴劍兩小，合乘一騎，把空下一匹，讓給了祝鷹揚。

大家上馬就道，趕到石板寨，打了個尖。

祝鷹揚急於回轉泰山，便得由石板寨往東，走榕江黎平這條路。

梅三公子却因上官燕的外公鐵背蒼虬武公望被玄女教擄上六詔山去，自己三人還得趕上六詔山救人。

但琴劍兩小，服了百毒散，蠱毒雖清，功力未復，自己帶着，豈不累贅？

他想到崔慧的姐姐崔敏，不是和慧妹妹約好在黔陽會面的嗎？

祝鷹揚此去，黔陽也是必經之路，何不叫兩小隨他同往，到了黔陽，就在自己幾人住過的悅來客棧等候自己。

想到這裏，吩咐兩小隨祝鷹揚同走。

一面在馬上取過各人行囊，由自己放到馬上。

祝鷹揚和梅三公子殷殷話別，訂了後會，才帶着琴劍兩小上路。

梅三公子也因上官燕的外公鐵背蒼虬武公望被玄女教擄上六詔山去，自己一行，半途中蠱，又躭誤了這多天，自然急於趕上六詔。

自己答應過上官妹子，能把武老英雄救出，讓他們祖孫重聚，自己諾言已踐，便須趕辦自己的事去。（梅三公子自己究有何事？後文自有交待。」

因此急於趕往雲南，上官燕一心掛念着外祖父安危，此時蠱毒已除，功力恢復，自然越快越好。

崔慧只要跟着心上人，任何危難，均所不計。

三個人這就跨上馬匹，循着來時原路，直奔宜北。

再由思恩、河池，取道百色，已是接近雲南東部。

由廣西入滇，一路上，曉行夜宿，所經過的山村城池，差不多家家門上，都貼有「供奉九天玄女菩薩」的紅紙。

崔慧從小受她爺爺嶽麓老人的薰陶，對江湖門徑，自然十分清楚。

眼看離雲逐漸接近，這種紅紙條也越來越多，心中不禁暗自警惕，這分明全是玄女教的信徒。

自己一行，業已進入了他們勢力範圍之內，雖然邊疆人民，崇尚迷信，但也足見玄女教聲勢之盛。

他悄悄的告訴了梅哥哥，看來自己三人，還得小心應付。

梅三公子聽得俊目放光，豪氣凌人的道：「慧妹，自古邪不勝正，我們不入虎穴，焉得虎子，六詔山就是龍潭虎穴，既然來了，自然得闖他一闖，不管如何，也要把武老英雄救出。」

滇桂邊界，雖然有着一條大路，但其實彎彎曲曲，全是盤着崇山峻嶺而行。

這時已是申牌時光，預計再有一個時辰，便可趕到百色。

得得蹄聲，剛轉過一處疏林，身後突然傳來一陣銀鈴般脆生生的嬌笑！

笑聲近得就在他們身後，最遠也只有一兩丈光景！

梅三公子不由大吃一驚，暗想以自己的內功修爲，十丈周圍，飛花落葉，也瞞不過自己。

怎會在這麼近距離之內，有人隱藏着竟然一無所覺？

尤其是崔慧，一路上始終深具戒心。

這突然而來的笑聲，使她警覺的伸手摸了摸腰間掛着的寒英劍。

三個人差不多由馬上同時回過頭去，這一瞧不打緊，大家不由齊覺眼前驀地一亮。

原來身右疏林前面，一塊大石上，斜倚着一個年約二十五六，身穿玄色衣裙的妙齡少婦！

敢情自己三人，穿林而出，只顧趕路，沒去注意。

崔慧從小喜穿紅衣，不但紅裳如錦，人也冰肌玉骨，嬌艷勝花！

上官小姑娘更是娟秀伶俐，眉目如畫，這兩人已可說是花朶般人兒。

但和這位玄衣少婦一比，也不禁略有遜色！

不是嗎？瞧她骨肉停勻，柔若凝脂，那一張宜嗔宜喜，吹彈得破的臉蛋上，眉眼口鼻，無不生得却到好處。

美，簡直美到無法形容！

別說風流瀟洒的梅三公子，和她秋水般的眼神一觸，驚爲天人。

卽使同屬女性的崔慧、上官燕，瞧着她也不由打心眼裏生出無限好感！

玄衣少婦那雙黑白分明，水汪汪的妙目，輕輕一轉。

瞧着三人，臉上早已綻出百合般的嬌笑。

朱唇微啟，貝齒如雪，又脆生生地笑道：「這位公子爺，和兩位妹子，怎麼稱呼呀？長途跋涉，你們可是到百色去的？前面有人等着你們呢！還是這裏息歇一陣再走的好。」

梅三公子自從一見到她，只覺這少婦眉目之間，十分面善，似是在那裏見過？

心中兀是打量，但一時那裏想得起來？

這時被銀鈴般聲音，在他耳邊響起，猛地驚覺，自己和人家初次乍見，不該老盯着瞧她。

不由俊臉一紅，接不上口去。

愛美，是人的天性，上官燕小姑娘家，敢情被對方絕世顏色迷住了。

心頭十分愛慕，忙着應道：「對啊！梅哥哥、崔姐姐，我們當眞該息歇再走啦！」

她說着早已跳下馬來，一躍而前，傍着玄衣少婦坐下，一面抬頭笑道：「崔姐姐，這位姐姐，眞美！妳瞧！世間上那會有這樣美的人？唔！姐姐，我叫上官燕，這是崔姐姐，她叫崔慧，那是我們大哥，梅君璧。妳呢？妳叫什麼呀？也告訴我們好嗎？」

崔慧終究跟爺爺嶽麓老人長大，江湖經驗雖然不夠，但從小聽也聽得多了。

這一路進入玄女教勢力範圍之後，心中一直警惕之中。

這位少婦，來得如此兀突，自然十分犯疑。

但細察對方，不但目光之中，不帶半點妖蕩，就是一顰一笑，也落落大方，氣質極其高華，看來決不是邪派中人。

也連忙和梅哥哥一同下馬，含笑過去。

玄衣少婦早已側身讓崔慧也在她身邊坐下，一面拉着上官燕纖手，笑吟吟地說道：「小妹妹，我們萍水相逢，恁樣投緣，實是難得！」

說到這裏，妙目飄了梅三公子一眼，又道：「其實我比你們三位，都要大上幾歲。妳們叫我姐姐，我就老實不客氣，也叫你們一聲崔妹妹，上官妹妹了。」

「嗯！還有這位梅弟弟，你也息歇呀！」

她這聲梅弟弟，聲音却叫得低了一些，粉臉上也不禁熱烘烘起來。

「我叫……我姓仇，妳們叫我仇姐姐好了。」

上官燕被她握着自己右手，只覺這位仇姐姐軟綿綿的纖掌，不但柔若無骨。

而且她掌心，像有一絲暖洋洋的氣流，直透自己全身。

尤其在她溫言笑語，吹氣如蘭之際，越覺得如沐春風，不由更把她當作了親姐姐一般。

聞言笑着問道：「仇姐姐，妳怎會一個人坐在林下？」

玄衣少婦笑了笑，道：「說來話長，我慢慢的自然會告訴妳們，我……我就爲等着妳們來的呀！」

上官燕還沒察覺，崔慧却聽得驀地一驚。

方想站起，却被玄衣少婦另一隻纖手，在她肩頭上輕輕一按。

一面低聲笑道：「崔妹妹，妳別急，我並沒壞意。」

崔慧陡覺她按在自己肩上的纖纖玉手，似有一股極大潛力，不讓自己站起。

但也並沒絲毫惡意，只聽她繼續說道：「我方才不是說過嗎？前面路上，有人等着妳們，那是一個惡人……」

她剛剛說到這裏，突然略一側耳，低低的「噫」了一聲，道：「他已經趕來了，我暫時不願露面，梅弟弟足可勝得過他，不過妳們千萬別瞧着他！」

語音方歇，人隨聲起，宛若一縷黑烟，往林間一閃。

眨眼之間，就不知去向。

梅三公子，見這玄衣少婦，雖只輕輕一閃，但身法之快，幾乎從未見過。

不由暗暗猜測，她到底是何來歷？怎會有此身手。

一面又想着她所說等着自己的人，又是那一路人物呢？

眞是一團疑雲迷惑的解答。

正想之間，忽然有一陣破空微嘯，猝然飛來。

聲才入耳，一條黑影，像星丸瀉落，倏然墮地！

那是一個高大黑影，身穿一襲寬大黑袍，頭上蒙着黑布。

右手高舉，執着一塊「拘魂牌」，全身上下，一段漆黑。

只有眼睛部位，露出兩個圓孔，正閃爍着兩道綠陰陰的眼神，一霎不霎的盯着梅三公子直瞧。

此人突如其來，形如鬼魅，如果在晚上碰上，眞要被他嚇上一跳！

崔慧有梅哥哥在側，那會把這種旁門左道放在眼裏？

她故意漫不經意的瞥了黑影一眼，一面拉上官燕纖手，站起身來，道：「梅哥哥，時間不早了，我們也得上路啦！」

梅三公子自然聽得出慧妹妹的語氣，是要自己別去理會他。

當下笑應了一聲，便不理不睬的向琥珀駒走去！

這下，果然大出黑衣人意料之外，他以爲自己倏然飛來，至少對方三人，也得現出驚奇神色。

輕輕年紀，怎會如此鎭定，把自己視若無覩？

是可忍。孰不可忍？

黑衣人不待梅三公子轉身，猛然喝了一聲：「站住！」

此人身材高大！但聲音却十分低沉。

好像不是從他喉嚨中發出似的，陰森森地饒有鬼氣！

梅三公子方要回身，崔慧早已嬌滴滴地喊道：「梅哥哥，這種三分不像人，七分倒像鬼的東西，你

理他則甚？」

甚字才出口，右手拉着上官燕，佯裝作毫不經意神氣。

嬌軀突然左轉，玉腕揚處，一下「劈空劍訣」，業已對着黑衣人遙遙劈去！

一股內家眞氣凝聚的尖銳勁風，迅如奔雷，由劍訣中劈空射出！

黑衣人不防崔慧有此一着，似乎微感一愣，接着響起一聲極其陰森的冷笑。

身如魅形，不見他如何閃動，「劈空劍訣」的凌厲勁風，業已落空，從他身側削過！

「小妞兒，憑妳這一手，如果換在平時，難貸一死，但今日太爺另有要事，就破個例罷！」

黑衣人冷冰冰的聲音，說到這裏，徐徐的側過臉去，向梅三公子沉聲說道：「小輩，你就是天台梅三公子嗎？」

對方話剛說完，上官燕「嗤」的冷笑了聲，搶着說：「你既然知道我梅哥哥大名，還問什麼？」

崔慧一擊不中，心知對方並非易與，連忙拉着上官燕，和梅三公子竝肩而立。

黑衣人一雙綠陰陰的兇睛，望了上官燕一眼。

怪聲笑道：「好！姓梅的小輩聽着，你快將阿耨神劍和天蜂琥珀獻上，太爺就破例饒你們不死。」

梅三公子才知道這黑衣人，原來爲了覬覦自已新得的兩件寶物而來。

哦！那塊黃色瑪瑙般寶石，叫做「天蜂琥珀」！當下哂然一笑道：「不錯！兩件寶物，確在小生身上，不過奇珍異寶，惟有德者居之，小生豈敢把寶物據爲已有？尊駕何人？不妨先報個字號，讓小生聽聽，可是有緣之人？」

黑衣人不耐的道：「那有這麼嚕嗦？太爺九幽門下，拘魂使者便是，你乖乖獻上寶物，太爺還須回山覆命！今天破例讓你們逃生去罷！」

崔慧櫻唇一披，冷冷的道：「哼！今天你倒破了不少例呢！有本領，就亮出來瞧瞧，誰要你破例？」

黑衣人被崔慧這一頂撞，敢情激發兇性。

又是一聲陰森冷笑：「九幽門下，見者喪生，小妞兒妳眞找死！」

垂直左手，突然揚起。

黝黑鬼爪，向崔慧處空一抓，立有七八縷奇寒澈骨的勁疾陰風，當胸襲到！

這一抓，正是九幽門的「拘魂鬼手」，不要說是被他直接抓中，可以洞穿金石。

就是被這種奇寒澈骨的陰勁掃上，也會使人血脈凝凍，寒慄而死！

第三十四章　象牙圓筒

崔慧從小跟爺爺嶽麓老人長大，對於江湖上正邪各派，全都有個耳聞，可從沒聽說過「九幽門」？

她見對方單爪揚起，那知厲害？瑤鼻輕掀，也功聚左臂，掐個劍訣，要待迎着劈出！

梅三公子雖然缺乏江湖經驗，但近月來連遭事故，已使他對江湖上的人物，知所警惕。

他自這自稱九幽門拘魂使者現身之後，對方這種詭異神情，早已暗生戒心。

及崔慧劈出「劈空劍訣」，對方不見閃動身法，大異常規。

而且又口口聲聲說着破例才饒自己幾人一死，越發料定善者不來，來者不善。

此時一見對方向慧妹妹驟下殺手，那敢怠慢。

左掌當胸，右臂外圈，一個急閃身，就擋到崔慧身前！

這一動作，說時遲，那時快，兩方就像電光石火，拘魂使者「拘魂鬼手」的勁疾陰風，剛一襲到。

梅三公子的「般若神功」外圈右臂，也正好揮出！

兩勁相交，發出「蓬」然一響，拘魂使者被震得後退了三步，梅三公子也同樣連退三步，方始站穩！

這一下，不但使得梅三公子凜然變色，暗想難怪他口氣托大，像對方此種功力，自己倒眞還是第一次遇上。

但拘魂使者，却更是驚駭，「拘魂鬼手」例無虛發，死林上可以說得上無人能接，對方年歲雖輕，

果非易與！

他一怔之後，突然吐出一聲悽厲鬼笑。

鬼笑之聲，極低極輕，但使人聽得毛髮直豎。

梅三公子等三人，不期而然，全向拘魂使者望去。

對方黑布覆頭，雖然瞧不到猙獰面目，但兩個圓孔之中，那雙鬼眼，此時隱隱閃鑠出奇異碧燄。

似乎正有一絲寒光，直射過來！

梅三公子不由自主的打了一個寒噤，心頭漸感恍惚！

一縷有氣無力的幽幽鬼語，在耳邊響起！

「小輩，你還不乖乖把寶物獻上？閻——王——註——定——三——更——死……」

突然！一聲銀鈴般嬌笑，脆生生的從樹林中貫出！

梅三公子驀地一驚，神志立時清醒，舌綻春雷，一聲大喝，右手「般若神功」，十成功力，陡向拘魂使者橫拂而出！

這一拂，力逾千鈞，只聽厲嘯驟起，一個高大黑影，像稻草人似的，直掃出七八丈外！輕飄飄向地上落去。

崔慧和上官燕也被梅哥哥這聲大喝，驚醒過來，口中「噫」了一聲，叫道：「梅哥哥，這是怎麼一回事？」

梅三公子搖頭說道：「唉！不想這拘魂使者，當眞厲害！方才如果不是那位仇姐姐在樹林中，用笑聲把我驚醒，我們三人恐怕早已遭了毒手。」

上官燕搶着道：「唔！這黑鬼準會妖法，我只瞧了他一眼，不知怎的心裏突會迷糊起來。我想起來

了，那仇姐姐不是說過，叫我們千萬別瞧他嗎？」

「啊！仇姐姐，妳好出來了！」

上官燕叫聲傳入林中，玄衣少婦的仇姐姐，根本沒有出來。

大家目光一搜，疏疏落落的一片松林，那裏還有玄衣少婦的影子，分明已經走了多時。

上官燕心中悵然若失，跺脚道：「都是那黑鬼不好。噫！他一動不動，敢情被梅哥哥一掌震死了？」

梅三公子點頭道：「此人兇惡成性，決非善類，方才我這一掌，用上十成力道，想來不死也得重傷。」

說着就向拘魂使者被震落地之處走去！

那知近前一看，三個人不由同時驚得「噫」出聲來。

原來這時地上，竟然只是一襲寛大黑袍，和覆頭黑巾，像一個人躺着似的。

拘魂使者，却早已不知去向。

即使他自知不敵，急於逃走，也用不着委衣於地？

何況這十丈方圓，並無礙目之物，他何時走的，自己三人居然會一無所知？

梅三公子劍眉微皺，沉吟不語。

却聽崔慧說道：「這人方才說什麼回山覆命，可能他身後，還有一個極厲害的魔頭，不過『九幽門』可從沒聽人說過。啊！以前爺爺講起過，江湖上有一種攝魂之術，只要看你一眼，就會令人神志喪失，任人擺佈，這拘魂使者，那雙鬼眼，可能就是這種功夫，今後我們倒眞要小心才好。」

上官燕接口說道：「可惜那仇姐姐也不見了，我想她一定知道這鬼傢伙的來歷。」

這一陣工夫，已是夕陽落山，群鳥歸林。

三個人也就重行上馬，趕到百色，差不多天色盡黑。

落店之後，梅三公子盥洗甫畢，換了一身乾淨衣服，踱出房去。

眼看崔慧上官燕兩人房門深掩。

敢情還在梳洗，自己一時不便進去，這就在走廊上負手而立。

忽聽右邊廂房中，有人朗聲吟哦：「勸君更盡一杯酒，西出陽關無故人。」

音調抑揚，擊節長吟，想來不是俗客，不由信步走去！

吟聲戛然而止，只聽室內朗聲笑道：「門外何人？聞聲求友，當非庸俗之輩，何妨屈尊一談！」

房門啟處，裏面笑吟哈迎出一個人來。

一見面，那人搶前一步，一把握住梅三公子雙手，直往房中讓去。

一面大聲笑道：「我當是那一位風雅之士？原來是賢弟你！哈哈！人生何處不相逢，旨哉斯言！旨哉斯言！」

梅三公子也想不到在這邊埵之地，又和周天賢相遇，心中一喜，連忙笑道：「大哥，你怎的也來了這裏？」

周天賢緊握着梅三公子左手，點漆似的眸子一轉，「格」的笑出聲來！

緩緩說道：「寧鄉一別，小兄因趕辦私事，遠赴雲南，今天才首途賦歸，不想又和賢弟相値，實是快事。」

他說到這裏，忽然臉色一正，瞧着梅三公子又道：「哦哦！賢弟。小兄最近一路上，聽到不少有關賢弟的傳說。想不到賢弟翩翩儒雅的佳公子，竟然還是一位少年遊俠，如非訂交在昔，倒眞失之交臂！

賢弟你說，你以前矇着小兄，該不該罰三大白？」

梅三公子被他說得臉上一紅，微笑着道：「大哥休得取笑，小弟幼年身體孱弱，練過幾年技擊，也不過藉以健身罷了。」

周天賢又是「格」地一聲輕笑，續道：「好個藉以健身！近日江湖上把梅三公子說成了三頭六臂的三太子呢！你還想矇着小兄？咳！咱們不談這些，我說賢弟，你這會俠駕西來，又是爲了何事？」

梅三公子見他十分關心，也只好把自己在岳陽樓頭遇見鐵背蒼虬武公望說起，把一路經過，和此行目的，簡扼說了一遍。

直聽得周天賢點頭晃腦，時驚時喜，等梅三公子說完，突然拍手說道：「賢弟果然是古押衙之流亞也，小兄何幸，得附驥尾！不過，六紹山九天玄女教，高手如雲，聲勢猛盛，賢弟武功最高，輕身犯險，古人所說雙拳難敵四手，你可真要仔細考慮才好！」

梅三公子突然劍眉一軒，朗聲笑道：「別說小弟和武老英雄訂交在先，就是陌路之人，也應拔刀相助，大丈夫一言既出，駟馬難追，小弟答應小妹子，把她外公救出。何況玄女教一再與我梅君璧爲敵，六紹山就是龍潭虎穴，小弟也非闖他一闖不可！」

周天賢聽得臉色微微一變，但瞬卽平復，一面笑道：「賢弟一諾千金，豪氣干雲，小兄實是傾佩！」

不過你說在歌樂山莊石室所困，可能是武老英雄，但也可能不是武老英雄。

賢弟既沒親眼瞧到，囚在石室的就是武老英雄，你就這樣追上六紹山去，和玄女教輕啟爭端，小兄實不敢苟同！

梅三公子不禁聽得微微一愣，忙道：「那麼依大哥之見，該當如何？

周天賢咬着嘴唇，露出雪白的一排貝齒，微微笑道：「小兄倒有個計較在此！」

他這一笑，直把梅三公子看得呆了！

心中暗想：周大哥這一笑，和那玄衣少婦仇姐姐多麼像啊！

想到這裏，不禁望周天賢臉上一陣打量，只覺面部輪廓，不但依稀相似，竟然越看越像！

所差就只有男女之別，和聲音不同罷了。

周天賢話剛說完，驀見梅三公子目不轉睛的望着自己。

心中一驚，臉上也微微發赤！

不由雙眉微軒，依然輕笑着道：「賢弟，小兄有一物相贈，不過，也有一個附帶條件。」

梅三公子見他忽然說有東西要送給自己，而且還有條件。

心中覺得奇怪，這位周大哥，葫蘆中賣什麼藥？

周天賢話才說完，人已轉身由行囊中取出一個六七寸長的象牙圓筒。

臉色鄭重的道：「賢弟此去六紹，如果遇上疑難之事，只要打開此筒，便可化戾氣爲祥和。但未到六紹以前，半途上不准偷瞧，賢弟你答應一聲，再拿過去！」

梅三公子藝高膽大，六紹之行，明知玄女教決非好惹，可也並沒放在心上。

這時見周天賢說得如此鄭重，人家一番好意，那得拒絕？只好應道：「小弟謹遵大哥吩咐就是。」

周天賢輕輕一笑，就把象牙圓筒塞到梅三公子手上，然後說道：「你快收起來罷！走！咱們兄弟許久未晤，先去喝杯水酒！」

他待梅三公子把象牙圓筒揣入懷中，便一把扯着，就往門外走去！

梅三公子情不可却，但房中還有崔慧上官燕兩人。

只好吩咐店伙，替兩人把晚餐送去，自己就和周天賢並肩走出店去。

梅三公子這是第三次被周大哥握着自己的手了，但每次都有一種異樣的感覺，軟綿綿的十分舒服。

兩人上了酒樓，找到一處靠窗口的座位，店伙早已跟着過來。

因爲上來的是兩位濶少，自然伺候得十分殷勤，周天賢揮手吩咐：「只揀好的送來就是。」

店伙退下去之後，梅三公子瞧着這位周大哥，不禁引起許多遐想。

第一，自從自己和他萍水論交，大哥賢弟已是叫得挺熟，但自己連他出身來歷，都還茫然無知。

第二，周天賢在寧鄉相遇之時，自稱游學所至，可是今天他却說有事去雲南，剛剛回來。

一個讀書人，那會無緣無故，千里迢迢的東西奔走？

何況像他這種豪爽個性，也決不是讀書人樣子。

但是說他是會武的呢？實在也看不出來，尤其是他一雙手掌，柔若無骨，根本不像練武的人。

第三，他說在一路上聽到不少有關自己的傳說，如果不是行走江湖，只是一個讀書人，又那會聽得到自己在江湖上的種種傳聞？

及自己一說要上六紹山去，他毫不思索的說出玄女教厲害，勸自己不可涉險，讀書人又那會知道玄女教的情形？

而且送給自己的那個象牙圓筒，又如此鄭重，說什麼：「如果上六紹山去，遇上疑難之事，只要打開此筒，便可化戾氣爲祥和。」

那麼此筒一定關係甚大，難道他是玄女教的人，奉命伺探自己而來？

第四，這周大哥眉目之間，和下午林中現身的玄衣少婦有幾分相似之處……

店伙送上酒菜，周天賢瞧着梅三公子似在沉思，不由問道：「賢弟，你在想什麼？」

梅三公子驀地一驚，支吾着道：「小弟在想，上六紹山去，未知能否和平解決？」

周天賢朗笑道：「能否和平解決，端在賢弟自己。」

梅三公子暗暗點頭，心想他果然是替玄女教作說客來的。

當下故意恨恨的道：「小弟屢次和玄女教下之人相遇，都是他們率先動手，尤其這次途中不明不白的暗下蠱毒，難道說是小弟惹了他們？何況鐵背蒼虬武老英雄被他們擄去，小弟志在救人，雖無爲敵之心，也難免會再動上手。」

周天賢微微一笑，道：「賢弟所說，雖是實情，但只要記住方才小兄所贈之物，如有困難，也不難化干戈爲玉帛。」

梅三公子突然俊目一張，望着周天賢含笑問道：「如此說來，大哥和玄女教倒交情非淺！」

周天賢微微一怔，然後傳聲說道：「方才小兄說過，不准你半途偷瞧，自然也不准你多問，天機不可洩漏，你到時自知。來！酒菜快涼了，我們邊吃邊談吧！」

說着舉起酒壺，替梅三公子斟滿了酒。

自己也斟了一杯，一飲而盡。

梅三公子那肯放過機會？乾了一杯，趁機笑道：「酒逢知己千杯少，大哥，小弟倒想知道一點大哥眞正身份。」

周天賢暗吃一驚，笑着反問道：「如此說來，賢弟現在還不知道小兄的眞正身份？」

他替梅三公子又斟滿了一杯，然後徐徐的道：「人之相知，貴在知心，賢弟當眞對小兄尙有懷疑之處？」

梅三公子低頭喝了口酒，搖頭道：「人生得一知己，死而無憾，小弟豈敢懷疑大哥？不過大哥如神

龍見首，隱現無定，小弟實有未明之處。」

周天賢突然雙眉一軒，臉露喜色。

「格」的一聲輕笑，用手拍着桌沿，點點讚道：「好個人生得一知己，死而無憾！小兄來歷，本來也毋須隱諱，但此時實在還不到時候，言之無益。唉！賢弟，你日後自知！」

說到這裏，又端起滿杯一吸而盡。

兩人沉默有頃，周天賢突然眸子一轉，好像想起一件事來，含笑問道：「賢弟，你身邊兩位姑娘，人品武功，均是不俗，聽你口氣，那位崔姑娘對你情有獨鍾，不知什麼時候，才讓我做大哥的喝杯喜酒？」

梅三公子給他說得玉臉一紅，嚅嚅的道：「大哥休得取笑，小弟只是把她們當作親妹妹看待而已，其實……」

周天賢驚奇的道：「其實什麼？」

梅三公子微微的歎了口氣，道：「人非草木，孰能無情？其實……」

周天賢聽梅三公子連說兩個「其實」，不待他說完，急急問道：「其實你不愛她們？小兄雖然沒有見過崔姑娘，但聽賢弟說過，她還是嶽麓老人的孫女兒，人品武功，均能配得上賢弟，難道賢弟還嫌……」

梅三公子俊臉更紅，連連搖手道：「崔姑娘人品武功，自無話說，只是小弟從小已訂了親事。」

周天賢吃驚的道：「賢弟從小已訂了親事？」

「不瞞大哥說，小弟這次實是奉了家嚴之命，探親而來。」

「那麼賢弟可是沒有遇到？」

「這頭親事，當初還是家嚴在岳州任上聯的姻，如今算來，已經相隔十六七年，亂世之後，大家遷移無定，是以一時還打聽不到下落。」

「哦！賢弟在岳州尋親不遇，湊巧碰上武老英雄這檔事，就奔波迄今？」

梅三公子點了點頭。

周天賢又道：「那麼你如何對崔家姑娘，和上官小妹子呢？」

說着幽幽的歎了一聲，續道：「自古多情空餘恨，此身況是女兒身？」

梅三公子一時無話可答，只是苦笑了笑。

兩人談話，就這樣結束。酒醉飯飽，周天賢會了酒賬，回轉客店。

崔慧上官燕，因梅哥哥匆匆出去，久未回轉，這時正在房中等候。

一見梅三公子回轉，方始放下心來。

梅三公子因時間不早，明天仍須趕路，是以只說碰上了周天賢周大哥，拉着自己出去，其中情形，並未細說。

就囑兩人早些安歇，自己也就回轉房去。

第二天醒轉，店伙送進一封信來，說是周公子所留。

梅三公子拆開一瞧，只見信上寫着：

「書奉賢弟閣下：

旅邸重晤，暢敘甚快！

小兄因事先行，未克握別，此行務冀切記小兄之言，當可無往不利。

書不盡意，匆泐並祝

旅祺。」

小兄周天賢頓首

他又先走了！梅三公子望着信箋上娟秀字跡，不由微微出神！

「公子爺，周公子臨行已把小店房飯錢，一齊付了，還賞了小的一錠銀子。」

店伙伺候着說。

梅三公子應了一聲，揮手令他退去。

自己從新瞧着信箋，看了一遍。

他實在想不出周大哥這樣匆匆來去的緣故。

「梅哥哥，你在瞧誰的信？」

崔慧和上官燕兩人，敢情早已起來多時。

這時打扮舒齊，嬝嬝婷婷的走進房來。

梅三公子把信箋遞過，一面笑道：「這是周大哥留的條子，他已經先走了。」

上官燕搶着道：「周大哥，這人挺不錯的，什麼，他匆匆忙忙的走了？」

崔慧雖然沒和周天賢見過面，但她曾聽梅哥哥說起過在寧鄉相遇的經過。

這時一聽周天賢昨還和梅哥哥一同喝酒，今晨又匆匆的不辭而別。

她雖然還談不上有什麼江湖經驗，但因這幾天，逐漸接近雲南。

女孩兒家心思較細，早已處處留神。

心中一動，暗算上次梅哥哥和周天賢相遇，是在武公望失蹤之後，梅哥哥追上歌樂山莊之前，這中間還包括了上官妹子被擄。

這次不早不晚，又是玄女教下蠱無功，金老二等狼狽遁走之後，和自己一行前往六紹山之前。

第三十五章　進退維谷

她前後一連串，越覺得周天賢其人可疑。

不由螓首微抬，突然問道：「梅哥哥，昨晚他和你見面之後，談些什麼？」

梅三公子被慧妹妹這一問，不由得臉上微微發紅。

當下就把自己和周天賢相遇情形，詳細說了一遍。

自然，他會把在酒店中最後一段對話，略過不說。

崔慧忽然輕輕「哦」了一聲，好像已有所悟。

急忙說道：「梅哥哥，把他送給你的象牙圓筒，給我瞧瞧好嗎？」

梅三公子皺了皺眉，遲疑的道：「這個，我答應過他，中途決不偷瞧。」

崔慧白了他一眼，嬌嗔的道：「你答應過他中途不偷瞧，並沒有包括我們在內呀！我和燕妹妹瞧一瞧，不能算是你言而無信。因爲這東西一定和我們上六紹山，有着重大關連，不先瞧瞧清楚，可能被人所算。」

上官燕聞言，早就拉着梅三公子衣袖，急急的道：「梅哥哥，崔姐姐說得對呢！你快拿出來給我們瞧瞧！」

梅三公子給慧妹一說，心中本就犯疑。

這時更爲好奇心所趨，反正只要不是自己偷瞧，算不得失信。

這就從懷中取出象牙圓筒，隨手遞過。

那知這一瞧，當眞洩漏了天機，梅三公子差點因此送命，此事後話不題。

崔慧把象牙圓筒接到手中，仔細一瞧。

只見筒身還雕刻着一幅山水畫，峯巒隱隱，樓台重重，十分精細。

靠筒頂一寸來長之處，還有一圈淡淡黑痕，敢情是一個蓋子。

用手旋了幾下，果然立即旋開，裏面露出一根筷子粗細的象牙圓桿。

用指一抽，原來這支六七寸長的象牙圓桿上，還捲着一面小小旗幟！

迎風一揚，旗面展開，那是一面黑緞製成的三角小旗，中間用金線繡成小小圓圈，裏面是篆文的一個「玄」字。

上官燕張着一雙大眼睛，「噫」了一聲道：「這是玄女教的令旗！那天雪峯山破廟裏，不是有人用三角小旗把陰世秀才和于文姐姐一起召回去嗎？說什麼『教主有令，着公孫慶，于文嫻立即囘壇。』鬼秀才那麼壞，還瞧得恭恭敬敬的說走就走。那天我看得最清楚，和這面旗一模一樣！」

崔慧却並沒理會上官燕說話，只是從鼻孔中重重的哼了一聲，道：「果然不出我所料，梅哥哥！你瞧！這會總該相信了罷！」

梅三公子先前還因答應了周大哥，半途中不准偷瞧之言，是以背着身子，並沒去看。

這會給上官燕崔慧兩人一嚷一哼，也只好轉過身來。

一眼瞧到崔慧手上擎着的一面三角小旗，和那黑緞中間十分顯明的金線「玄」字。

這是玄女教令旗，已是絲毫不假！

心中尋思周天賢周大哥言語行動，固然有許多可疑之處。

但細細想來，他對自己似乎又並無惡意。

何況這面小旗，如果確是玄女教令旗，那麼它該是教中的重要符信。

不是嗎？江湖上時常有「見令如見祖師」，這一類說法。

玄女教的令旗，當然是代表教主的東西，只要看那天雪峯山破廟中，陰世秀才對小旗的恭敬程度，即可證明。

那麼玄女教如此重要之物，怎會落到周天賢周大哥手裏？他舉以相贈，又是什麼意思呢？

哦！是了。

那天他聽說自己要上六紹山去，先前他勸自己不可犯險。

後來因自己表示非去不可，他怕自己雙掌不敵四手，才把這面令旗相贈。

他說如果遇上困難，只要自己打開此筒，便可化戾氣為祥和。

由此推想，周大哥如果不是玄女教的重要人物，那就是和玄女教有着極深淵源之人。

而且這一贈旗之舉，也確是一番好意。

他恐怕自己事先瞧到是玄女教令旗，不肯接受。

才要自己答應他半途上決不偷瞧，用心可謂良苦。

一陣沉思，不由把前因後果，從恍然之中，鑽出一個大悟。

當下又望了三角小旗一眼，然後徐徐道：「慧妹，妳可別錯怪周大哥，他倒確是一番好意！」

崔慧一面捲起小旗，塞進筒中，把蓋子旋緊，依然還給梅三公子。

一面披着櫻唇，說道：「哼，旁門左道的玄女教，還有好人？」

上官燕在旁搶着道：「慧姐姐，那于文姐姐，却是好人。」

崔慧冷哼着望了梅三公子一眼，笑道：「她呀！她是衝着我們公子爺來的……」

她話一出口，陡覺自己一個女孩兒家話說得以太露骨。

尤其脫口而出的那句「我們公子爺」，直羞得崔姑娘粉臉通紅，一時說不出話來。

梅三公子微微一笑，把自己心中所料之事，詳細說了一遍。

崔慧是個性子倔強之人，雖然聽到梅哥哥所說，極為合理。

但她豈肯服輸？聞言接口說道：「梅哥哥，你是盡往好的地方想，玄女教暗放蠱毒，存心要把我們擒上六紹山去，不可能會有好意送我們令旗之理，也許他們另有陰謀也說不定。」

崔慧所說，當然也極合情理，自然不能算是負氣之言。

梅三公子劍眉一軒，輕聲笑道：「我們且不管是周大哥的好意也罷，是玄女教的陰謀也好，反正我們上六紹山去，志在救人，能不傷和氣，自是最好。即使真要動手，玄女教這干人，還不在我梅君璧眼裏，那裏用得上令旗？等下次遇上周大哥時，還給他也就是了。」

三人這一陣細談，時間已是不早。

梅三公子收起象牙圓筒，店伙早已在門外牽着馬匹伺候，三人接過韁繩，就開始上路。

由百色西行，已是雲南地界。

梅三公子一行，一個是風流俊逸的少年公子，兩個是嬌艷如花的美麗少女，並轡疾馳。

而且三人腰間，又各自掛着一口長劍，長長的劍穗，臨風飄忽。

即使在繁華都市，也極其惹目，何況在這邊陲古道之上，自然更是惹人注意！

這天他們趕到富州，一路上已發現了暗中有人跟蹤。

梅三公子藝高膽大，並未在意。

崔慧明知自己已落入了敵人監視，也只暗暗知會上官妹子小心注意，大家依舊若無其事的落了客店。

一宵易過，居然出人意料的平安無事。

第二天，繼續上路，傍晚時分，到了文山，差不多距離六紹山只有數十里路程。

這個小小縣城，大街小巷家家戶戶門前，都貼着「供奉九天玄女菩薩」的紅紙，可見全是玄女教信徒。

一個旁門左道，能有這許多人去信奉它，這份聲勢，確也非同小可！

梅三公子三人，落店之後，大家悄悄的一陣計議。

反正自己三人，行藏已露，玄女教也早有了準備，不如好好休息一宵。

俟明天白天，堂堂正正的拜山爲好。

晚餐之後，三人就各自歇燈就寢。

這一晚依然一無動靜，這當然是玄女教的人，故示大方，表示並沒把三人放在眼內。

越是這樣沉靜，越顯得他們早有準備。

崔慧畢竟從小跟隨嶽麓老人長大，江湖上的事兒，聽也聽得多了。

瞧着這份情形，芳心漸呈不安，秀眉也不禁微蹙起。

三匹馬離開文山，逐漸接近六紹山了。

前面，層峯隱隱，山勢綿連，片刻工夫，已經進入了山區之中！

溪澗如帶，峻嶺摩天。

玄女教，但在此山中，雲深不知處！

三個人打量着四週山勢，觸目荒涼，全是參天古樹，連一個樵夫也沒有。

要想問路，也無從問起。

梅三公子望着前面一座高峯，回頭笑道：「慧妹，我們登峯先瞧瞧地形再走罷！」

崔慧上官燕兩人，答應一聲，各自下馬。

大家把馬匹縱入林中，然後同向峯上躍去。

不大工夫，便已登上峯頂。

梅三公子向四週查看了一遍，只覺峯巒起伏，峻嶺無數，那裏有玄女教總壇的影子？

側臉望了崔慧一眼，只見她望着遙遠的天際出神，不知在想些什麼心事？

心中甚感奇怪，跨上前去，輕聲問道：「慧妹，妳在看什麼，這等出神？」

崔慧「唔」了一聲，突然似有所悟的道：「梅哥哥，你快把象牙圓筒，拿出來給我瞧瞧！」

梅三公子不明就理，只得從懷中掏出象牙圓筒，一手遞過。

崔慧接到手中，仔細向筒身上看了一陣，又向四面山勢，逐一對照。

過了一會，只聽她喜道：「梅哥哥，你瞧，那遠處的一座高峯，不是和這圖上山勢相似嗎？玄女教總壇，敢情就在那裏！」

梅三公子依言湊過頭去，瞧着筒身上雕刻的山水，又向遠處一看。

果然那座排雲而起的山峯，和圖上隱約相似。

不由笑道：「到底還是慧妹，心細如髮，不然可眞找不到呢！」

崔慧給梅哥哥這一稱讚，嫣媚一笑，道：「從這裏過去，恐怕還有三四十里路呢！

如果所料不錯，中間一定還有許多險阻，我們快走罷！」

說完話，把象牙圓筒往自己懷中一塞，就向峯下躍去！

這一陣工夫，三人聯袂疾奔，越壑渡澗，差不多翻越了三五重山頭！

梅三公子長袍飄忽，態度從容。

崔姑娘紅裳如錦，劍穗飄風，施展出輕功提蹤。

柳腰款擺，蓮足輕點，也走得十分輕鬆。

這中間只苦壞了小姑娘上官燕，她施出全身氣力，拚命狂奔，但仍無法跟得上兩人脚程。

梅三公子走了一陣，側臉一瞧，不見了小妹子。

連忙收步停身，回頭看去，她已經落後了三五丈遠。

連忙一長身，人似行雲流水，輕飄飄落到上官燕身側。

眼看小姑娘粉臉嬌紅，滿是汗水，氣息短促得連胸前一堆雙峯，都還在隱隱顫動，起伏不停。

分明自己和慧妹妹兩人，只顧趕路，把她跑累了。

心中不由一陣憐惜，笑着問道：「小妹子，妳走得很累嗎？」

上官燕嬌喘着點了點頭。

梅三公子伸手握住她一隻纖手，低聲說道：「還是我帶着妳走罷！」

上官燕心頭一甜，臉上更紅得厲害。

但她心中明白，如果憑自己的脚程，決難跟得上兩人，只好嬌羞地點點頭。

「好！小妹子，我們這就走！」

話聲才落，人已向前飛出！

上官燕只覺一股潛力，帶着自己，向前掠去！

耳邊風聲颯颯，衣袂飄飄。

小姑娘又驚又喜，一個嬌軀，小鳥依人似的緊貼着梅哥哥，雙脚差不多就沒有沾地。

以梅三公子的功力，帶上一個嬌小玲瓏的小妹子，翻山越嶺，自然毫無問題。

但問題是小姑娘已經不小啦！

十五六歲的姑娘家，情竇初開，一個軟綿綿的嬌軀，緊傍着自己。

她身上散發着幽幽甜香，撲鼻沁心，也不禁使得我們公子爺心神微蕩。

握着她纖手的手掌，不期而然微微握緊。

三人又奔了一陣，前面橫着一條絕壑，縱目望去，差不多約有五丈來寬。

下臨千尋，深不見底。

崔慧停住身形，回頭笑道：「梅哥哥，過了這座深谷，就算進了玄女教總壇的第一道門戶呢，我們總算並沒白跑。」

梅三公子略一收步，笑着問道：「慧妹，妳可以過去嗎？」

崔慧微微點頭道：「我自問還可以過得。」

「好！那我們先過去了。」

了字才落，梅三公子一手改握住上官燕臂膀。

輕喝了聲「起」！長袖一拂，人已凌空而起。

眨眼工夫，早已橫掠過五丈有餘的千尋絕壑！

崔慧也並不怠慢，緊隨着一躍而起，她可自知沒有梅哥哥的功力，不敢和他一樣橫飛過去。

只見她玉臂一分，先是「一鶴冲天」躍起三丈多高。

然後提氣凝神，雙臂一划，又使了一個「乳燕掠波」，頭先腳後，飛落對岸。

三人略事休息，便向前面走去，轉過一重山腳。

眼前突然現出一道二三十丈寬窄的谷口，兩側却是排天峭壁，十分陡險。

崔慧瞧得暗暗吃驚，她一路上細心觀察，只覺自己三人一路行來，玄女教早已知道。

怎會到了他們總壇所在的大門口，還不見半個人影？

而且這道山谷，兇險陰森，難保不無陰謀。

她秀眉微蹙，蓮足加勁，躍到梅三公子身側，低聲說道：「梅哥哥，這處天然形勢，極利防守，如果玄女教在中間要隘之處，放上暗樁，乘機偷襲，我們就無法隱避呢！」

梅三公子略一遲疑，凝目向谷內望了一陣，笑道：「不要緊，玄女教憑藉這點天險，暗算我們，今天就得先給他們些厲害瞧瞧！」

說到這裏，頓了一頓又道：「哦！慧妹，這樣罷！我走在前面開路，上官妹子在中間，妳斷後，我們就可有個照應，妳看可好？」

崔慧笑道：「我不管，隨你怎麼走都行，反正小心一點，也就是了。」

梅三公子含笑點頭，就向谷內縱去！

上官燕不敢怠慢，雙腳輕點，緊隨他身後五尺左右，往前躍去。

崔慧香肩一晃，也跟縱掠起。

三人走了一箭來路，山勢更形險惡，兩邊崖壁如削，山谷愈走愈狹。

猛聽兩側插天峻壁上，一聲梆子響處，銳風劃空，漫天暗器，由上而下，逕向自己兜頭打到。

梅三公子大喝一聲：「小妹子小心！」

話聲才出，猛的袍袖一抖，兩隻手掌，運足內力，向遙空劈出！

他內功精湛，掌風過處，那些電射而來的匣弩利箭，俱被震飛開去。

梅三公子趁這一緩之勢，昆吾劍業已拔在手中。

一劍在握，心無所懼。

但見劍尖輕顫，一圈瑩光，乍然飛起，打來的弩箭，紛紛吃那瑩光迫落！

上官燕小姑娘緊隨在梅三公子身後，入谷之初，早已手握劍柄，暗中戒備。

峭壁上向她激射而來的弩箭，又經梅哥哥兩股掌風，差不多被他震開了一大半。

她聽梅哥哥一聲大喝，立即玉腕疾翻，撤下長劍。

刷刷刷，劍法展開，白虹罩頂，護住自己身子，撥蕩着射全强弩。

崔慧更不怠慢，清叱聲中，寒英劍抖出朵朵劍花，把嬌軀護得風雨不透。

只聽一片軋軋鏘鏘之聲，那些射來的匣弩，全被她一支長劍掃蕩開去。

從較遠之處射到的，力道稍衰，還沒近身，就被那一股凌厲劍風震拂出去。

三人一邊撥擋弩箭，一邊還是向谷中走入。

如以梅三公子的身法，原可一掠而過，但他躭心後面兩位妹子，趕不上自己，才走得較慢。

那知正當此刻，忽聽身前十丈光景，突然響起兩聲震天價巨震，狹谷前後道路，立時往下陷落。

變成了一道深澗，只有自己立身之處，十丈左右，仍是實地。

原來玄女教在這山谷兩頭，早已挖好了深澗，上面鋪着木板黃泥。

只要你走到中間，他們在峭壁上推下巨石，木板下陷，使你進退兩難，困在其中，束手待斃。

梅三公子心中一驚，立即一旋身左手挾起上官燕，右手長劍仍是揮舞不停，叫了聲：「慧妹快隨我

來！」

身子立卽往橫裏一閃，緊貼在右邊石壁之下。

就在他剛放下上官燕嬌軀，和崔慧跟蹤躍到之際，頭頂上又是一聲梆子響處。

兩邊峻壁之上，忽然火光照耀，無數綑帶火松枝，帶着熊熊煙火，由上而下。

一齊往僅存的十來丈狹谷，投擲而下。

匣弩雖然勢道極猛，急如雨點，但還能用劍撥擋。

這一綑綑的帶火松枝，火花四濺，濃煙撲鼻，聲勢委實驚人！

三人緊貼着石壁之下，也立感火勢迫人，避不勝避！

這一來，直把梅三公子激得怒不可遏。

他劍眉陡豎，朗目凝煞，猛的回頭向崔慧叫道：「慧妹，我們上去！」

去字出口，左手一把挾起上官燕，口中一聲長嘯，昆吾劍化成一團精光，雙足頓處，人如巨鵬騰空，一下子拔起七八丈高。劍尖向石壁上一點，再次騰身飛起。

崔慧輕功原是不弱，這時冒着漫天火星，也奮不顧身躍登而上。

一先一後，兩團銀光，向峭壁上疾撲。

因爲峭壁四面無處可以遮掩，兩人登時成了衆矢之的。

躲在兩邊峭壁縫間的發箭匪徒，匣弩齊發，但聞軋軋之聲，和一支支尖銳的破空嘯聲，響成一片。

急勁强弩，像驟雨似的，密集激射！

梅三公子劍光繞身，一連兩三個起落，已躍登上二十七八丈左右。

但見瑩光如電，那些匣弩利箭，只要與昆吾劍光一接，立時碎裂四射，紛紛在二三丈外墜落，沒有

一支完整長箭！

他一雙煞氣四射的目光，向上一瞧，發箭的匪徒，敢情就隱在離自己不遠的壁縫之間。

雙足再點，衝破箭雨，直向發箭之處衝去！

玄女教匪徒，目睹梅三公子這份威勢，無不心頭大駭！

就在群匪一怔神時，梅三公子已劍先人後，驟然降落，一道精光，平掃過去！斷箭與人頭俱落，血雨共碎石齊飛！

隱身在巨石後面的放箭匪徒，有的被劈去半個腦袋，有的被齊肩截斷。

總共三十來個匣弩手，這一劍之下，立卽死傷過半。

餘下的人那裏還敢再放，正待回身逃走。

第三十六章　劍殲群兇

梅三公子這時已被他們狠毒手段，氣瘋了心。

大喝一聲，放下上官燕，長劍又已平推而出。

淒厲的刺耳慘叫，才只叫出半聲，十幾個大漢，跟着同時倒地！

這邊峭壁上匣弩手，齊遭殲滅，但對崖弩箭，還是像雨點般射來！

「小妹子，妳在這裏稍等。」

梅三公子猛的一個轉身，又是一聲清嘯，身形平射，直向對崖峭壁上飛去！

這兩面對峙的崖壁，少說也有十六七丈遠近。

半空中箭如飛蝗，密集呼嘯。

梅三公子劍先人後，只見一道精光，電射而至。

五六個首當其衝的匪徒，立卽血雨飄洒，屍身往壁底滾落！

怎奈梅三公子這會早已動了眞火，手起劍落，匹練橫掃，慘叫甫起，三十來個匣弩手又全數撲滅。

縱目四顧，眼看放箭匪徒，業已一個不賸，立卽雙足一點，仍向右邊崖壁腰上飛來！

這時崔慧也已躍登崖腰，剛和上官燕並肩站停。

驀地頭頂轟隆隆幾聲巨響，只見大如磨盤的山石，一塊接一塊自峭壁頂上翻翻滾滾，凌空打來！

梅三公子身未踏實，陡然一個翻身，憑空拍出一掌，把滾到兩人身前的巨石震飛。

左手迅卽挾起上官燕，右足飛起，踹開第二塊巨石。

舌綻春雷，大喝一聲。

「殺不盡的匪徒。今天我倒要瞧瞧你們究有多少技倆？

慧妹！跟我上去！」

他一手挾着上官燕，在石隙矮松之上，稍微借力，身形如飛！

他人若瘋獅，身形暴起，迎着滾滾巨石，向峭壁頂上直竄而上。

騰空竄躍，劍撥足踢，把接二連三的巨石，悉數震飛！

崖上匪徒，幾曾見過如此絕世武功？莫不嚇得目瞪口呆，不知如何是好。

梅三公子却早已像一頭灰鶴，翻上崖頂。

但聽四下裏驟然響起竹哨之聲，同時巨石後面，又嗤的飛起一道藍色火燄，衝霄直上。

敢情這是匪徒們報警求援的緊急信號？

梅三公子不聽竹哨之聲，倒也罷了。

這一聽到竹哨之聲，陡然想起自已誤中蠱毒之後，那時所聽到竹哨一模一樣。

心頭仇怒，立時復熾。

停步放下上官燕，身子一掠，趕上兩個勁裝匪徒面前。

精光乍閃，快如掣電，那兩個大漢，人未奔出，早已血冒三尺，人頭飛落！

兩個大漢的屍體還未栽倒，梅三公子身形閃處，一道瑩光，又轉向右側四丈外一棵蒼松下飛去。

那躲藏在松後的兩個漢子，手中單刀還沒來得及遞出，又是兩聲慘叫，攔腰斬斷！

同時他左掌倏又對準一塊巨石，遙遙推出。

重逾千斤的大石塊，向後倒翻，石後匪徒「呃」的一聲，立被倒翻巨石，壓死過去。

梅三公子這一痛下殺手，只嚇得其餘幾個躲在石筍和松樹之後的殘餘匪黨，魂飛天外，連大氣也不敢再透。

梅三公子電炬似的目光向四下一掃，還劍入匣，冷笑着道：「憑你們這點鬼魅技倆，豈能奈何得了小生？」

他話聲才落。

突然和崖頂相連的峯頭上，出現了八九條人影，像電射風飄般，疾奔而來。

恰好崔慧也粉臉通紅，嬌喘吁吁的翻上崖頂，眼看匪徒就戮。

自己和上官燕兩人，手中各執着閃閃銀虹，竟成了英雄無用武之地！

梅哥哥呢，岸然而立，劍眉微豎，俊目露煞，另有一種懾人威儀。

和平日的瀟洒俊逸，迥不相同，心頭也不禁微微一楞！

八九條人影，漸漸接近。

瞧他們功力，似乎都在伯仲之間，飛馳而來，先後距離，只不過一丈之差！

他們剛奔近梅三公子三丈遠近，猛聽梅三公子一聲冷哼，右掌忽然向右側兩丈外的一棵巨松劈去！

原來那松身後面，躲着的一個中年漢子，因眼看援兵已到，膽子一壯。

恰巧崔慧上官燕兩人，立得較近，又是背面而立，這種機會，豈肯錯過？

他探出半個身子，舉起匣弩，正待射出。

却被梅三公子瞧到，右掌揚處，一股排山倒海的奇猛勁道，業已閃電般撞到！

要想閃身向松後躲避，那裏還來得及。

只覺肩胸之間，有若被鐵錘猛力一擊，喉頭一甜，立時吭的一聲，噴出一大口鮮血，向後栽倒！

趕來的九人，眼睜睜瞧着人家出手傷人，連搶救還來不及，不由相顧愕然！

只見當先一個身材高大的漢子，手提虎尾棍，橫眉豎眼的望了梅三公子一眼，冷冷說道：「你大概就是什麼梅三公子？闖入六紹禁地，連殺教下弟子，是不是活得不耐煩了？」

梅三公子還沒答話。

崔慧秀目轉動，打量了九人幾眼，輕聲笑道：「你們九個，那配和我梅哥哥動手，來！報個萬兒，姑娘就送你們上路罷！」

崔姑娘這幾句話，直聽得九人暴跳如雷。

那中年大漢，突然一抖手中虎尾棍，喝道：「玄女教下，六紹三嬌九鬼，名揚江湖，丫頭妳就嚐嚐太爺……」

崔慧嬌叱一聲，截住中年大漢話頭，喝道：「三嬌九鬼，兇名久著，姑娘今天就要爲世人除害！」

餘音未住，人已發動，倏的欺近身去。

玉臂一振，寒英劍「力劈五嶽」，疾如迅雷，向前劈去！

那中年大漢見崔姑娘說動手，就動手，一招來得如此快法。

心頭一震，緊舉虎尾棍，橫着向上硬架。

晃眼刀棍相觸，發出一片金鐵交鳴之聲。

直震得中年大漢，左掌發麻，急退半步。

檢查手上兵刃，只見虎尾棍上已砍了三寸來長一道劍痕。

心頭更是暗驚，這丫頭內力竟還深過自己！

崔慧趁對方微怔之際，長劍一緊，刷刷刷，連續刺出。

銳風大作，滿空寒光，迫得中年大漢一陣慌亂，忙不迭的運棍封架。

崔慧寒英劍一抽一送，「嗆」地一聲，虎尾棍立被寒英劍削斷了一大截。

中年漢子方想後退，崔慧却早已冷哼一聲，左手駢指如戟，劈空擊出！

砰然一聲，那中年漢子身形猛挫之後，蹬蹬蹬連退了三步，終於不支倒地。

八個大漢睹狀大怒，立即各自撤出兵刃，向崔慧圍去。

上官燕也一挺長劍，正欲搶出！

驀然一支精瑩長劍，捲着寒芒，搶到兩人面前。

耳際響起梅三公子的聲音道：「小妹子，慧妹！妳們暫且後退，讓我打發了這八個教徒，好早些上玄女教去。」

梅三公子方才在狹谷之中，被玄女教狠毒手段，激發怒火，就有了大開殺戒之心。

後來又聽崔慧說過「六紹三嬌九鬼，兇名久著」，那還容得他們？

略一顧盼，凛然喝道：「你們就一起上罷，免得小生多費手脚。」

說話之中，昆吾劍冷芒驟捲，已向八人掃去。

六紹九鬼，雖然比不上六紹三嬌，但武功也都臻上乘。

十幾年來，進入六紹山附近的武林人物，大都送命在九鬼手中，平日目空一切，橫暴已極。

只因梅三公子近日英名轟傳江湖，連自己教中副教主紅燈夫人都只打成平手。

是以趕來之初，都各懷戒懼。

此時給梅三公子一說，不由個個大怒。

怒嘿連聲，刀劍齊舉，紛紛迎着上去。

那被崔慧「劈空劍訣」震傷的中年漢子，勉强壓住翻騰氣血，由地上一躍而起，掄着虎尾棍，厲吼一聲，正欲向崔慧撲去！

「去休！」

聲音入耳，猛見身前人影一閃，連瞧也沒有瞧清，對方長袖，業已拂上胸口。

這一下比崔慧的劈空劍訣，還要厲害，直似千斤巨石，壓上胸口。

蓬的一聲，立被震出三丈來高，摔倒地上，一動不動。

梅三公子這會志在速戰速決，劍招出手，凌厲無匹。

但見一團精光，八個大漢，盡都被罩在森森劍幕之下。

崔慧上官燕站在一丈開外，也覺得寒風砭肌，根本看不清梅哥哥手中劍招。

六紹九鬼，武功雖然不弱，但那能擋得住梅三公子佛門無上絕學。

再加上昆吾劍又是一口削鐵如泥奇珍？

八鬼的一身本領，尚未來得及施展，已聽嗆啷連響，就有三人手中兵刃全被削斷。

接着慘叫響處，三鬼首先作了劍下之鬼。

梅三公子根本視若無覩，長劍廻掃，向橫裏一帶。

瑩光過處，應聲慘叫，又是兩個大漢，被攔腰截成四段。

賸下三鬼，眼看梅三公子劍招神速，眞是見所未見。

一共只有三五個回合，自己六紹九鬼，竟有六個畢命。

心知自己三人也難倖免。

猛然一聲呼嘯，三人奮力遞出一招，立即趁機躍退。

梅三公子微微冷哼，劍化「順風送帆」，森森寒芒，業已透到兩人背後。

兩鬼心頭一慌，雙腿立軟，連叫都沒有叫出，兩顆頭顱，就滑碌碌滾出老遠。

另外一個因和兩鬼背道而逃，這時幾個起落，身形已在十丈開外。

突自懷中掏出青竹哨，急奔之中，沒命的狂吹。

尖銳哨音，立時由峯頂直傳出數里之外。

那知就在第一聲竹哨剛剛吹出，輕風拂頂，梅三公子來勢如電，倏然在他面前飛落。

餘音未歇，三尺青鋒，早已透胸而過。

前後不到一刻工夫，六紹九鬼悉數就誅。

梅三公子還劍入鞘，環顧了一下四週凄慘景象，不禁一陣悵惘。

長長的嘆息一聲，帶了崔慧上官燕兩人，沿着山峯向前走去。

一連翻過了兩座山嶺，縱目一瞧，只見前面矗立着一座和象牙圓筒身上所刻相似的插天高峯。

蒼翠欲滴，已在眼前。

梅三公子遙遙一指，回頭說道：「慧妹，玄女教總壇，想必就在前面了？」

崔慧凝神看了一陣，答道：「不錯！看樣子還有十來里路，他們總壇如果和筒身所刻一樣，那麼屋宇該在山峯脚下。

但奇怪的方才殺了他們這許多人，現在離魔宮越近，却反而不見有人攔擊。」

梅三公子笑道：「管他呢，不入虎穴，焉得虎子？魔宮既已在望，我們就下去罷！」

三人下了山峯，便沿着一條山路，向前走去。

不大工夫，早已跑出十幾里路。

在重重峯巒中間，還有一條寬濶大路，沿着山脚過去。

又轉了幾個彎子，穿過一片濃密深林，眼前景物驟然一變。

只見林外一片草地上，站着十幾個高矮不同的人，他們身後，還有二十來個一式黑衣緊紮的彪形大漢，人數不少，却聽不到一點嘈雜聲音。

但聽松風如濤，溪水潺湲！

前面十幾個人，只有眇目駝背，左邊臉頰上疤痕纍纍，生相獰惡的五陰手金老二。

和四十開外，一臉陰笑的陰世秀才公孫慶。

以及美艷如花的六紹三嬌，曾經見過面以外，其餘諸人，均非素識。

敢情全是玄女教的高手，殆無疑問。

梅三公子打量着四週形勢，只見林外一片曠地，相當遼濶，距離插天高峯的山脚，少說也有半里光景。

四週群山環抱，林木葱鬱。

九天玄女宮的重重殿脊，依山而建，在日光之下，紅牆綠瓦，金碧輝煌。

遠遠望去，氣象極其宏偉。

任你梅三公子藝高膽大，此時瞧着人家高手雲集，心中也微覺一楞。

暗想，看這情形，玄女教未知還有多少高手？

自己雖然不怕，但崔慧上官燕兩人最多也只能以一敵一。

目前人家已比自己多了數倍，而且教主九天魔女和副教主紅燈夫人，尚未現身。

他想到紅燈夫人，前在歌樂山莊，和自己打了許久，尚難分勝敗。論功力，實在比自己強出許多。當時自己只憑着佛門無上伏魔絕學，才略佔優勢罷了。那麼她們正教主九天魔女，自然比紅燈夫人還要厲害。此時這兩人既然全未露面，自己倒利在速戰速決。心念轉動，立即低低的囑咐了崔慧和上官燕兩人。少時千萬不可出手，免得礙了自己手脚。一面却若無其事，態度從容的向林外衆人，迎了上去！

五陰手金老二打了個哈哈，提着沙啞喉嚨，抱拳說道：「三位遠來不易，老夫在此恭候多時！」

這當兒，站在金老二身邊的三小姐于文嫻，却翠黛微蹙，兩道秋水似的眼神，含着無限情意，而又暗露焦灼地向梅三公子瞧來。

眼波欲訴防人覺，眉語分明對面通！

梅三公子只覺心中一陣不安，金老二說些什麼，根本就沒有聽到。

金老二却認爲對方置之不答，分明是輕視自己。不是嗎？自己在歌樂山莊，被這小子第一招上，就震出去，身負重傷，難怪他目中無人！

「嘿嘿嘿嘿」！他怒極而笑。

「姓梅的，聽說你得了兩件武林異寶，親上六紹，敢情就爲獻寶而來？」

梅三公子冷電般眼神，緩緩的掃過衆人，頷首應道：「不錯！阿耨神劍和天蜂琥珀，確爲小生所得，而且全在身上。不過奇珍異寶，惟有德者居之，玄女教還不配作爲寶物主人。小生來意，對你們說了也是白說，好在你們結集多人，全是爲着小生而來，乾脆就一起上罷！」

站在金老二一起的前面十幾個人，可以說全是玄女教一流高手。眼看梅三公子口發狂言，那能忍耐得住？正待發作。

陰世秀才公孫慶連忙向大家遞了一個眼色，止住衆人，一面陰惻惻的笑道：「梅大俠崛起江湖，還不到三月，英名業已轟傳遐邇，自然身懷絕技，要咱們大夥兒上，豪語驚人，兄弟尤感敬佩。不過此話可是梅大俠親口說出，並不是咱們玄女教倚多爲勝。以兄弟想來，梅大俠還是先考慮考慮，免得說咱們以衆凌寡！」

公孫慶此話說來十分堂皇，但骨子裏，他對梅三公子的武功，知之甚諗。那天雪峯山破廟之中，親眼看到和燈心和尚，金透銀彈及追風劍客，三位九大門派中的一流高手，尚非其敵。

自己這批人，如論單打獨鬪，或者兩人聯手合擊，誰也莫想討得便宜。何況連前山佈置的陷阱火攻，都奈何不了他，此番結集教中高手，自然是早已安排好的群起圍攻。不過反被對方說到前面，自己在江湖上也都是有頭有臉的人，怕傳出去被人笑話，是以欲擒故縱，故意拿話扣他。

果然梅三公子聞言之後，陡然一聲朗笑道：「公孫先生不必爲小生躭心，大丈夫一言既出，駟馬難追！諸位儘管上罷，梅君璧如果技不如人，死而無憾！」

崔慧瞧着前排十幾個人，老少不等，高矮不齊，但個個都是太陽穴高高隆起，看來全非庸手。梅哥哥武功最高，也難以一敵十？

芳心一急，不由低低的叫了聲：「梅哥……。」

她話沒出口，梅三公子早已搶着低聲笑道：「慧妹，上官妹子，你們儘管退到三丈以外去，千萬不可出手，以免礙了手腳，我自有道理。」

崔慧還想再說，却聽五陰手金老二「嘿嘿」地笑了兩聲道：「梅大俠果然豪氣凌雲，既然如此，咱們恭敬不如從命！」

他見風落蓬，話頭急轉直下，接着右手一揮。

但聽一陣刀劍出匣之聲，十幾個人立時霍地分開，遠遠向梅三公子圍了過來。

只有六紹三嬌和後面一排二十幾個黑衣大漢，依然凝立不動。

三小姐于文嫻，却翠黛微蹙，一雙秋水似的大眼睛，含着無限焦急，往梅三公子直瞧。

場中的梅三公子，這時也撤出長劍，左掌當胸直豎，劍尖向天含笑而立。

越顯得玉樹臨風，高華俊秀！

好像根本就沒有這回事一樣，衆人雖然全都撤出兵刃，但被他這般懾人儀表，給震住了。

大家莫測高深，誰都不願搶先出手。場中靜寂得一點聲息也沒有，越是這樣，越顯得緊張！

不但崔慧、上官燕，和另外一位三小姐于文嫻，這時目不轉睛，心弦加劇。

恐怕連場中的玄女教高手，這時也有幾個沉不住氣了。

「諸位請罷！」

梅三公子語音未歇。

「好！」

金老二右掌凌空拍出，五陰掌凌厲狂飈，業已捲到。

他吃過梅三公子大虧，一掌出手，身形驟然躍起，左掌接着劈下。

他這一帶頭發動，驀地吆喝連聲，人影乍閃，刀光劍影，立時如響斯應，紛紛出手！

梅三公子朗笑一聲，身形微晃，腳下早已換了一個方位。左腕一振，劍身上突然發出龍吟虎嘯之聲。

一柄晶瑩透明的長劍，登時化作一片寒光，把攻來兵刃，一齊封開。

右腕再翻，匹練電捲，接着「嗆」「嗆」連響，幾個近身的人，和梅三公子刀劍相接，兵刃立被削斷！梅三公子上場之初，早就抱定速戰速決。

而且這種匪徒，武功越高，作惡也越多，正好借此機會，予以聚殲。

他星目露煞，那容人家逃出手去，口中一聲長嘯，佛門伏魔絕學的「準提劍法」，驟然出手。

一招「天羅地網」，劍上立時幻出千點銀星，漫天洒開。劍氣如幕，寒光四射。

幾個被削斷兵刃的，要想後躍，已是不及，劍鋒掃過，人影栽倒，根本連叫都沒有叫出。

梅三公子「準提劍法」，源源施展，不到五招，已把一干高手，逼得手忙腳亂。

他得理不讓人，「佛光普照」，「恒河流沙」，絕絕連綿出手。

劍光到處，慘叫迭起，削斷的兵刃，滿天亂飛！

同時左掌「般若神功」，也隨着身形，連綿劈出，狂飈橫掃，悶哼連聲。

一條條人影，不時的從劍光刀影中，震飛出去！

第三十七章　九天玄功

只有五陰手金老二，和陰世秀才公孫慶，心機陰沉，以前又嘗過梅三公子苦頭。

是以上場就抱着同樣心理，避重就輕，乘隙下手，始終不和梅三公子正面接觸，才還能勉强支撐。

六紹三嬌，在一旁掠陣，原以爲此番出動了如許高手，在衆人圍攻之下，對方功力最高，也決難抵擋。

那知人家一支長劍，漫天劍影，根本莫審來由。

眨眼工夫，十幾個一流高手，死傷過半。

而且其餘諸人，又被圈在對方劍光之中，情勢危急。

卽使自己三人，一起上去，也是白饒。

紅衣羅刹賀龍珠，臉色鐵青，猛的由懷中取出一枚玉磬，玉指輕彈。

只聽「叮」「叮」之聲，連續響起，清音四蕩，歷久不絕。

這敢情是玄女教緊急求援的信號？

正當梅三公子大逞神威的當兒，九天玄女宮中，突然飛起一道匹練，快若閃電，憑空激射而來。

梅三公子猛覺銀虹耀眼，寒風颯颯，勢如迅雷，對準自己長劍上迎來。

不由心頭一驚，劍演「舍利放光」，全力向上擋去！

但聽一聲龍吟般清響。

梅三公子被人淩空一擊，震得倒退了三步。

一條右臂，驟感痠痲！趕緊暗中運氣護身，防敵再襲。

同時，抬眼一瞧，只見那道銀虹，也被自己震出了七八步。

劍光斂處，飄落一個身穿紅色宮裝，眉目如畫的少婦。

那是大名鼎鼎，玄女教的副教主紅燈夫人！

她手中執着一柄銀虹似的三尺長劍，喘息未停，顯然適才一劍，也耗去她不少內力。

只見她略一停頓，望着金老二等人，嬌聲喝道：「你們還不給我退下？」

這一聲黃鸝出谷之音，嬝娜之中，內勁甚足。

金老二陰秀才等人，如奉綸音，立卽向旁躍退！

紅燈夫人蓮步細碎，向前移了幾步，秋水似的媚眼，環場掃視一遍。

然後盯着梅三公子，黛眉微蹙，輕輕歎道：「小兄弟，你這般大開殺戒，也未免太嫌心狠手辣……」

嬌語未已，只聽玄女宮中，突然清磬連響，樂聲大作。

場中玄女教的人，立時臉露喜容，紛紛向兩邊站開，屏息鵠立。

居然連金老二等一干人，也不例外。

梅三公子心頭大感奇怪，不知他們又要鬧什麼玄虛了？

紅燈夫人却臉色微微一變，廻眼望了梅三公子一眼，忽然嘴皮亂動。

她這一動作，當然只有對面不到一丈的梅三公子看得最爲清楚！

不！聽得最爲清楚。

原來她正以「傳音入密」的功夫，在向自己說話：「教主快要來了，小兄弟，你千萬小心！」

她以玄女教副教主之尊，居然偏向起自己來？

梅三公子心中弄得十分糊塗，自己既然敢來，教主又何懼之有？

但紅燈夫人這番叮囑，當然出於好意，當下微微頷首，表示感謝。

紅燈夫人也盈盈一笑，轉過身去，朝玄女宮方向而立。

唔！以紅燈夫人這高的身手，對教主還十分忌憚似的。

看來玄女教主九天魔女，確實非同小可！

這時音樂之聲，已越來越響。

只見玄女宮正門中間，走出兩行三十六名妙齡少女，身穿玄色緊窄衣袴，紅絹包頭，秀髮披肩。

每人手上捧着各式各樣的絃管樂器，邊吹邊打，緩步徐行，向場中走來。

樂隊後面，是八個手執金色對爐（手提的香爐，因必須成對，故名對爐）的少女，香烟繚繞，異香撲鼻！

接着又是兩行十六名一式打扮的玄衣少女，每人右手提着一盞六角紅紗宮燈，左手執着一塊粉紅手帕，擁簇着一乘玄色暖轎，緩緩而來。

暖轎兩邊，各繡了一圈金線，中間是一個古篆「玄」字。

那正和周天賢所贈象牙圓筒中那面玄色小旗上金線「玄」字，完全一樣，敢情正是玄女教教主的獨有標識？

梅三公子瞧着九天魔女這份排場，氣勢委實不小，心中不由暗暗歎息。

越是旁門左道，越喜歡端這種臭排場。

按其原因，無非是自抬身價，愚弄人們而已。

崔慧、上官燕，這時早已跑了過來，緊傍着梅哥哥站立。

兩行奏樂少女，進入草坪之後，樂聲驟歇，却正散了開來，分佈草坪周圍，手抱樂器面向場中而立。

梅三公子瞧得心頭一震，暗想這三十六名少女，分明暗合天罡之數，她們各按方位，難道又弄什麼玄虛，或擺什麼厲害陣法不成？

果然！那八名手執金色對爐的少女，也在草坪中間，按乾、坎、艮、震、巽、離、坤、兌八門，放下香爐，背裏面外，一齊站停。

這時在十六盞宮燈前導之下，玄色暖轎，向南停下。

宮燈少女，立時像雁字般分兩邊排開。

轎簾啟處，裏面巍然端坐着一個滿頭白髮的玄衣道裝老婦。

只見她生得臉貌臃腫，嘴唇奇厚，面上又滿佈着鷄皮皺紋，厥狀至醜！

這就是名震江湖的女魔頭玄女教教主九天魔女？眞是見面不如聞名！

玄女教一干高手，連紅燈夫人在內，此時全體肅立一齊躬下身去。

「副教主請？」

九天魔女厚嘴唇中吐出冷漠如石的四個字來。

其他諸人她連正眼也沒瞧一下，只是左腕微微抬了抬，大家依然肅然而立。

九天魔女臃腫的腦袋，慢慢抬起。

剎那之間，梅三公子只覺兩道電炬似的目光，盯在自己臉上。

這目光好生銳利，清澈如水，森寒如冰，還似曾相識？

梅三公子從心底驀然驚起！

「你就是天台梅三公子嗎？找上六紹山，殺傷多人，所爲何來？是否受人指使？

或是有什謁見本教主的信物？不妨在本教主面前，陳明原委。」

這番話聽到玄女教下面人的耳中，對於大鬧六紹山，殺死多人。

但教主却顯然有網開一面之意，不由全都臉露驚愕！

可惜梅三公子因九天魔女口氣托大，根本沒有聽出弦外之音。

只是朗聲笑道：「小生和貴教，本來並無怨嫌，只緣小妹子的外公鐵背蒼虬武公望武老英雄，在岳陽失蹤，小生協助尋人。

不想貴教門下，在雪峯山破廟之中，裝扮鬼魅，使用江湖下五門伎倆，迷翻小生兩個書僮，刼持小妹子，留下歌樂山莊字條，才使小生追蹤上歌樂山莊救人。

後來才知武老英雄原來也被貴教所擄，囚在歌樂山莊之中。

由貴教門下，從地道押赴六紹，小生等才擬親上六紹，謁見教主，只望能釋放武老英雄，也並無仇視貴教之心。

豈料貴教居然在半途之中，偸放「金線桃花惡蠱」，嗾使砦砦先生給予長蠱之藥。

又復派遣金老二、公孫慶等人，意欲把小生一行，擒上六紹。

凡此種種，顯然是貴教先採敵對行動。

今日小生一行，堂堂正正，向貴教以禮求見。

不想一入寶山，竟然驟施毒計。

在狹谷之中，暗設翻板，峭壁之上，齊放匣弩，而意猶未盡，再投以火種。

如果換了旁人，豈非早已在貴教狠毒手段之下，葬身山谷？

小生爲自衞計，焉得不盡行誅殺，以清道路？

找上六紹山，小生憑人間正氣，江湖道義，頸上人頭，手中長劍，既非受人指使，也用不着什麼信物？

教主如能顧全江湖道義，釋放武老英雄，小生自然心感無已，否則也悉聽尊便，玉帛干戈，惟教主裁決。」

梅三公子侃侃而言，豪氣干雲。

崔慧、上官燕，聽得芳心可可。

玄女教一干高手，却全都凛然變色。

九天魔女，三十年來，江湖上有誰敢在她面前，如此放肆？

大家心中有着同一想法，這小子眞狂得可以，在教主面前，這會可得完啦！

三小姐于文嫻，更是急得心頭小鹿亂撞，花容失色！

就是連紅燈夫人也俏眉毛深蹙，暗怪小兄弟在這天字第一號的女魔頭面前，怎好如此頂撞？

那知九天魔女一無表情的膗腫腦袋，微微一側，向金老二問道：「前山翻板匣弩，使用火攻，是誰的主意？」

金老二疤痕纍纍的臉上，立時色呈豬肝，惶恐得嚅嚅說道：「這是大家商議決定的。」

九天魔女雖然沒有出聲，可是兩道不怒而威的犀利冷電，緩緩的向衆人面上掃過。

金老二以次的人，大家禁不住悚然一寒，這分明有着申斥之意！

場中重趨靜寂，但空氣却十分緊張。

每個人心頭，都好像壓上一塊重鉛似的，靜等着局勢發展！

只有梅三公子依然眉宇清朗，淵停嶽峙的站着。

九天魔女瞧得微微點頭，沉聲說道：「好！六紹山九天玄女宮，三十年來，還沒人敢仗劍而來，難爲你輕輕年紀，居然有這份膽識！

本教主可直言相告，武公望和玄女教並無過節，也許刼持他的另有其人。

但你們開闢遠來，也不會憑本教主一句空言，輕易退却。

何況你們還殺傷了本教多人，本教主如果讓你們輕易下山，更何以立教？

這樣罷！本教主給你一個便宜，不知你可敢一試？」

梅三公子聽九天魔女說出並未刼持武老英雄，心頭不由一震。

暗想：她以一教之主，說出話來，當然可信。

何況在歌樂山莊山頂上，紅燈夫人也曾經說過：「武老英雄失蹤，決非六紹山所爲，小兄弟，你雖懷絕學，初涉江湖，玄女教和你素無怨嫌，何必多找麻煩！」

「小兄弟，信不信由你，老大姐良言盡此！」

那麼，難道歌樂山莊石室所囚，當眞不是武老英雄嗎？

唉！如果武老英雄眞的不在六紹山上，自己大開殺戒，殺戮多人，對玄女教倒眞不無愧怍！

他一陣沉吟，並未作答。

九天魔女微哂的道：「年輕人，你可是膽怯了嗎？」

梅三公子驀然驚覺，星目放光，朗聲笑道：「梅君璧行走江湖，雖只短短三月，但還不知什麼叫做

膽怯？教主如有吩咐，小生自當奉陪！」

九天魔女鷄皮皺臉上，雖然還是十分冷漠，但語聲似乎略帶喜色的道：「如此甚好！本教主可以明白相告，三十年來，本教主從未使用兵刃，雅不欲兵戈相向。

不過，本教主練成百年以來，無人能練的「九天玄功」，正好一試。

只要你能在玄功之中，安然無恙，不但玄女教一切過節，從此一筆勾銷，而且玄女宮中，也任你搜索一遍，以證本教主所說非虛。

但如果你輸了呢？你們三人，只要歸附本教，從此聽我吩咐，也就不予追究。」

崔慧站在梅哥哥身側，一直沒有作聲。

這時聽九天魔女說出要和梅哥哥作賭，又說她練成的「九天玄功」，乃是近百年來無人能夠練成的功夫，想必極爲厲害。

何況這女魔頭數十年來，連九大門派，都不敢稍攖其鋒。

梅哥哥武功雖高，恐怕也難以抵擋得住「九天玄功」，不如換一種比鬪方式，也許能有萬一之望。

心念轉動，立即叫了一聲：「梅哥哥……」

九天魔女，好像知道她要說什麼似的，目含笑意，望着崔慧搖了搖手，截着她話頭，冷冷的道：「小姑娘，妳別急！本教主『九天玄功』決不會傷害了他。」

接着臃腫腦袋，又向梅三公子轉去，問道：「本教主所說賭法，可算公道？」

梅三公子心知玄女教主九天魔女說出來的「九天玄功」，自然非同小可，自己那有勝算？

何況輸了就得歸附玄女教，這場賭注，可眞是別開生面，也艱鉅萬分。

但自己實逼處此，即使不敵，也得一拚。

當下點頭說道：「九天玄女教主，所練『九天玄功』，自然獨具玄機，小生如果不許相試，只怕教主也未必就肯干休，小生悉憑吩咐就是。

不過這場比試，小生兩位妹子，該不在妳比試玄功之下。」

九天魔女頷首道：「這個你可放心，本教主對「九天玄功」，收發由心，旁人自可無害。

何況本教主又豈是乘隙暗算之人？

如果你還不放心，少時准她們兩人，在你左右護法好了。」

玄女教自紅燈夫人以下，平日只知教主一身功夫，超凡入化，高不可測。

但却從沒有機會，見她和人動手，更從未聽到過「九天玄功」這個名稱。

現在目覩教主親自臨敵，尤其使的是百年來無人能夠練成的「九天玄功」。

是以一個個全神貫注，比他們自己對敵，尤感緊張！

這時九天魔女，徐徐的從暖轎中站起身來。

站在邊上的兩個玄衣少女，立即打起轎簾，一左一右攙扶着她，跨出暖轎。

三十六名手執樂器的少女，一見教主出轎，頓時絃管紛陳，樂奏鈞天！

輕盈曼妙，環佩叮咚，使人賞心悅耳，如入仙境！

此曲祇應天上有，人間能得幾回聞？

這簡直是娛賓絃歌，那裏還有半點爭殺氣氛？

九天魔女在樂聲之中，緩緩的走入八個金色對爐所列的陣形之中。

梅三公子和崔慧、上官燕兩人，也跟着九天魔女身後，昂然走入。

樂聲才歇，另一個玄衣少女，早已捧着兩個織錦坐墊，放在中間地上，相隔一丈之處。

崔慧瞧在眼裏，心中却極爲納罕，這女魔頭到底葫蘆裏賣什麼藥？

她要梅哥哥試她的「九天玄功」，那自然是比內功了。

自己常聽人說，這種內家眞氣的比鬪。乃是武家大忌，不是生死約會，決不肯以此相拚。

而且這類比鬪，如果不是在兵刃互注眞力，那就是雙掌互抵，各運全身功力，由掌心發出，相互抵耗。

直到有一方眞氣消耗，後力不繼，被對方擊潰。

不是當場殞命，也得身負重傷，才能停下手來。

如果雙方功力相等，大家只有對耗到筋疲力竭，同時頹然倒地爲止，誰也無法中途停手。

何況這種比鬪，優勝劣敗，絲毫不能取巧。

也從沒聽到過相隔一丈之遠，還能用內力相比的。

難道這女魔頭的「九天玄功」已經練到隔空傷人的境界？

但這又不對，方才她明明叫自己別急，說什麼「本教主『九天玄功』決不會傷害了他」。

比內家眞氣功夫，而不會傷人，這又比什麼呢？

嘎！她方才還准自己兩人，替梅哥哥護法，這到底如何比法呢？

她一陣遲疑，回頭向上官燕望去，只見小妹子一張蘋果臉上，神形泰然，有一種無比的剛毅之色。

心頭更是大爲驚訝，暗想：難道小妹子已瞧出什麼端倪了來？

不由暗暗拉了她一下衣角，低聲問道：「燕妹，妳可曾瞧出什麼來了？」

上官燕大眼睛霎了一霎，也輕聲回道：「沒有啊！以前我聽外公說過，內功不比拳脚，一分之差，生死立判。

我想梅哥哥萬一傷在「九天玄功」之下，我也不想活啦！」

崔慧聽得心頭更是一凜。

這幾句話，聲音說得極其輕微，但九天魔女却忽然回過頭來。

臃腫而又披着滿頭白髮的腦袋，望着上官燕，微微點頭。

兩道清澈如水的目光，顯得十分柔和。

這雖然只是一瞥間之事，但崔慧心中却猛的一跳，暗叫奇怪。

這目光好似在那裏見過？十分眼熟？

正當此時，忽見九天魔女用手指着對面一個織錦坐墊，向梅三公子冷冷的道：「年輕人，你過去坐下！」

接着又回頭向崔慧、上官燕叫道：「妳們可站到他左右去，替他護法。」

說畢，自己就在織錦坐墊上盤膝坐下。

第三十八章　心魔交戰

梅三公子望了兩人一眼，笑道：「慧妹、燕妹，我這裏用不着護法，妳們還是站遠一點的好。」

崔慧、上官燕兩人，那裏肯聽，齊聲說道：「不要緊，你儘管對付她，用不着照顧我們。」

梅三公子見她們不肯退去，暗想玄女教一干人，對自己三人，恨之入骨，她們站遠了，自己萬一照顧不週，也是不妥，讓她們在自己身邊也罷！

當下不再多說，領先走到一丈之處，依言在錦墊上，面對九天魔女，盤膝坐下。

崔慧、上官燕兩人，緊緊的站在梅哥哥身後，手按劍柄，全神戒備。

過了好一會時間，九天魔女和梅三公子除了相對趺坐，竟然一點動靜也沒有。

崔慧暗暗覺得奇怪，抬眼向九天魔女望去，只見她盤膝而坐，根本連雙掌遙遙作勢的形狀都沒有。

只有兩道清澈如水的目光，微帶異彩，一霎不霎的緊瞧着梅哥哥。

再看梅哥哥呢？

左掌當胸直豎，右臂外圈，分明正在施展佛門無上絕學的「般若神功」。

雙目垂簾，臉上紅馥馥的微有笑意。

這樣自顧自的盤膝趺坐，難道就在比功？

當然！這種內功的比拚，又豈是局外人所能觀察得出來的？

梅三公子因怵於對方威名，那敢絲毫大意？

一上場，立即施展「般若神功」，護住全身。
那知過了一會，兀自半點反應也沒有，心中漸感奇怪，不由微微抬頭，向前瞧去！
只見九天魔女兩道十分柔和的目光，也正在瞧着自己。
四目交投，驀覺機伶伶的打了個寒噤。
不好！
自己差點兒着了對方的道！
他趕緊閉上眼睛，依然默運神功。
只覺一絲暖洋洋的青春氣息，猶若和煦春風，無所不吹，明媚春光，無所不包，由四肢百骸，散發開去。
一瞬工夫，通體舒泰，另有一種說不出的感覺！
正當此時，猛聽一聲極其輕微的呻吟，由身邊響起！
梅三公子心中一驚，立即張目一瞧。
只見上官燕，臉色嬌紅，渾身打顫，人有搖搖欲倒的樣子！
啊喲！小妹子分明中了對方的「九天魔功」！
不是嗎？方才自己在默運「般若神功」之際，只瞧了九天魔女一眼，猶且寒懍懍打了一個寒噤！
可見「九天魔功」，確實厲害，小妹子內功尚淺，自然抵擋不住了。
心中想着，立即伸手把她扶住，在自己身邊坐下。
上官燕小姑娘不知是冷還是熱，敢情耐不住了？
一個嬌軀，慢慢的偎入梅哥哥懷中。

好像一頭負傷的羔羊，不住顫抖，櫻唇微啟，發出微微呻吟。
不由心中一陣憐惜，索性把她抱了個滿懷。
小姑娘可不小啦！青春的活力，早已在她身上，蘊育成熟。
梅三公子只覺自己胸脯上，擠着兩堆又酥又軟，富有彈性的東西。
隨着她嬌軀顫抖，不停的磨擦，暖烘烘，軟綿綿，另有一種說不出的舒服！
低頭一瞧，她紅馥馥的臉上，緊闔着長長睫毛，唇兒微啟，喘息不停！
平日沒有注意的小妹子，現在看來，竟然完全成熟了。
嬌、柔、俏、麗，猶若一朵含苞待放的玫瑰。
鼻孔中鑽進富有誘惑的少女氣息，聞了會使人心旌搖蕩！
「小妹子，妳……妳怎麼啦？」
「嗯！梅哥哥，我……我……」
上官燕雙臂突然勾緊，一個軟得好像棉花的嬌小身子，越貼越緊！
連她心臟跳躍，都可清晰聽到！
一張滾熱的臉孔，向自己迎着貼來，他感到一陣飄忽！
突然！耳邊又是一聲「嚶嚀！」
另一個嬌軀，又跌入他底懷中。
神智恍惚之中，他還能辨清這是慧妹的聲音。
左手一攬，無巧不巧，按上她渾圓的肉球上。
觸着微微顫動的蓓蕾，着手欲酥！

星目微啟，映入眼簾的，是他熟悉的女性的面孔。

修眉如黛，鳳目含春，腥紅的櫻唇，比小妹子更成熟，也更具誘惑！

腦海裏，忽然昇起在歌樂山莊中的一幕。

她，晶瑩如玉，豐盈勝雪的胴體，峯巒凹凸，曲線玲瓏，又立即呈現在他的眼底！

一顆心，驟然狂跳。

左手，不自禁在她一對肉球上逐漸活動，游移不停。

呼吸窒息，血脈憤張：他有了强烈和迫切的需要。

需要……

梅三公子在天台絕頂，十年苦練，所學的乃是佛門無上絕學「大乘伏魔法藏」。

當他理性正要全面崩潰之際，一點靈光，突然閃過心頭。

他驀地一驚，雙目精光陡射，眼前幻影，悉告泯滅。

只有對面九天魔女兩道異樣柔和的目光，閃爍着無比誘惑，籠罩自己！

這一驚，當眞非同小可，好厲害的「九天魔功」！

自己在「般若神功」護體之下，依然險爲所乘。

方才自己還認爲她要比拚內功，才使出了「般若神功」。

如果早知對方只是一種魔功，那麼自己早該施展掃除一切穢跡的「旃檀禪功」了。

想到這裏，那敢怠慢！立卽瞑目趺坐，運起功來。

要知「旃檀禪功」，原是「大乘伏魔法藏」中至高無上的佛門禪功，必須萬慮俱寂，心如槁木，不着諸相，才能參修。

梅三公子對這門禪學，原也只有四五成火候。

此時被「九天魔功」侵擾之餘，心着魔相。

一時要做到萬慮俱寂，靈台清明，談何容易？

他默坐了一會，只覺各種雜念，紛至沓來，一縷遐思，也不時的從心底泛起，那裏安靜得下來？

這才是眞正的神魔交戰，何況古人早就有「道高一尺，魔高一丈」的話。

可見得魔之爲魔，該是如何厲害！

梅三公子心中漸感焦灼，但焦灼又是參禪的死敵。

他對「旃檀禪功」，既有四五成火候，自然深明此理。

只有慢慢的導動入靜，由靜而定！

還算他根基深厚，經過一陣神魔交戰，心氣神，漸趨靈虛。

又過了半個多時辰，魔慾盡去，萬慮始寂，五蘊皆空。

只覺一盞心燈，慢慢的由靈台燃起，光明朗澈，不着諸相！一股旃檀異香，也逐漸遍及全體。

梅三公子靜參旃檀，身如枯佛，九天魔女也在趺坐之中，把「九天魔功」傾力施展。

兩人相對而坐，這時已到了成敗一線的緊張關頭，但場中所有高手，有誰能識？

不錯！九天魔女使的是近百年來無人練成過的「九天玄功」這是她方才親口所說。

那麼，對方梅三公子使的又是什麼呢？這就沒人知道了。

以他這點年紀，就是生出娘胎，就練內功，也總究這麼幾年，居然能和九天魔女相抗？

不！居然能和近百年無人能夠練成的「九天玄功」相抗？

而且經過了一個多時辰，還支持得下去？

這自然令玄女教的人，無不驚詫萬分！

紅燈夫人心中，更是驚疑，這年輕公子，以前自己已看出他身懷佛門絕學「般若神功」。

後來在歌樂山莊山頭，和自己比劍，當時細心觀察，他的劍法，博大精深，似乎也是從佛門中來！

他到底是何人門下呢？他自稱什麼天台派。

但普天之下，會「般若神功」的，只有東海神僧天蒙禪師一人，難道他就是這位神僧的衣鉢傳人？

但細看這回和教主比拚的，竟又不是「般若神功」了。

這敢情是枯禪？她目光不期而然向梅三公子望去。

這一望，心中又猛吃一驚。

原來方才梅三公子臉上紅馥馥的，微有笑意。

這會却已大不相同，只見他神光朗澈，寶相莊嚴！和先前竟然判若兩人！

難道這年輕人，當眞已具佛家降魔無上大法？

那麼今天這場比賽，看來教主也難以獲勝呢！

想到這裏，不禁又回頭向教主瞧去！

九天魔女，依然盤膝趺坐，並無異樣！

紅燈夫人雖然對「九天玄功」，也並無所悉，但她畢竟數十年修煉，自然可以瞧出一點端倪。

方才九天魔女運功之初，那一雙含有異樣神彩，無比柔和的目光，罩定梅三公子全身，似乎有一種以磁吸鐵的無形魔力。

梅三公子一張俊臉上紅馥馥的，春意盎然，當然是受了這種魔力的影響。

這會教主的湛湛眼神，雖然還緊逼着梅三公子，但懾人異彩，已顯然減低。而且目光之中，還微微露出焦灼之色！

當然！場中的人，除了紅燈夫人，這一點機先，誰都瞧不出來！

大家依然屏息凝神，靜悄悄地望着兩個盤膝趺坐的人。

時間一點一滴的過去，由己而午，由午而未，快兩個時辰啦！

九天魔女，梅三公子，還是一無動靜，枯坐如故。

這，耗到什麼時候去？

玄女教的人，教主沒有動靜，有誰敢動？

崔慧、上官燕呢？因爲時間拖長了，心頭的緊張情形，雖已隨着時間鬆緩下來。

但梅哥哥還沒有動靜，她們那裏肯動？

場中之人，誰不身具武功？但這樣長時間的站着，也難免兩腿酸麻，心浮神疲？

就在大家都有點耐不住的當兒，只聽「撲」的一聲，發自場中！

這聲音並不算大，但因場中靜寂得一點聲音也沒有，這一響聲，就聽得分外清楚。

「撲」聲入耳，幾十道眼光，同時集中。

只見玄女教主九天魔女，盤膝趺坐着的一個身軀，突然無緣無故在一陣顫抖之後，向後栽倒。

臃腫腦袋，磕上了山石，「撲」的一聲，立時裂作兩爿！大家不由全驚得「啊」出聲來。

這不過像電光石火般，一霎眼的工夫，正當大家「啊」聲出口，眼前突然又出現了奇跡！

玄女教主九天魔女向後倒，臃腫腦袋裂作兩爿之際，却突然翻身坐起！

這眞是出乎大家意料之外的事！就是連紅燈夫人也不例外！

九天魔女這一翻身坐起，大家更驚怖得說不出話來！

讀者試想？一個腦袋裂作兩爿的人，該是多麼可怕？

腦漿迸出，血肉模糊，使人不忍卒覩！

但這會恰恰相反！九天魔女翻身坐起，霎那之間，大家只覺眼前一花。

數十年來，江湖上轟傳的天字第一號女魔頭，原來竟是一個望之只有二十五六，美如天仙的妙齡少婦！

教主的眞臉目，大家還是第一次看到。

臉若春花，膚若凝脂，但吹彈得破的臉上，微帶蒼白，有點兒憔悴！

「啊！她就是仇姐姐！崔姐姐，快瞧！她是仇姐姐！」

場中突然有人叫出聲來，那是上官燕！

小姑娘瞧到玄女教主九天魔女，變了仇姐姐，那個在百色樹林邊邂逅的仇姐姐。

心中不知是驚是喜，大聲兒叫了出來。

九天魔女——仇姐姐，向上官小妹子微微一瞥，臉上露出一絲慘笑。

突然，她兩道秋水般，不！冷電般目光，環掃全場，接着向紅燈夫人嘴唇兒微動。

驀地雙足一點，一個嬌小身軀，凌空直起。

疾如飛鳥，在山林間，一閃而沒。

「師父，嗬嗬！」

三小姐于文嫻突然縱出，仰天哭叫，要向九天魔女追去。

其餘諸人，眼看玄女教大勢已去，也都滿懷疑懼，交頭接耳，議論紛紛！

「三丫頭，教主還有吩咐，妳別急！」

紅燈夫人向于文嫻低低說了一句，忽然轉身，向大家大聲喝道：「教主有令！」

這一聲果然有效！全場立時重趨肅靜。

紅燈夫人臉色一整，徐徐的道：「教主方才臨走之時，向本座指示，本教和梅三公子之間，本無過節，由於鐵背蒼虬武公望，在湘西失蹤，梅公子懷疑本教所擄，才引起誤會。

教主以梅公子既爲武老英雄而來，自可片言釋疑，但又恐教中有人貿然動手，致失和氣，特以旗令相贈，俾梅公子可順利上山，面見教主。

不料，梅公子入山之後，並未出示旗令，而教中護法，又未報知教主，擅自行動，致死傷頗多，教主極表遺憾！

教主此行，並不是受傷而退，因「九天玄功」受佛門旃檀神香所化，修復須時，在教主未回之前，暫由本座代理。

梅公子身懷教主旗令，實爲本教之友，除優卹死者之外，不准爲仇，如有故違，定按教規處置。」

玄女教一干高手，聽完紅燈夫人的一席話後，未免對教主所作處理，感到不滿。

雖然攔擊梅三公子乃是金老二等人的擅作主張，教主並不知情，但至少教中死傷狼籍，現在居然一筆勾消。

但繼而一想，教主此舉，也許是因對方武功，高不可測。

教主走後，恐大家更難以爲敵，才囑大家化敵爲友，以保全實力。

如此這般的一想，群情也就慢慢的平復下來。

紅燈夫人目光如電，看在眼中，秀眉微微的皺了一皺。

梅三公子雙方比鬭結束，他也站起身來，但瞧到九天魔女飛逝的一霎那，心中不由恍然大悟。

原來周天賢周大哥，和在百色林邊相遇的仇姐姐，竟然全是九天魔女一人所化。

這時再聽紅燈夫人一說，人家教主贈以旗令，明明要自己化干戈爲玉帛，自己不但不領她的情，反大開殺戒，最後把她也一起傷了。

這……自己如何對得起周大哥，仇姐姐，九天魔女？

想到這裏，心頭不禁無限愧疚，正想跨出身去。

猛覺一陣天旋地轉，一個踉蹌，身子往前衝出。

崔慧覩狀大驚，連忙一把扶住，無限關心的道：「梅哥哥，你怎麼啦？」

梅三公子定了定神，笑道：「沒什麼，敢情方才坐得太久了，沒活動的緣故。」

崔慧向梅哥哥臉上細細瞧了一遍，也瞧不出所以然來。

心想梅哥哥所說，也許對的，不是嗎？方才自己也站得有點兒腿酸呢！

當下嫣然一笑，從懷中掏出那個象牙圓筒，隨手遞過，低聲說道：「這是他們教主的旗令，梅哥哥你快打開給他們瞧瞧！」

梅三公子接過之後，便向紅燈夫人抱拳說道：「適才聽夫人之意，小生此行，幸蒙教主鑒諒，泱泱大度，益增小生愧疚！

這是貴教旗令，並請夫人察收。」

說着，旋開圓筒，抽出牙桿，輕輕一抖，展開玄色小旗。

紅燈夫人和一干玄女教高手，目睹旗令，立即一齊躬身爲禮。

只聽紅燈夫人輕聲笑道：「教主既以旗令相贈，公子快請收起，大家原是誤會，公子也毋須再提。

武老英雄失蹤，實非本教所爲，但公子既然來了，還請到宮中稍息。我吩咐他們把歌樂山莊地穴中送來之人，和你們見面，俾釋疑念。」

她說到這裏，正待轉身，請梅三公子等三人，一起入內。

驀然一聲長笑，破空傳來，笑聲未歇，一條人影，業已倏然向場中飛落！

身法之快，場中高手，全都陡然一驚！

梅三公子舉目看去，只見兩丈開外，站着一個身材高大，滿頭銀髮，身穿銀色長袍，背負古劍的老人。

此人年齡當在八旬以上，却生得滿臉紅光，神采奕奕。

兩顴高聳，雙目如電，太陽穴鼓得尤高，在場中岸然而立，氣勢十分威猛！

此老驟一現身，紅燈夫人春花似的臉上，突然飛起一絲煞氣，但一瞬即逝，接着嬌聲笑道：「想不到六詔山苗疆邊陲，居然會蒙一派宗主的太白神翁，惠然遠蒞！」

梅三公子和崔慧、上官燕一聽，才知道這銀袍老人，竟是聞名已久的華山太白神翁。

瞧他這份氣概，眞不愧爲九大名派中首屈一指的人物！

太白神翁聞言，微微一怔，向紅燈夫人略一打量，接着呵呵笑道：「幸會！幸會！老夫聽說夫人在湘西現蹤，原來也在六詔山上。

二十年不見，夫人容顏猶昔，想來道法通玄，駐顏有術，不像老夫白髮皤皤，已入衰境，夫人還居然認識？」

紅燈夫人又是一聲脆笑，徐徐的道：「二十年前，受賜良多，紅燈夫人一息尚存，豈敢或忘？

此次重出江湖，又承玄女教主殷切相邀，一時無暇抽身。

正想稍事摒擋，向你們幾位一派宗師，算算前賬呢！」

紅燈夫人二十年潛修苦練，這次重出江湖。

自然不忘重創紅燈教，並一雪當年被各正派長老圍攻之辱。

當年圍攻自己的許多人中，當然也有太白神翁一份。

舊恨耿耿，仇人當面，但她却臉含春風，嬌笑如珠，那有絲毫仇讎氣氛？

太白神翁長眉微軒，拂髯大笑道：「如此說來，老夫倒趕巧替夫人送上門來了。」

紅燈夫人格格一笑，纖手輕輕地掠着堆鴉宮鬢，道：「那也不盡然，神翁輕易不出華山，遠道而來，定有正事待辦，我又豈敢躭誤神翁正事。

反正咱們的陳年舊賬，過上些時候再算，也是一樣。」

太白神翁點頭笑道：「夫人快人快語，料事如神，老夫此來，確另有要事，咱們舊賬，只要夫人吩咐，老夫隨時候教。」

紅燈夫人目光懷疑的道：「神翁駕蒞六詔，所說另有要事，自然和玄女教有關，目下教主遠出，我還作得了幾分主兒，神翁有何見教，可得聞乎？」

太白神翁電炬般目光，向大家掃了一眼，並沒立即答覆，却徐徐問道：「老夫在前山，發現斷箭殘骸，遍地狼籍，夫人又率貴教高手，群集宮前，想是不久之前，定有一場劇戰。

若然如是，老夫倒有一事相詢，不知能否據實相告？」

第三十九章　神翁尋仇

紅燈夫人心頭微震，不知他又要問些什麼？

但臉上却依然淺笑盈盈的道：「不知神翁有何事見詢？」

她也針鋒相對，不作正面答覆，只是提出反問。

太白神翁嘿嘿乾笑了兩聲，才道：「天台梅三公子，不知是否已傷在貴教手下？」

他仍然沒說出什麼事來，只是又反問了一句。

梅三公子見他突然問起自己，不由心中一動。

上官燕因他當着梅哥哥的面，却問起梅哥哥來，心頭奇怪，不由出聲問道：「你不認識我梅哥哥，找他作什？」

太白神翁何等身份？自己和紅燈夫人答話之際，玄女教的女娃兒，豈有插口餘地？

心中一奇，兩道眼神，向上官燕射去。

突然他目光盯在小姑娘肩頭露出來的劍柄之上。

向前逼近一步，沉聲喝道：「小娃兒，妳這柄寶劍，從何處得來？快說！」

上官燕人小鬼大，有着梅哥哥這樣大本領的靠山，還怕誰來？

她見太白神翁向自己逼來，根本讓也沒讓，小嘴一噘，冷冷的道：「你這樣大聲大氣的問誰？姑娘寶劍，從得處得來，你管不着？」

太白神翁被她搶白得微微一呆，這小女娃煞是刁蠻！

自己一派宗主，那能和她一般計較，只好忍氣笑道：「老夫問妳，這柄寶劍，從那裏得來？只要妳好好回答，老夫決不難爲於妳。」

上官燕道：「咦！我不是已經告訴了你？從得處得來。哼！不難爲我，姑娘怕過誰來？」

太白神翁，江湖上有誰敢衝撞過他？聞言厲聲喝道：「女娃兒，妳眞不識好歹，老夫面前，還敢放刁？」

他左手突出，已向小姑娘脈腕抓來！

梅三公子因他先前追問自己下落，後來瞧到上官妹子肩上劍柄，又追問寶劍來處。

顯然他是爲了師弟追風劍客之死，向自己尋仇來的！

這時見他向上官燕抓來，不由心中一急，勁運左腕，向前輕輕一抬。

攔到上官燕身前，口中說道：「神翁一派宗主，望重武林，怎地和小妹子一般見識起來，豈不有失身份？」

不知神翁垂詢小生下落，有何見教？」

太白神翁左手抓出，他怕小姑娘折了手腕，不敢用勁。

但突然被人輕輕化解，心頭也不無微怔。

一雙稜威懾人的目光，立時落到梅三公子身上，沉聲問道：「你是何人？」

梅三公子微微一笑，抱拳說道：「小生正是神翁垂詢之人，天台梅君璧！」

太白神翁瞧着眼前這位少年書生，還當自己聽錯了人，遲疑的道：「你……你是天台梅三公子？」

梅三公子點頭應道：「不敢！小生正是天台梅君璧！」

太白神翁突然雙目精光暴射，注定梅三公子，一陣打量，驀地發出呵呵大笑！

他做夢也想不到，近日轟傳江湖的天台梅三公子，竟然是一個年僅弱冠的文弱書生！

而且對方除了眼神英華內歛之外，憑什麼也瞧不出是身懷絕技的人！

何況以師弟追風劍客的功力，在武林中，也可算得上一流高手，眼前這個少年，又豈是他的敵手？

目前江湖，魚龍混雜，儘多欺世盜名之輩。

這少年名傳遐邇，焉知不是好事者故弄玄虛，道聽塗說，競相傳聞，把他捧上了天！

笑聲甫落，突然右腕揚起，「呼」的一掌，向梅三公子直劈過去！

在他原意，因懷疑梅三公子徒有虛名，擊出一掌，不過想試試對方功力罷了。

是以這一掌，只不過用了三成力道，只要瞧出對方稍呈不支，自可立卽收回。

要知道太白神翁在武林中，已是首屈一指的人物。

一掌出手，雖然只含了三成眞力，但這股暗勁，還是強猛無比！

梅三公子和太白神翁對話之時，早已暗運「般若神功」，護住全身。

對方這一驟然發掌，他右臂外圈，微微一擋。

太白神翁陡覺自己發出掌力，被一股無形潛力擋住，而且微起反彈。

不由「嘿」的冷笑一聲，擊出掌力，忽的一收，緊接着又疾吐而出！

這一收一吐之勢，已把數十年修爲的內家功力，悉數擊出。

掌風暴發，宛若排山倒海，衝撞過去。

梅三公子剛剛撞住對方掌勢，忽覺對方掌力，在一鬆之後，陡然大盛。

不由暗暗吃驚，此老功力，非比尋常！也連忙把「般若神功」全力揮出！

一個是積數十年修爲的玄門罡氣功夫，一個却是佛門降魔無上絕學。

兩者都是具有反彈作用的眞氣，懸空一接，但聽「波」的一聲。

太白神翁一連後退了三步，白髮飛揚，神情激怒！

梅三公子「般若神功」才一揮出，猛覺眞力不繼，一陣昏眩。

雖然對方强猛掌力，已被自己遏住，却震得踉蹌後退了六七步，方始站定。

他這才知道，方才和九天魔女的比拚，雖然邪不勝正，對方魔功，被自己「旃檀禪功」所化，呈現不支。

自己當時並不覺得，其實也被「九天魔功」所侵，內家眞氣，耗損了不少！

不由心頭暗暗震驚！

驀聽太白神翁又是震天價一聲大笑：「不錯！梅三公子，果然是你！」

他鬚髮飄動，眼神若電，像是憤怒已極！

梅三公子也猛的劍眉直豎，怒聲喝道：「天台梅君璧，難道還會錯得？

尊駕也算得一派宗主，武林長者，如果確和小生有仇，也應該說明來意，劃道比鬪。

不應乘小生問答之際，驟下毒手。

今日差幸還是小生，區區一掌，尚能接得下來。

否則豈非糊糊塗塗的做了尊駕掌下寃鬼？

你適才詢問小生下落，到底何事！此時總該明言相示了罷？」

太白神翁數十年來，在九大門派之中，聲望甚隆。

方才一掌，自己用了十成功力，竟被對方硬行接住，只震退了六七步，（其實梅三公子並不是被他震退，他還不知道呢！）而且自己在這一掌中，也還後退了三步。

以自己的身份，即此一點，已是難堪。

何況又被梅三公子嚴詞責問？此老幾曾被人如此當面折辱過？

不由氣得滿臉通紅，連銀色長袍，都倏然自動，厲聲喝道：「老夫適才一掌，不過試試你是否眞是殺害師弟追風劍客的兇手而已，現在足可證明確是你姓梅的所爲，老夫並未找錯了人。」

梅三公子一聽他果然爲了追風劍客之死而來，不由微微一哼，朗聲說道：「不錯！令師弟追風劍客之死，在樹上寫着：

「殺追風劍客者天台梅三公子」。

這十二個血字，小生也曾親眼目睹，但神翁何以試了一招掌力，便能確定就是小生所爲，證據何在？」

「證據？哈哈！你在老夫面前，還想狡賴？」

「梅君璧行走江湖，雖爲時不多，但敢作敢當，何用抵賴……」

「如此就好」！

「追風劍客如果確爲小生所殺，憑你太白神翁方才一掌，小生還不至於怕得不敢認賬。

如果確非小生所殺，雖三尺孩童，也同樣否認。」

「老夫不還你公道，諒你也不肯承認。

以老夫師弟的內功劍術而論，在目前江湖上，要想殺害他的，爲數也已不多，憑你適才一掌功力，老夫深信你就有此能力，此其一。

那小女娃背上寶劍，正是老夫師弟追風劍客故物，她既是你小妹子，自然殺害老夫師弟之後，留下

寶劍，於理甚明，此其二。

有此兩點，難道還不夠嗎？」

「這……」

梅三公子這會倒給他說得無言以對，雖然追風劍客並非自己所殺，但小妹子偏偏留下他的長劍，叫自己如何解釋呢？

就在他微微一楞之際。

陡聽神翁口中說了聲：「好！」

忽然轉過身去，望着紅燈夫人笑道：「老夫此來，尚有一事，相煩夫人。」

紅燈夫人疑惑的道：「神翁但請明說！」

太白神翁目光環掃全場，沉聲問道：「貴教門下陰世秀才公孫慶，又是那一位？」

陰世秀才公孫慶在玄女教中，也是數一數二的人物。

這時見人家指名相問，明知自己不是對方敵手，也只好硬着頭皮，挺出身來。

只見他臉帶陰笑，向太白神翁抱拳說道：「在下正是公孫慶，不知神翁見召，又有何事垂詢？」

太白神翁點頭又說了一個「好」字，盛氣問道：「公孫慶，你在雪峯山用五陰手擊斃老夫逐徒申福通之事，當不會賴賬了罷？」

公孫慶果然不愧陰世秀才之名，他冷冷的瞧了太白神翁一眼，依然冷笑着道：「在下在雪峯山破廟之中，確曾用五陰手，擊斃本教叛徒申福一名，未聞是神翁門下。」

「他如果就是老夫逐徒申福通呢？」

「如果當日早知是神翁高足，本教決不收留。

但既已投入本教，教有教規，他誘拐侍女，叛教私逃，已不在赦之例。

何況又妄圖反抗，被在下當場格殺，自問並未開罪貴派！」

「狡辯得好！老夫也毋須和你多費唇舌，華山派還有老夫這麼一個人在，豈能坐視人家殘殺子弟？好！老夫總算癡長你們幾歲！就讓你們兩個一起上罷！」

「神翁吩咐，在下雖明知非敵，也只好勉力奉陪！」

公孫慶慢吞吞的從身邊摸出一個扁形鐵球。

拇指輕按「嗆」的一聲，寒光突射。

手上多了一柄三尺來長狹長緬刀，一下掙得筆直！

梅三公子突然喝道：「且慢！小生還有話說！」

太白神翁怒道：「你說！」

「小生特別向你最後聲明，追風劍客，並非小生所殺。

但神翁如果堅欲賜教，小生也並不反對。

不過小生從未與人聯過手，也不屑聯手合擊，孰先孰後，兵刃拳掌，悉憑神翁出題就是！」

「好狂妄的小子！老夫就先鬪鬪你罷！」

太白神翁喝聲出口，陰世秀才聽得正中下懷。

兩虎相爭，必有一傷。

如果太白神翁落敗，他自然無臉向自己尋仇。

梅三公子敗了呢？這可能不多，試想連教主這高的功力，都敗在他手上。

卽使敗了，太白神翁至少也鬧個精疲力竭，自己正好坐收漁利。

不提陰世秀才暗暗高興。

却說梅三公子一聽太白神翁要先鬪鬪自己，不由敞聲笑道：「不敢請耳，固所願焉，神翁還是在兵刃上賜教？還是……」

太白神翁怒道：「老夫就在劍術上伸量伸量你！」

「嗆！」長劍出鞘，太白神翁凛然而立！

梅三公子適才一掌，也已試出太白神翁數十年修爲，功力深厚，自己雖然不懼，但也不敢大意。

昆吾劍一聲龍吟，水晶似的透明長劍，錚然出匣。

只見他長袍未卸，左手單掌當胸直豎，右臂外圈，劍尖向天，淵停嶽峙而立。

宛如玉樹臨風，俊美瀟洒已極！

太白神翁寬袍大袖，並未脫去長衣。

他是數十年來，九大名派中，算得上首屈一指的人物。

長袍未卸，正表示他身份崇高，和對方一個年僅弱冠的人比劍，還用不着脫。

當他一眼瞧到對方居然也未脫長衣，就亮開門戶，心中不由嘿了一聲：「好狂妄的小子！」

但方才自己一掌遙擊，已試出這青年在內功方面，和自己相差無幾，自然也未敢小覷了他。

尤其對方亮出的門戶，憑自己數十年江湖，各門各派的劍法，都有個耳聞，可從沒有過這樣的起手式。

唔！左掌豎胸而立，這和方才他接自己一掌的姿勢，完全相同。

敢情他這套掌劍，都是從佛門中來的？

兩人互說了一聲「請」！

場中紅燈夫人、崔慧、上官燕，和玄女教一干高手，以及有着切身關連，出了場，又已回來的陰世秀才公孫慶，無數道眼光，全都緊盯着場中。

因爲這是繼玄女教主和梅三公子比鬪後的另一場精彩好戲！

而且方才不過是相對枯坐，這會却是比的長劍。

兩者相較，在大家心目中，自然這一場更爲精彩！

但是凝神望去，場中的太白神翁和梅三公子兩人，只是目注對方，仍然屹立不動，好像兩尊石像似的。

眞是邪門！比劍那有這樣比法的？

敢情又是和方才一樣，他們比拚上了內功？

大家方自訝異之際，驀見場中兩人，已同時極快的繞了一圈。

銀光乍閃，太白神翁一劍攻出，直挑梅三公子面門。

梅三公子微一挫身，右腕倏振，劍尖對準斜挑劍身點去！

兩人出手迅疾，宛若電光石火，大家只覺眼前一花。

「叮」的一聲清響，人影就倏然分開。

太白神翁在這一劍中，陡然發現對方功力之高，竟然大出自己意料之外。

要知太白神翁一派宗師，自視甚高，方才對掌之時，雖覺眼前這個弱冠書生，功力極爲驚人。

但比起自己，還差上一等。

不是嗎，兩掌對實，自己只退出了三步，對方却直震得退出去六七步之多。

那知這會在第一劍上，竟然銖兩悉稱，誰也强不過誰起來？

心頭這份震驚，簡直無法形容。

他到底不愧爲一派掌門，成名數十年的人物，立卽澄心靜氣，專心運劍！

人影乍分卽合，太白神翁舉劍愼重，緩緩的又推出一劍。

這一劍眞力拂拂而出，三尺之外，已迫得梅三公子發招抵擋。

太白神翁的「庚辛十三式」，立卽源源使出。

這套劍法，爲華山派鎭山劍法，太白神翁畢生功力所在。

劍法初展，已然銀星閃爍，簇簇生輝，宛若滿天繁星，毫無空隙，使人眼花繚亂，目不暇接。

但一大蓬銀星，堪堪要把梅三公子困入淹沒之間。

驟聽「叮叮」，「鏘鏘」一片金鐵相觸之聲，連續響起。

耀目精練，陡然由梅三公子身前飛起。

瞧得在場之人，采聲四動！

不但把太白神翁劍勢，悉數封開，而且振腕揮洒，反擊出去！

雙劍並舉，精芒四射，但聽拂拂眞氣，隨劍而出，激得兩三丈外，寒鋒凜烈，逼人肌膚。

陰世秀才公孫慶更是倒抽一口冷氣，暗忖：「若非讓梅三公子先上場去，如果換了自己，對方這種劍勢，恐怕連十招也擋不住。」

大概已有五六十招左右了，驀聽梅三公子仰天一聲長嘯。

劍氣如輪，精光暴漲，佛門降魔絕學「準提劍法」的一招「八部天龍」，硬把太白神翁逼退了兩步。

搶得機先，左掌直豎不變，右腕疾揮，晶芒迸發，氣勢如虹，凌厲急驟，簡直不可一世！

又是三四十招過去，太白神翁已被逼得手忙腳亂，連連後退！

一時之間，但聽采聲如雷，歡呼頻起！

崔慧、上官燕兩人，臉上也露出欣喜笑容！

但只有一人，却黛眉微蹙，兩道電光似的目光，緊注着梅三公子，臉上流露出驚疑之色。

那正是暫代玄女教主的紅燈夫人。

她目睹梅三公子使出這套深具佛門降魔威力的劍法，逼得太白神翁不時後退，無法硬接梅三公子鋒芒。

但太白神翁並無絲毫敗象，相反的，梅三公子一張俊臉，却顯出異常蒼白。

這和上次在歌樂山莊山頭與自己動手時，那種氣定神閒，英氣勃發的神情，完全不同。

顯然他有眞氣不繼的象徵！

她想到這裏，不由恍然大悟，方才他和教主那場比鬬，一定消耗了不少眞氣。

當然！紅燈夫人能夠瞧出來了，和梅三公子對手的太白神翁，自然也早已察覺出來。

對方眞力不繼，已成强弩之末，打到一百四五十招左右，只聽他嘿然冷笑，長劍一緊，刷刷刷展開攻勢。

霎那之間，劍光流動，寒芒匝地，直似急風驟雨，漫天洒出。

劍上內力，也一劍强過一劍。

但聽森森劍氣之中，響起絲絲銳風。

尤其是他左手劍訣，也不時疾劃而出，風聲勁厲得宛若金刃劈空！

白髮白鬢的太白神翁，此際凜若天神，威猛無比，眞有黃河天來，滔滔滾滾之勢！

兩人這一番激戰，爭持得最為激烈，兩柄長劍，所使的都是最上乘的劍法。

而且全都貫注了內家眞氣，全力相拚！

雖然兩人相距數尺，但寒鋒過處，不但能傷人於無形，抑且瞬息萬變，間不容髮。

打到後來，但見寒光飛繞，劍氣沖霄，那裏還分得清敵我人影？

只聽雙方兵刃，不停的發出龍吟虎嘯般金鐵交鳴之聲！

直把一干旁觀的高手，瞧得目怵心驚，比自己下場，還要緊張！

正當此時，驀聽一聲震心懾魄的金鐵大鳴！

一條藍色影子，突然震飛出去一丈來遠，脚步踉蹌，身子搖搖欲倒！

「啊！那是梅三公子！」

旁觀的人忽然發出驚呼！

梅三公子左掌依舊當胸直豎，右手長劍，却不住的顫動。

他似是極力想穩住身子，不使摔倒地上，是以不停的移動雙足，穩定重心。

太白神翁敢情也有點血氣翻浮，泥塑木雕般凝立不動。

第四十章　兩敗俱傷

但這不過一瞬間之事，等大家剛一瞧清兩人情形。

太白神翁突然仰天厲笑，雙足一點，劍先人後，一道銀虹，比電射還快，直向梅三公子當胸貫去！

這一招快速極倫，兇毒無比。

全場的人，全都緊張得「啊」出聲來。

崔慧、上官燕兩人同時尖叫了一聲，雙目緊闔！

當然！還有三小姐于文嫻，也臉色突變，緊靠着二師姐聶玉嬌，嬌軀顫動，別過頭去！

正在緊叩大家心弦之時，突然響起一聲斷喝，緊接着又是一陣金鐵大震。

「呼」！一道銀虹，忽然從斜刺裏飛出，墮落三丈之外，顫巍巍插在山石上面！

同時一團銀影，也疾退出一丈之外。

啊！那是太白神翁！他長劍脫手，銀色長袍，胸前也被劃開了一尺來長一道劍痕！臉色鐵青，一語不發的掉頭向山下奔去！

「啊！梅哥哥贏了。」

上官燕心花倒翻，喜得叫出聲來！

大家不約而同向梅三公子瞧去，只見他依然手執長劍，屹然而立。

玄女教的人，經過這一場激戰，眼看梅三公子居然把九大門派中首屈一指的太白神翁擊敗，觀念上

也有了改變。

因爲他已經是玄女教之友了，是以大家一齊鼓起熱烈而響亮的掌聲！

掌聲停下來了，梅三公子竟然仍舊手握長劍，一動不動地挺立如故。

「梅哥哥！噫！梅哥哥，你怎麼啦？」

………………

崔慧急叫了一聲，梅哥哥依然一動不動，一聲不響。

她心頭大急，趕緊一把拉着上官燕纖手，急奔過去。

只見梅三公子眼神痪散，臉如白紙，早已失去了知覺，端的生死難料！

她幾曾見過如此情形，只覺自己一顆心，似乎要從口腔裏跳了出來。

「啊啊！梅哥哥……」

她急痛攻心，哭出聲來，猛的向梅三公子身上撲去！

「崔家妹子，動不得！」

紅燈夫人一把拉開崔慧，口中急急的說了一句。

自己向梅三公子臉上仔細查察了半晌，不禁微微搖頭！

崔慧覩狀大驚，忍不住着急問道：「怎麼？我梅哥哥是不是有救？」

紅燈夫人翠眉低蹙，幽幽的道：「他是真力耗竭，內腑受震，是一種異常嚴重的脫力現象。目前還無法斷言，兩位妹子，且隨我到宮中去再說。」

說着，取下梅三公子手上昆吾劍，替他插入劍匣。

纖手微招，立即過來兩名侍女。

紅燈夫人又點了梅三公子幾處大穴，把他全身經脈閉住。

才吩咐她們把梅三公子抬起，直向宮中走去。

崔慧和上官燕兩人愁眉淚眼的緊跟着紅燈夫人身後！

經過白玉爲階，黃金爲柱的巍峨宮殿。

穿過一條長長遊廊，走入一座圓洞門中。

但覺一股濃郁花香，撲人欲醉，原來已進入一片狹長花圃之中。

除了中間一條青磚鋪成的走道之外，兩邊嫣紅姹紫，盡蒔名花，假山流水，別有洞天！不多一會，又走進一個月洞門去。

這一段路，敢情已繞入玄女宮後進，却見又是一番氣象。

綠楊碧柳之間，畫閣雕樓，亭台隱隱，那花香之氣，亦較前更濃！

兩個侍女抬着梅三公子，分花拂柳，不大工夫，到了一座樓前。

那是玉階映雪，雕欄燦霞的一座畫樓。

大家才到樓前，朱門啟處，從裏面走出四個垂髫少女，在門前垂手而立。

兩名侍女抬着梅三公子直到樓上一間雅潔房中，纔把梅三公子安放在裏進一張軟榻之上，悄然退出。

這房間極爲寬敞，中間是用花格魚軒，分作兩間。

前面半間，一排落地雕花長窗，滿架圖書，牙籤琳瑯，案頭還置放着周敦商彝，古趣盎然！

後半間則是繡衾錦墊，暖帳流蘇，更是珠光寶氣！

但崔慧、上官燕兩人，躭心着梅哥哥安危，那有心思細瞧。

上官燕替梅哥哥解下腰間昆吾劍，和另一把古色斑爛的短劍，一起掛到床前！

崔慧打開床上錦被，替他蓋上，一時之間，大家心頭沉重得誰也講不出話來。

紅燈夫人悄悄的過去，替梅三公子把了一陣脈腕。

只覺他不但仍在半昏迷狀態之下，而且氣息愈來愈弱，脈速漸減。

不由黛眉緊皺，不作一聲！

崔慧和上官燕兩人，只是站在榻前，相對而泣。

見狀不由同聲問道：「妳看他傷勢，是不是還可以有救了？」

紅燈夫人沉思有頃，忽然立起身來，向門外走去。

不多一會，手上拿了三粒紅色藥丸進來，向崔慧道：「小兄弟傷勢，不但眞氣耗盡，而且內腑還受了劇烈震動，心脈逐漸微弱，能否有救，目前尚在未定之天。

我這「紅雲丹」，雖然其中也有不少靈藥，但只能保住他三日之內，心脈不絕，要想治療，還得從長計議。」

崔慧聽得好像當頭澆下一桶冷水，眼角中淚水順着香腮，像珍珠般直落，口中說道：「要是梅哥哥有三長兩短，我……我……」

她嬌軀發顫，人也搖搖欲倒！

紅燈夫人輕扶着崔慧一條玉臂，急道：「崔家妹子，妳此時千萬鎭定，快把這三粒藥丸放入口中嚼爛，用津液和勻，再以眞氣度入他腹內，這時救人要緊，可不能再躭誤了！」

崔慧心頭一驚，趕緊應了一聲，接過丸藥，納入口中，一陣咀嚼。

她這時也顧不得男女之嫌，當着紅燈夫人和上官妹子，轉過身去，一手扶住梅三公子面頰，一手撥開牙關。

湊過頭去，哺住嘴唇，把嚼爛藥末，送入他口中，然後又度了兩口眞氣，方始直起腰來。

紅燈夫人更不怠慢，等崔慧哺完了藥，立即拍開適才所閉穴道，使用推宮過穴手法，在梅三公子各處要穴上，連點帶拍，一陣推拿。

只見她一雙潔白如玉的手掌上，居然冒出絲絲熱氣，顯然她不惜耗損本身眞氣，在替他打通全身經絡！

直看得崔慧、上官燕兩人，心頭十分激動，一個時辰之前，雙方還是仇敵，現在却要她消耗內力救人。

這樣約摸過了頓飯光景，紅燈夫人堆鴉宮鬢上，已是漸見珠汗，她停住雙手，又點了他的睡穴，才輕輕吁了一口氣。

上官燕急不擇待的叫了聲：「夫人……」

紅燈夫人微微一笑，道：「小妹子，別叫我夫人，妳們就叫我紅燈姐姐好啦！」

「啊！紅燈姐姐，我梅哥哥……」

「別急！小兄弟服了『紅雲丹』，此時藥力業已散開，我方才又用本身眞氣，助長他內腑活動，最少也可支持三天，只是三天之後……」

紅燈夫人又沉吟得說不下去。

崔慧突然撲的往紅燈夫人面前跪去，淚痕滿臉的道：「夫人……姐姐……我求求妳，一定要想個辦法，救救梅哥哥……」

紅燈夫人一手把她拉起，忙道：「崔家妹子，妳千萬不可如此，我盡我的力量，唉！縱有可療之藥

，但天地間的靈物，一時又到何處去求？

辦法有是有一個，只是……只是……

崔慧聽說有了辦法，登時如黑夜中見到一盞明燈，點漆般眼睛，為之一亮，連忙問道：「啊！紅燈姐姐，妳有辦法？」

「嗯！那是萬不得已的辦法……」

紅燈夫人幽幽的說着，忽然抬起頭來，又道：「不過要保住他性命，那只有用『金針灸穴大法』，遍灸他十二經絡死穴……」

崔慧從前曾經爺爺嶽麓老人說起過，武林中有一種金針灸穴之法，受治的人，一身武功，便得盡付流水，不由急道：「這金針灸穴大法，對武功有沒有妨礙？」

紅燈夫人黯然的道：「所以這是最後的辦法，如果施了『金針灸穴大法』不但武功盡失，而且今後也永遠不能再練。」

崔姑娘只聽得一身冷汗，半晌說不出話來。

上官燕道：「紅燈姐姐，妳還是另外想個辦法罷！只要梅哥哥好了，他把新近得來的兩件寶物，都送給妳。」

「咳！小妹子，妳當我紅燈姐姐是什麼人？哦……哦……」

紅燈夫人話剛說出，猛的「哦」了兩聲。

春花似地臉上，突然綻出笑容，接口問道：「我曾聽說小兄弟得到了兩件武林至寶，小妹子，妳說的兩件寶物，是什麼呀？」

上官燕見她一說到寶物，立即臉露笑容，心中十分不齒。

但這時救梅哥哥要緊，只好指了指掛在床頭的那柄斑爛古劍，道：「就是那個。」

紅燈夫人盯了短劍一眼，自言自語的道：「哦！這就是『阿耨神劍』！眞還瞧不出來！」

說着回頭又向上官燕笑吟吟的道：「不！小妹子還有一件呢？」

上官燕聽得更是生氣，心想：妳一聽寶物，連梅哥哥的傷也不管了，嘮嘮叨叨的問不完啦！

不由搖了搖頭道：「還有一件，我不知道，聽梅哥哥說，是什麼琥珀。」

紅燈夫人聽得「格」的笑出聲來，喜孜孜的說道：「不錯！就是那個！叫做『天蜂琥珀』，對不對？」

她說到這裏，倏的站起身來，又道：「我眞的忘了這兩件寶物，已為小兄弟所得！」

「啊！崔家妹子，這會妳們該高興了罷！小兄弟即使傷得再重，也得救啦！」

「哼！滿口小兄弟，小妹子呀，叫得倒怪親熱，原來為了兩件寶貝，就肯救人了。」

小姑娘心中越想越氣。

却聽紅燈夫人叫道：「小妹子，他天蜂琥珀放在那裏？快取出來呀！有這樣起死回生的曠世靈藥，還不給他早些服用？也好早些復原。」

「什麼？那是治傷的靈藥？」

小姑娘這會聽清楚了，高興得直跳起來，急忙走至床邊，向梅哥哥懷中掏去。

「豈但是治傷？這天蜂琥珀比千年靈芝還要珍貴，一滴却病延年，兩滴駐顏益壽！練武之人，得上一滴，可抵二三十年功力，豈同小可！」

紅燈夫人話沒說完，上官燕早已從梅三公子懷中，掏出一塊鵝卵形的黃色琥珀，遞到她手上，問道：「紅燈姐姐，妳說的是不是這個？」

紅燈夫人接過琥珀，向陽光中照了一照，點頭道：「沒錯！就是這個！」

說着玉掌輕拍，進來一個垂髫侍女，紅燈夫人回頭道：「把我金針拿來！」

侍女答應一聲，立即退出身去，稍時，送上一個錦盒。

紅燈夫人隨手打開，拈了一支最細的金針，貫注內力，慢慢的向黃色琥珀中刺去！

一面回頭說道：「崔妹子，妳快把小兄弟牙關撥開！」

崔慧依言撥開梅三公子牙關，紅燈夫人業已走近床前，她目光緊注着黃色琥珀，十分仔細，又十分緩慢的把金針一點一點地向外抽出。

然後將針孔倒轉，對準梅三公子口上兩三寸光景，懸空拿着！

大約過了一頓飯的時光，針孔中慢慢流出一小點淡黃色的黏液，小點漸漸加大。

差不多有綠豆那麼一粒了，黏液就開始下垂，像一條線似的，往梅三公子口中滴去！

不知過了多少時間，等第三滴又開始下垂，紅燈夫人即忙用金針一撥，挑入梅三公子口中。

一面忙用大拇指按住針孔，一陣摩娑，笑道：「好啦！快收起來，讓他睡上一會，就好！」

說着把天蜂琥珀，依然遞還給上官燕手上。

崔慧忍不住問道：「紅燈姐姐，妳怎麼不讓他多吃一點呢？」

紅燈夫人笑道：「像他眞氣耗竭，本來一滴已夠，我替他服了三滴，已是多了，不出半個時辰，立見神效。

這種千百年難得的仙品，多用了豈不可惜？而且滴出太多，也會影響天蜂生存。」

上官燕奇道：「這樣說來，琥珀裏面那隻黃蜂，當眞是活的？」

紅燈夫人笑道：「當然是活的，說起來話長呢！你們半天沒進飲食，想來肚子早已餓了，我要她們準備點吃的來，妳們風塵滿面，也該淨個面，洗洗手。」

說着又拍了一下手掌，吩咐下去。

一面引着兩人，走出房間，進入一扇小門。

裏面却是一間盥洗室，水晶奩鏡，羅列許多胭脂宮粉之類的化粧用品。

大家匆匆洗畢，侍女已在另外一間，擺好盛筵。

紅燈夫人讓兩人入席，金杯銀碟，珍饈雜陳，兩個侍女站在一邊，替大家輪流奉觴。

崔慧、上官燕半天沒進飲食，肚子確也餓之，這時也就不再客氣，大家邊吃邊談。

「紅燈姐姐，妳方才說天蜂琥珀說來話長，現在該可說了？」

上官燕一直記着「天蜂琥珀」，這時又問起來。

紅燈夫人笑了一笑，道：「說起天蜂琥珀，恐怕當今之世，很少有人知道它的來歷呢，我還是當年聽恩師說過。

光是這種天蜂，就極爲稀少，比普通蜂兒，要大上兩三倍，乃是生在黃山絕頂的岩石之間。

黃山到處都是數百年的參天古松，天蜂出來採花，偶一不愼，碰到松枝上的松油，就被活生生的黏在上面。

通常黏上了松香，千百隻之中，也難得有一隻能夠繼續活下去的。

除非這隻天蜂，有特殊的耐性，黏住的地方，又須只在蜂脚，而且還要是正好滿採了花蜜回來。

牠足上雖被黏住，還能把採來的花蜜，在松香上振翅釀蜜，作爲糧食。

時間稍長，牠知道脫生無望，就用蜂臘慢慢的封住自己週圍，準備蟄伏。

這本來是蟲類的一種生存本能，松香逐漸凝積，越來越大，這樣又在蜂臘之外，慢慢堆積起來。」

上官燕好奇的道：「那牠不會再死？」

紅燈夫人道：「當然也有死的！但因爲牠在蜂臘固封之中，裏面又釀了許多蜂蜜，牠吃的是蜜，分泌的也是蜜，就能永遠生存下去。

等松香墮落，入土漸深，又經過了數十百年，松香變成琥珀，天蜂琥珀才眞正誕生。

因爲蜂蜜經過蟄伏天蜂數百年的分泌又分泌，精煉再精煉，所以功效如神，成爲千載難求的聖藥。

不過用時還須以最細的金針，堪堪刺穿琥珀裏層的蜂臘，慢慢把蜂蜜引出。

用完之後，只要在針孔上用拇指摩上幾摩，其孔自封。

但一次不能超過三滴，取多了，就會傷及天蜂。

這枚天蜂琥珀，據說數百年前，被一位異人發現，和阿耨神劍，一同藏之名山。

只留下四句偈語，以贈有緣，算來至少也是千年之物，自然更具神效了。」

紅燈夫人這一番話，直聽得崔慧、上官燕兩人，聞所未聞。

原來天蜂琥珀，還有如此一段歷史，當眞天生萬物，無奇不有！

三人飯罷之後，依然回到梅三公子房中，這時天色早已昏暗多時，房中掛着五盞白色琉璃燈，燈光柔和，如同白晝。

梅三公子躺在軟榻之上，面色果然好轉許多。

崔慧、上官燕兩人心頭一塊巨石，也總算完全放落。

剛要轉身，却見梅三公子忽然睜開眼來，他望着床前三人，不由微微發楞！

上官燕心頭一喜，立時叫道：「梅哥哥，你現在是不是覺得好些？」

梅三公子緩緩伸了伸兩臂，奇道：「咦！奇怪！我怎會睡在這裏？」

說着，一挺身，就要坐起。

崔慧連忙一把按住了他，甜笑着道：「你不要動嘛！」

紅燈夫人也嬌聲笑道：「小兄弟，你方才和太白神翁互拼眞力，內腑受震，傷得可眞厲害。」

梅三公子笑道：「我現在不是好好的？」

上官燕搶着道：「梅哥哥，要是你不在苗疆毒婦住的那個地洞得到天蜂琥珀，今天要是沒有紅燈姐姐姐，那就糟啦！」

梅三公子聽小妹子沒頭沒腦的一說，心中更是糊塗，眼光瞧着崔慧，方想問話。

驀見慧妹妹秋水似的一雙眼睛，怎麽微現紅腫？不由低聲問道：「慧妹，妳哭過了？」

崔慧被他問得粉臉一熱，想想適才情形，悽然笑道：「沒有！誰哭過來着？」

「噗赫！」

梅三公子實在想不起方才到底發生了些什麽，她們說得如此嚴重，不由仰着臉問道：「慧妹，到底是怎麽一回事？」

紅燈夫人輕笑着道：「有！小兄弟！你兩位知心妹子，都哭過了。

說實在，方才情形，也眞夠瞧！連我這個老大姐，都被她們逼得走頭無路。」

崔慧這就把方才情形，詳細說了一遍，只是把自己口對口哺藥的事，含含糊糊帶了過去。

梅三公子聽得大爲感動，連忙向紅燈夫人拱手道：「承蒙夫人不惜消耗眞元，大力施救，小生眞得好好拜謝救命之恩哩！」

紅燈夫人白了他一眼，笑道：「嗯！小兄弟，你口口聲聲夫人夫人的，難道我眞不配做你老大姐？救命之恩，你謝謝你的慧妹妹好啦！人家口對口哺你藥呢！」

說着格格地笑了起來。

崔慧被她說得滿臉通紅，碎道：「紅燈姐姐，我不來啦！那是妳要我……」

第四十一章　幽囚老人

正說之間，侍女已熬了一碗參湯進來，大家才停止笑謔，崔慧紅着臉，服侍梅三公子服下。

紅燈夫人正色道：「小兄弟，你重傷初癒，還是再休息一會，來！兩位妹子，我們到外面去走走。」

說着拉了崔慧、上官燕兩人，裊裊婷婷的退出房去。

若論梅三公子眞正功力，他不過在天台絕頂，苦練十年，如果和九天魔女，太白神翁等人相比，人家潛修數十年，武功已入化境，自然相去甚遠。

不過他仗着所學的乃是佛門至高無上的「大乘伏魔法藏」，具不可思議威力，是以攻無不克，戰無不勝。

這次先前和九天魔女比鬭之時，心中已受魔相。

之後，仗着「旃檀禪功」，勉强獲勝，眞氣不免虧耗甚多。

和太白神翁比劍，本來已是强弩之末，他又連運「般若神功」，「準提劍法」，和對方硬拼，遂致眞氣耗竭，震動內腑！

是以他的傷勢，說嚴重，固然嚴重萬分，因爲普天之下，沒有能夠立時使他恢復已竭眞氣的靈藥。

但只要眞氣一旦恢復，內腑受震，也就無關重要！

「天蜂琥珀」，既是專補眞元的曠世仙藥，他又服了三滴之多。

不但傷勢早已復原，而且眞氣充沛，比之未受傷前，功力更精進了不知多少。

何況身邊又有崔慧、上官燕兩位體貼入微的妹子，悉心照料，紅燈夫人的關懷倍至。

一連三天，都只在這瓊樓玉宇之中，閑眺窗外景色，靜觀壁上圖畫，居然也小享人間清福！

第四天午餐之後，梅三公子方和崔慧在樓前下棋，上官燕却站在一旁觀戰。

只見紅燈夫人笑盈盈的走來，向梅三公子說道：「小兄弟，今天你可以去瞧瞧由歌樂山莊送來的人了。」

梅三公子放下手中棋子，答道：「前者事出誤會，何況教主曾親口說過，鐵背蒼虬武老英雄失蹤，並非貴教所爲。

言猶在耳，足可徵信，小生也自悔孟浪，那還用得着再瞧。」

紅燈夫人微微一笑，道：「這是教主臨行時吩咐，也許另有深意，小兄弟你還是去走一趟的好。」

上官燕一直記掛着外公安危，雖然明知自己外公，已不是玄女教所擄，但她童心未退，聞言說道：「梅哥哥，我和你一起去。」

紅燈夫人忙道：「小妹子妳還是和崔家妹子在這裏等候，人去多了，實有不便。」

梅三公子心中奇怪，暗想：歌樂山莊押來的人，既然明知不是武老英雄，爲什麼一定要自己去呢？

而且紅燈夫人又說什麼教主也許另有深意。

深意？這又是什麼意思？但聽紅燈夫人口氣，分明除了自己一人，還不要慧妹和上官妹子同去。

既然如此，自己一人前去瞧瞧也好，當下就笑着說道：「小妹子，你們在這裏稍候，我去去就來。」

紅燈夫人微微點頭，又道：「唔！小兄弟，你別忘了帶上教主旗令！」

接着擊了一下手掌，叫道：「凌雪！妳陪梅公子到後山人字岩一行！」

房門外，一名叫做凌雪的侍女應聲入內。

梅三公子也就依言帶了玄女教主旗令，象牙圓筒，方待轉身出去。

只聽紅燈夫人在身後說道：「那人幽囚多年，脾氣怪僻，小兄弟，你得多多忍耐。

如果我老大姐猜測不錯，此行對你有益無損。

哦！別發楞啦，快去罷！」

梅三公子跟着白衣侍女下樓，出了花園，前面是一個月洞門，一連穿過幾條曲折長廊。

只見前面橫着一道六七丈高的圍牆，都是用白石築成，中間兩扇黑漆大鐵門，關閉得緊緊的。

大門上還鐫着「三才岩」三個大字。

白衣侍女到了門前，回身說道：「公子且請稍待，容小婢前去叩門。」

梅三公子立停之後，只見白衣侍女跨前幾步，伸手向右邊一個銅環上輕輕按了一按。

鐵門啟處，走出一個黑衣大漢，望了梅三公子和白衣侍女一眼，方想問話。

白衣侍女已搶先說道：「我是奉夫人之命，陪着梅公子前來。」

黑衣大漢問道：「可有旗令？」

白衣侍女答了聲：「有！」

「請姑娘稍待。」

黑衣大漢說了一句，立即重新關上鐵門，敢情是往裏面通報去了？

果然又過了一會，兩扇大門一齊敞開，一座白石砌成的樓前，一排站着八個黑衣大漢。

當前是一個身材高大的老頭，生得濃眉粗眼，鬚髮如戟，生相極爲威猛。

白衣侍女一眼瞧到，立即細聲說道：「公子請取出教主旗令。」

梅三公子微微點頭，從懷中掏出象牙圓筒，旋開筒蓋，抽出旗令。

鬚眉如戟的老頭和身後八個大漢，一見旗令，立即躬下身去。

然後由老頭接過旗令，仔細看過，才躬身問道：「教主有何吩咐？」

白衣侍女答道：「夫人秉教主之命，吩咐婢子陪梅公子往人字岩有事。」

老頭雙手把旗令遞還給梅三公子，口中說了一聲：「請！」

就率領八個大漢，往石室中退去。

梅三公子心中暗自打量，原來這鬚髮如戟的老頭，是守護三才岩的。

只聽白衣侍女輕聲說道：「這胡老爺子，乃是教中的第一高手，除了教主，副教主，就算他武功最高了。」

梅三公子問道：「這胡老爺子，叫什麼名字？」

白衣侍女道：「他叫劈天掌胡猛。」

說着已繞過石屋，從一條白石小徑，穿林而入。

不多一會，前面已有一座玲瓏高聳的壁立翠嶺，擋住去路，看來路已到了盡頭。

梅三公子方在想，不知凌雪引着自己，怎生走法？

驀見白衣侍女走到石壁面前，向右退了一步。

蓮足踏在兩塊微微凸出的白石之上，躬身說道：「公子請！」

梅三公子只聽白衣侍女腳下嚓嚓地一陣輕響，兩塊凸出白石，微微一沉。

那正前面石壁之中，陡地豁然向兩邊移開，露出一個石洞，黑沉沉的似乎微有先亮。

心中不由暗自驚佩這座石洞佈置之巧，但腳下却並未停止，對白衣侍女含笑點了點頭。

仍由凌雪當前領路，向洞中走去。

入洞不遠，壁上點着兩盞油燈，洞中景物，隱約可見，兩人蜿蜒曲折，走了三五丈遠近。

石洞忽然一分爲二，大小佈置和前洞無異。

白衣侍女領着梅三公子逕向右洞而入，又進了三五丈遠近，那洞又是一分爲二，這次却又向左轉。

如此，分洞之處，竟遇到五六次之多，或左，或右的走了一會。

白衣侍女到了又是一個兩洞分岐之處，倏然停下身子。

指了指右邊洞門，躬身說道：「歌樂山莊送來之人，就在這裏面，婢子不便進去，在此恭候，公子請罷！」

梅三公子微微頷首，便向右邊石洞中進去。

走了約摸一箭多路，果然見到一座用人工製成的石門，門上橫着一道鐵門。

心知從歌樂山莊中送來的人，就被關在這間石室裏面，當下並不怠慢，用手拔開鐵門。

他不知裏面囚着的是什麼人，生怕石門打開，那人猝起發難。

是以一面戒備，正當他堪堪拔開石門，忽聽裏面傳出一聲沉重的歎息之聲！

石門砰然開啟，他毫不猶豫的走了進去。

一陣積塵落下，撒了他滿臉滿身，梅三公子用衣袖揮去臉上塵土。

略一打量，只見兩道冷電般光華，一閃而逝。

轉頭望去，只見一個鬚髮蒼然，垂掩全身的老人，盤膝端坐在石室的木榻之上。

敢情他聽到石室開啟之聲，陡然睜開眼睛，兩道湛湛神光，由垂臉的長髮中射出，稜威逼人。

顯然這鬚髮長垂的老人，內功極爲精深！

梅三公子不覺微微一楞，猛聽一聲：「哈哈！」

那老人突然站起，厲聲喝道：「玄女教賊徒，你又幹什麼來了？」

梅三公子忙道：「老丈，小生梅……」

鬚髮長垂的老人，沒等梅三公子說出來意，就截住話頭，不耐煩的叱道：「住口！十七年來，老夫不知聽了你們多少花言巧語，去！去！」

梅三公子心想：原來此人被玄女教幽囚了十七年！

一個人失去自由，被關在這種暗無天日的石室之中，這麼久了，難怪他脾氣暴燥，心中不由暗暗起了一絲同情之心。

而且紅燈夫人臨走時要自己多多忍耐，既然來了，自己好歹也要瞭解一些箇中情形。

當下連忙搖手說道：「老丈不可誤會，小生並非……」

「什麼誤會？你們軟硬兼施，還不是爲了那兩句偈語？你回去告訴九天妖女，她要想從我姓孫的口中，說出上面兩句，今生休想！

哈哈！『洞中之洞，天外浮雲』這兩句話，就夠她思索上一輩子，哈哈哈哈！」

梅三公子聽他說什麼九天妖女，要想他說出上面兩句，今世休想。

又說「洞中之洞，天外浮雲」這兩句，就夠她思索上一輩子。

不由想起雪峯山破廟之中，燈心和尚說過，玄女教爲了兩件武林異寶，搜盡名山，才發現了「洞中之洞」，那就是他們劃爲禁地的歌樂山莊。

後來消息傳出，就有不少人聞風趕去，那就是歌樂山莊隧道入口的纍纍白骨。

但是玄女教化了二十年心血，依然找不到眞正的「洞中之洞」，兩件異寶，反到落入自己手中！

他想到這裏，不由恍然大悟，敢情這鬚髮長垂的老人，正是普天之下，唯一知道智果禪師留傳下來的四句偈語之人。

是以玄女教把他擄來，幽囚了一十七年，希望他說出上面兩句，但他始終不肯說出。

咳！其實他卽使把上面兩句，說了出來，如果不是身臨斯境，大家也不過多鑽幾處牛角尖，那裏能夠找得到眞正藏寶之處？

「怎麼？你還賴着不走？」

鬚髮長垂的老人又是一聲厲吼，猛的伸手抓來！

人影欺近，出手如風，梅三公子沉思之中，驀然驚覺。

趕緊右臂一揮，向前擋出！

「砰！」兩人各自震得後退了一步。

老人鬚髮飄動，目露驚異，冷嘿了聲：「想不到你小子還有點功夫！」

梅三公子雖然輕輕一拂，但也已發覺此人內力深厚，比之金老二等人，强過甚多。

也連忙喝道：「老丈，小生並非玄女教的人！」

老人奇道：「那你是什麼人？」

梅三公子道：「小生乃是玄女教之友，蒙教主允准，專爲探視老丈而來」。

老人聽得呵呵大笑道：「玄女教之友！嘿嘿！和妖女沆瀣一氣，那有什麼好東西，還不是爲了兩句偈語而來？」

接着突然臉色一沉，厲聲叱道：「走！走！老夫不顧看到你們這批邪魔外道。」

梅三公子心中一動，也朗笑一聲道：「老丈，你也太以小覷天下之士，智果禪師兩句偈語，有什稀罕？」

老人似乎因梅三公子說出智果禪師之名，深感訝異，怪眼一瞪，冷冷的道：「你別想激我，不稀罕，你說出來讓老夫聽聽！」

梅三公子微微笑道：「一瓊一文，在樹之筋！」

他一字一句，緩緩的說出智果禪師四句偈語的上面兩句。

只見鬚髮長垂的老人，却聽得身軀微微一顫，大聲問道：「這兩句偈語，你從何處得來？」

梅三公子反問道：「難道這兩句話，除了老丈，就沒人知道了嗎？」

老人又是一聲哈哈，接着說道：「就讓你們得了四句偈語，但是沒有詳細地圖，也是枉然！」

他說到這裏，突然問道：「你們是不是還想騙我那張地圖嗎？老實告訴你，青蓮眞人手繪的詳圖，早在十七年前，被老夫撕成粉碎，吞入腹中，你們夢寐以求的兩件異寶，從此就無人能得！」

老人敢情說得十分興奮，接着又是一陣仰天狂笑！

這笑聲震得滿洞隆隆直響，不知他到底是得意，還是悲憤，只覺十分淒厲刺耳！

梅三公子等他笑聲歇住，才緩緩的道：「老丈所說的兩件武林異寶，不久之前，已爲小生所得！」

「你敢欺騙老夫？」

鬚髮長垂的老人再次厲吼，他似乎十分憤怒！

梅三公子臉色一正，凜然的道：「小生出道江湖，從未騙人。」

老人瞧着他這份端重儀表，不覺顏色稍霽，道：「你既然自詡從不騙人，你說！從何處得來！得到了什麼？」

梅三公子笑道：「老丈問得好！何處得來，小生自然是從洞中之洞，天外浮雲中得來，不過那決不是歌樂山莊。」

老人點頭道：「當然不是！」

「至於所得何物，老丈且聽聽智果禪師另外六句偈語！」

「還有六句偈語？」

「當然！那是智果禪師留在石函上的。」

「快說！」

「瓊爲蜂精，功勝玄眞，文曰阿耨，劍中之神，五百年後，貽有緣人。」

「天哪！那兩件寶物，果然出世了，還落入旁門左道之手。」

「老丈何得妄斷小生是旁門左道？」

「哈哈！玄女教之友，玄女教之友還有正派的？」

「小生梅君璧，奉師命行道江湖，積修外功，爲人間除兇暴，爲天地張正氣……」

「好大的口氣！那你怎會和玄女教沆瀣一氣？」

「小生爲了一位老英雄失蹤，追上歌樂山莊，在石室中發現……」

「發現老夫住過，才追蹤而來？」

「正是！」

「那玄女教怎會如此好說話？」

「教主的九天玄功，被小生僥倖破去。」

「你……贏了那妖婦？」

「正是！」

「你……是何人門下？」

「小生天台門下。」

「天台！你姓梅？你是天台人？」

「正是！」

「老夫問你一人，你可知道？」

「老丈請說。」

「天台梅麟書，你可知其人？」

第四十二章　外家高手

梅三公子聽得驀然一震，他怎會知道自己父親名字？不由躬身答道：「老丈所詢，正是家嚴！」

「你……」

鬚髮長垂的老人，突然目射奇光，向前撲近兩步。

緊緊盯着梅三公子，激動得全身微顫，問道：「你是梅麟書的哲嗣？今年十九歲？他家老三？」

梅三公子聽得更是驚奇，這老人家怎會對自己如此清楚？不由點頭道：「老丈想是家嚴故人，請恕晚輩不知不罪。」

「哈哈哈哈！老夫十七年來，今天算是最高興的一天！」

老人說到這裏，突然又神色黯然，連連搖頭的道：「唉！……可惜……可惜！」

梅三公子瞧着老人家忽愁忽喜的情形，心頭更是不解，方想問話。

只見老人忽然抬頭問道：「令尊可還康健？」

梅三公子忙道：「家嚴托老丈之福，腰脚尚健！」

老人笑道：「唔！他有你這樣一個兒子，福氣比老夫好得多！哈哈！你知老夫何人？」

梅三公子惶恐的道：「晚輩不知，還請老丈明說。」

老人點頭道：「唔！這也難怪，當時你還在襁褓之中，令尊可曾對你提起過，在岳州任上之時，有一個姓孫的同僚？」

老人此話一出，梅三公子驀地心頭一震，往他面前撲的跪下，口中說道：「你……你老人家就是岳父？小……婿奉家嚴之命，就是往岳州探親而來……」

他說得俊臉通紅，以下的話，還沒說出。

老人已把他一把扶住，凄然笑道：「老夫正是孫存仁，賢侄快請起來，也快別如此稱呼！老夫家破人亡，小女湘蓮，更不知流落何處？

賢侄！當年咱們兩家，雖有互爲婚婭之言，但小女無福消受，你還是另配淑女罷！」

「唉！這是十七年前的事了，老伴去世之後，老夫不該輕信人言，存了覬覦異寶之心，隻身北上。

那知途中就被九天妖女刼持，强迫老夫說出青蓮經上卷兩句偈語，和下卷半張尋寶之圖。

那知老夫被刼之時，早就把尋寶圖嚼爛之後，吞入腹中，這樣就被他們幽囚了一十七年。」

梅三公子忙道：「岳父不必傷心，令嬡目前雖然不知下落，終有尋獲之日。」

孫存仁拂然道：「賢侄！目前小女下落未明，能否得侍君子？尚在未定之天，你還是叫老夫一聲世伯，免得愴我老懷。」

梅三公子只得連連應是，改稱了一聲：「老伯」

他心中却想着雪峯山燈心和尚所說兩件異寶的來歷，原來當年得到青蓮經的關外異人，所收兩個弟子，後來失蹤的師弟，就是自己岳父。

不由脫口問道：「玄女教主刼持老伯，既然爲了四句偈語的上面兩句，而且這兩句，又載在青蓮經上卷之中，她爲什麼不找老伯的師兄？」

孫存仁哈哈笑道：「老夫的師兄。就是知機子，他創設天理教，揭櫫反清復明，深得當時九大門派，暗中支持，江湖志士豪傑，聞風歸附，聲勢浩大，即以師兄個人的武學造詣而說，九天妖女也斷非敵

手，焉敢輕捋虎鬚。」

梅三公子哦了一聲，說道：「原來天理教倒並非異端邪說。」

孫存仁道：「你此話怎說？」

梅三公子也就把自己自幼拜天台靈芝上人爲師，傳了自己佛門絕學的伏魔法藏，要自己行道十年，積修外功。

正好父親說起當年在岳州任上，和孫家自幼訂親，吩咐自己專程往探，那知四處打聽，無人得知孫家下落。

適巧碰上鐵背蒼虬武公望被天理教追蹤尋釁，自己協助尋人，源源本本說了一遍。

直聽得孫存仁連連點頭，一面慨歎着道：「不料師兄一死，堂堂正正的天理教，也變了質。

唔！據你所說，他們追蹤武老英雄，是爲了追尋他女婿上官義下落。

追尋上官義，因爲他是師兄的唯一傳人，那一定是爲了青蓮經上卷，也爲了那兩句偈語，兩件異寶！

哈哈！武林異寶，智果禪師四句偈語，害了多少武林中人？但有緣的，却只有一個！」

他說到這裏，突然目光盯在梅三公子臉上，徐徐的道：「賢侄，這兩件曠世奇珍，武林中人，數百年來，夢寐難求，却被你無意得到，這自然是福緣天生，智果禪師所指的有緣人了。

「天蜂琥珀」，你已服過三滴，但阿耨神劍，你可曾參透玄機？」

梅三公子忙道：「小侄愚昧，當時得到之後，這阿耨神劍無法開啟，就擱置身邊，並沒細瞧。」

孫存仁笑道：「這兩件曠世奇珍，大家只知道天蜂琥珀，服用三滴，練武之人，不但可以平添數十年功力，而且能駐顏不老，是以全都垂涎三尺。

至於阿耨神劍，大家認爲不過是一柄斬金截鐵的神物利器而已，其實卽使讓他們得去，功力最高，如果不參透玄機，任誰也無法開啟。」

梅三公子心中一動，方想開口。

只聽孫存仁又道：「那偈語第一句不是『一瓊一文』嗎？後面六句，想來智果禪師埋藏之時，留刻在石函上面，青蓮眞人也並沒親見，是以青蓮經上也沒有記載。

不過據你方才所說，這是智果禪師因前面四句，只第一句提起兩件寶物，是『一瓊一文』之外，後面三句，却全係指示藏寶所在，恐有緣之人，不懂『一瓊一文』用途，才爲兩件異寶，作了註解。

你想，當時如果只是一口神物利器的寶劍，他爲什麼不說「一劍一瓊」，而說「一文一瓊」呢？石函上的六句，三四兩句，爲什麼不說「劍曰阿耨，劍中之神」，偏又說「文曰阿耨，劍中之神」？

自然「文」與「劍」是不同的，這玄機也就在「文」字之中，老夫記得青蓮經上，也有四句關於阿耨神劍的用法，那是：「啟劍無法，出之於心，參透劍文，群魔斂跡！」

你既然還無法開啟，不妨從「文」字上多做點功夫。

梅三公子唯唯應是，向石室中瞧了一眼，說道：「小侄進來之初，不知石室中住的乃是老伯，現在既已知道，還請老伯和小侄一同出去罷！」

孫存仁哈哈笑道：「當年老夫敗在九天妖女手下，有個約言，如果不說出前面兩句偈語，就得在武功上能贏得她時，始能恢復自由。

否則賢侄你想，老夫十七年潛修苦練，憑歌樂山莊石室和此處石洞，能困得住老夫嗎？

十七年來，老夫幽居石室，雖然自問功力增進甚多，但九天妖女，這許多年來，功力自然也在精進，老夫因尚無制勝把握，才自甘于幽囚呢！

今天智果禪師的四句偈語，雖然已成陳跡，但老夫豈能如此出去？」

梅三公子忙道：「目前教主遠去，老伯一時也遇不上她，自古寃家宜解不宜結，老伯能不咎既往，自是最好。

小侄身邊留有教主旗令，見令如見教主，就算小侄代表教主，前來致歉，迎迓你老人家出去，還不可以嗎？」

孫存仁望了眼前這位玉樹臨風的青年，原是自己乘龍快婿。

心中不期而然想起自己女兒，他既然如此說了，自己確實也急須出去，找尋十七年不見的女兒。

如果天從人願，自己能瞧得到一對璧人，花開連理，豈非好事？

他想到這裏，不由從一頭長髮低垂的臉上，露出藹然微笑，點頭道：「好！賢侄，老夫這全是爲着你！」

顯然！這老人已完全屈服在兒女私情之下，忘了十七年幽囚之恨。

兩人相繼走出石室，白衣侍女凌雪，還站在洞外相候，一見兩人一起走來，不由微微一怔。

依舊在前面領路，轉出石洞。

孫存仁仰望雲天，心頭不知是慨歎？還是欣喜？

十七年漫長的歲月，爲了兩句偈語，但如今有了代價。

那是讓自己的佳婿，故人之子，得到了兩件曠世奇珍。

雖然美中不足的是茫茫天涯，愛女何在？

但那是以後的事，慢慢尋訪，不難找到，他突然把胸中一股沉鬱之氣，發爲長嘯！

這一聲震得林木簌簌，聲聞數里的嘯聲，雄渾蒼涼，劃破長空！

梅三公子倒無所謂，那白衣侍女凌雪，雖然武功不弱，但那裏禁得住？

只覺耳鼓欲破，連忙手掩雙耳，嬌軀倒退了兩三步。

「哈哈！賢侄，你帶老夫到何處去？」

「小侄還有兩位妹子，一起住在紅燈夫人那裏，小侄意欲向她告辭一聲，這就下山。一面可以尋找世妹下落，一面也好順便協助上官妹子，打聽武老英雄蹤跡。」

孫存仁點頭道：「老夫孑然一身，一切都依你好了。」

梅三公子覺得這老人，突然好像完全改變，和藹之中，還有一種說不出的慈愛，心中也十分感動。

白衣侍女把山洞復原，大家正待循徑前往，瞥見一團人影，驟然飛來。

身形好快，眨眼工夫，已落在三人面前，身如寶塔，巍然而立。

那正是守護三才岩的劈天掌胡猛，玄女教第一高手！

他這時右手提着一把寬濶的開山斧，左手豎着一面黑漆鐵盾，大不刺刺的問道：「方才那一聲長嘯，是什麼人所發？」

「我！」

孫存仁漫應了一聲！

胡猛望了這長髮老人一眼，冷冷的道：「好雄渾的內勁！」

說到這裏，突然轉臉向白衣侍女喝道：「是妳把他放出來的？」

白衣侍女躬身道：「婢女不敢！」

「我！」

梅三公子朗聲應着。

胡猛怒道：「你憑什麼敢擅自放他出來？」

梅三公子微笑着道：「你們教主的旗令！」

「教主旗令，是准你進入三才岩禁地，沒叫你放人！」

「但教主旗令，也沒寫着不准我放人？」

胡猛銅鈴般圓眼一瞪，喝道：「小子，在老夫面前，你敢狡辯？」

梅三公子劍眉一剔，取出旗令，揚手道：「胡猛，見令如見教主，你敢不服？」

胡猛躬身道：「不敢！」

梅三公子朗聲笑道：「那就是了！」

胡猛依然攔在當路，洪聲說道：「你別以爲有了教主旗令，便可任意胡來，釋放人字岩四人，還得另有手續。」

梅三公子方想答話，只聽孫存仁哈哈笑道：「胡猛，你眞認爲姓孫的非憑妖女旗令，才能出去嗎？區區石洞，能奈我何？孫老爺子要走，早就走了。」

劈天掌胡猛聽了他方才嘯聲，心知此人內力深厚，不由也點頭道：「憑你適才嘯聲內力，果眞要震開機關石門，也並非難事。」

孫存仁傲然笑道：「你還識貨！」

「不過……」

「不過什麼？」

「我承認你能破壁而出，但能從我胡猛手下，安然走出三才岩嗎？」

「不信你試試就知！」

「如此好極！」

胡猛大聲答應，但一瞧對方空着雙手，忽然又道：「咱們徒手較量？」

「用不着，胡朋友還是用你的拿手兵器，免得輸了叫屈！」

「你不知老胡外號叫做劈天掌？」

他噹啷一聲，把板斧鐵盾，一起擲到地上。

「好！」

「接招！」

胡猛一聲接招，鐵掌直揮，疾擊過去。

孫存仁見他直欺中宮，來勢似慢實快。

微微點頭，身形却屹立不動。

胡猛的手掌已遞到對方胸口兩尺以內，因掌力蘊蓄未發，是以孫存仁僅僅鬚髮飄動。

他號稱劈天掌，掌風足以開碑裂石！

這時一見對方居然不避不架，他雖然脾氣暴燥，但人却不愧磊落漢子。

心頭一楞，連忙迅速收勢，口中喝道：「姓孫的，你嫌命長？」

孫存仁笑道：「噫！你自己不擊過來，問我作甚？」

胡猛一想不錯！這確是自己不擊過去，怎地問起他來？

心中一氣，暴喝一聲，掌勢加快。

同時掌心疾吐，一股凌厲無比的潛力，猛然擊出！

孫存仁依然屹立如故，一動不動。

「蓬」的一聲，掌力已擊到他胸口，一隻鐵掌，也緊跟着印到。

孫存仁當年和九天魔女相約，如果不說出智果禪師所留上面兩句偈語，就須贏得了她，才能恢復自由。

是以在石室之中，把青蓮經所載武功，悉心苦練，精益求精。

須知青蓮經乃是青蓮眞人化費畢生心血，搜集記述正邪各派武功的一部武學全書。

孫存仁十七年幽囚，融會貫通，出神入化，豈同小可？

但他一想到九天魔女的武功，原本勝過自己甚多，自己功力，雖已精進不少，但人家何嘗不在與日俱增！

是以依然幽困如故，並沒一試的機會，自己也不知道自己的功力，究竟到底到了何種境界？

適才在石室之中，和梅三公子對了一掌，發覺這少年年事甚輕，功力却似和自己不相上下。

這一來，頓使他對自己功力，起了懷疑。

後來雖然知道眼前這位佳婿，已得佛門無上降魔絕學，連九天魔女，都還敗在他手下，心雖稍寬。

但終究對自己功力，到了何種火候？始終未能釋然。

湊巧一出石洞，就碰上玄女教中，武功僅次於教主、副教主的劈天掌胡猛。

武林中人，就是年歲最老，火性全無，這好名爭雄之心，誰也無法泯滅。

孫存仁自不例外，這種機會，豈肯輕易放過？

他本想仗着十七年潛修苦練的深厚內功，硬擋對方一掌，瞧瞧你劈天掌，能否劈得動自己心胸？

但此時運氣一拒，已察覺對方內力沉雄，掌上分明練有少林「劈空掌」和崑崙「天罡掌」的功夫，

一時可眞也不敢讓他鐵掌及身。

當下猛吸一口眞氣，胸口忽然內陷，雙腳並沒移動，但胸腹和對方手掌，足足拉開了尋尺距離！

劈天掌胡猛，也禁不住心頭一凜，姓孫的居然敢硬擋自己一招凌厲掌力？內功之深，着實驚人。

此際一看他胸腹後縮，也不敢冒然再進。

因爲萬一冒險進招，只要對方眞氣一鼓，藉勢反彈，武功稍差之士，手骨怕不立時折斷？

自己雖不至如此，但極可能被震後退，這樣，豈非自取折辱？

想到這裏，身形微側，掌勢斜向上削，一招「浮雲出岫」。

又是一股雄猛勁力，呼的向孫存仁胸脅上擊去！

「哈哈！」孫存仁一聲敞笑，左手袍袖一抖，疾拂來勢，上身左旋，右手忽爾加長，逕向對方腕脈扣去！

這一拂一抓，出手奇詭，迅疾如電。

胡猛只覺對方勁勢凌厲，實是生平未遇。

大駭之下，趕緊右掌一收，勁貫左臂，陡朝孫存仁肘彎上格去！

手腕相交，兩人都覺臂上一麻，各自吃驚，身形也同時錯開了數尺。

劈天掌胡猛，原是外家高手，武功也純走剛猛路子，更以掌勢雄渾，馳名江湖。

凡是和他動手之人，均不願和他硬拚。

平日自以爲除了教主、副教主，天下之大，已是少有敵手。

不想一個被教主幽禁了這麼多年，望之瘦骨嶙嶙，瞧不起眼的孫老頭，武功竟然會有恁般高法？

心中大喜，驀喝一聲：「好極！今天老胡總算遇上了對手！」

雙臂一振，人已重新撲近，寬袍大袖，但身形神速。

胡猛的凌厲掌風，那想掃得上他半點衣角！

而且手法之奇，忽爾崑崙、崆峒，忽爾武當、峨嵋，每一招上，忽剛忽柔，忽强忽弱，變化詭異。

直打得胡猛又驚又駭，不時的提聚眞氣，加强雙掌威勢。

掌掌如開山巨斧，着着劃空嘯聲，攻拒之間，煞是猛惡！

第四十三章 魔女留書

梅三公子靜立一旁，看到自己這位世伯，出手神妙，也不禁爲了神往！

當然！以他的功力，自可瞧得出孫存仁似乎在拿胡猛試招，並沒用上全力。

表面上，兩人各展絕招，難分軒輊。

其實胡猛已是面紅氣促，頭臉上微見汗水。

但他的凌厲攻勢，却是愈鬪愈盛，愈來愈强。

孫存仁大有被他逼得手法微現滯呆！

不！他這時長垂及地的花白鬚髮，竟然無風自動，跟着右掌緩緩的向胡猛隔空推出！

胡猛目光掠過，那敢大意，身形一穩，猛的吐氣開聲，右掌微屈，向前拍出。

一陣狂飈，洶湧呼嘯，向孫存仁沉潛未露的掌力撞去！

這一會，他聚集了八九成功力，迎頭一擊，滿以爲至少也得把孫存仁震退幾步。

那知事實不然，掌風相接。

驟覺對方竟然虛若無物，自己擊出的力道，難以用實。

不！自己足以裂石開碑的掌力，和對方才一接觸，竟然突告消失！

而且自己吃那股似有若無的柔風所含蘊的反震之力，震得心頭卜卜直跳，心氣浮動！

胡猛久經大敵，心頭雖然震驚，但豈甘示弱？

當下連忙斂懾心神，一面猛提一口眞元，雙掌又倏然平胸推出！

孫存仁微微一笑，手掌同時加快。

他虛若無物的掌風，也突然轉變爲剛猛勁力。

兩陣狂飈，同時迸發，激飈起沉濁的呼嘯之聲。

「蓬」地一聲大震，砂飛石走，風轉飈捲！

餘勢猶勁，猛向胡猛身前湧撞過去！

劈天掌胡猛，幾曾見過如此情形？

不由失聲驚噫，雙足急點，向後疾退了兩三丈遠！

孫存仁也鬚髮飄颻，身形擺動了兩下。

胡猛停住身形，更是臉色微變，心氣翻浮。

暗自試運了一下氣息，覺着各處經脈，暢通無礙，才悠悠的吁了口氣，放下心來。

孫存仁當先開口說道：「胡朋友的劈天掌，果然名不虛傳！」

胡猛毛髮似戟，也裂聲笑道：「尊駕身負奇學，老胡算見識了。

不過咱們勝負未分，孫朋友要走出三才岩，還得贏了在下。」

「好！」

孫存仁這一聲好，猶如晴空霹靂，隨着大喝之聲，驀地一掌，遙空劈出。

這動作快若電光石火，當眞難以形容。

掌力過處，宛若狂潮，激得四外勁風亂轉，呼嘯大作！

胡猛不愧爲玄女教第一高手，一看之下，便明白對方這一掌才是他眞正平生功力所聚。

和適才掌力，聲勢又是不同。

放眼武林，能夠接得住的，怕也數不出幾人？

「好一招終南旋風掌！」

他也暴喝一聲，把全身功力，運集掌上，雙手猛然遞出！

只聽震天價一聲巨震，胡猛一個高大身軀，陡地震飛出去一丈來遠。

又踉蹌後退了七八步，才穩住身形，喘如雷鳴，毛髮戟張。

定目凝神，屹立着一動不動。

「胡朋友是否還要比賽？」

「當然！」

梅三公子瞧着兩人情形，如果再硬拼一掌，胡猛非當場重傷不可。

自己承玄女教釋嫌爲友，待若上賓，這會那好再坐看他有失？

想到這裏，連忙閃出身去，口中急叫了聲：「老伯！」

一面向胡猛抱拳道：「胡朋友暫請住手。」

胡猛沉聲問道：「你又有什麼說的？」

他喝聲未落，只見一條人影，如飛奔來。

瞬息工夫，已到眼前。

那是一個身材苗條的少女，她敢情奔得太快了，一路上嬌喘吁吁，胸前兩堆雙峯，還在不停的起伏。

「胡叔叔！」

秋水似的眼光，飄着梅三公子，嫣然一笑。

又望了望鬚髮長垂的孫存仁，然後轉身向胡猛斂衽爲禮。

「三姑娘，妳累成這個樣子！又幹什麼來的？」

胡猛瞧了她一眼，面露笑容，大聲問着。

三小姐于文嫻粉臉微紅，嬌喘着道：「胡叔叔，姪女是送玄牒來的。」

胡猛一聽到「玄牒」，高大身軀，卽時肅然而立。

臉上微露驚異，問道：「教主頒發玄牒，就是爲了釋放這位孫朋友？」

于文嫻並不作答，只是從身邊取出一長方形牒文。

胡猛躬身接過，打開一瞧，立卽闔起。

一面向孫存仁和梅三公子抱拳笑道：「孫朋友，梅公子，請恕胡某適才放肆。」

孫存仁呵呵笑道：「胡朋友何須客氣，你這份身手，老朽着實佩服！」

胡猛臉上微微一紅，道：「孫老哥別往我臉上貼金，說實在，老胡除了教主、副教主之外，老哥才是我第一個佩服之人。」

于文嫻笑道：「胡叔叔，副教主和金叔叔他們，全在客廳上等着呢！」

說着又向梅三公子盈盈一笑，輕聲說道：「梅公子，副教主吩咐我前來迎迓這位孫老前輩，快請到前面去坐。」

胡猛一直送出三才岩大門，才獨自回轉。

梅三公子和孫存仁由三小姐于文嫻引着，直向一處花廳中走去。

只見紅燈夫人早已率着崔慧、上官燕、六紹二嬌的紅衣羅刹賀龍珠、飄渺仙子聶玉嬌，以及金老二

、公孫慶等人，在廳前相候。

一眼瞧到鬚髮長垂的孫存仁，立卽迎了上來，嬌聲笑道：「紅燈夫人代表玄女教教主，迎迓孫老英雄，以前多多開罪之處，還望老英雄海涵。」

孫存仁聽到紅燈夫人四字，心中驀然一楞。

連忙呵呵笑道：「夫人好說，孫某當年和教主有約，如果未能在武功上贏得教主，決不離開，孫某至今尚無勝算，豈能怪得教主？」

說着大家進入花廳，紅燈夫人又忙着替大家介紹，毋庸細表。

落座之後，紅衣羅刹賀龍珠，雙手捧着一個玉函，和一封信件，這時恭恭敬敬的呈到紅燈夫人面前。

紅燈夫人接過之後，回頭向梅三公子神秘一笑，道：「小兄弟，這是教主留給你的信，今天早上，在教主靜室中發現的，你快瞧瞧！」

說着一手遞了過來。

梅三公子因玄女教主九天魔女，就是周大哥，又是仇姐姐，是一個二十幾歲（如以九天魔女眞實年齡來說，怕不快已近百？）美似天人的少婦。

她單獨留信給自己，在這衆目睽睽之下，不由心中一陣猛跳，玉臉通紅。

但又不能不接，不能不當面拆開，他可不知裏面又說些什麼？

接過之後，果然信上寫着一行簪花小楷，字體娟秀，那是：

梅賢弟君璧親啟

留陳

梅三公子也無暇多看，卽忙拆了開來，只見上面寫道：

書奉君璧賢弟雅及：

溯自湘西得挹風儀，卽知賢弟乃非常之人，負絕世之藝，玄女教如不獲羅致，亦當爲友，毋以爲仇。

詎因武老英雄引起誤會，俠駕西征，教下不察，致攖鋒鏑，愚姐之罪也。

九天玄功，實係心靈感應之學，對賢弟而言，不過欲羅致本教而已！

賢弟身具佛學，禪參旃檀，佛光所及，玄功盡毀，頓使愚姐悟澈前非，心懷凜懼，區區愚衷，惟賢弟鑒之。

前聞千載異寶，武林奇珍，亦爲賢弟所得，五百年有緣，惟有德者居之，此心殊爲竊喜。其中尤以阿耨神劍，爲佛家降魔至寶，以弟所學，不難探索玄奧。

六紹深處，人跡罕至，正宜練劍！

如能與兩位妹子，桓盤三月，靜參劍訣，當有大成。

屆時愚姐修復玄功，或可重作良晤也。

歌樂山莊所囑孫翁，或爲賢弟尋訪之人，更冀面致疚意。

「青蓮經」下卷，請代璧奉，俾贖前愆。匆泐不一。

周天賢手啟

梅三公子一口氣讀完之後，不由心中又是感激，又是驚訝。

暗想自己和周天賢二次見面，在酒樓上談心。

自己告訴她自幼訂親，以及這次奉嚴命到岳州探親。

原來，她已料到歌樂山莊幽禁的孫存仁，正是自己岳父。

所以上了六紹山和她見面之時，她雖說囚禁的不是武老英雄，但却一再要自己去瞧瞧歌樂山莊送來的人。

阿耨神劍，天蜂琥珀，兩件武林奇珍，九天魔女處心積慮，謀求了二十年。

一旦為己所得，她不但毫無嫉妒，反代自己高興，此種襟懷，更非魔教中人所有。

而且信上口氣，她好像早已知道自己無法開啟阿耨神劍似的，要自己留在六紹山上，靜參劍文，俾期大成。

這種關懷之切，設想之週，尤足心感！

他手上拿着信箋，一陣沉思。

只聽上官燕問道：「梅哥哥，仇姐姐信上說些什麼呀？」

梅三公子給小妹子這一問，驀然驚覺。

連忙把信箋遞給紅燈夫人道：「紅燈姐姐，妳先瞧瞧。」

紅燈夫人看了一眼，隨手把信箋遞給崔慧，一面笑道：「教主信上說的，其實我早已知道啦！」

說着又從賀龍珠手上，取過玉函，向梅三公子道：「這就是『青蓮經』下卷，教主信上要你轉呈孫老英雄之物。」

梅三公子連忙雙手接過，方要轉送給孫存仁，却聽孫存仁呵呵笑道：「這青蓮經雖是師門遺物，但老夫行將就木，留之無用，賢侄，還是你收起來罷！」

梅三公子還想推辭，只見孫存仁臉色一正，又道：「賢侄，老夫知你身具佛門降魔心法，自然用不着再練書中所載武功，不過你也不可小覷了它！」

梅三公子忙說：「小侄不敢！」

孫存仁續道：「當年青蓮眞人窮畢生精力，編寫這部青蓮經，可說集天下各門各派武功之大成。

上卷經中所載，原是養氣歸元等等根本法門。

這下卷，專述各派拳劍功夫，你行道江湖，如能先把這下卷看熟，對各派武學，能夠知己知彼，自然更能得心應手。」

紅燈夫人也道：「青蓮眞人，三百年前被尊為武林至尊，身兼各派之長，這青蓮經自然非同小可。小兄弟，孫老英雄盛意，你可推托不得！」

她還不知他們原是翁婿關係，恐怕小兄弟放過機會，這才在旁說了一句。

梅三公子只得唯唯收了。

陰世秀才公孫慶，坐在金老二下首，一直聽着他們說話。

一雙陰睛不定的眼神，却盯着青蓮經下卷，露出貪婪之色。

崔慧瞧在眼裏，因為她對公孫慶這個陰世秀才，原無好感，心中暗暗冷哼。

這時侍女們早已在花廳擺上酒筵，這一席酒，算是向孫存仁陪禮的。

紅燈夫人請孫存仁坐了首位，大家依次入席。

一面重申教主之意，留孫存仁、梅三公子在六紹山多盤桓一個時期，俾盡地主之誼。

孫存仁雖然心中急於尋訪女兒下落，但一想到自己佳婿，得了兩件武林奇珍。

雖然以他的功力，不怕武林中人刼奪，但到底尚無法參透阿耨神劍玄奧。

這一下山，路上更沒有時間去深入探討。

而且聽梅三公子述說，這短短三月，已經結下許多仇家。

何況消息傳出，爲覬覦兩寶而來的能手，自然也大有人在。

既然九天魔女要他留在六紹山練劍，紅燈夫人又情意眞切。

能趁這段時間，把阿耨神劍練成，自然最好。

否則也讓他多參考青蓮經下卷所載的各派武學，也可多點應敵經驗。

心念轉動，這就首先答應了下來。

那知他爲了自己佳婿，這一答應，梅三公子固然參悟阿耨神劍的劍文，武功無敵。

但在另一方面，却差點鑄成大錯，此是後話。

却說梅三公子一見自己岳丈答應留下，自己不好再說，也頷首答應。

崔慧、上官燕，這時和六紹三嬌，早已談得十分投機。

尤其是三小姐于文嫻，一聽梅三公子答應留下，芳心更有一種說不出的喜悅。

紅燈夫人先前還怕孫存仁對玄女教懷有宿恨，不肯留下。

這會他居然一口答應，也大出意外。

大家杯籌交錯，飲了個盡歡而散。

紅燈夫人早已吩咐侍女，打掃花園中幾間精舍，作爲孫存仁休息的靜室。

這樣，孫存仁、梅三公子、崔慧、上官燕四人，就在六紹山安頓下來。

第四十四章　紫鳳飄零

夕陽快要下山了，天際浮着絢爛的異彩，照得遠近山頭，好像抹了一層淡淡的金色。

黃葉丹楓，相映成趣，陽春十月，確實富有詩意！

由三都往榕江的官道上，雖然荒僻，但道路還算平坦。

這時有兩騎馬匹，在斜陽古道上，得得跑來。

前面一匹馬上，坐着一個二十有餘，三十不到的青年書生，劍眉朗目，臉型瘦削。

看上去風流瀟洒，但略嫌有點兒浮滑。

後面一騎，却是一個十五六歲的書僮，背上負着一柄長劍，腰也跨着一柄短劍。

這是主僕兩人，那麼書僮背上的長劍，準是他主人之物。

兩匹馬跑得並不算快，敢情榕江已在前面，就可打尖，毋庸跑得太快了。

剛轉過一處山脚，忽聽前面樹林中，依稀傳來一聲極其輕微的聲音。

如果換了旁人，決不會察覺，但馬上書生，功力何等精深？

聲音雖然輕微，又如何瞞得過他？

心中暗想：這分明是呻吟之聲，是由一個負傷的人口中所發出。

他左手微微向後面一揮，止住書僮的馬匹前進，自己也停下馬來。

但那聲音，除了方才那一聲之外，根本就不再響起。

他以內家視聽之術，向附近十丈方圓，略一搜索，也聽不到有半點異樣。

不由飄然下馬，慢慢的走近林邊，樹林深處。

依稀聽到有人的呼吸之聲，那是極其輕微的呼吸。

青年書生瘦削臉上，掠過一絲訝異，敢情還是女的？而且傷勢極重！

他順着聲息尋去，果然在一棵大樹下面，側臥着一個少女，雲鬢半偏。

因爲她面對着樹根，看不淸面目，身上穿着一件緊袖紫色羅襦，連着曳地窄裙。

光瞧她婀娜腰肢，曲線豐盈，想來還是個絕色佳人！

青年書生剛走到近前，鼻中驀然聞到一陣腥穢無比的臭味。

那是從相隔不遠之處，因風吹來！

這……這是中了「金線桃花蠱」，又服過「百毒散」被打下來的蠱毒氣味，難道她。

不錯！她分明服了百毒散，打下蠱毒，才身體虛乏，支持不住，而昏倒地上的。

想到這裏，瞥見紫衣少女衣袖下面，還露出一角白紙。

心中一動，連忙俯下身去，輕輕一抽。

白紙果然抽到手中，但白紙上面，還壓着一件東西，白紙抽動，那件東西就滑落地面。

燦然一閃，竟是一支赤金鑄造，精工雕刻的鳳頭釵！

青年書生心頭猛然一震，那裏來得及再看紙上寫着些什麼？

趕緊拾起鳳釵，仔細一瞧。

這支赤金鳳釵，長約三寸，鳳眼上還鑲着兩粒紅色寶石。

雖然其小如豆，但通體透明，紅光閃爍，敢情是兩粒價値連城的紅色火鑽！

這赤金鳳釵，分明是江湖上傳言的……

他很快反轉過來，金釵背面，一行蠅頭細字，赫然入目，那是：「南無千手千眼觀世音菩薩。」

這原也並不稀奇，許多富貴人家的老太太，一生信佛。

在鳳釵背後，刻上一句佛號，戴到頭上，就有觀世音菩薩保佑，消災延壽。

但這一行字，瞧到青年書生眼裏，可不同啦！

他瘦削臉上，驟然變色，口中喃喃的道：「果然不錯！這是老魔頭的金釵符令！她……」

他再向白紙上一瞧，只見歪歪倒倒寫着：「前從姑娘身上，暫借金釵，實因爲了救老友一命，不想今日却也救了妳自己，嘻嘻！妳說算不算巧？

姑娘今晨服下「百毒散」，此時蠱毒已淸，金釵奉還，賊爺爺失陪！」

哦！這是老偷兒留的條兒！

她今天早晨，服了「百毒散」，經過一陣猛瀉，蠱毒雖淸，元氣大傷，耍六個時辰才能醒轉。

自己有過這種經驗，自然淸楚。

算來此時還沒到戌時，尙有一個時辰，才能醒來！

這字條她當然尙未看到，他向四外略一諦聽，嘴角噙笑。

很快的把這支昔年黑道盟主，江湖上具有無限權威的金釵，揣入懷中。

然後雙手一搓，白紙立成粉末，袍袖一揚，紙末向四面飛散，不存形跡，方待走出林去！

忽然，他心頭又起另一個意念，回過頭去，輕輕一瞥，這少女彷彿極美！

他身不由主的往少女身邊走近一步，仔細一瞧。

那知這一瞧不打緊，直把青年書生，瞧直了眼！

正是：「顛不四的娘兒，見了萬千，這般可喜娘罕見！」

雖然她身中惡蠱，臉色憔悴，但依然掩不住天香國色！

尤其是這副嬌慵乏力的海棠春睡，挑着彎彎的眉毛，闔着長長的睫毛。

模樣兒楚楚動人，到了極致！

青年書生一雙炯炯目光之中，露出了貪婪之色，瘦削臉上，掠過一絲獰笑。

左手袍袖輕拂，點了她睡穴，伸手抱起紫衣少女嬌軀，大踏步走出林去。

飛身上馬，直奔榕江。

入城之後，就找了一家客店，由店夥領着，直奔上房。

要了兩間房間，把紫衣少女，放到床上。

再從懷中掏出自己遵方秘製的扶元散，用玉圭挑了少許，放入杯中，以水和開。

這才走近紫衣少女身邊，輕輕撥過臉來，用拇食兩指，在她玉腮上一按。

少女嬌呻了一聲，櫻口便已張開。

青年書生很快的把那小半杯藥水倒下，然後托着她下頰，小心翼翼的往上合好。

才替她解開睡穴，蓋了一條棉被，返身關上房門，回到自己房中。

洗了個臉，就要書僮，下去關照店家，把晚餐酒菜，盡揀好的送來。

自己呷了兩口茶，順手又掏出那支赤金鳳釵，仔細端詳，臉上却也不時的流露出得意之容。

敢情這支代表昔年黑道盟主在江湖上具有無限權威的金釵符令，對他正大有用處！

晚餐之後，青年書生點了一支蠟燭，走進隔壁房間，紫衣少女還沒醒轉。

他把蠟燭放在桌上，悄悄的在床前一把椅子上坐下。

守候了約摸半個多時辰，聽到床上少女長長的嚶了一聲，連忙站起身來，走近床去。

紫衣少女眼皮轉動了幾下，倏地睜開眼來！

發覺自己躺在一張床上，床前還站着一個滿臉春風的英俊青年。

一時不知這是怎麼一回事？直嚇得心頭小鹿，禁不住一陣亂撞，蒼白的臉上，泛起紅暈。

要想翻身坐起，但四肢百骸，渾是動彈不得，不由心中更是大急。

青年書生瞧着她嬌軀微微掙扎了一下，雙目灼灼，盯着自己，似有戒懼之色，連忙笑道：「姑娘，妳醒了？切莫妄動，妳是中了苗疆最厲害的「金線桃花蠱」，小生替妳服下「百毒散」，蠱毒已清，方才又服了小生師父「扶元散」。

但因真氣耗損，最少也得靜養上七八天，每日再服用三次扶元散，才能復原，此時千萬不可使力。」

紫衣少女十分清醒地打量着他，並沒答話，她似乎去了不少懷疑。

自己確實中了人家惡蠱，半途上支持不住，昏倒過幾次。

記得早晨還腹痛如絞，大瀉了一頓，又昏死過去，那麼就是他仗義相救的。

她目光中漸漸的含了感激之色，低聲問道：「你……你是誰？」

「我？」

青年書生輕輕一笑，道：「小生梅三公子！」

他說出梅三公子之後，似乎覺得不妥，連忙改口道：「草字君璧，君臨天下的君，白璧無瑕的璧，妳，姑娘貴姓呢？」

「梅三公子……啊！你就是掌震轎前四煞，劍敗紅燈夫人的梅三公子？

小女子久仰大名，今日幸蒙公子相救。」

紫衣少女瞪着一雙大眼，她現在完全放心了。

江湖上人，最近把梅三公子轟傳得幾成天神，自然是俠義道上的正人君子。

他，他還恁地年輕？

她臉上漸漸烘起紅雲，也微露笑意。

梅三公子聽她一說，瘦削臉上，露出得意之色。

「姑娘不須客氣，行道江湖，救困扶難，原是份內之事。妳……」

他侃侃而言，煞有介事！說到「妳」字，微微一頓。

因爲紫衣少女沒有說出自己的名字，於是他裝出十分關心，又十分溫柔的道：「姑娘敢情也是武林中人？金線桃花惡蠱，除了苗疆毒婦嫡傳義女六詔二嬌飄渺仙子聶玉嬌之外，天下已無人能施。小生前些日子，也險爲賤婢所乘，姑娘想來也是遭了她的毒手？」

紫衣少女神色一黯，道：「公子俠義中人，我也毋庸隱諱，小女子孫湘蓮，自幼拜在九華山无礙大師和海心山千手觀音兩位恩師門下。」

梅三公子聽得心頭驀然一震，暗暗叫奇。

九華山无礙大師，輩份甚高，一手三才劍法，震驚武林。

而且爲人正派，就是當今九大門派的掌門人，也對她恭敬逾恒，乃是出名難惹的人物。

至於海心山千手觀音，更是數十年來江湖上天字第一號大魔頭。

當年和九大門派對峙的群魔大會，還公推她主盟。

這一正一邪，兩位絕世高手，怎會同時收一個徒弟？

幸虧自己和她見面之時，沒有魯莽，不然，憑這兩個老怪物，自己眞是吃不了兜着走！

他目光陰晴不停的瞧了孫湘蓮一眼，裝出滿臉笑容的道：「啊！孫姑娘能同時拜在兩位武功絕世的老前輩門下，福緣可眞不淺！」

孫湘蓮續道：「因爲當年九華山恩師和海心山恩師，同時路過，都想收我做徒弟，這樣，兩位老人家就起了爭執。」

梅三公子點頭道：「以她們兩位老前輩的聲望地位，話已出了口，自然無法退讓。」

孫湘蓮道：「後來兩位恩師取得了協議，就是先讓九華山恩師教我十年，再到海心山去。」

梅三公子「唔」了一聲。

孫湘蓮又道：「直到前幾月，海心山恩師命我下山，臨走時給了我一面玄女教小旗，和一支赤金鳳釵，說家父十幾年前，被玄女教刼持，囚在歌樂山莊，吩咐我憑這兩件信物，前去尋父，我這才知道家父還在人世。

到九華山拜見了恩師之後，就急匆匆的趕到歌樂山莊去。

那知紅衣羅刹賀龍珠一見恩師信物，却要我親上六詔山。

我這又一口氣趕上六詔山去，不料又和紅衣羅刹賀龍珠及她師妹飄渺仙子聶玉嬌相遇。

她們兩人要我取出信物，轉呈教主，我伸手一摸，恩師給我的兩件信物，不知何時，竟然失落。

大家一語不合，就動起手來，才被聶玉嬌偷放蠱毒，幸蒙公子相救。」

梅三公子聽得恍然大悟，暗想原來老偸兒鑽天飛鼠在九道彎拿出來的「金釵令符」，就是從孫湘蓮身上摸去。

難怪他這次送還金釵，還留下一張字條，但無意之中，却被自己得來。

尤其是面前這妞兒，身後有着兩個極其厲害的人物。

這回給自己無意遇上，眞是天賜良緣，只要少展手段，豈不乖乖的聽自己擺佈？

但他乃是極具心機的人，心中雖然想得好不得意，臉上不但並沒露出絲毫形色。

却反而更裝得誠摰樸實，目不邪視的君子模樣。

他一面瞧了瞧時間，低聲說道：「姑娘蠱毒初清，還宜多多靜養，時光不早，小生這就告退。」說着退出房去。

孫姑娘一個人躺在床上，休息了一陣。

當下就悄悄坐起，盤膝運功。

她剛才服過「扶元散」，此時精神大爲好轉，而且手足四肢，也已全能活動。

那知這一運功，心中却驀吃一驚，發覺自己竟然眞氣大虧，至少也得十天八天，才能復原。

海心山恩師，在自己臨行之際，雖然賜了一粒大補眞元的靈藥雪蓮子。

但自己中蠱之後，早已服下，還仗着靈藥之助，奔了三天路程，才逃出玄女教勢力。

她那知服下「百毒散」，如無苗疆毒婦的「補天髓」。

因眞氣耗損，練武之人，功力盡失，須得百日之後，始能恢復。

但她却因事先服過雪蓮子，後來又經梅三公子灌了秘製的「扶元散」，眞元之氣，却也恢復了三四成左右呢！

孫湘蓮運了一陣內功，覺得身子還不能十分支持，只好依然躺下。

可是躺下後，那裏睡得熟覺？

想起這次由海心山回來，去拜謁九華山恩師之時，她老人家也告訴了自己一件秘密。

那是自己奶媽臨死時親口告訴恩師的，說自己從小就訂了親，婆家是當時自己父親在岳州任上的同僚。

姓梅，他乳名叫做三倌，和自己同年，也十九歲了。

她想到從沒見過面的他，粉臉上禁不住熱烘烘起來，暗想他不知有沒有梅三公子這麼英俊？

「天……台……梅……三……公……子……」她一個字，一個字，輕輕念出。

突然！她「啊！」了一聲，他也是天台人，也姓梅，排行第三……

他，難道就是他？

她原來正是梅三公子的未婚妻，孫存仁的愛女，紫鳳孫湘蓮！

一連三天，梅三公子盡力照料，並給她一日三次，服用自己遵方秘製的「扶元散」。

果然三天之後，孫湘蓮的內功，又恢復了一半。

第四天清晨，梅三公子吩咐店家，僱了一輛轎車，繼續上路。

他們經黎平、錦屏，入會同，黔陽，轉而往北，差不多走了五六天光景，一路都平安無事。

孫姑娘在這段時間中，也曾從側面探詢梅三公子的身世。

可是對方呢？一經提到他身世，不是支吾以對，就是含糊答應，始終諱莫如深，不肯實說。

越是這樣，孫姑娘越相信眼前這位名動江湖的梅三公子，正是自己從未謀面的未婚夫婿。

因爲她雖然所知道的，還只限於他是天台人，姓梅，名君璧，排行第三，但這點已經夠了。

孫姑娘有時雖然因他不肯實說，而暗自感到氣憤。

但有時想想，一個人在江湖上行走，尤其像梅三公子，短短三月，名滿天下，自然要得罪許多江湖上窮兇極惡之人。

他既是公子哥兒出身，家中當然有產業田園，萬一傳揚出去，難免引起匪徒們的仇殺。
這樣一想，倒反而同情他不肯吐露身世的苦衷。
何況一路上，他那份殷懃小心，溫柔體貼的性兒，女娘們誰不喜歡獻小殷懃的人？
何況她心中又早有了譜兒，這就在辭色上，對他不好過份拂逆。
可是心中却總覺得這位少年，有點過份殷懃，不！似乎是近於矯揉造作。
也不是，那是一種說不出來的味兒，在拘謹和誠摯之中，有點兒陰險！
但這不過是有些感覺，無可依據，難以捉摸的心理反應而已！
但紫鳳孫湘蓮，終究是當代一正一邪兩位奇人的傳人，尤其是後者，乃是天下第一大魔頭。
自然！從她手下培育出來的人，對江湖上各種行徑，自己雖然沒有經驗，可是在她的耳提面命之下，聽也聽得多了。
是以她在這一路之上，却有了另外的發現！
原來她經過這許多天安心調養，一日三次，服用梅三公子秘製的「扶元散」，功力業已大致恢復。
每天晚上，都按着兩位恩師所授，調息運功。
但每晚兩更一過，便聽到有極其輕微的夜行人聲響，由隔壁房中，輕悄悄的出去，一直要到四更以後，才躡手躡脚的回來。
孫姑娘前先還當是什麼江湖上人，白天裏瞧着梅三公子這份公子哥兒的氣派，動了歹念。
但後來聽出此人輕功極高，正是梅三公子自己。
姑娘心中未免嘀咕，他每晚這麼偷偷的出去，又是幹什麼呢？
依着自己的心意，幾次都想暗中跟着去瞧個究竟。
但繼而一想，自己一個女孩兒家，深更半夜跟蹤男人，去偷窺人家陰私。
萬一給他瞧破，多不好意思？
而且自己也常聽恩師說過，凡是劍術精深的人，多半就在半夜子時練劍。
敢情他也是找隱僻所在練劍去的？是以也就隱忍不說。
這天，他們兩馬一車，快趕到辰谿，天色將黑，忽然聽見後面有快馬奔馳之聲，自遠而近，從身後奔來。
眨眼工夫，兩匹馬八蹄齊翻，由斜刺裏抄過轎車，從兩邊直竄出去。
馬上兩個壯漢，望了梅三公子主僕兩人，和轎車一眼。
伏腰勒韁，猛加一鞭，潑刺刺絕塵而去。
這兩人騎術不壞，不過瞧他們身手，頂多有點硬門功夫而已。
梅三公子嘴角上微微噙起一絲冷笑，依然十分安詳的策馬而行！
不多一會，進了辰谿街道，早有店家前來兜攬生意。
梅三公子領着轎車，逕投一客店門高大的安通客棧。
店伙們瞧到貴家公子，自然招呼得十分週到。
三人要了兩間上房，用過晚餐，孫姑娘獨自回轉房中，店夥掌上了燈，正待休息。
夜闌人靜，犬吠聲中，隱隱約約的聽到一片馬蹄聲音。
不由暗想：這時候還緊自趕路，到底有些什麼急事？
她想到傍晚時分，在路上遇到的那兩匹快馬，敢情有點古怪！
一瞬之間，馬蹄得得，越走越近，直奔到店門口。

馬蹄聲一停，只聽有一個粗喉嚨說道：「閤老爺子，賀老爺子快請，茶水酒菜都準備好啦！」

一個蒼老聲音「唔」了一聲，就往裏進去，聽來約有兩三個人。

當下也並不在意，自己熄了燈，就在床上運起功來。

更樓上才打二鼓，這家客店房上的東跨院，西廂房，後牆上，全響起了極細碎的聲音，隱約傳來。

屋面上，來了不少夜行人？聲音雖細，那如何瞞得過紫鳳孫湘蓮？

她悄悄下床，佩上長劍，一閃身，貼近前窗，方想往外瞧去！

驀聽屋面上已有人發話，那是一個粗喉嚨：「我們是貴州和辰州府的公差，到此捉拿萬惡採花大盜，安份良民，不必驚擾，也不要出來！」

孫姑娘暗暗「呸」了一聲，原來這是六扇門裏的捕頭，來捉什麼採花大盜的。

她正待轉身，那粗喉嚨又大聲喝道：「萬惡淫賊，還不出來受縛？」

噫！他怎地對着咱們這排上房吆喝，難道那淫賊也住在上房不成？

「淫賊聽着！神刀閤老爺子，琵琶手賀老爺子，親自來此，再不乖乖的出來認罪，咱們可要不客氣了！」

他話聲才落，「篤」的一聲，一塊石子，打上了隔壁房間的板窗，發出「砰」然大響。

這一下，比石子直接打上孫姑娘的心窩，還要震驚。

什麼？他們竟然衝着梅三公子而來？

淫賊！萬惡的淫賊！他怎會是淫賊？

不會，決不會的！

哼！準是這批酒囊飯袋，弄錯了人！

隔房板窗，「呀」的一聲，打了開來，孫湘蓮急忙舉起纖指，運用內功，向板上一戳，立即湊上臉去，往外瞧出！

那個高大壯漢，敢情就是剛才發話的粗喉嚨，這時一見對方窗戶開啟，他怕吃了暗虧。慌不迭的退出去了兩三丈遠，站到對面房上兩個老頭身後。

梅三公子房中，居然燈火未滅。

板窗打開之後，只見一個書生裝束的少年公子，慢慢的從燭光之下，放下書籍，回頭吩咐道：「劍兒，跟我來！」

來字才出口，驀聽一聲朗笑，輕風颯然。

大家眼前一花，不見他如何起身，兩個老頭面前，立時多出兩個人來。

一個袍帶飄忽，氣度雍容，一個全身緊扎，手捧長劍，他們正是梅三公子主僕兩人。

對面兩個老頭，看上去全在五旬左右，一個滿臉紅光，手上執着一柄又厚又重的八卦金刀，他是貴州總捕頭，人稱神刀閤世和的。

另一個身形較矮，手上拿着一柄量天尺，那是辰州府名捕琵琶手賀金標。

這兩個人，在西南一帶，也是響噹噹的人物。

這次，因爲由貴州到辰州，一路之上，發生了許多採花命案。

不但被蹂躪的，全是黃花閨女，而且致死之因，又全是一夜之間，容顏枯槁。

這種離奇慘死，連續發生，老於經驗的辦案捕頭，當然知道，這是怎麼一回事？

因爲此種現象，分明是江湖上精於採補的採花淫賊，幹的好事。

大家一籌莫展之下，只好請出神刀閤世和來，一面連絡了辰州名捕琵琶手賀金標，共同圍捕。

却說梅三公子在房上現身之後，他身後，也同時現出兩條人影。

那是兩個壯漢，看身形，敢情就是傍晚時候，策馬疾奔的兩人。

梅三公子卓然而立，連瞧也不向後瞧一眼。

只是冷冷的道：「諸位夤夜光臨，似乎是衝着小生而來。

諸位在江湖上，敢情也是有頭有臉的人，張冠李戴，不知是否弄錯了人？」

他從容負手，看上去毫無戒備。

神刀閻世和、琵琶手賀金標，給他方才露了一手輕功，及這時的鎭定神色，心頭微微一凛，知道對方並不好惹！

兩人對望了一眼，神刀閻世和道：「尊駕何人，恕閻某眼拙。」

梅三公子敞聲笑道：「小生天台梅三公子！」

神刀閻世和聽得猛然一震！

梅三公子近日在六紹山，獨鬪九天魔女，劍敗華山太白神翁的消息。

堪堪傳出江湖，他却又在湘西現身？

這時站在閻世和身邊的琵琶手賀金標，兩道炯炯目光，望着梅三公子問道：「如此說來，尊駕可是新近由六紹山下來，獨鬪玄女教主，劍敗太白神翁的梅三公子？」

梅三公子微微一怔，然後傲然應道：「不錯！正是小生！」

神刀閻世和是什麼人？江湖經驗何等老到，忽然由鼻孔中嘿了一聲。

琵琶手賀金標又道：「尊駕方才說，咱們張冠李戴，弄錯了人。

但尊駕既由貴州前來，當知這一路上，淫賊肆惡，可否爲賀某弟兄，指點一二？」

梅三公子冷哼了聲，道：「小生既非六扇門中鷹犬，此事恕難奉告！」

神刀閻世和、琵琶手賀金標聽得臉色驟變，驀聽高大個子大聲叫道：「閻老爺子、賀老爺子，莫聽他鬼話，這淫賊燒了灰，我也認識！」

梅三公子陡的雙眉一豎，目射兇光，陰惻惻的笑道：「尊駕照子不錯，還認識小生！」

他「生」字才出口，反手向身後書僮手上，拔出長劍。

身形如電，陡然欺近，劍尖上洒出兩點寒星。

疾風撲面，只聽高大個子一聲慘叫，滿臉流血。

梅三公子早已嗆的一聲，不但人已退回原處，手上長劍，也同時回到書僮捧着的劍匣之中。

他這一手，從書僮手中拔劍，欺身，發招，退身，再把長劍退還劍匣，一共也不過電光石火，眨眼工夫。

高大個子身前，空自站着兩個響鐺鐺高手，竟然連人家身形，都沒看清，遑論出手搶救。

高大個子的一雙眼珠，已被梅三公子劍尖挑出，痛得滿地亂滾！

第四十五章　旅邸疑雲

紫鳳孫湘蓮，在窗戶洞中，也瞧得花容失色。

他這一手，眞是快若閃電！

高個子雖然可惡，但未免也太過殘酷了一點。

神刀閻世和，和琵琶手賀金標兩人，因對方當着自己兩人面前，驟下辣手。

光憑這一點，也就栽到了家，是以同時搶了出來。

神刀閻世和連忙叫道：「賀老哥且慢，先讓閻某領教他幾手。」

琵琶手賀金標，心知這位老哥哥武功高出自己，何止一籌？

他這當然看出對方太强，才要自己後退，當下只好依言退下兩步。

閻世和滿臉怒容，八卦金刀一指，向梅三公子沉聲喝道：「尊駕身懷絕藝，出手之狠之辣，閻某活了五十多歲，到還是第一次看到！」

梅三公子不屑的道：「那只怪他有眼無珠，小生才薄施懲戒，難道你還不服氣嗎？」

閻世和冷笑一聲，道：「那只怪他學藝不精，不能說他有眼無珠，閻某老眼不花，尊駕倒確是萬……」

梅三公子突然厲聲笑道：「那你也要步步他後塵？」

「不錯！閻某不自量力，正要領教你幾招！」

「憑你還不配向小生叫陣！好！你們幾個一起上罷。」

琵琶手賀金標首先忍不住氣，「哼」了一聲道：「小輩，你自己覺不覺得太狂？」

梅三公子臉上飛過一絲陰笑，冷冷的道：「你們試試就知！」

他說到這裏，右手微微一抬。

身後劍兒，立卽把長劍送上。

梅三公子毫不經意的抽出長劍，隨手望空一揮。

立見劍花朶朶，劍影重重，寒森森的劍氣，懾人心魄！

神刀閻世和、琵琶手賀金標，竟然瞧不出對方路數。

祇覺他這一劍，變化百出，威力極强，不由深具戒心的，相互對看了一眼！

琵琶手賀金標左掌作勢，一掄量天尺，緩步而出。

口中說道：「閻老哥，梅三公子名滿武林，既然他劃下道來，咱們就聯手鬪他一鬪也好！」

他這話當然說對方武功太强，我們還是一起上的好。

神刀閻世和，自然聽得出來。

何況他心中，早已認定對方就是採花淫賊，因此大可不按江湖過節。

而且要自己幾人同上，也是對方自己說的，是以並不反對。

只向站在梅三公子身後的兩個壯漢，微微一招。

兩個壯漢，立卽奔到他身前，只聽閻世和說道：「你們兩人，退到五丈以外去！」

這兩個壯漢，敢情是神刀閻世和的弟子，聞言怔了一怔，便向身後退去。

閻世和一掂八卦金刀，抬頭喝道：「尊駕留神，閻某有僭！」

一刀便向梅三公子胸口奔到。

琵琶手賀金標也一個旋身，躍了過來，右手量天尺，護住身形。

左手箕張，一招「金龍探爪」。

把他仗以成名的琵琶手使出，對準梅三公子後心拍到！

「無知匹夫，你以爲從背後偷襲，便能贏我嗎？」

梅三公子左手袍袖向後一拂，直奔賀金標拍來的琵琶手。

右手長劍揮動，極巧妙地封開八卦金刀，還削出了兩劍。

琵琶手賀金標一掌遞出，瞥見梅三公子衣袖兜來。

一捲之勢，竟然眞力拂拂，凜風如削。

趕緊收回左掌，量天尺乘隙點出！

正好神刀閻世和也展開八卦刀法，硬砍硬削，出手凌厲。

梅三公子這一番拼鬬，力戰兩大高手，也着實驚心動魄。

只見金刃耀眼，劍光滿天，三條人影，盤旋飛舞。

一陣陣金鐵交鳴之聲，有如數十個人交戰一般。

神刀閻世和、琵琶手賀金標和梅三公子對拆了數十招之後。

覺得對方劍法功力，雖然都比自己兩人，要高出許多，但並不知傳聞中的厲害。

試想，獨霸雲貴數十年的女魔頭九天魔女和華山派一代宗師的太白神翁。

憑自己和琵琶手兩人，決難抗衡。

但近日盛傳連九天魔女和太白神翁，都栽在他手下的梅三公子。

和自己兩人，竟然走出了三四十招。

這如果不是傳聞失實，那眞是奇跡出現！

他想到這裏，不由「嘿」的一聲冷笑：「名動江湖的梅三公子，原來也不過爾爾！」

話聲才落，驀聽梅三公子一聲朗笑，劍勢驟變。

倏忽之間，一連攻出七劍。

原來他方才使的，不過是劍術中的普通招式，這囘七劍出手，果然不凡！

劍光流動，寒芒驟發。

眨眼工夫，已把兩個高手，逼得慌忙後退。

那知前面七劍，堪堪躲開，第二個七劍，風起雲湧，寒光滿天，刷刷而來！

神刀閻世和畢竟成名多年，閱歷豐富，一見對方劍法出手，足踩七星，七劍連環，不由驀地想起一個人來！

口中喝道：「七絕劍法！原來你是聞……」

梅三公子劍法展開，原也不想樹敵，點到卽收，挫挫對方銳氣。

那知閻世和突然叫出自己劍法來歷！心頭一驚，俊臉上驀地泛起一層煞氣。

身形如風，一下欺近閻世和身邊。

低聲喝道：「閻老頭，你既然認出小生劍法，就讓你落個全屍罷！」

他不讓閻世和再往下說，左手袍袖，突然揚起。

依稀從他袖中，飛出一蓬淡得肉眼幾乎無法看清的黃烟，朝閻世和當面拂到！

他這一動作，簡直快到無法形容。

神刀閻世和，話剛說到一半，突見梅三公子業已欺近身前。

鼻中聞到一陣異香，利時失去抵抗之力？

梅三公子用劍脊在他身上輕輕拍了一下。

這位縱橫江湖數十年的老捕頭，忽然雙手下垂，金刀脫手，人就往後栽倒！

他身後三個壯漢，覩狀大驚，連忙躍上前去，一手扶住。

只覺閻世和已是雙目緊閉，昏死過去。

琵琶手一聲怒吼，精鋼量天尺劃起一道烏光，向梅三公子當頭奔到！

「小子！我和你拼了！」

「住手！」

梅三公子一聲大喝，舉劍往上一撩。

「噹」的一聲大震，賀金標一條右臂，直痲到肩頭，量天尺也脫手飛出。

「匹夫！你還不站住？」

梅三公子劍尖一指，大聲喝道：「小生一再容讓，你們竟然不識好歹，如果眞要傷你們，怕不早已伏屍劍下？

姓閻的老匹夫，不過被小生罡氣震傷，還不抬去給他好好治療？

如再糾纏不清，誣衊小生，可莫怪天台梅三公子劍下無情！」

他幾句話，說得冠冕堂皇，其實神刀閻世和經他用劍背拍上獨門重穴，那能熬得過天？

但琵琶手賀金標焉知就裏？

聽他如此一說，却信以爲眞。

連忙一揮手，招呼三個壯漢，把閻世和抬下房去。

這時東首房上，又有兩條人影，踏瓦而來。

琵琶手賀金標的一支量天尺，正好迎面飛去，被兩人中的一個，伸手抄住。

梅三公子話聲方落，另一個沉聲喝道：「好狂的口氣，老夫正要找你！」

梅三公子循聲望去，只見來的又是兩個老頭！

發話的一個，濃眉粗眼，五旬不到，那敢情是山東人？

另一個，却頭上盤着一條花白辮子，藍布衫褲，一付莊稼人打扮。

腰間挿着旱煙管，手中握着一支接來的量天尺。

這兩人驟然現身，琵琶手賀金標連忙拱手道：「原來是言老爺子駕到！」

那莊稼老頭點了點頭，道：「賀老哥跟這年輕人，有什麼過節嗎？」

賀金標連忙把近日發生的採花命案，以及閻世和由貴州一路追蹤，疑是梅三公子所爲，及夤夜動手情形，大概說了一遍。

莊稼老頭伸手把量天尺遞過，一面說道：「如此說來，這檔事我言乾蓀遇上了，倒不得不管，好！讓我先問問他。」

原來言乾蓀是辰州言家拳的掌門人，在辰州眞是響噹噹的人物，琵琶手賀金標是以十分敬重。

梅三公子聽山東老頭的口氣，正要找尋自己。

莊稼老頭又向賀金標絮絮問話，早已陰笑了聲道：「兩位素昧生平，要找尋小生，又是爲了何事？」

山東老頭突然濃眉一豎，厲聲喝道：「小輩，十二金錢任二弟，可是你下的毒手？」

梅三公子想不到這裏會和泰山磐石堡的人相遇？

而且聽口氣，此人稱十二金錢任龍爲任二弟，那麼，此人準是雙龍一鷹爲首的萬蛟了。

「殺十二金錢者，天台梅三公子。」

這檔事，目前已傳遍江湖，這時自己承認也不是，不承認也不是。

他正感左右爲難，驀聽萬蛟又道：「小輩，你當着老夫，還想抵賴？」

梅三公子突然眼珠一轉，接着冷笑道：「不錯！任龍正是小生所殺，九大門派，徒具虛名，尚且不在我梅三公子眼中，憑你區區萬蛟，小生何用抵賴？」

萬蛟仰天狂笑道：「這眞是踏破鐵鞋無覓處，得來全不費工夫，萬某今天就要憑一對肉掌，爲任二弟報仇！」

言乾蓀手執着旱煙管，閃了出來，向萬蛟抱拳道：「萬老哥且慢！這淫賊犯了滔天大罪，且讓兄弟問問清楚，再動手不遲！」

他話未說完，猛聽一聲嬌叱，一縷紫烟，由對面屋上，凌空飛來。

身形如電，香風颯然。

衆人只覺眼前一花，立時多了一個玉立亭亭的紫衣少女。

她手上仗着一柄青虹吞吐的寶劍，嬌滴滴地喝道：「你們依仗人多，誣蔑好人，算得那一門子人物？」

言乾蓀心中微微一凜，暗想：這女娃兒好快的身法！

皺了皺眉，問道：「姑娘又是梅三公子何人？」

他這一問，却問得紫衣少女粉臉微酡，只聽梅三公子接口說道：「她是小生義妹孫湘蓮，由貴州回

轉中原。」

他一面回過頭去，十分關心的道：「啊！蓮妹，妳重傷初癒，這裏沒妳的事，還是快快回去！」

孫湘蓮給他一聲「蓮妹」，叫得心中一甜，扭頭道：「我不要緊，他們仗着人多勢衆，想用車輪戰哩，眞不要臉！」

她說得極其自然，春花似的臉上，又是嬌笑，又是生氣。

這可把言家拳掌門人的言乾蓀看得呆了。

男的玉樹臨風，女的嬌憨多姿，眞是一對璧人！

瞧他們這付情形，這姓梅的青年，既有玉人相伴同行，一路上，斷不可能做出採花案來。

神刀閻世和，算得是老江湖了，竟然也會走眼？

何況梅三公子，雖然出道未久，但轟傳江湖，居然連九天魔女，和太白神翁，都不是他敵手。

可從沒聽人說起過他是採花淫賊？

想到這裏，不由望着孫姑娘道：「姑娘說我們誣衊好人，不知有何佐證？」

孫湘蓮氣道：「那麼你們說他……又有什麼證據？」

這一反問，可把言乾蓀問住了！

閻世和、賀金標追緝採花淫賊，也不過是嫌疑罷了，那有證據？

孫姑娘不等言乾蓀開口，又「嘿」的冷笑一聲道：「你言老爺子也算得一派掌門，居然聽信姓閻的和賀的兩個鷹爪一面之辭，誣衊好人，傳出江湖，豈不被人恥笑？

老實說，那姓閻姓賀的兩人，如果不是梅三公子手下留情，這時早已伏屍劍下了。

我是瞧着你們一批又一批，糾纏不清，才出來的。」

言乾蓀給她炒豆似的，說得老臉一紅，怒道：「咱們拋開這個不提，我知道妳沒把我老頭子看在眼裏頭。

好！咱們這就比劃比劃，我要十招……啊……二十招之內，贏不了姑娘。

江湖上，從此沒有我言乾蓀這號人物，今日這筆賬，也全由我姓言的冲過，一筆勾消。」

孫姑娘打鼻孔裏「哼」了一聲，纖手往後一拉，青虹吞吐的長劍，劍尖朝地，右手劍訣向天。

這一亮出門戶，正是九華山无礙大師的「三才劍法」起勢！

言乾蓀猛的往後退出兩步，臉色凜然一變，急急的道：「姑娘原來是九華神尼的高弟，恕我老頭子方才多多失禮，咱們這場比劃，就算了罷！」

孫姑娘又是一聲冷哼，道：「怎麼啦！剛才道是言老爺子劃的，這回算了，也是言老爺子說的。

江湖道上，可不是你言家椽子底下，就憑你一個人，仰着天說過就算？

言老爺子方才說我沒有把你老頭子看在眼裏，姑娘不妨老實告訴你，區區言家拳，只配在辰州地面上充充字號！」

這話可聽得言乾蓀要噴出血來。

暴喝一聲：「好！那麼就讓我言乾蓀領教姑娘高招罷，如有冒犯，我自會親上九華，向神尼請罪！」

他回手抽出腰間那根兩尺來長的旱烟管，輕輕一抖。

白銅烟斗，劃起一圈銀光，沉聲道：「姑娘請遞招罷！」

第四十六章　一絲陰影

紫鳳孫湘蓮，見他好像穩勝自己似的，說什麼如有冒犯，親上九華請罪。

心中更是生氣，突然門戶一撤。

怒道：「姓言的，姑娘用不着使出九華恩師所傳劍法，一樣贏你！」

「你」字出口，嬌軀突然凌空，玉臂揮洒。

一口長劍，寒芒迸發，業已疾如電閃，向言乾蓀當頭洒來。

要知這種身凌半空，仗劍搏刺，出手果然凌厲。

但給人家避開之後，你必須身形落地，才能發第二招。

那麼，人家在你身形堪堪落地之時，第二招業已使出，即可佔得優先。

是以這種打法，如非特殊情形，決不肯使。

言乾蓀乃是辰州言家拳的掌門人，在技擊上，浸淫了數十年。

一見她出手，就是凌空撲擊。

心頭不免一楞，這豈非授人以隙？

但他懾於九華神尼无礙大師的威名，强將手下，焉有弱兵？

是以依然不敢輕敵，等對方劍勢及頂，才側身一閃，讓過來勢。

手上白銅烟斗，順勢撩出，向孫湘蓮後腰叩去。

照說孫湘蓮一招落空，身子就須着地之後，再行還手。

那知她一見對方旱烟管奔到身後，忽然猛一翻身。

根本沒有落地，躡空再起。

手起劍落，一溜劍花，由上而下，劊到言乾蓀右肩。

這下如被劊中，一條右臂，豈不連肩盡去？

言乾蓀見她這種身形大出常規的躡空身法，不禁心頭猛凜。

眼看耀眼青虹，已是直劈而下，趕緊一晃身，向後急躍！

只見孫姑娘凌空微一停頓，柳腰輕擺，竟然如影隨形，御風追來！

言乾蓀做夢也想不到這九華高徒的孫姑娘，還會千手觀音「躡空舞步」？

一見對方追來，猛的吐氣開聲，大喝聲中，左手握拳，一招「隔山打虎」，對準孫湘蓮劈空打出。

這言家拳名聞江湖，言乾蓀身爲掌門，自有他獨到之處。

這一拳勁風凛烈，勢如排山。

孫湘蓮雙臂一振，宛如一隻紫鳳，突然盤空而起。

一陣强猛狂飈，由她脚底掃過。

這一手，不由使她暗暗驚心，對方言家拳，果然言下無虛！

設如自己被他拳風掃中，焉有命在？

猛一提氣，身形如風，就半空中，刷刷發劍。

但見劍光繚繞，花雨繽紛，往言乾蓀頭上直落。

言乾蓀身形一矮，旱烟管潑風使出，雖然他以地對空，吃了不少暗虧。

但仗着數十年功力，眞個也快似飄風，捷如閃電！

孫湘蓮雖然全力施出「躡空舞步」，一支長劍，盤空下擊，也絲毫佔不到半點便宜。

就在孫湘蓮和言乾蓀動手之初，萬蛟面對梅三公子，眼中冒火。

也雙掌一錯，沉聲喝道：「姓梅的小輩，欠債還錢，殺人償命，任二弟的血債，咱們還是各自了斷罷！」

梅三公子傲然而立，心中却暗自盤算。

泰山磐石堡，以裂石開碑的「盤石掌」名震天下，列爲九大門派絕藝之一。

萬蛟身爲泰山派雙龍一鷹之首，自然他的功力，比之十二金錢任龍，又要高出許多。

如果等對方出手，自己和他硬拼眞力，雖然不懼，終究吃虧。

是以聞言之後，嘿的冷笑了一聲，並不作答。

萬蛟瞧着他臉部陰晴不定，心頭雖然怒火如熾，但也不敢大意。

運勁作勢，暴喝一聲：「小輩，你不動手，萬某可要有僭！」

話未說完，身軀驟發，就在他雙肩一晃之際。

耳中聽到一聲「好」字。

眼前漫天劍影，由梅三公子身邊湧起，人影頓渺。

萬蛟不防對方出手，居然比自己還快，心頭一楞。

來不及發招，趕緊身往後退。

那知梅三公子着實狡獪，這一劍「霧裏藏花」，不過是個虛招，一發卽收。

萬蛟身形才動，一片劍光，倏然幻滅。

只見一點靑影，疾若流星，快速無比的往自己眉心點到。

任你萬蛟身爲泰山派雙龍一鷹之首，遇上對方這一手「七絕歸一」的陰毒招術。

出手如電，就是要想躱閃，也已不及！

差幸他本是後退之勢，一瞧劍影飛來，立卽往後躍退！

但梅三公子劍招出手，早已有了準備。

萬蛟身形暴退，他却跟蹤而進。

三尺靑鋒，離萬蛟眉心，依然只有兩寸距離。

此時他手腕略沉，萬蛟怕不立時血濺客舍房上？

「哈哈！泰山派也不過如此。」

梅三公子一聲陰笑，忽然撤劍後退。

這在萬蛟來說，直比殺了他還要難過。

雖然，對方這招劍法，出已無備，使了狡獪。

但至少自己無法破解，也確是事實。

他渾身顫動，氣得半晌說不出話來。

狠狠的雙脚一頓，一陣嘩啦啦巨響，屋頂敢情給他踩了一個窟窿！

「好！姓梅的小子，老夫今日算是栽了，任二弟這筆血債，泰山派總有人向你索回。」

萬蛟話聲剛落，回身待走。

突然左首屋脊上，同時掠起一條人影，口中大聲喊道：「大師兄請留步！」

萬蛟聞聲停步，回頭道：「是祝三弟嗎？你也趕來了，咱們走！」

「大師兄，他……他不是……」

「祝三弟不必多言，快跟我走！」

萬蛟怒匆匆的，那裏聽到祝三弟說些什麼？一跺脚，飛縱而去。

後面被叫做祝三弟的，正是被梅三公子從九道彎隧道中救轉的泰山一鷹祝鷹揚。

他見大師兄沒讓自己開口，業已去遠，也只好隨後跟去。

梅三公子望着兩人背影，嘴角上微微噙起一絲冷笑，回頭就向另一面望去。

這時言乾蓀以地對空，白銅烟斗和言家神拳一起使出，兀自傷不了紫鳳孫湘蓮。

盛怒之下，一柄旱烟管，宛若滿天流星，呼呼拳風，也向上直搗！

逼得孫姑娘身在半空，盤旋下搏，不敢稍近！

到底薑是老的辣，功力孫姑娘比言乾蓀要差。

何況孫姑娘重傷之後，功力還沒十分復原。

敢情早已越過二十招啦！

言乾蓀雖然說過「二十招之內，贏不了姑娘，江湖上從此沒有言乾蓀這號人物。」

但他這時却裝了傻，言家神拳，配合了旱烟管，一下又一下的擊出。

他希望斃了這丫頭再說。

那知正當此時。

忽然左腕「曲池」穴上，微微一震。

霎時之間，一條左臂，貫不上勁。

心中一怔，右手旱烟管慢了一慢。

就聽得「嗒」的一聲，自己那根數十年未曾離身的精鋼烟管，業被對方寒森森的劍鋒削斷。

言乾蓀心知中了暗算，一聲狂笑，鐵青着臉，往後驟退！

試一運氣，怪！自己左臂，竟然絲毫並未受傷。

難道自己久未動手過招，方才連續擊出「隔山打虎」的劈空拳力，真氣不繼所致？

他無法指出是受人暗算，只好沉聲道：「罷！罷！姑娘，我言乾蓀一大把年紀，折在九華神尼的高徒手下，也算値得。

好！從此江湖上，就算沒有咱們言家拳這一門。」

一面回頭瞧了琵琶手賀金標一眼，道：「賀老哥，今日之事，我姓言的說話算數，咱們走罷！」

琵琶手賀金標，原本認爲有自己和神刀閻世和兩人，對付一個江湖下五門的淫賊，也足夠有餘。

不想閻世和身負重傷，接着來了言家拳的掌門人，另一個還是泰山派高手。

總認爲救星趕來，那知仍然不是人家對手？

這時給言乾蓀一提，他那敢再留，慌忙答應一聲，正想跟着言乾蓀身後退走。

那知梅三公子一聲冷笑，喝道：「賀朋友慢走！」

這一下無異催命之鐘，直嚇得賀金標後退了兩步，說不出話來。

還是言乾蓀回身問道：「今日這檔事，早經言某在未動手之前說明，雙方冲着言某，一筆勾消，難道尊駕還認爲不夠嗎？」

梅三公子陰笑了笑道：「小生被誣良爲盜，這一點，光憑六扇門中鷹犬之言，小生自然不以爲意。但客店上下，耳目衆多，小生明日就道，豈非被人十目所視，十手所指？賀朋友總也得交待一番再走。」

琵琶手賀金標被說得滿臉通紅，雖然自己和神刀閻世和對這次連續發生的採花命案，經多方偵探，此人嫌疑極重。

但一來苦無證佐，第二，眼看此人武功之高，連言乾蓀和泰山派的人，尚折在人家手下，自己那敢多事？

當下濃眉一皺，抱拳道：「賀某技不如人，冒犯公子，請多多原諒，咱們套句江湖上的話，青山不老，綠水長流，梅公子容賀某異日謝罪罷！」

梅三公子嘿然應了聲「好」！揮手道：「賀朋友請罷！」

他等言乾蓀、賀金標兩人，身形消失，才緩緩的回過身來。

輕聲笑道：「蓮妹，夜露漸重，你身體尚未復原，趕快去休息罷！」

紫鳳孫湘蓮被他這一聲「蓮妹」，叫得粉臉通紅。

「嗯」了一聲，道：「你也好早些休息啦！」

說着嬌軀一扭，便自飛回房去。

梅三公子瞧着她後影，楞楞的出了一會神，也帶着劍兒，回進房去。

這一陣屋上交戰，客店上上下下的旅客，全被從睡中夢驚醒。
膽大的却躲在窗後，偷瞧熱鬧。
自然全部精彩好戲，瞧得一清二楚。
原來這場捉拿採花大盜，竟是捕頭們張冠李戴，找錯了人！
不是嗎？連辰州名捕琵琶手賀金標，臨走時還道了歉。
本來，人家梅三公子一路還帶着如花似玉的姑娘同行，那會是採花賊？
不言客店中好事的人，私底下議論紛紛。
却說這晚，客店中鬧劇收場，大家又上床安睡之時。
忽然從上房，又飛起一條黑影。
這黑影，身法之快，簡直像一縷淡煙，輕得連半點聲息都聽不到。
輕飄飄的，向鄰近街房竄去，一閃而逝。
約摸過了一個多時辰，才依然循着原路飛回，一閃而滅！
當然這一晚，辰谿附近，稍有姿色的閨女，又遭了厄運。
是採花淫賊？一點也不會錯，正好也落脚在這家旅店之中。
第二天清晨，梅三公子主僕和紫鳳孫湘蓮，兩騎一車，又轔轔上路。
孫姑娘體力未復，昨晚力鬬言乾蓀，消耗眞氣，嬌軀又感到困累乏力，是以只在轎車中休息。
她雖然並不相信梅三公子會是他們口中的採花淫賊，但多多少少總也免不了受些兒影響。
芳心之中，開始引起一絲陰影！

可是一想到他，原是自己的未婚夫婿，自己這條命，又是他救的。
瞧他那份溫柔體貼的模樣，不可能做出這種事來。
她思潮起伏，隨着轔轔車聲，心裏也似小鹿似跳個不停！
終於，她決定落店之後，要偷偷的跟在他身後，瞧瞧究竟。
孫姑娘這個想法，果然很對，但她忽略了這個自稱梅三公子的他，目光何等犀利？
不用妳說，他鑒貌辨色，憑孫姑娘這點江湖經驗，如何逃得過他的算中？
一連三天，梅三公子落店之後，只要一過二更，照例便輕飄飄的飛出房去。
孫姑娘那敢怠慢，等他前面一走，也悄悄的跟了下去。
奇怪！梅三公子所去的地方，竟是一些家徒四壁，無以爲炊的貧民窟。
他從懷中掏出一錠錠銀子，很熟練的從門窗之間，塞了進去。
孫姑娘瞧得芳心大慰。
對啦！人家萬貫家財，出來行道江湖，趁着夜深人靜，人不知鬼不覺的，暗中賑濟些貧窮無告之人，這才是眞正行善！
本來麼，爲善豈欲人知？
但反而被懷疑爲採花淫賊，豈非好人難做？
哼！這班有眼無珠的東西，眞是以小人之心，度君子之腹，挑他眼珠，也是活該！
紫鳳孫湘蓮，暗中一連跟蹤了三個晚上，親眼目睹梅三公子，都是散發銀子給貧苦之家，有時也伸手管上一兩件扶弱鋤强的事兒。

她不再懷疑他了！

這是第三天晚上的三更過後，孫姑娘暗掇了他一陣。

覺得眞相已明，自己用不着再跟。

而且距離他回去的時間，也已不遠，萬一給他瞧到。

自己一個女孩兒家，深更半夜的跟蹤着他，多不好意思？

這就悄悄的先行回店，剛一跨近上房。

瞥見自己房中，半扇窗門，業已打開！

不由心中一驚，自己方才出來之時，明明親手掩上，怎會打開？

心念轉動，連忙輕輕地拔出長劍，閃身貼近窗口，往裏望去！

那知這一望，孫姑娘不禁大驚失色！

原來自己房中，黑沉沉的，並沒燈火。

但黑暗之中，却有一雙其小如豆，金光閃爍的眼睛。

正在滑溜溜的向四處打量，似在找人！

啊！一個人要練到目射金光，內功火候，該是何等精深？

半夜三更，跑到自己房中，所爲何來？

難道這賊人，就是一路傳聞的採花淫賊？

孫姑娘一想到採花淫賊，心頭小鹿，一陣狂跳，粉臉上，驟然熱烘烘起來。

她柳眉一挑，驀地疾退數步，橫劍當胸，嬌叱了聲：「賊子還不出來受死！」

房中之人，顯然耳朵非常靈敏！

孫姑娘剛一退身，一點黑影，已由窗中急射而出。

「吱」的一聲，落到身前四五尺外。

這回，孫姑娘看清楚了，啐！這那裏是什麼人？

那是一隻一尺來高的金絲小獼猴。

這時在瓦上蹲着毛茸茸的身子，一雙閃閃發光的火眼金睛，骨碌碌的對自己直瞧。

不，正向自己嘻着嘴，在扮鬼臉！

孫姑娘瞧得又好氣，又好笑，口中罵了一聲：「小畜生！」

舉起手中寶劍，向牠晃了一晃。

那小獼猴果然嚇得「吱」的一聲，退了幾步，一掉頭，就向黑暗之處逃去！

孫湘蓮覺得好玩，但小獼猴去勢極速，不易捉到，也只得罷了。

收劍入鞘，回進房中，點上油燈，瞥見桌子上，端端正正放着一張字條。

哦！這小畜生果然有人豢養，牠是送信來的！

孫姑娘隨手拿起字條，就着燈光一瞧。

只見上面寫着一行筆走龍蛇的行草，那是：「奸宄之徒，假冒梅三公子，心懷叵測，幸姑娘愼之。」

下面並沒有具名，孫姑娘瑤鼻中冷哼了一聲。

暗想這又是琵琶手賀金標那一班人幹出來的。

眞是一批酒囊飯桶，有眼無珠的東西，我才不相信你們鬼話呢！

放着眞正犯案淫賊不管，却一再的向他糾纏！

她心中一氣，把紙條兒揉箇粉碎，賭氣往床上倒去！

她那裏知道，貴州總捕頭神刀閻世和，和辰州名捕琵琶手賀金標兩人，以及那晚隨同圍捕採花淫賊的三個門人。

第二天晚上，同時被人用重手法震死。

不但如此，甚至連威震辰州的言家拳掌門人言乾蓀。

也在同一晚上，無緣無故死在房中，但身上却半點傷也找不出來。

如在平時，當然會當他壽終正寢。

但正好和神刀閻世和、琵琶手賀金標等人同一天發生。

而且又是誤把梅三公子，當作採花淫賊捉拿，受挫之後，自然更非尋常！

辰州府一夜之間，發生了這樣震驚江湖的大事，自然立即轟動遐邇。

而且大家都紛紛猜測，這是梅三公子所爲。

但梅三公子的兩馬一轎過去了兩天，算來該早已馳出去數百里之外之。

這是第四天的未牌時光，梅三公子，紫鳳孫湘蓮，書僮劍兒，兩匹駿馬，一輛轎車，正由磨盤州打了尖，向浣市奔去。

動程的時候，後面又來了一輛轎車，車身四週，遮得密不通風。

趕車的是一個黑漆臉皮，身材高大的壯漢。

頭上戴着一頂破帽，一直壓到眉毛上面，好像故意遮着臉型，左邊還缺了一個耳朶。

踞坐在車轅之上，猛用長鞭，一路爆着「叭」「叭」的脆響，越過自己，搶先走了。

梅三公子一行，雖然落在後面，但首尾相銜，距離並不算遠。

大家一陣急奔，約摸走了一二十里。

前面路旁，一帶疏林，地勢十分荒涼。

正行之間，只見前面那輛急馳中的轎車，突然停了下來。

一陣木輪擦地之聲，和牲口希聿聿的叫聲，響做一片。

噫！那輛車子走得好好的，怎麼無緣無故驟然勒起韁來？

難道前面發生了什麼事故不成？

一陣工夫，梅三公子二馬一車，也相繼馳到。

第四十七章　藍腰帶幫

就在將到未到之際，果然！一支響箭，由林中迎面飛出。

梅三公子理也沒理，馬鞭一揮，「搭」的一聲，把它捲飛出去兩丈來遠。

馬匹和轎車，也同時緩了下來。

往前一瞧，果然迎面揚起漫天塵霧，馬蹄雜沓，八騎快馬，像風馳電捲般疾奔而來。

刹那之間，便已到達，勒韁停蹄，一字排開，攔住去路。

馬上八人，一式勁裝緊紮，腰間束着一條藍色腰帶，生相兇悍。

太陽穴都高高隆起，分明全是內家高手！

梅三公子從這些人的衣着上，認出他們正是橫行長江上下游，擁有七十二柁，聲勢浩大的「藍腰帶」幫匪！

他心中暗自盤算，瘦削臉上，却露出一絲陰笑。

十分悠閒的退到轎車之旁，靜以觀變。

馬上八人的眼光，掠過梅三公子主僕，盯了另外一輛轎車幾眼。

八匹馬緩緩移動，遠遠的把兩輛轎車，一起包圍起來。

他們既不說話，也不下馬，只是相隔數丈，虎視耽耽的監視着而已。

梅三公子當然瞧得出，他們並不是衝着自己而來，但心中也不無納罕。

「藍腰帶幫」出動的這八名高手，看來還不是頭兒，似乎正在等人。

那麼那輛轎車裏邊，又是何等樣人？值得「藍腰帶」如此重視？

尤其那缺了一隻耳朵的車把式，臉上並無絲毫驚懼之色，分明也似乎有恃無恐的神氣。

最奇怪的，那輛轎車之中，明明有人坐着。

但四週依然垂得密不通風，並沒有打開車帘，向外面瞧上一眼。

以自己的江湖經驗，居然也莫測高深！

這時，從遠處又電掣般馳來一匹棗紅驊騮。

馬上人黑袍金繡，腰束藍帶。

雕鞍下襯猩紅氈毯，四週鑲着黃色流蘇，華麗之中，更顯出十分氣派！

棗紅馬在十數丈外，業已放慢鐵蹄。

梅三公子逐漸看清馬上這人的模樣，那是一個五十來歲的老頭。

一張慘白的喪門臉上，生着兩道一寸來長根根直豎的吊客眉。

和一雙稜威四射的豹子眼、掀鼻、寬嘴、一臉像針的絡腮鬍子。

扛着雙肩、手如箕、指如鈎、高踞鞍上，顧盼自豪，確也顯得威武之極！

這是「藍腰帶」七十二舵總舵主，威震長江的黑虎神郝于堯，他居然親自出馬！

蹄聲終止，先前那八匹駿馬上的大漢，一齊飄身落馬。

恭恭敬敬的深施一禮，然後肅立一旁。

黑虎神郝于堯一對豹子眼，冷峻的掃視着梅三公子主僕和那缺了一隻耳朵的車把式，目光停在兩輛轎車之上。

吊客眉微微一軒。

喪門臉上，露出一絲鬼氣森森的陰笑，下垂的嘴角中，吐出嘿然冷哼！

緩緩的回過頭去，右腕微招，寬大袍袖中，伸出鷹鈎似的食指。

向那輛遮得密不通風的轎車遙遙一指，極具威嚴的沉聲喝道：「先把這輛打開！」

八名大漢，轟雷似的答應一聲。

立有兩人大踏步搶出，向那輛轎車奔來。

缺耳車把式這時把毡帽往上推了推，拱手說道：「合字上的朋友們停步，我有話說。」

「你說！」

黑虎神郝于莬大不剌剌的吐出兩個字來。

兩名奔過去的大漢，聞聲停步，靜靜的站在那裏。

車把式跳下車來，緩緩的從懷中掏出一份大紅名帖，然後說道：「在下三義會盛老二，奉卓會首之命，押運兩名天理教的仇人，前往河北。

望道上朋友，高抬貴手，這是咱們卓會首的名帖，呈請過目。」

說着，方要行前幾步把名帖遞過。

早被左邊一個大漢攔住。

接過名帖，再呈到黑虎神面前。

郝于莬連正眼也不睬一下，右手微揮。

冷笑了聲，道：「你們放着蒲圻那條路不走，却要打我面前經過，事前也不招呼一聲，豈非故意折損藍腰帶面子？」

他略為一頓，突然目射精光的道：「朋友，還是卓大奎沒告訴你們，還是你漏說了，那粒雄黃珠呢？」

車把式忙道：「在下不知。」

「憑你當然不知道，你們二當家龔長勝，我已命人送他上百里洲去了，卓大奎何在？」

車把式一聽，自己二當家的已落人手，不由臉色微變，說道：「敝會卓會首和三當家的，在後即到。」

郝于莬又道：「你們三義會巴結上了天理教，眼裏那還有我郝于莬？好！你把車子留下，叫卓大奎上百里洲來一趟。」

黑虎神這一亮萬兒，車把式已經臉色如土。

站在一旁，像塊木頭似的，那裏還敢說半個不字？

兩個大漢接着韁繩，跳上車轅。

黑虎神郝于莬才回頭吩咐另外兩個大漢道：「這輛車子，和他們主僕兩人，也一併帶回去，再行發落，不過不准得罪了讀書人。」

他吩咐完畢，正待勒轉馬頭！

驀聽耳中響起一聲冷笑，這笑聲雖然不高，但內勁之足，懾人耳鼓。

郝于莬是何許人？笑聲入耳，心頭猛然一震。

暗想：此人內功之深，不在自己之下。

難道是卓大奎趕來了，區區三義會的頭目，那會有如此身手？

他回頭一望，自己手下兩個大漢，左腳前跨，身子微俯，直挺挺的站着，不言不動。

頭上青筋暴露，冷汗直流，敢情着了人家道兒？
長江八怪，跟隨自己多年，論武功，除了頂尖高手，在江湖上，也罕有能敵。
那會一轉眼，就受制於人之理？
想到這裏，心頭不禁一凛，怒作之下，兇性突發。
他自認爲功力精深，除了寥寥幾人，已是天下無敵！
當下濃眉陡豎，驀地勃轉馬頭，厲聲喝道：「何方高人，衝着我郝某而來？」
他瞧不出身前那文弱書生主僕兩人，會是身懷絕藝之人？
是以一雙兇光四射的豹子眼，只是四下搜索。
他身後四怪，眼看兩個同伴被制，這時也各亮兵刃，緊跟在郝于蒐身後。
有若兇神惡煞一般，準備隨時噬人的神氣。
梅三公子卓然而立，臉上微露不屑，他身後站着書僮劍兒，緊捧着長劍。
兩人似乎沒把當面的藍腰帶總舵主放在眼裏。
黑虎神徐徐下馬，伸手在兩個大漢背後，輕輕拍了一掌。
照理解開穴道，兩個大漢應該身手活動了，那知却大謬不然。
兩個大漢，竟然依然木立如故，一動不動。
這下，使得黑虎神郝于蒐凛然變色，一張白慘慘的喪門臉，色泛猪肝。
憑自己長江上下游七十二總舵主的身份，居然連人家點的穴道，都解不開？
傳出江湖，豈非栽到了家？
他楞了半晌，不見有人應聲出面。

不由掃了梅三公子一眼，暗想難道會是這個瞧不起眼的書生做的手脚。
目光掃過，右手向前一揮，身後四怪，如奉綸音。
四條人影，倏然飛出，直向梅三公子主僕撲來。
郝于蒐是要瞧瞧對方身手，到底是何來歷？
是以四怪撲出之後，一雙眼神，就緊盯着梅三公子。
暗想即使你是一流高手，這會四怪齊出，聯手合擊之下，也斷難討得便宜。
那知念頭還沒轉完，怪事突起。
四怪撲出，對方視若無覩，連身形也並未稍動。
等到四怪堪堪逼近，梅三公子左手袍袖，輕輕抖動。
這不過電光石火，一瞬之事，郝于蒐瞧都沒有瞧清。
四怪離對方數尺之遙，去勢驟停，在四個不同方向，同時栽倒。
這不是點穴，這……這是什麼武功？竟有如此厲害！
郝于蒐縱横江湖數十年，竟然識不透來歷，心頭無限震駭。
色厲內荏，雙手微拱，不由呵呵笑道：「尊駕眞人不露相，果然好手法，不知是何派高人？」
梅三公子陰惻惻的一聲冷笑，然後冷冰冰的說道：「郝于蒐，你連小生也認不出來嗎？」
郝于蒐聽着這冷冰冰的聲音，全身不由一震，說不出什麼緣故，但覺得有點機伶伶的感覺。
他識多見廣，自然識得對方內功精深，這一聲，有點像佛家「獅子吼」一類功夫。
不過這絕不是「獅子吼」，是一種邪門陰功！
他定了定神，傲然答道：「恕郝某眼拙。」

梅三公子又是一聲陰笑：「眞是笨東西！小生天台梅三公子！」

「梅三公子！」

郝于菟驚詫的叫出聲來。

要知梅三公子在玄女教大開殺戒。

連九天魔女的「九天玄功」，尚非其敵。

華山派一代宗師太白神翁，也尋仇而去，鎩羽而歸。

這件事，正震動了武林。

而且近日又傳聞貴州總捕頭神刀閻世和，辰州言家拳掌門人言乾蓀等人，都死在他手下。

江湖上提起梅三公子，大家都弄不淸他到底是正是邪？

好像黑白兩道，只要一碰上他，誰都無法倖免。

自己武功最高，也斷非其敵，今天他無故找上門來，不知是禍是福？

郝于菟心頭一陣凜慄，沉聲問道：「郝某適才誤把尊駕當作三義會之人，多多開罪，閣下俠駕賁臨，不知有何見教？」

梅三公子見他色厲內荏，知道已把對方懾住，心中暗暗得意。

劍眉一軒，忽然臉含笑容，拱手答禮道：「好說！好說！郝當家威震長江，兄弟久仰得很。」

說到這裏，突然向郝于菟嘴皮微動。

黑虎神只聽耳邊響起梅三公子淸晰的聲音：「郝當家如不見外，兄弟正有事奉商，今晚二更，當至貴幫面談。」

這是傳音入密的功夫，出彼之口，入己之耳，旁人都無法聽到。

心中雖不知對方要和自己商量些什麼？但看梅三公子神色之間，似乎並無惡意。

像他這種高手，如能拉上交情，自是最好不過的事。

當下也就微微頷首，表示接受。

梅三公子心中大喜，也含笑點頭。

忽然他側耳一聽，又朗聲笑道：「半里之外，正有兩人向這裏趕來，敢情就是三義會的人，憑郝當家手下八位，已足夠料理，把他們帶回百里洲去，兄弟這且告退。」

只見他左手微抬，無名指向六人臉上輕輕一彈。

六個大漢，立時「啊」了一聲，甦醒過來。

黑虎神聽說三義會有兩人趕來，敢情就是卓大奎和秦智？

什麼？還在半里之外，他居然聽到了。

唔！聽他「把他們帶回百里洲去」這句話，說得特別沉重，原來他也爲着那顆雄黃珠而來！

想到這裏，不由心中釋然。

自己藍腰帶幫，能夠結上這樣一位絕世高手，一顆雄黃珠的順水人情，又算得了什麼？

長江八怪中的六怪（另外兩怪奉命上了三義會那輛車）醒轉之後，一眼瞧到梅三公子，仇人相見，份外眼紅。

驀地同聲厲吼，各操兵刃，正待撲去！

「住手！」

黑虎神郝于菟大喝一聲。

六怪楞得不知所云，立即停住。

「這位就是轟傳江湖的梅三公子，你們還不快去見禮？」

「哈哈！不打不成相識，小生方才多多冒犯！」

梅三公子不待六怪開口，早已含笑拱手。

長江八怪久聞梅三公子之名，不想竟是一個只有二十四五歲的青年公子，（他們那知眞正的梅三公子，比他還要年輕！）當下也連忙抱拳作揖，說了仰慕的話。

梅三公子這才舉手作別，跨上馬匹，兩馬一轎，蹄聲得得，車聲轔轔，向鬧市江邊奔去！

百里洲在宜都與江陵之間，爲長江中的一塊陸地，四面環水，如果沒有船隻，插翅難渡。

乃是「藍腰帶幫」的根本重地，總舵所在。

百里洲雖然沒有百里方圓，但從東到西，也足有二三十里。

阡陌交通，田舍井然！

住在裏面的，當然全是藍腰帶幫的妻拏戚友，男耕女織，又加上了水產豐富，這裏的居民，眞是世外桃源一般。

藍腰帶幫的總舵，是設在百里洲中部腹地，屋宇櫛比，覆蓋頗廣。

今晚，他們議事廳上，燈火輝煌。

正中左上首，虛着一席，黑虎神郝于菟踞坐在右首大交椅上。

兩旁燕尾般排着兩排座位，藍腰帶高級頭目，一個不缺。

他們正在等候名震武林的青年高手梅三公子！

當然！那三義會的三位頭領，以及車把式盛老二，此時已全被「請」來，「招待」在一處不太自由的房間之中。

他們那輛轎車，和車中戴着的兩個被三義會用迷香迷翻的一老一少，三義會去巴結天理教的四式禮物，其中包括一粒「雄黃珠」，也都照單全收。

說起這粒「雄黃珠」，原是卓大奎在珠寶商那裏廉價購得。

這黃澄澄瞧不起眼的一顆珠子，竟然是蛇蝎遠避，善解百毒的奇寶。

他自然喜出望外，視如拱璧！

這消息傳出江湖，自然有人心生覬覦。

三義會雖然微不足道，但最近天理教副教主瘟煌道人史長風，玄女教副教主紅燈夫人，都曾親自蒞臨過三義會。

這當然是三義會的人，自抬身價的說法。

第四十八章　百里聞香

但事實上也不假，瘟癀道人，和紅燈夫人，確實在同一晚上，在岳州露過相。

而且天理教青龍壇壇主翻天印黨皓，玄武壇壇主奪魂扇李秋山，及撲天鵰邵一飛三人，却千眞萬確的落脚在三義會裏，和卓大奎稱兄道弟！

於是三義會在江湖上的牌子，立時響亮起來。

大家弄不淸三義會和天理教，玄女教有甚麼淵源？

但至少三義會背後有這兩個扎硬後台，倒是事實。

因此，還有誰敢正眼瞧一瞧三義會？自然也沒人敢再動這顆「雄黃珠」的腦筋。

但這風聲，恰巧聽到天理教副教主瘟癀道人耳中。

因爲「雄黃珠」正好是瘟癀道人所練最歹毒的「瘟癀散」的唯一尅星，這就指名相索。

卓大奎正在挾天理教以自重，副教主要的東西，還不乖乖奉上？

而且同時又替天理教活捉了兩個敵人，這就另配了三式禮物，連同兩個點子，一起押運北上。

一面派老二龔長勝打頭站，自己和老三秦智，却暗暗尾隨在轎車之後。

還恐路上引人注意，才不走蒲圻那條近路。

他做夢也想不到會被藍腰帶幫一網打盡，連人帶貨，照單全收。

時近二鼓，藍腰帶幫總舵主黑虎神郝于莵，在議事廳上，招集所有高手，靜靜的等候着梅三公子。

他白天聽梅三公子的口氣，示意自己，把三義會的人截留，分明也志在那顆「雄黃珠」上。

果然如此，自己樂得做個順水人情。

反正不費本錢，能夠結交上他這樣一位絕世高手，對藍腰帶幫，可是有益無損的事。

萬一對方對自己有什不利，仗着自己手下，這許多高手，也足可和他一拼。

何況表面上，自己召集全幫頭目，恭候他光臨百里洲，正是最隆重的禮遇。

時間已經是兩更了，從江邊碼頭上，一直到大廳，都派有得力頭目等候。

只要一發現有人前來，便會立卽往裏通報。

可是一直等到現在，不但不見梅三公子前來赴約，就是連江面上，也不見有半點船隻的影子。

大家心中不免疑惑，梅三公子是否眞的會來？

就是連黑虎神郝于莵，也不由疑信參半起來。

難道他故意戲要自己？但那又不像。

他分明說得極爲鄭重，不會不來！

但百里洲四面環水，江面遼濶，前來赴約，決逃不過守望人員的眼睛，除非會飛！

正當此時，忽然大廳前面，括起一陣輕風。

一股似有若無的淡淡異香，因風散入大廳。

這香風來得太覺兀突，座中高手，誰也都是江湖上的老江湖，經驗豐富。

但誰也聞不出這是什麼香氣，而且稍蹤卽逝。

再要聞時，已經完全消失。

香氣才過，大廳上不知何時，悄無聲息的多出兩個人來！

一個是劍眉朗目，臉型瘦削的道裝青年。

皇冠羽衣，飄然而立，臉上含着微笑。

一個是十五六歲的道僮，手捧長劍，侍立身後。

這兩人仙風道骨，直是圖畫中人！

藍腰帶幫這許多高手，竟不知人家是如何來的？

這下，可把黑虎神郝于菟驚駭得不知所云。

卽忙站起身來，拱手笑道：「哈哈！梅三公子不但是信人，簡直是神人，郝某恭候多時，有失遠迓！」

啊！這青年道人，就是梅三公子！

大廳上多少眼光，這時都集中在他一人身上，驚詫、讚歎，不一而足。

江湖上轟傳着九天魔女、太白神翁，都敗在他手下，原來竟是恁地年青！

只見梅三公子也趕緊趨前幾步，拱手道：「有勞郝當家與衆位久候，兄弟心中，已感不安，那敢再勞玉趾？」

黑虎神郝于菟見梅三公子甚是謙虛，覺得面上有光，心中益喜。

讓坐之後，就替梅三公子介紹了藍腰帶幫一干重要人物，大家一陣寒暄之後。

黑虎神郝于菟左手一揮，早有侍立的人，恭恭敬敬捧上一個錦盒。

郝于菟接過之後，喪門臉上，滿堆笑容，向梅三公子說道：「梅公子寵臨百里洲，使藍腰帶幫全體兄弟，均蒙光輝。

這顆「雄黃珠」，郝某借花獻佛，不成敬意，還望梅公子哂納！」

說着雙手遞了過去。

梅三公子並不推讓，只是微微一笑，才道：「這顆雄黃珠，乃是天理教瘟瘟道友的唯一尅星，他久欲得之而後甘哩！

旣蒙郝當家見賜，兄弟權且收下！」

接過之後，瞧也不瞧，就隨手交給身後的道僮收下。

郝于菟看他老實不客氣，把「雄黃珠」收下，心頭暗暗高興，足見他原是爲了此珠而來。

那麼，自己這回總算拉攏了一位有力高手。

却說梅三公子收下「雄黃珠」之後，徐徐的站起身來。精光熠熠的雙目，向四面掃了一轉，然後拱手說道：

「兄弟此次得有機緣，和許多肝膽相照的朋友見面，殊感榮幸！」

說到這裏，微微一頓，又道：

「不過兄弟向郝當家和諸位朋友，有個不情之請，要和大家商量。」

黑虎神郝于菟聽得心頭一顫，暗想自己還當他只是爲了一顆「雄黃珠」而來，原來他還另有花樣！

口中却笑道：

「梅公子快請坐了好說，只要我藍腰帶幫辦得到的，決不敢叫你梅公子失望。」

這回，他無緣無故的跑到藍腰帶幫總舵來，不知又安了什麼心？

但沒有好事，是可以斷言的。

郝于菟往後退出了半步，道：「郝某久聞大名，恨無機緣識荊，梅公子眞正身份，郝某未敢妄測，還請明白見示。」

梅三公子突然發出一聲懾人心神的陰笑。

冷冰冰的道：

「兄弟溫如風，郝當家總聽人說起過罷？」

溫如風！聞香教主！

原來江湖上盛傳的梅三公子，就是聞香教主溫如風！

本來麼，梅三公子，名不見經傳，那會有這大的本領。

是聞香教主的化身，這就難怪了。

這當然是藍腰帶幫一干人的想法，他們沒見過眞的梅三公子，所以把僞的溫如風也當作了一個人。

其實眞的梅三公子這時還在六紹山練劍呢！

笑聲甫畢，他陰隼的眼神，徐徐向廳上橫掃一週。

詭笑道：

「郝當家和各位，何必汹汹作態，兄弟方才已經說過，去留悉聽尊便。

不過，兄弟初來之時，已替各位聞了一點「蝕骨柔香」，如無兄弟獨門解藥，一過十二個時辰，骨軟筋酥，立成了手無縛鷄之力的人。

你們願意隨兄弟同甘共苦的，兄弟當然十分歡迎，不願意者，兄弟也極不勉強。

不過從此之後，不准再在江湖露面，否則，嘿嘿！本教主隨時取其性命。」

他話聲雖然不高，但聽到黑虎神郝于菟和一干藍腰帶幫衆人耳中。何異晴天霹靂！

這麼一來，藍腰帶幫豈非瓦解冰消？

長江上下遊七十二舵的基業，拱手讓人。

是可忍，孰不可忍？

郝于菟白慘慘的喪門臉上，青筋暴露，濃眉陡豎，目射兇光，重重的嘿了一聲。

大廳上，燕翅般坐着的兩排藍腰帶幫高手，也全都霍地站起。

紛紛手按兵刃，大有群起一擊的趨勢！

聞香教主溫如風突然仰天狂笑！

這一陣笑聲，聲如裂帛，使人聽得不寒而慄！

閒言表過，却說黑虎神郝于菟，聽溫如風自道來歷之後，心頭更是陡然一震。

這位近幾年才露面的神秘人物，自稱聞香教主，江湖上沒有一個人知道他的出身來歷。

不但一身武功，莫測高深，而且擅長採補，手段毒辣。

比之耳聞中的梅三公子，更爲驚人。

雖然他只是一個光身教主，並無羽黨。

但據說連當年聲威鼎盛的天理教老教主知機子，和玄女教主九天魔女，紅燈夫人等人，都和他分庭抗禮，不敢小覷了他！

梅三公子陰陰一笑，坐下之後，歙然說道：

「郝當家千金一諾，兄弟就不枉此行了。」

黑虎神郝于莵瞧着他神情詭異，禁不住心頭惴然，一面笑道：

「梅公子有何吩咐，還請直說！」

梅三公子瘦削臉上，閃起冷漠的笑容，身子再次霍地起立，望着郝于莵道：「郝當家可知兄弟眞正身份麼？」

此言一出，不由把藍腰帶幫總舵舵主黑虎神郝于莵，以及一干高手，一齊驚愕得說不出來。

不錯！梅三公子，大家本來只有耳聞，從沒見過，你知道臉長臉圓？

既然他自己說是梅三公子，大家就認他是梅三公子，誰又知他眞正來歷？

黑虎神郝于莵心中雖懷疑懼，可是他畢竟是多年老江湖了，臉上不僅沒露絲毫神色。

相反的，却一臉驚喜，呵呵大笑道：「天理、聞香、玄女，江湖上三教鼎立，兄弟更是慕名已久，溫教主仙駕寵臨敝舵，益增聲威，溫教主如有驅使，藍腰帶兄弟能力所及，敢不竭盡棉薄？」

黑虎神郝于莵不敢得罪這位魔頭，自以爲說得夠乾脆了。

那知熱面孔貼上了冷屁股，聞香教主溫如風一張陰沉沉的臉上，一絲笑容也沒有。

聽完之後，只是冷冷的道：「郝當家這份義氣，着實可貴，不過你話別回答得這麼快！兄弟讓你們先考慮上一陣，再說不遲！」

他說到這裏，微微一頓，然後又道：

「其實兄弟也是一番好意，想請你們全體參加聞香教罷了。不信，諸位且試運眞氣，看看還能逞强嗎？」

「蝕骨柔香」！大家在江湖上，少說也混了十來年，可從沒聽到過這種古怪名稱！

方才溫如風現身之際，大家果然聞到一點異香。

但大廳上如此寬敞，四面通風。

就是當年用毒最著名的苗疆毒婦，賣給江湖同道的「迷魂散」，在這種空曠場合，也會失去效用。

方才那點似有若無的香氣，那會有如此厲害？

黑虎神郝于莵聽得將信將疑，依言微一運氣。

不由把他那顆稱雄江湖的野心，立時澈底涼透！

他一直自認爲內外兼修，功力精深，天下能足與爲敵的，也已不多。

但這時試一運氣，竟然眞氣不凝，全身筋絡，軟弱無力。

足見聞香教主溫如風之言非謬！

十二個時辰之後，如果眞的骨軟筋酥。

江湖上人，一旦失去武功，這眞比殺了他還要難堪。

何況像黑虎神郝于莵，又是成名多年，威赫一時的人物？

郝于莵自知憑藍腰帶幫諸人，難與對方爲敵。

何況又着了人家的道，與其身落人手，不如乾脆自了，還可保得一世英名。

一個人到了萬不得已的時候，便再無所懼，膽氣一壯。

也一陣傑傑狂笑，喝道：「溫如風，你手段毒辣，果然不愧聞香教主之名！郝某忝爲藍腰帶幫七十

二舵總舵主，今日就此解散。

只是一干弟兄，與你無怨無仇，還望瞧在郝某面上，慨賜解藥，郝某感激不盡！」

他說到「盡」字，鳥爪似的右手，曲指如鈎，猛向自己天靈蓋上抓去！

「且慢！」

溫如風驀地一聲大喝！

郝于堯手爪，要落未落，倏然停住。

厲聲喝道：「溫如風，你還待怎的？」

溫如風臉上揚起一絲微笑，溫和的道：「郝當家，你完全誤會了兄弟之意。」

郝于堯懷疑而又盛氣的道：

「你且說來聽聽！」

溫如風打了個哈哈，道：「兄弟浪跡江湖，自問會過不少英雄，但未有盛名遠播如郝當家者。」

郝于堯聽他忽然捧起自己來了，心中極爲受用。

但臉上依然一無表情，只是嘿嘿的笑了兩聲。

溫如風續道：

「是以兄弟不遠千里而來，要請郝兄參加本教，共同合作。

不但藍腰帶幫並不如郝兄剛才所說的瓦解冰消，而且更要擴展光大。

如蒙郝兄俯允，聞香副教主一職，還仰仗郝兄出任艱鉅，今後一切教務，悉憑郝兄尊裁。

兄弟幼得異書，不過只是爲了發揚聞香教而已，區區之意，還望郝兄亮察。

如果郝兄堅持己見，那麼兄弟只好告退！」

說着微微拱手，便作勢向廳前走去。

他這番話，詞卑言甘，不由聽得黑虎神郝于堯霍然心動，大出意外！

他自思憑自己的能耐，固然足以稱雄江湖。

但和人家天理、玄女教，及九大門派相比，自己藍腰帶幫，還差得甚遠。

如果加盟聞香教，今後能和天理、玄女一南一北兩個大派鼎足而三。

這副教主的頭銜，自然要比藍腰帶幫總舵主要響亮得多。

何況自己及一衆弟兄，中了溫如風的「蝕骨柔香」，他作勢要走，並沒提起解藥。

萬一眞個走了，自己一干人依然身受其害。

他權衡利害，不由向溫如風躬身說道：「教主金玉之言，使郝某茅塞頓開，副教主一職，郝某愧不敢當，當願追隨教主，於願已足。」

溫如風哈哈大笑道：「郝兄何必太謙！聞香教今後全仗大力，副教主自非郝兄莫屬。

啊！貴幫弟兄之中，有誰不願參加的，還請當面說明。」

藍腰帶幫一干高手，見總舵主也加入了，還有誰敢說半個不字，大家轟叫了一聲「願意」。

溫如風心中一喜，右手袍袖，驀地揮起，一陣眞氣，從他衣袖中拂拂而出。

大廳上微風輕漾，淸香氤氳！

「哈哈！兄弟有一件東西，請郝兄瞧瞧。」

溫如風邊說邊從懷中緩緩地掏出一支金光燦然的赤金鳳釵，高舉手中。

黑虎神郝于堯，身爲藍腰帶幫七十二舵總舵主，在江湖上也算得一號響噹噹的人物。

焉得不識當年群魔大會上，當衆頒行，江湖上一體遵循的金釵符令！

連忙拜了下去，口中說道：「弟子郝于蒐，叩見符令！」

第四十九章　恩仇變幻

溫如風笑道：「郝兄快快請起，我們還要共議大事呢！這金釵符令，不過是兄弟去年路遇千手道友，她知道我聞香教創設伊始，在在需要人力財力，這才送了我這支符令。」

說着把金釵符令遞了過來。

郝于蒐聽得十分驚詫，暗想教主和海心山老前輩，原來還是朋友！自己由藍腰帶幫總舵主，一躍而爲聞香教副教主，身份自然隨着教主，升高不少。

想到這裏，心中更自暗暗高興。

連忙雙手一舉，恭恭敬敬的接過金釵，詳細看了一會，才捧還給溫如風。一面說道：「郝某能夠追隨教主，已是萬分榮幸，就是沒有海心山老前輩的符令，郝某敢不唯命是從？」

聞香教主溫如風知道他已心悅誠服，收起金釵符令，和郝于蒐一起回到廳上落坐。一面從袖中取出一卷創設聞香教的計劃，交到郝于蒐手上，鄭重的道：「本教一切計劃，全在上面，請郝兄過目，依此行事。」

郝于蒐接過之後，連稱「遵命」。

這計劃中，自然是把藍腰帶幫總舵，改爲「聞香教」總堂，七十二分舵，改爲七十二分堂，以及一

切教規教則，不必細表。

從此藍腰帶幫，就一變而為聞香教，不在話下。

溫如風一面又吩咐把三義會三個當家，一起請來，親自曉以利害，要他們加盟聞香教。

卓大奎、龔長勝、秦智三人，原是岳州土豪。

創設三義會，在江湖上雖小有名氣，那算得了什麼？

他們不遠千里，去投靠天理教，實在因為自己三人，自知武功有限。

要在江湖上混下去，總得有個扎硬後台。

湊巧前次天理教為了追緝鐵背蒼虬武公望，幾位堂主，落腳在三義會裏。

當時青龍堂堂主翻天印黨皓，因三義會在岳州，開設了幾家客棧酒樓，聲勢也着實不小，有意拉攏，要他們加盟入教，這也是他們這次親向天理教輸誠的主要原因之一。

這時給溫如風一說，要他們加入聞香教，權衡輕重，自己三人落入人手，除束身聽命尚可苟活外，還能說什麼呢？

何況聞香教主又答應入教之後，岳州分堂，仍由卓大奎擔任分堂堂主，遠比加盟天理教為有利。

因此，三人諾諾連聲，滿口答應。

溫如風做夢也想不到，一夜之間，長江上下游，和岳陽城中，全變成自己勢力範圍，足可與天理、玄女兩個大教，鼎足而三。

心下大喜，這就和黑虎神郝于菟以及一干藍腰帶幫高手，三義會頭領等人，連夜計議，籌備擇吉開壇。

却說紫鳳孫湘蓮，在途中雖然也聽到黑虎神郝于菟和梅三公子（溫如風）的對話。

但她一來因身體還沒十分復原，第二她知道梅三公子的武功，比自己不知高出多少，這點江湖草寇，那裏會是他的對手？

是以只在轎車中休息，並沒探問。

而且溫如風和郝于菟有一段話，是用「傳音入密」的功夫說出。

孫姑娘自然沒有聽到，所以也不知溫如風和郝于菟相約之事。

等到了院市，落店之後，溫如風諉稱要去探望一個朋友，約須一兩天才能回來。

一面囑咐孫姑娘在客店中安心休養，一面留下「扶元散」，要她按時服用，再有幾天時間，當可完全復原，說着就帶了劍兒（其實是藍兒）匆匆離去。

孫姑娘終究是初入江湖，經驗不深。

她跟蹤了三個晚上，對這位心懷叵測的假梅三公子，居然深信不疑！

她幾次想在半途上，和梅三公子告別，上九華山師父那裏去。

但一想到自己這次中了「金線桃花蠱」，多蒙梅三公子相救，而且一路上小心照顧。

如果沒有他秘製的「扶元散」，服下「百毒散」之後，蠱毒雖清，百日之內，眞元耗損，還會武功盡失，不如等全部復原之後再說。

另外，姑娘家還另有心事，那就是眼前這位梅三公子，分明就是自己從小訂親的未婚夫婿。

聽對方口氣，好像渾不知情，但自己心中，可有了譜兒。

何況……何況瞧他平日裏對待自己，也不似無情。

自己既然遇上了，豈可當面錯過？

這種話，自己一個女孩兒家，又如何說得出口呢？

孫姑娘芳心轆轤，也暗自打算，準備乘機探詢，略示心跡。

這是第二天的晚上，梅三公子主僕（在孫湘蓮心目中，溫如風還是梅三公子），還沒回轉。

孫姑娘經過兩天休息，體力也恢復了不少，正想上床運功。

驀聽自己窗前，響起極細小的聲音，似是夜行人，但又有些不像？

心中嘀咕，正待聽聽清楚。

忽然木板窗上，有東西抓了兩下。

孫姑娘啞然失笑，這敢情是貓！

「吱！」「吱！」

聲音不高，但決不是貓。

孫姑娘心中一動，輕輕的推開板窗。

「吱！」

又是一聲急叫，只見一團小黑影，像箭一般跳躍出去！

那不是前幾天偷入自己房中，捎來一張紙條的小獮猴是誰？

這時蹲着毛茸茸的身子，一雙閃閃發光的金睛小眼，正骨碌碌地瞧着自己！

不由怒啐了一聲：「小畜生，又是你！」

玉手輕抬，遙遙作出要打的神氣。

奇怪！那小畜生竟然一動不動！

不！牠毛茸茸的小手，還在不停的招着。

「哼！又是那批瞎了眼的鷹爪孫，來玩什麼花樣了。」

孫姑娘心中一氣，方待關窗。

那小獮猴這會好像有點猴急了，不但又走近了幾步，口中還「吱」「吱」連叫，一雙小毛手，更不停的比劃，連連招手。

瞧牠敢情要自己跟着牠去？

哼！區區幾個鷹爪，姑娘難道怕你們不成？去就去！

她隨手拿起長劍，輕輕躍出窗去。

小獮猴一見孫姑娘果然聽懂了牠的話，跟出窗來。

毛臉上露出笑容，嘻開了嘴，好像十分高興。

一聲歡叫，掉頭就跑！

孫姑娘關好窗門，立即跟着小獮猴奔去的方向掠去！

這小畜生可着實精靈！一邊跑，一邊還不時的回頭張望。

好像孫姑娘跟了一陣，就會半途回轉似的。

紫鳳孫湘蓮身經一正一邪兩位曠世高人的自幼陶冶，輕功自然不弱。

小獮猴起先還不時的回頭探望，後來被孫姑娘越追越近。

牠「吱」的一聲，拔腿飛躍，在黑暗之中，像箭一般激射出去！

孫姑娘也暗自驚異，憑這小畜生，居然敢和自己賽起跑來？

她心中覺得又好氣，又可愛。

立即一提眞氣，也銜尾疾追下去。

這一人一獸，越跑越快，片刻功夫，已追近江邊，前面白茫茫的露出一片水色。

荒江野岸，除了江濤拍岸之聲，那有半個人跡？

心中方自疑惑，却見小獮猴突然向岸邊一處蘆葦中竄了進去，霎時不見影子。

孫姑娘立定嬌軀，暗想：難道是這小畜生故意戲耍自己？

她向四面一陣打量，正在心口相商，要不要跟蹤過去，瞧瞧究竟？

「孫姑娘來了嗎？老要飯的在此等候多時，怎不請上船來？」

一個蒼老的聲音，驀地由蘆葦中傳出。

孫湘蓮微微一怔，立即盛氣問道：「何方高人？鬼鬼祟祟的要一隻畜生，引姑娘來此，到底有何見教？」

只聽那蒼老聲音又道：「哈哈！此時救人要緊，老要飯無暇多說，姑娘快請上船，待會你自然明白。」

紫鳳孫湘蓮藝高膽大，依聲尋去。

果然在蘆葦深處，泊着一隻小小漁艇。

趁着月光望去，船梢上巍然坐着一個衣衫襤褸的老叫化子。

蓬着一頭烏窠般的亂髮，和連腮鬍子結在一起，身邊還橫放着一枝黑黝黝的拐杖！

可是兩道眼神，在黑暗之中，精光熠熠，分明是個內家高手！

那小獮猴，這時依在老叫化肘下，偏着腦袋，也正瞧着自己。

孫姑娘聽他說什麼「救人要緊」，叫自己趕快上船。

雖然摸不透對方來歷，但既然來了，豈肯示弱？

蓮足一點，像風吹落葉般，輕輕躍落船頭。

老叫化暗暗點頭，一面解開船纜，一面回頭對着小獮猴道：「徒兒，你瞧！人家兩個老怪物調教出來的徒弟，可比你强得多呢！」

小獮猴又「吱吱」的叫了兩聲，意似不服！

老叫化又道：「嘿！小東西，你說她追不上你？沒有我老要飯在這裏，你不被她劈死才怪！」

孫湘蓮聽老叫化居然把自己和猴兒相比，心中一怒，正待發作。

只覺船身微蕩，老叫化呼的一槳，小船業已箭一般駛出老遠。

心中一凜，暗想萬一一言不合，在船上動起手來，自己不會水性，就得吃上大虧。

不如暫且隱忍，等到了對岸，看他究竟施些什麼詭計？

當下就强捺怒火，手按着劍柄，冷哼了一聲。

老叫化也並不多說，只是運槳如飛，往江心划去。

小船一片沉寂，但聽水聲嘩嘩，舟行如飛！

不到頓飯工夫，江心中已露出一片陸地。

燈火閃爍，敢情還有不少人家。

四面環水，這是大江中間的一處洲嶼！

老叫化操舟的本領，却也不小，離洲漸近，他似乎十分小心。

船身微側，這是他在一邊用內力加重壓力，使得水面上，居然浪花不驚！

突然小船一個打橫，悄無聲息的向一處小港灣中駛入。

這兩邊全是一人來高的蘆葦，十分隱僻。

靠岸之後，老叫化右手拾起拐杖，半瘻着腰，站起身來。

小獼猴連忙嗖的躍上他肩頭。

回頭叫了聲：「孫姑娘，快跟我來！」

來字剛一出口，不見他晃肩點足，一條人影，業已隨聲飛起，往岸上落去！

孫湘蓮這才看清老叫化原來一條右腿，還缺了半截！

這下，她心頭驀然閃電般想起一個人來。

他……他原來是九華山恩師時常提起的一位怪傑，南乞北偷，風塵雙奇中的南乞，鐵拐仙！

孫姑娘不由暗罵自己糊塗，瞧到了金絲小獼猴，怎會想不起他老人家來？

照此看來，前幾天晚上，小獼猴送來的那張字條，也是他寫的？

那麼？難道梅三公子，當真是淫賊？

她想到九華恩師時常提起的鐵拐仙，乃是嫉惡如仇的風塵異人，斷不會冤枉好人！

她平日對鐵拐仙的事跡，聽得多了，對梅三公子的信心，不由又開始動搖起來。

但繼而一想，也許他老人家聽信了神刀閣世和等一班鷹爪的一面之詞，也說不定。

她心念疾轉，微微一停，已不見了鐵拐仙人影。

趕緊提氣一躍，縱上岸去，一連幾個起落，躍出蘆葦。

原來鐵拐仙，鐵拐柱地，敢情已等了一會。

「老前輩敢情就是鐵拐仙了，請恕晚輩方才不知之罪……」

鐵拐仙沒等她說完，攔着說道：「孫姑娘此時不是談話之時，快隨老要飯的救人要緊，再遲來不及了！」

鐵拐一點，人已憑空掠出！

孫湘蓮深知此老平日遊戲風塵，但這時却一再催促，兩次提到「救人要緊」，足見事態嚴重。

也不再多說，一扭腰，跟在後面，向百里洲中間撲去！

兩人這一陣急奔，何等快速，一陣工夫，便到了一所大莊院側面。

孫湘蓮只覺這所莊院，屋宇重重，甚是氣派。

前面一進上，此時雖近三更，還是燈火通明，人聲喧嘩，敢情在辦着喜事？

後面幾進，也疏疏落落的露出燈光，顯見還有許多人沒有睡覺！

這又是什麼地方？有這麼多的人？

孫姑娘心中嘀咕，人却緊隨着鐵拐仙縱躍急竄。

鐵拐仙對這所大宅，好像非常熟悉，穿房越脊，到了一座高樓前面，倏然停住。

從懷中掏出一粒藥丸，遞給孫湘蓮道：「這魔鬼子，有我老要飯的對付，孫姑娘妳從後窗進去救人。」

孫姑娘接了藥丸，足尖一點，翻過屋脊。

輕輕的掩近後窗，湊過頭去往裏一張！

這一張不打緊，却把孫姑娘氣得滿臉通紅，嬌軀一陣顫抖，差點暈了過去！

原來這間樓房，佈置得十分華麗，敢情是富貴人家千金小姐的香閨？

中間一張錦榻上，繡帳流蘇，銀鈎雙挑。

榻上仰臥着一個十八九歲的少女，星目微闔。

遠望過去，膚白勝雪，貌美如花。

這時只穿着一襲緊身褻衣，身上覆了一塊輕羅。

苗條腰肢，曲線畢露，眞是我見猶憐！

榻前站着的是一個道裝靑年，瘦削臉上，他敢情也進來不久。

正在迅速的脫去外衣，被慾火燒得通紅。

得意！忘形！露出本來面目，那是猙獰和殘酷的笑容！

尤其兩隻充滿紅絲的色眼，直勾勾地盯着錦榻之上，快要噴出火來！

這是自己最熟悉最傾心的人，是爹娘從小許婚的未婚夫婿！（孫姑娘一直把他當作梅三公子）

不但救過自己性命，而且在自己面前，裝得那麼溫文有禮，誠摯多情。

這魔鬼，這十足是魔鬼！

他們並沒有寃枉他，是自己受了他蒙蔽欺騙，偏護着他！

「哈哈！本教主和姑娘緣結不解，眞是三生有幸！」

他脚步輕移，右手慢慢舉起，慢慢伸出，正待揭開香羅！

孫姑娘氣得嬌軀亂顫，柳眉倒豎，驀地抽出長劍，嬌叱一聲：「淫賊……」

但在她喝出的同時，另外響起一聲暴喝，猶若晴天霹靂，把孫姑娘的聲音，蓋了過去！

第五十章　蒼虬之困

「好淫魔！有我老要飯在此，豈能容你作惡？」

喝聲一出，嘩啦啦一陣巨響。

一股強猛無倫的勁風，破窗而入，直向聞香教主溫如風身後劈到！

聞香教主溫如風，今天是聞香教開壇第一天，正式登上了教主寶位，興高采烈！

又值三義會，不！聞香教岳州分堂堂主卓大奎孝敬的美人，羔羊到口，慾令人昏，那裏想得到四面環水的堂堂總壇重地，半夜裏會闖進人來？

是以聞聲驚覺，應變稍遲了一步。

只覺凌厲掌風，業已像潮水般迫到身後。

心頭大驚，趕緊微一側身，猛吼一聲，雙掌也倏地推出，向掌風截去！

倉猝應敵，只不過運起五六成力道。

「蓬」的一聲，一個身子，竟然被震得住斜裏退出去了三五步，方始穩住身形。

一時不由驚駭已極，這又是誰，竟有如此功力？

怒目一掃，只見窗前站着一個一頭亂髮，滿臉于思的老叫化。

鐵拐拄地，腰懸朱紅葫蘆，雙目炯炯，望着自己！

溫如風那會不識？心頭陡地一震。

瘦削臉上，陰慘慘，靑獠獠。咬牙喝道：「拐子！咱們井水不犯河水，你居然破壞本教主的好事。好！既然上門挑釁，本教主就領教你到底有多少道行，敢橫行江湖！」

鐵拐仙哈哈大笑，道：「淫魔！老要飯一生見過多少魔頭，沒見過像你這樣一身淫孽的下五門教主。來！來！我老要飯生就嫉惡如仇的脾氣，河水井水，不必多言。」

溫如風冷哼一聲，陡然雙手一收，高舉及胸，五指箕張，雪白的掌心，立時逐漸變成靑色！

他是恨極了當前這個老叫化，要把數十年積修，從不輕用的「七絕掌」，向對方突施一擊！

鐵拐仙久聞這魔頭擅長採補，駐顏有術，望之雖然只有二十四五，其實眞實年齡，和自己也不相上下。

尤其江湖上傳說，他曾在析城山得了一部奇書，所載武學，極爲奇奧。

是以也不敢大意，暗中把「混元氣功」，運行週身，靜以待敵。

驀聽聞香教主「赫」地一聲，雙掌已平胸推出。

一股萬鈞狂飆，猛向鐵拐仙身上撞去。

鐵拐仙「混元氣功」，蘊蓄不發。

待掌風襲到，也立即吐氣出聲，排山運掌，往前迎去。

這兩掌是兩人數十年功力所聚，豈同小可！

兩股潛力一撞，丈餘以內，勁風激蕩，威勢驚人。

但聽焦雷似的一聲爆震，嘩啦啦簷牙齊飛，窗壁悉數震塌。

整座樓房，也被震得嚓嚓連響，晃動不已！

鐵拐仙雙肩晃動，向後退出兩步，屋瓦上，那裏承受得了這沉重鐵拐。

「篤」「篤」聲中，夾雜了一片碎瓦斷椽之聲！

不由暗自驚心，這魔頭果然厲害！

幸好自己並未過份輕敵，否則此時先栽了跟斗！

再看溫如風，也已被自己混元眞氣，震得當堂後退了三四步。

靑慘慘的臉上，更獰惡得滿罩戾氣！

「哈哈！見面不如聞名，教主爺原來也只有這點能耐，來來來，咱們痛痛快快去打上一仗！」

鐵拐仙鐵拐一點，「篤」的一聲，七八丈高樓，業已飄身而下！

聞香教主溫如風，上次在歌樂山莊山頭，親眼目睹這老叫化力鬪紅燈夫人手下的轎前四煞。

結果把昔日名震武林的河東四醜，打得一死一傷。

功力深厚，可以想見。

他暴怒之下，很快的披起道袍。

因爲他道袍長袖之中，暗藏「蝕骨柔香」的特別設備。

必要時只需扭動機括，輕輕一揮。

「蝕骨柔香」便會隨着一拂之勢，往前洒出，制敵俄頃！

當下穿好道袍，隨手携起長劍，立即跟踵而下。

正當溫如風携劍下樓，後窗人影一晃，紫鳳孫湘蓮已手揮長劍，破窗而入。

躍近床前，忙將鐵拐仙適才在樓外交給自己的一粒藥丸，納入少女口中。

自己不敢離開，就守在一旁。

這藥丸果然靈妙，不多一會，那少女眼皮微動，倏的張開眼來。

敢情看到孫姑娘仗劍而立，心頭一驚，便翻身坐起，秋波四面一轉，「噫」了一聲，問道：「姐姐，這是什麼地方？我怎會到這裏來的？」

孫湘蓮搖頭道：「我也不知道，是鐵拐仙老前輩叫我救妳來的。

啊！姐姐，妳快穿上衣服，外面打起來了呢！」

少女低頭一瞧，果然自己只穿着一身褻衣。

不由羞得滿面通紅，「呀」的一聲，掖了輕羅，跳下床來。

四面一找，還好，自己一堆衣服，原來就在榻邊。

連自己的一口長劍，也擱在一旁。

心中大喜，即忙穿上衣服。

這可把紫鳳孫湘蓮看得呆了，原來這少女竟是女扮男裝，這時穿起衣服，居然白衣飄逸，活像一個少年書生！

而且……而且十分眼熟，好像在那裏見過？

她沉思有頃，突然問道：「啊！姐姐，妳還認識我嗎？我們不是在歌樂山莊見過面，後來在江口又遇到過。

咦！和妳一起還有一個小妹妹呢？」

少女佩好長劍，聞言微微一怔，搖頭道：「歌樂山莊！歌樂山莊在那裏呀！我沒有去過。

哦！姐姐，妳說的恐怕是我妹妹，我們臉型生得一模一樣，她叫崔慧，我叫崔敏。

對了！她和上官小妹一起去的。

啊！姐姐，她們現在在那裏呢？」

孫湘蓮搖頭道：「我不知道，那已經是很久以前了，好像她們是往黔陽去的。」

崔敏點頭道：「不錯！妹妹和我約定在黔陽見面的，唉！她們一定等得不耐煩了。」

正說之間，忽聽樓外雲板連響，呼喝之聲大起，燈球火把，照得雪亮！

孫湘蓮急道：「不好！樓下只有鐵拐仙老前輩一個人呢！姐姐，我們快去！」

崔敏還不知這是怎麼一回事？聽紫鳳孫湘蓮一說，忙道：「姐姐！那我們快去！」

話聲一落，兩人便往窗外飛去。

這崔敏姑娘，

原來鐵背蒼虬武公望失蹤，上官燕一清早找到崔氏姐妹住的客店，哭訴經過。

當時崔慧一口咬定是紅燈夫人所爲，因爲昨晚她手下轎前四煞一齊受挫，明知武功不是梅三公子敵手，才故示大方給了解藥。

可是暗中却又派人把武老英雄擄去，所以主張立即往湘西趕去。

崔敏却較爲穩重，雖然覺得妹妹所說，極爲有理，但她却主張仔細查探清楚，再行追蹤。

所以一面要上官燕趕到梅三公子客店中求援，自己姐妹兩人，分別偵查，約好不論有無眉目，等大家在黔陽會面，再作計較。

不過在崔敏的想法，天理教的人落脚在三義會中，這條線索，自然不應放棄。

是以她走出客店和她妹妹崔慧分手之後，第一步便跑到武公望住過的客店房中，詳細檢查了一遍，覺得房中門窗用具，絲毫找不出痕跡。

大白天裏，又不好縱上房去，瞧瞧屋瓦上的情形，只好四面打量一陣，便退了出來。

接着又在岳陽水陸碼頭，茶館酒肆，暗暗注意顯眼的人，結果還是白白奔波了一天，依然一無所獲。

於是她決定等到夜晚，親向三義會踩踩盤子再說。

那知三義會在江湖上雖然算不了什麼，但在岳陽城中，不但爪牙遍佈，而且還開設了幾家酒樓客店。

因爲卓大奎知道天理敎大批高手，紛紛南下，就是爲了追縱一個武老英雄。

當然這件事情，在天理敎來說，一定非常重大。

他有心依附天理敎，這個立功機會，豈肯錯過？

再要手下一打聽，正好武公望祖孫，落脚在自己開設的客店之中。

這正是天假機緣，當晚就在茶水之中，暗暗下了蒙汗藥。

照理像武公望闖蕩江湖數十年，經驗老到，自然不容易着人家的道。

但因當晚强敵盡去，又結識了梅三公子這樣一位年輕高手。

老懷高興，戒心遂泯，輕輕易易的被三義會迷翻，打入密室隧道。

上官燕小姑娘家，晚上沒有喝濃茶的習慣，而且三義會也作賊膽虛，只注意了武公望，百密一疏，遂讓她逃出厄運。

可是卓大奎等三人，人雖到手，因天理敎幾位壇主已鎩羽而歸，一時那敢露出半點痕跡？

後來聽手下報告，梅三公子和崔慧等人，已紛紛騎馬他去。

只有一位白衣書生，却跑到武公望住過的客店，詳細查勘，看來還沒有離開岳陽的跡象。

卓大奎和二位義弟一商量，料定崔敏晚上可能會上三義會來，自己武功，和人家差得老遠。

只好吩咐手下，天一黑，便歇燈休息，裝出若無其事模樣。

一面却密遣爪牙，到崔敏住的客店，裝扮店伙，依樣葫蘆，在茶水中做了手脚。

入晚之後，崔敏在三義會屋上，踩探了半天，覺得並無可疑，只好廢然而返。

回到客店，便也步了武公望後塵，輕易落入三義會手中。

卓大奎這份高興，可說喜上眉梢。

天理敎出動如許高手，千里追蹤，都無法得手，居然被自己輕易擒住。

但一想到對方幾人，武功之高，簡直駭人聽聞，萬一風聲走漏，自己那還有命？

是以只把兩人囚在密室之中，絲毫不敢大意！

這樣提心吊膽的關了兩個來月，恰好天理敎副敎主瘟瘟道人耳聞三義會曾有一粒「雄黃珠」，正是自己「瘟瘴散」的唯一尅星，遣人相索。

卓大奎有心依附天理敎，這才備了幾式禮物，另外把武公望、崔敏兩人，裝上一輛轎車，決定親自押送。

一面還怕半途之中，出了岔子，不敢從臨湘蒲圻這條路北上。

偏又故意繞道江陵，並由三義會二當家龔長勝先行探道，卓大奎自己和三弟秦智兩人暗中尾隨。

他們認爲在湖北地面上，因是湖南鄰省關係，憑三義會的交情，自然不會發生事故，只要一過河南，進入天理敎勢力範圍，就可安然無事。

那知爲了一粒「雄黃珠」，竟使藍腰帶幫總舵主親自出馬。

更因藍腰帶幫擁有長江七十二分舵，遂使聞香敎主溫如風起了創敎之心。

三義會卓會首同時也俯首稱臣，歸依了聞香教，當上岳州分堂的堂主。

溫如風起初聽卓大奎說明原委之後，知道武公望便是梅三公子找尋之人。

而且為了此人，大破歌樂山莊，親上六紹山，鬧得玄女教天翻地覆。

九天玄女還是不計死傷，以友相待。

自己創教伊始，而且和梅三公子又有一段交情，是以還想把武公望放了，藉作結納。

但後來聽說還有一個女扮男裝的崔敏，生得十分美貌。

他色星高照，不覺怦然心動。

教主爺親自往後面一瞧，果然崔敏長得和崔慧一模一樣，雖在昏迷之中，依然容光動人。

而且自己當日見到崔慧之時，早已垂涎三尺，因為一起有梅三公子同行，自己那敢妄起邪念？

這時瞧到崔敏，自然如獲至寶，這就吩咐使女們好生服伺。

於是釋放武公望之心，也就變成了想殺以滅口。

幸好這時他忙着籌劃創教，無暇兼顧，武公望才得保住老命，崔敏也沒有失去清白。

直到第三天聞香教正式開壇之後，他才躊躇滿志，興高采烈的準備一享溫柔，那知却被鐵拐仙趕到，救了崔敏。

却說崔敏和孫湘蓮兩人，飛身落地。

只見樓前一片空地上，這回工夫，竟然靜悄悄的，瞧不到半個人影。

連鐵拐仙和聞香教主溫如風，都沒了蹤跡！

一陣陣的金鐵交鳴，人聲呼喝，却發自遠處！

兩人心中雖覺奇怪，但也不敢怠慢，打了一個招呼，蓮足輕點，同時竄上圍牆。

長身一掠，躍上附近一處屋脊，向四外略一打量。

果然前面一進屋面上，燈火通明，人影錯落。

遠遠望去，雖然看不真切，光瞧那份聲勢，至少也有幾十個人！

孫湘蓮心中一急，忙道：「真不要臉！這許多人圍着鐵拐老前輩群毆！姐姐，我們快去！」

她玉手一招，嬌軀已像箭一般射出！

崔敏應了一聲，立即跟蹤飛起，兩人輕功，俱都不弱。

這一急起直掠，何消幾個起落，便已趕到鬪場！

身臨切近，才看清楚原來被圍的，却並不是鐵拐仙！

屋面上一共分作兩起，一邊是兩個老頭，拳掌呼呼，拆招換式，都帶着强勁潛力，打得非常激烈！

另一邊，却是一老一少，和圍攻的八個彪形大漢，也打得難分難解！

四周屋面上，還有許多大漢，高擎着燈球火把，一陣陣的烟煤，燭天而起。

不！還有一大群高高矮矮的人，各持兵刃，凝目而視，看上去全是武林健者！

崔敏和孫湘蓮兩人，心中十分不解，這到底是什麼所在？竟有這麼多的高手？

這也難怪，崔敏和武公望兩人，一直被囚在三義會秘密之中，等到臨行之時，又被人家迷昏過去，是以不知身在何地？

孫湘蓮是由鐵拐仙帶來，不明底蘊，先前瞧到那座佈置華麗的高樓，還當是富貴人家的繡閣呢？

她們那知處身所在，正是長江上下游，聞風歸附，新近崛起江湖的聞香教根本重地的總堂。

而且今天又是聞香教正式開壇的日子，長江上下游七十二分堂堂主，全都齊集在這裏，自然高手如雲了。

被圍的老少三人，兩位姑娘，也各識其半！

那邊徒手相搏的兩人中間，一個濃眉粗眼，個子高大，出掌威猛的，正是泰山磐石堡雙龍一鷹的老大萬蛟。

在湘西客店中，曾和假梅三公子動過手，孫姑娘一眼就瞧了出來。

另外的一老一少，老的一個，手中使着一柄單刀，似乎並不趁手，顯然那柄刀，是臨時奪來的。

這人崔敏十分熟悉，那正是和自己一同被囚的鐵背蒼虬武公望！

使劍少年一手劍法，至爲剛猛，自己雖然不識。

但武老英雄和他在這裏現身，當然是這一老一少兩人救出來的。

這時兩人聯手對付長江八怪，却顯得十分吃力。

一刀一劍，在八柄鬼頭刀之間，只能謹守門戶，封拆來招，並沒有還手之力。

兩位姑娘目光掃過全場，說來話長，其實也不過是刹那間事。

她們瞧清情形，嬌軀一晃，凌空向場中飛落。

崔敏高叫一聲：「武老英雄，我來了！」

「了」字出口，立即足尖再點，正待向武公望那邊蹤去！

驀見人影一閃，一高一矮兩個漢子，業已攔在自己身前。

兩柄鬼頭刀，也同時疾奔而來。

崔敏急切之間，退出半步。

舉目一望，這兩人正是三義會的二當家龔長勝，三當家秦智！

崔姑娘瞧到兩人，不由柳眉陡豎，杏目圓睜。

一聲嬌叱，不退反進。

左手袍袖一抖，使出爺爺嶽麓老人親傳絕技「拂雲袖」，一股眞氣，對準龔長勝拂出！

右手劍尖一圈，「大羅劍法」的「北斗斜指」，閃電擊出！

姑娘這是含憤出手，一袖一劍，都用了十成力道，何等厲害？

卽使是江湖上一流高手，也不敢輕攖其鋒，何況來的只是二流角色？

「砰」然巨震，「嗆啷」連聲，同時響起。

龔長勝悶哼一聲，一個身子，骨碌碌滾下屋去。

秦智手中握着半截斷刀，慌不迭的向後疾退。

「哼！你還想逃？」

第五十一章　七絕傳人

崔敏平日沉穩嫻靜，極少生怒，但這回却動了眞火。
今天要是沒有鐵拐仙和孫姐姐趕來，自己一生，豈不毀了？
推根追源，這禍首，當然是三義會的「三義」！
此時那容他逃出手去？身形倏進，跟着秦智追到。
玉腕一揮，長劍早已洞胸而過，秦智只慘叫了半聲，便往後倒去。
就在秦智倒下去的同時，鬪場中突然驚呼慘叫，連續響起。
原來紫鳳孫湘蓮縱入鬪場，她那柄斷金切玉的長劍一揮，長江八怪，就有兩人的鬼頭刀立被削斷。
武公望和使劍少年，一見援兵趕到，精神立時大振！
孫姑娘出手何等快速，玉腕再翻，銀虹電射，「嗆嗆」連響，驚呼同起。
長江八怪，雖是桀傲之人。
但手中兵刃已失，那能戀戰，是以紛紛躍退。
圍觀的聞香教高手，聽到這突如其來的一對男女青年，一兩個照面。
長江八怪兵刃盡削，岳州分堂兩位副堂主當場殞命。
這份武功，足以令人咋舌！是以一時全被震住！
「丫頭，本堂主和你拼了！」

人叢中突然暴喝一聲，一條人影急奔而出，舉刀往崔姑娘頭上便剁！
這人正是三義會頭領，新任岳州分堂堂主的卓大奎。
他眼看兩位義弟，同時喪在崔敏手下，急怒攻心，那計厲害？
他這怒吼而出，同時四邊風聲颯然，嗖嗖嗖，縱出二三十條人影。
分向崔敏、孫湘蓮、武公望、祝鷹揚等四人圍了上來。
長江八怪，也換了兵刃，重新上場。
崔敏冷哼一聲，暗運勁力，手上長劍一震，洒出一片銀芒，把撲來幾個大漢一齊迫退。
身法一轉，「迎風破浪」，猛上一步。
左手羅袖輕揚，向卓大奎迎面拂出！
卓大奎武功，較之兩位義弟，自然高出許多。
這時一見對方長袖拂來，眞氣拂拂，那敢硬架？
身形一矮，避袖進招，單刀改劈爲掃，橫砍崔姑娘雙脛。
被逼退的幾個大漢，也湧身再上，刀劍齊發！
崔敏自幼跟爺爺嶽麓老人長大，武功劍法，早得眞傳，那會把這干人放在眼裏？
柳腰一挫，劍化萬道銀虹，漫天花雨。
但聽「嗆啷啷」連珠暴響，近身刀劍，悉數震開。
七八個大漢，虎口同覺裂痛，不約而同齊往後暴退。
這還是崔姑娘手下留情，不願殺傷無辜。
「砰」！卓大奎左肩被姑娘家衣袖一抖，彈出去一丈來遠。

他一個虎跳，躍起身子，只覺一條左臂，已酸麻得再也抬不起來。

「丫頭，不是妳死，就是我亡！」

他橫上了心，右手一掄，刀光霍霍，重又撲來！

崔敏生性較輭，方才含憤出手，業已殺了人家兩個，是以手下留上了情。

可是對方一連罵了兩聲「丫頭」，姑娘的怒火，重又勾起。

黛眉一挑，叱道：「你要找死，還不容易？」

左袖一揮，「拂雲袖」眞氣潮湧，又往卓大奎身前湧到，不過她還留了幾成力道，沒有發出。

「砰」！卓大奎一個身子，又復捲飛出去一丈開外，「嘩啦啦」！把屋面壓坍了一個大洞！

另外孫姑娘可不同啦！

她今天受了極大刺激，一股怨憤，無處發洩。

先前因沒弄清楚這是什麽所在？雖然知道那使劍少年，是萬蛟的師弟（祝鷹揚），但武公望她並不相識。

是以雖然出手，也只削斷了長江八怪手上兵刃，並沒傷人。

這時一見他們群起湧來，不由挑動了姑娘心頭鬱着的一股怒氣。

驀見她柳眉一豎，殺氣陡現。

嬌軀晃動，已迎到撲來的幾個大漢面前，冷哼着道：「看來姑娘今天又得開開殺戒！」

她嬌叱未已，早有六七溜刀光，奔近身來。

「好！」玉腕揚起，青虹吞吐，猛地隨身一圈。

寒森森劍氣，橫撩而出！

簡直快如掣電，只聽「嗆螂螂」兵刃斷折之聲，和骨碌碌頭顱滾落，同時響起。

須臾之間，就有五六個人，喪生劍下！

鐵背蒼虬武公望，泰山一鷹祝鷹揚，也奮起全力，和撲來之人，激戰起來。

一時但見刀光亂翻，金鐵大鳴，夾雜着慘呼驚叫，響成一片！

和萬蛟激戰的，正是聞香教副教主黑虎神郝于蒐。

他們一個是泰山派高手，一個是黑道上梟雄，拳掌呼呼，勁風激蕩，業已打入了生死關頭。

雙方掌風愈打愈烈，由拆招換式，逐漸變成以眞力相拚，一拳一脚，都含蘊了無窮勁道。

泰山磐石堡，原以剛猛無儔的「磐石掌」名聞天下，萬蛟是老堡主石勝天嫡傳首徒，相從數十年，已得泰山派武功神髓。

小師弟祝鷹揚，還是他代師傳藝，功力豈是尋常！

黑虎神郝于蒐，以一雙黑沙掌，縱橫江湖，能當上「藍腰帶幫」七十二舵總舵主，自然也有他驚人之藝。

這兩人走的全是剛猛路子，越打越凌厲。

「蓬」「蓬」之聲，震得脚下碎瓦亂飛，屋樑不時發出「格格」巨響！

激鬥之中，猛聽黑虎神郝于蒐斷喝一聲，左掌一招「飛鈸撞鐘」凌空直劈，右手却含蘊眞力，「黑沙橫流」，由橫裏掃向對方中盤。

萬蛟冷笑一聲，勁貫兩臂，雙手一前一後，左拒右迎，揮掌硬接。

這一下兩人都運足了八成以上眞力，只聽呼呼兩陣強風相接，砰然有聲，各自後退了三步。

脚踩之處，瓦碎椽斷，發出「嘩啦啦」巨響！

黑虎神郝于蒐只感一陣搖晃，才行站住。

萬蛟也被震得眼冒金星，耳鳴心跳，雙方勢均力敵，半斤八兩。

黑虎神郝于蒐定了定神，口中吐出「嘿嘿」冷笑，雙腳一頓，全身騰空而起。

掌先人後，一招「黑虎搏羊」，再次打出黑沙掌力。

萬蛟那肯示弱，高大身形，微微一挫，勁貫右臂，掌根吐勁，使出「磐石掌」中一招「隔山打虎」！

這一次他雖只單掌應敵，但威力之大，實為「磐石掌」精華所在。

兩人拼力一擊，黑虎神郝于蒐悶哼一聲，一個身力，被萬蛟內力反震，衝起一丈多高。

在空中打了兩個轉身，才行落下，兩眼一黑，血氣翻騰，連忙運氣護傷，強自鎮定。

再看萬蛟，也被震得連退了七八步，一屁股往屋瓦上坐去。

又是一陣「嘩啦啦」巨響，屋面立時坍下一個窟窿。

萬蛟慌忙挺身躍起，喘息未停，臉色慘白。

兩人各自運了一會息，萬蛟睜目一瞧，只聽金鐵交鳴，吆喝連連。

對面屋脊上，一青一白兩道劍光，矯若游龍。

所過之處，嗆啷連響，慘呼大起，不由心頭一凜。

他到底出身正派，眼看再打下去，這兩柄長劍所至，不知要殺傷多少人命？

連忙沉聲喝道：「郝當家，還要再打嗎？」

郝于蒐這時目眥盡裂，喪門臉上滿露獰惡，厲聲應道：「萬蛟，今天你們還想活着出去嗎？來！來！有本領，咱們再拼個死生存亡！」

萬蛟用手向前一指，道：「郝當家，你難道連弟兄死活，都不顧了？還不快叫他們停手？」

郝于蒐聞言向四外一瞧，不由臉色大變，桀桀怪笑道：「姓萬的，聞香教弟兄有死無退，本座與你拼了！」

雙手箕張，又待撲出！

萬蛟一晃身，退出去二丈來遠，大聲叫道：「武老哥、崔姑娘、孫姑娘，你們快請住手！」

他這一聲拼集丹田之氣喝出，聲震遐邇。

戰場上雖然金鐵大鳴，吆喝慘呼不絕，但給這突如其來的一喝，雙方不明究竟，全都紛紛住手。

泰山雙龍一鷹的老大萬蛟，方才和黑虎神郝于蒐，兩人全都元氣耗盡，身負內傷，此時再經這一聲大喝，立覺一陣昏眩。

但他畢竟功候較深，强行支持，回頭向黑虎神郝于蒐道：「兄弟和鐵拐仙夜闖貴地，原為救人而來，郝當家和兄弟雖然勝負未分，但貴教弟兄，決非嶽麓老人令孫女崔姑娘及千手老前輩嫡傳高徒孫姑娘兩柄長劍敵手。

兄弟不忍多事殺傷，才要她們停手。

郝當家如覺心有未甘，只管把這筆賬記到兄弟身上就是！」

黑虎神郝于蒐縱橫江湖，也算得上是黑道梟雄。

這時憤怒得雙目噴火，戾氣滿臉，萬蛟的話，尚未說完，他早已越聽越寒。

憑萬蛟在江湖上的萬兒，決不會虛言恐嚇，聽對方口氣，今晚來人，竟然還有風塵雙奇的鐵拐仙在內！

難怪到這時還不見教主蹤跡，這老怪物，就是教主自己，怕也難討好。

何況如果那兩個姑娘，當眞一個是嶽麓老人孫女，一個是千手觀音門人，那麼這兩位厲害人物，自己更是一個也惹不起。

而且方才和對方硬拚之下，自己也內傷極重，即使再打下去，至多也不過鬪個兩敗俱傷，那兩個丫頭，還是無人能制。

萬蛟既把這場過節，全攬到他身上去，泰山磐石堡，雖然也並不好惹，但比惹上這許多老殺星，總究要好得多。

只要教主回轉，就是磐石堡老堡主石勝天親來，也容易對付。

他吊角眼轉動，臉上露出一臉陰笑，沉聲說道：「好！姓萬的，你既然劃下道來，聞香教自然有人找你算賬！」

一陣喘息，突然右手揮動，大喝一聲。

「退！」

黑虎神郝于堯果然令出法隨，屋面上數以百計的聞香教弟兄，立即紛紛退去，眨眼工夫，走得一個不剩。

屋面上只留下萬蛟、武公望、祝鷹揚、崔敏、孫湘蓮五條人影！

萬蛟望着大家，說道：「武老哥，兩位姑娘，咱們快走！」

說着領先躍起，往屋外奔去。

大家跟蹤急掠，一陣工夫，便趕到江邊。

只見蘆葦中「嗖」的一聲，竄出一條小黑影來，口中「吱吱」亂叫，正是鐵拐仙豢養的金絲小獮猴。

牠指手劃脚比劃了一陣，便箭也似往蘆葦中射去！

孫湘蓮喜道：「鐵拐老前輩原來已在船上了呢，我們快去！」

武公望嘆了口氣道：「強將手下無弱兵，只看這隻獮猴，已有如此靈異！」

萬蛟接口笑道：「武老哥你不知這小獮猴，就是鐵拐仙的唯一弟子，武功稍差之士，可還不是牠對手呢？」

大家跟隨小獮猴拂葦而入，走了半箭多路，果然看到鐵拐仙已在小船上巍然坐等。

瞧到大家，呵呵笑道：「你們怎的才來？老要飯等得不耐，就要單獨開船啦！」

他話聲才落，忽然「咦」了一聲，道：「萬老大，你受了傷！可是在路上，又碰上了那個魔鬼子？」

武公望、祝鷹揚、崔敏、孫湘蓮四人，聞言吃了一驚。

他們一路行來，竟沒發現萬蛟有負傷的跡象。

回頭一望，果然瞧到萬蛟臉色，異常慘白。

祝鷹揚急忙問道：「大師哥，你……」

萬蛟並不回答，只向鐵拐仙道：「那魔鬼子，晚輩倒並沒遇上，不知老前輩和他動手的情形如何？」

說着一面就把自己和黑虎神郝于堯硬拼經過，簡扼說了一遍。

鐵拐仙點頭道：「這就是了，你們快上船來再說。」

當下就從懷中掏出一個磁瓶，傾了一粒藥丸，遞到萬蛟手上，又道：「你服藥之後，立須運功調息，老要飯的傷藥，雖非仙丹，却也保管你藥到病除。」

萬蛟知道他的脾氣，不敢道謝，接過之後，立卽納入口中，就依言躍入艙中，盤膝調氣。

大家上船之後，鐵拐仙用槳一撐，小船立刻往江面上駛去。

一面笑道：「你們不是想知道老要飯怎樣和教主爺動手的嗎？」

他這一問，當然是大家都想知道的事。

是以除了萬蛟閉目趺坐之外，其餘的人，目光全向鐵拐仙望去。

「哈哈！這魔崽子當眞有一手！他被老要飯引到外面，已是急怒攻心，一手「七絕劍法」，使得潑風相似，凌厲無匹！

哈哈！江湖上大家不知他出身來歷，傳說紛紜，這回却給老要飯瞧了出來了！

原來這魔崽子在析城山得到的一部奇書，竟是兩百年前震懾武林的七絕眞君的遺著。」

武公望驚道：「老前輩說的七絕眞君，可是當年一劍刺死峨嵋四靈的陰山長春教主七絕眞君？」

鐵拐仙點頭道：「你也知道？」

武公望道：「晚輩還是小時候聽先師們說過。」

鐵拐仙道：「不錯！七絕眞君當年一劍刺四靈，使的正是「七絕劍法」中一招「七絕歸一」。

據說這招劍法，迅速奇奧，普天之下，無人能夠破解。

七絕眞君除了武功精深之外，還以使用迷香和擅長採補聞名。

後來因造孽太多，才由崑崙、峨嵋、武當、少林四大門派出面，邀請各門各派，聯合圍殲。

結果各大門派死傷狼藉，七絕眞君也身負重傷，還被他突圍而去。

不想他却逃到析城山，還著下這部遺書，遺害人間，恰被溫如風得到，居然創起聞香教來。」

祝鷹揚插口道：「老前輩，你方才講到和他動手的情形，還沒說完呢？」

鐵拐仙「哦」了一聲，一面打了懸槳，又說：「那天老要飯和你大師哥萬老大相遇，他告訴我湘西一路發生了無數採花命案，那是一個名叫梅三公子的人幹的好事。

萬老大正好爲了你二師哥十二金錢任龍，是死在梅三公子手上，才出面動手，那知沒有一招，就被對方制住。

萬老大的武功，老要飯清楚得很，那會一招之間，就被人家制住之理，那當然只有最近出現江湖，武功高不可測的梅三公子才能辦到！」

可是梅三公子，老要飯也見過數面，此人年紀雖輕，胸懷磊落，一臉正氣，決不會做出採花案來……

……」

祝鷹揚沒等鐵拐仙說完，連忙接口道：「老前輩說得對，晚輩因二師兄被害，奉命查訪，曾在九道彎和梅三公子相遇，還承他救了晚輩一命。

分手之時，他說要上六紹山去，要晚輩帶着他兩個書僮，一同回轉黔陽，計算此時尚在六紹山上，那會在湘西做案？

所以那天晚上，晚輩趕到之時，大師哥因敗在這梅三公子手下，十分氣憤，不容晚輩細說，就匆匆走了。

後來經晚輩再三解釋，此人只是冒充梅三公子，可能也就是殺害二師兄的眞正兇手，大師哥才同晚輩暗中跟了下來，和老前輩相遇。」

他這番話，聽到紫鳳孫湘蓮耳中，全身不由驀地一震。

暗想原來他是冒充梅三公子的，那麼另外還有一個眞梅三公子。

自己今晚看到他那付淫惡醜相，還一直怨氣難消，暗怪父親當年給自己訂的親，竟是個萬惡淫賊。

自已正想這次回轉九華山，從此青燈紅魚，了却一生哩！

她沉思之際，却聽鐵拐仙又是一聲「呵呵」笑道：「老要飯當時聽萬老大一說，猜想這冒充梅三公子的可能就是這個魔頭，這才要我徒兒，向孫姑娘報警。

一面還親自趕到百里洲去探看了一番，才知道武老英雄和崔姑娘也落在魔窟之中，於是通知你大師哥和你趕去救人，我又把孫姑娘引來。

第二集完請看第三集

神劍金釵

著　者　東方玉
出版者　大美出版事業有限公司
負責人　沈國良
發行所　合成書局
發行人　張銘森
總經銷　合成書局門市部
台北市重慶北路一段83巷25-27號
電　話：5417597
郵政劃撥帳號　第110066號合成書局
印刷廠　建太彩色印刷有限公司
電　話：3023362
定　價　新台幣：壹佰肆拾元
港　幣：18元
中華民國七十年七月出版

行政院新聞局登記證局版台業字第一二六六號




東方玉

小說專輯7

《第二冊》



合成系列

合成書局總經銷

封面封底設計／李男

題字／蔡金發